



震川先生集

三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銘 頌 贊

為善居銘

崑山之俗自昔號為淳朴葉文莊公嘗稱鄉先達自
吏部尚書余公焮盧克州熊林參政鍾呂沁州昭其
子僉事且朱舍人吉范御史從文七人者其孝弟忠
誠足以為鄉里表式後生小子有所憚而不敢為非
然當文莊公在時已憂老成彫謝而典刑之日遠矣
况今去文莊之世又遠鄉之亂俗者如蘇明允之所
謂其與馬赫奕婢妾靚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官
爵貨力足以搖動府縣矯詐修飾足以欺罔君子為
鄉里之大盜者往往而然也予幼及見饒州通判陶
先生於文莊公時猶近其人安貧自足無營於世卒
窮困以沒嘗自為生誌曰曾大父始居崑山五傳至
予更其舊廬然自宦饒還歲典衣以供薪粟卒又易
主僦居三年始定今居自正德丁卯鄉薦丁丑除授
寧波府學訓導己卯福建同考試官嘉靖六年丁亥
九載秩滿陞饒州府通判上任甫三月內舍幼子天
折之戚外受風寒跋涉之勞病眩氣鬱良久而呼吸
僅屬累乞致仕上官抑不以聞為御史劾當改調幸

遂歸志乙未秋得末疾杜門不出待終于家自念居
常無駭俗之行遊宦無出眾之能恐後乞銘於人
少譽之過情祇資識者談笑乃備述履歷刻諸巖石
昔漢東平王蒼嘗曰為善最樂勿變其言學而未能
也愧無以遺後人而不敢不為善贊吾之闕道也予
讀其辭真質可愛信乎其為有德君子耶先生沒後
十有四年子秉端即其室扁之曰為善居觀其所以
能遵其乃考之訓益見先生之所以遺之者厚矣如
明允所謂者身且未歿積不善之殃昭著目前尚不
覺悟方猶眩耀於鄉里之人不媿先生也哉銘曰
玉山之闔婁江之垠山明水秀其民屯屯自古先哲
抱朴含淳彼何人斯泪其夔倫為憂魍魎白日見形
自彼小人駭惑遂巡流俗奔化俱為風塵于車上舞
芬華日陳維是令門子孫循循究其德音厥考是遵
為善最樂我懷其人

素節堂銘

天地萬物之初皆起於素窮人情之欲好智慮而趨
於文先王為之禮備其鼎俎設其豕腊酒醴黼黻文
綉莞簟丹漆彫幾之美然必明水疏布蒲越藁鞞素
車之尚東漢之時崇用悃悃三公皆敝車羸馬布衣

瓦器其時天下多高節後世莫及晉泰始以後競以侈靡放誕致胡羯之亂則士大夫之好尚顧可不慎與刑部尚書周康僖公懸車之日建堂於崑山之里第而榜其額曰素節當公之時國家已一百七十餘年天下亦少文矣今仲子太僕君尤以謹飭能世其家嘉靖三十九年九月望日余飲酒於其堂追感公之志而嘉太僕之善繼為之銘曰

顯允康僖弼我明時歸老于家素節以居羔羊之詩揭我堂廬豈于其家蓋著厥志大臣之志其以慮世維古之初曷云其季俗化日流洎濫靡制遂遼太僕克茂厥社庶其萬年貽爾孫子

鎮平王府大奉國將軍孝門銘

太祖高皇帝之子曰周定王定王之子曰鎮平恭靖王恭靖王生七鎮國將軍子玠鎮國生三輔國將軍同鎔輔國生大奉國將軍安河國制王庶子子孫遞降為將軍中尉世饗祿入蓋皆漢之王子侯也周定王 成祖文皇帝同母弟最為親睦永樂間王獵于鈞州得神獸以獻蓋騶虞云故周藩代有明德而恭靖之後尤以書禮著稱奉國生而穎異通諸經史天性至孝母賈夫人患瘵日夕侍湯藥不解衣帶嘗便

甘苦以伺其劇差賈夫人欲食野禽肉奉國泣往求之復刲股以進病是以蘇其後賈夫人歿哀毀骨立廬居三年及輔國病亦如侍賈夫人而日夜顛天乞以身代病良已有烏千數集於庭樹飛鳴不去王聞上其事已而巡撫河南都御史又交上其事天子異之使中書舍人扈永通錫璽書褒獎焉是歲嘉靖十一年也於是汴有司奉以從事建旌孝之門奉國好文尊禮賢士大夫而長中尉睦樺益修學知名當世議者以恭靖之族比漢紅侯及北海王睦迨向歆駟駮累世文學奉國父子無忝矣至於以孝行受旌王上二族所未有也嗚呼懿哉銘曰

太昭廿餘周次以五分王諸子 成實同母脈膺之國親睦無伍麟趾流化騶虞前觀兆祥集祉施于鎮平鎮平綿綿孫子淑清奉國克孝性由天成懿德美行昭我 皇明天地人貴人行孝大自天顯異光賁億代於穆皇風自家而國錫汝蒸民罔不保極按紅楚元王之後向歆之先世也名富舊刻誤作紅陽侯紅陽侯乃王立王氏五侯之一也 聖井銘 余讀金史皇統二年使劉筈以袞冕玉册册宋康王為帝以臣宋告中外嗟乎中國於是不得為中國矣

紹興君臣萬世之罪人也昔晉永嘉之亂其禍不異靖康然江左世守正朔歷五代至於陳亡以其力不足與中原抗而未嘗少屈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五代之君其功豈在管仲之下哉陳高祖平侯景之亂卒禪梁祚恭儉勤勞志度弘遠江左諸帝號爲最賢余來長城遊下筭里觀其故宅相傳其始生時井中沸涌出以浴帝今其井尚如故慨然而歎令人去蔽翳而出之作亭於其上銘曰

帝王之生靈感幽贊感沸木泉浴帝始誕流虹瑤月應時則滅惟不改井於今不竭我尋華渚翳桑之處寒泉古甃如見其沸赫赫陳祖大業光燦寂寞沛鄉吾茲感歎嗟後之王荒陞厥緒麗華辱井建康所記

書齋銘

齋故市廛也恒市人居之鄰左右亦惟市人也前臨大衢衢之行又市人爲多也挾策而居者自項脊生始無何同志者亦稍稍來集與項脊生俱無中庭以衢爲庭門半開過者側立凝視故與市人爲買賣者熟舊地目不暇舉信足及門始覺而去已乃爲藩籬衷以脩屏用息人影然耳邊聲聞然每至深夜鼓鼙擊坐者欲睡行者不止寧靜之趣得之目而又失之

耳也項脊生曰余聞朱文公欲於羅浮山靜坐十年蓋昔之名人高士其學多得之長山大谷之中人跡之所不至以其氣清神凝而不亂也夫莽蒼之際小丘卷石古樹數株花落水流令人神思爽然况天闕地藏神區鬼奧邪其亦不可謂無助也已然吳中名山東亘巨海西浸林屋洞庭類非人世皆可宿春遊者今蓬望者幾年矣尚不得一至卽今欲稍離市廛去之等丈不可得也蓋君子之學有不能屑屑於是者矣管寧與華歆讀書戶外有乘軒者歆就視之寧弗爲顧狄梁公對俗吏不暇與偶語此三人者其亦若今之居也而寧與歆之辨又在此而不在彼也項脊生曰書齋可以市廛市廛亦書齋也銘曰

深山大澤實產蛇龍哲人靜觀亦寧其官余居于喧市肆紛那欲逃空虛地火山多日出事起萬衆憧憧形聲變幻時時不同蚊之聲雷蠅之聲雨無微不聞吾惡吾耳曷敢懷居學顏之志高堂靜居何與吾事彼美室者不美厥身或靜於外不靜於心余茲是懼惕焉靡寧左圖右書念念兢兢人心之精通於神聖何必羅浮能敬斯靜魚龍萬怪海波自清火熱水濡深夜亦驚能識鳶魚物物道真我無公朝安有市人

是內非外爲道爲釋內外兩忘聖賢之極目之畏尖
荆棘滿室厥恐惴惴危皆是習余少好僻居如處女
見人若驚噤不能語出應世事有如束縛所養若斯
形穢心忸矧伊同胞舉目可惻藩籬已多去之何適
皇風既邈淳風日漓誰任其責吾心孔悲人輕人類
不滿一瞬孰塗之人而非堯舜

清泉銘

崑山司訓袁先生宜春人名豐字某別自號清泉子
蓋其居地名馬領清泉云予攷袁郡圖經有大袁山
小袁山相傳漢高士袁京隱於其下後人以名其山
又別有袁嶺以爲袁閔嘗所隱處閔汝南公族無繇
至此史稱其晦迹亂世自投深林其至袁嶺或當在
延熹以前耶世謂袁州之袁皆京之後世子孫也今
先生自托於清泉夫安知數百年後清泉不復姓袁
也耶何豫章山水之多袁也先生云清泉發馬領演
迤而東過其居之南出虎狼東岡岡之南爲石鏡雲
峰峰之東爲南峰南峰隔清泉道適與其居相對而
馬領在其西往往有菴院林木泉水流布灌田數百
頃予愛其清泉之名爲之銘曰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動濬無形孰能識窺泚泚之泉

見於山下我儀其德宿汚以化

几銘

嘉靖三十六年丁巳上元于世美堂以皇慶

舊材作

惟九經諸史先聖賢所傳少而習焉老而彌專是皆
吾心之所固然是以樂之不知其歲年

順德府几銘

余爲邢州司馬無所事事署中無几案可以讀書會
大風拔木城外倒柳無數因于太守乞得一株以製
是几銘曰問治天下何異牧馬挾册而在自同亡羊
噫嘻非熊無夢獲麟有書呂望老矣尼父吾師

太行石銘

余有事黃寺道中得巧石二高者近二尺庫
者尺餘慕東坡先生之高致携歸買盆貯水
供之而爲銘

其二

聞昔大士坐此巖龕西海之西東海之東雲車徜徉
吾安所從我慕東坡願作此供以四海水貯於盆中
是石尺餘太行之遺置一几間分山東西

西山石銘

余得西山石五豎其一於郡齋其小者二株貯盆中爲几案之供其二猶倒臥壁間皆勒銘其背余將行不忍棄去携其四以歸蓋嘗時至清河涉江淮舟苦風飄須石以鎮之雖米南宮之癖不可療亦復慕吾郡陸鬱林之高風云

中央古帝久已死日鑿一竅不肯已儵今忽今尚嫪嫪吾學老龍惟隱几

其二

太行崔嵬摩高穹沫流碎濺沙土中混沌古色巧嵌空宛如東南花石同始知大塊一氣融山川萬里常相通誰將玉井芙蓉供移置吾家五湖東

松江新建行省頌

自諸侯爲郡縣古牧伯之制已不復存漢稍置十三州部刺史刺史秩輕位下故有州牧之改建漢末並自九卿出領位任益重魏晉以來有持節都督之號然天下州道大抵無慮數人而已蓋自唐之開元天寶宋之熙寧元豐監司莫盛于此時焉元有天下外省與內宰相並建凡行省官皆宰相職也今制官各雖異而建置實同參政之名卽參知政事之舊也猶

宰相職也近者朝廷以東南財賦事重設山東行省於蘇州以藩屏重臣分司圻甸自此始書曰王朝步自宗周至於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猶宰相職也嘉靖某年翁公實來蒞任適海上有倭寇之警公攷歷中外望實俱隆簡在帝心時松江古秀州華亭之境被寇尤劇詔俾公移治焉議者謂公以畢公之德而有南仲之威以保釐之職而兼往城之寄者也蝦蟇小醜不日蕩平以紓我天子南顧之憂矣小子不佞辱荷甄陶使與執經之末又念吾東南之民父子兄弟將出之塗炭而措之衽席之上因松江新建行省知太平有日迺攷古官制推公之職事卽古之牧伯與宰相之任天下所以繫公者不淺也遂作頌曰

明明 皇祖定鼎初載分畫郊圻亘于大海百八十年帝命不改蠢爾島嶼窮山阻饒來求衣食生此罪悔天子曰咨命我元宰汝往作牧于夷所在惟此松江湖海之滙公來至止萬民所待衣其輕裘匪甲伊鎧我民之饑勞徠不怠我賦之逋公無我罪冥海波濤風雲埃戢矍然四除萬里光彩孰是番鬼敢作奇孩省府巍巍公德磊磊願公千歲爲 天子宰公之

勲庸銘于鼎彝

巡撫都御史翁公壽頌

章皇帝初命大臣六人分巡天下時周文襄公以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巡撫之名始此其後在邊任者兼戎馬之務江南畿輔地歲漕所仰領財賦而已自頃倭夷爲患朝廷并敕以閩外之事寄任滋隆焉倭國前世爲寇絕少國初有之故備倭之衛起自遼海接於閩廣首尾聯絡 祖宗制馭之法甚詳百餘年來中國宴然頃歲忽肆憑陵學士大夫策之詳矣愚嘗讀史魏正始中夫餘爲勿吉所逐涉羅并於百濟兩國之貢不至宣武帝於東堂引見高句麗使者面諭以速率征討綏懷之畧謂海外九黠唯高麗能制之也今世朝鮮國最號恭順倭奴侵犯此事宜可以責之不然當申中國之威如前世慕容皝陳稜李勣蘇定方未嘗不得志於海外或以元人五龍之漬爲創此自由將帥之失耳然是二者草野籌之廟堂之議不及于此豈以天下之根本在內不在外故惟慎選撫臣爲安內攘外之長策也大中丞姚江翁公弱冠登第由省郎出爲兩司才望鬱然今自山東左方伯陟內臺膺巡撫之命是歲適海波清氛

不作識者已知公之福德矣先是吳地荒旱民無宿儲然且北轉三邊之輸南增兩海之戍邑里蕭然時事孔棘公憂國愛民之心屢形於奏牘方將減戍輕徭省漕蠲逋以蘇編氓之困允矣仁人之言宜國家委寄東南之重而億萬生靈恃之以爲命也巡撫舊治南都今命移治姑蘇公度海瀕州縣道里之中建治古婁江之上于是三月某日公降誕之辰江南司府州縣官吏諸生耆老咸來上壽公辭不敢當則又以南山有臺之詩愛君子之德音而祝之以翁壽黃考發于咏歌人情之所不容已者公其何以辭頌曰於皇 宣祖纘運休明閔是元元肇簡拊循于時文襄卓爲名卿前有忠靖立圭告成配食于吳寢廟奕新惟申與呂自嶽降精巖巖我公聿追前開江海之孺世樂耕耘蠶■忱惚陵水來侵 天子曰俞咨我元臣寇匪外至孽由內生吏蠹民偷狎于太寧其撫吾人毋訖於兵公拜稽首 天子是承是詎是詢悉其呻吟封章屢上仁言諄諄庶其可績協是休聲迢迢東海依公爲城願公百年承保我民

魁星贊

魁枕參首星官之書圖厥怪形畫史之愚吾所知者

學學天間日月並麗萬古常然

葉文莊公像贊 并序

文莊公之從孫女王子敬之外姑也故得此像於內家子敬大父爲廣東叅議時布政使王公用兼叅議盛公思禹皆公同縣人見嶺南人語及公往往流涕而子敬外大父顧太守孔昭嘗以御史督學京畿有口外試士懷公之作其後欲圖公與孫秋官像出入拜之秋官亦吾鄉之先賢也子敬少聞此言於是以公像示予請代爲之贊

孰傳斯像蓋有所自猗與文莊妻之外氏高風遺烈嶺海塞垣焚香拜之二祖有言

弘玄先生自序贊

贊曰弘玄先生老而貧日以著述爲事出無輿從一童子挾書自隨步履如飛間以所序生平示予者如此可以知其志之所存矣先生以國子上舍生倅霍邑夷陵今世爲官恥不出進士不肯爲盡力人亦以非進士待之雖有志終不獲見故予復述先生爲兩州之迹其志有足悲者使爲進士豈非世之所稱才賢者哉初山西早饑命先生賑河東芮陸猗夏蒲解三十州縣使一武官輦致銀數萬兩而懷仁王府祿

米久逋王使人纂入府已剖鞘出銀先生使人言曰

天子憐晉人飢故空帑藏以活之今民且暮死王奈何取以爲己奉卽 天子聞王何以處王大慚懼完鞘還武官至則出銀堆排卓上吏兩旁立稱停裏紙各書其人姓名各壹不涉手以次俵散民歡呼歌舞晉人以避敕下行省有羊酒文綺之賜王府在霍城中宗室常數百人來索祿米乘垣騎危呼曰今日不得米飢死矣先生與之言氣和而剛諸儀賓或曰判官言是也盍少去待司符下給我米矣宗室皆曰然相牽携而去霍有荒田三千餘頃歲責逋賦里甲先生發庾粟千石子里甲代耕歲大熟收麥數千監司詬之曰若何等官也遂自擅命發廩耶然而鈎考籍記甚明不能加罪也至今霍無逋賦且人得私其贏以爲利焉夷陵三四月多火災火發有類若烏者羣飛銜火至他屋處處皆焚山海經所謂畢方者也然非如鶴一足赤文而白喙者柳子厚逐畢方文蓋未嘗見先生所見實烏也先生夜夢一人白袍烏巾翹右足旁有一人言曰此白將軍也且日民列狀請建火神廟先生曰吾夜夢乃秦武安君耳先是州有四綽楔通衢四出皆已燔先生建三重樓設鐘簾樓中

爲武安君像而祀之火患遂息豈白起數千年尙燒夷陵耶然神怪不可究知子產實沈臺駘黃熊之論非誣也樓上望西陵石鼻天柱諸山層巒疊嶂如翠屏李太白所謂巫山夾青天者可以憑檻得之而飛帆蕩槳出沒于蓮沱漩島之間極荆楚之勝觀矣秭歸治楚臺山上久雨水壞石土危城欲墜議欲遷州先生時攝守爲之刊山麓決沮洳自陡波溝縱橫而出之水工費而人不疲州遂不遷白將軍樓歸州街渠記皆先生自爲文車駕南巡省檄統領輦夫萬人上居飛龍殿每一念至卽如陵上不以朝暮聞礮聲輒發輦夫皆集無失期諸貴人率來取役輦夫先生小冠匿他所諸貴人皆不得取送駕至樊城大鴻臚揭簿呼名先生與郡太守以下皆先歸有旨事過界不問會天子已至鄧故免譴其後有按察司官責先生以避事官實後代不知此時事先生具言統領輦夫時常懼不免死官爲默然一日被檄至施州治獄施去江陵數千里南出夜郎平時於郡但以文書羈縻無官長來見者其帥以百鑑金置苞茗中餽却之夜宿僧寺蕭然賦詩有暗室如白晝之語都御史顧公璘聞而歎獎之夷陵故有黃陵廟而城北夾

河亦有風濤之厄先生爲作黃陵行祠按黃陵在今巴陵所謂瀟湘之尾洞庭之口而歐陽公但有黃牛峽祠詩故東坡述公丁元珍之夢及石馬繫祠門之句勒石祠下而先生云特黃陵廟旁有黃牛祠耳蓋不知何年而變也會陞開建令不肯赴儻舟還吳以舟輕夷陵人昇大石鎮之先生意忻然以自擬吳鬱林太守云

王氏書贊 并序

余妻太原王氏嘉靖三十年五月二十九日卒余哀念之至恨無善畫者因記唐人有云景暖風暄霜嚴冰淨此爲吾妻畫也又流涕誦楊子雲之詞云春木之莖兮援余手之鵲兮去之百歲其人若存兮後二月門人許進士使其弟來畫余口授之許默然良久爲作此畫家人見之莫不悲慟以示諸媿皆流涕小媿以爲真是吾姊但不言耳然如余所稱楊子雲虞伯施語未能畫也涕泣而爲作贊曰

哀窈窕思關雎杳不見乘雲霓墮明月遺輕裾風蕭蕭慘別離來陳寶景帝珠何珊珊是耶非

景帝珠不可曉疑有誤

震川先生集卷之三十

祭文 哀詠

祭方御史文

嗚呼庚子歲有光與公孫元儒聯名薦書是年九月同榜之士使子爲文以壽公子序公爲兩京御史時猶見古所謂柱後惠文冠者因畧論數年間天下之事詹事陸文裕公讀之以爲知言今俛仰又二十年矣公孫夔屈於南宮之試子亦瓠落於東海之濱當是時公益相期以天下之士而今何如也嗚呼富貴壽考公則已矣後生小子嘆歲月之如流而長年者之不能待所以不知其涕之無從也尚饗

祭王方伯文

惟公早歲奮跡甲科踔厲風發令聞孔多始蒞永康民載其德疆理其田石不可泐分部南都以釐餘皇奔走江湖啓處不遑武寧王家勳貴無二獨繩其私卒屈以義于越之泉遂視南海釅政既通黎亦知悔受節章貢威稜日著 帝用簡在命端臺敘公起諸儒武服之共愛人下士所向有功桃源華林大帽狂綢旌旗一麾首駢頸繫 帝嘉其休俾藩於滇乃以將父弗究其年白公之歿垂四十載士習遜悞孰知

敵愾海島小夷敢騎我疆於今九年我武未揚故老流涕思得公等適會里社薦公鼎鼎惟公孝友宗黨所稱况復才傑起墓後人公有令孫辱之交游敬進斯文以侑醪羞尚享

祭王儀部文

嗚呼先生早歲而孤懿惟賢母以訓以謀年踰弱冠飛翔南都大音不諧連城屢朝七上春官每進踟躕鄉里輕儇見謂爲迂先生弗顧猶來于于遂被首薦冠絕羣儒向之喞者自愧蔽躰吾崑各邑世產瑾瑜南都大魁陸與張瞿先生接跡夢兆前符貢于大廷夏埶商瑚清華之職奉常所需稍陟儻曹廓然天儻天胡中道頓蹶駟駟嗚呼先生今也則亡人生之變且異夕殊惟我吳越山海隩區二百年來不聞鼓枰一朝海上有此倭奴先生過家仗節紆朱方榮畫錦忽聞嗚呼捐金散幣以郵荷戈厲志循城卒全其邪眾口鑠金武夫睢盱先生仗義往明其辜遂罹毒暴俄焉告徂八年輦下首丘於吳莫逃者數天其可呼歲之正月歸先公墟凡我親交出祖於婁有內在俎有酒在壺先生有知啜此清沽嗚呼尚享

錢宗伯存 遜今仍存

祭朱恭靖公文

孝皇御極十有八年覆冒區宇其仁如天思遲多士六策臨軒唯崑爲縣僻在海壘三選大魁公出其間豐芑之遺于今再傳皆爲公相燦爛星躔公獨難老齒德莫先公之初登屬世休明在漢廷中年如賈生濟濟振鷺談道虞黃石渠天祿經史是程公守純質不競於榮卒以資敘乃躋六卿旣長天官居於洛京召公之誥未老而行承黃丘園令譽日隆海內企望天子臨雍升歌鹿鳴下管新宮三朝禮建比古榮躬云胡不憇遽爾告終 帝用震悼贈卹寔崇人臣之寵其有始終哲人云亡朝野所恫莫此涓酒以告殯宮尚享

祭顧方伯文

有光於公少荷許與迺以濩落有負相知昔卷衣之復方當計吏之借不得致撫棺之情今葬紼之發適拘巫史之忌不能供復土之役然生辱委重俾論序其文章歿又僭踰獲撰次其行事穆叔有云是三不朽於以答公亦無媿矣敬陳洞酌告訣堂筵庶幾明靈鑒此享侑

祭周孺亨文

昔恭簡公倡道於星溪而一時學者之雲集曾日月

之無幾而微言之頓息唯先生發揮遺旨儼師門之典則公以先生之少恢廓而屢箴其微窄然自公之云亡門人學徒何啻五侯倍誦而先生依繩循矩以無失蓋終以有所至而無間於參魯與商也之不及唯先生之孝友溫良真鄉里之矜式讀書養親歲不出於戶闕與古之篤行君子實並駕而無慚色中耿耿欲有所爲外靖恭而簡默使之立乎廟廊雖不一語猶足以儀刑其德何天命之不佑而使之老於行役今歲之春吾邑同黨之士蓋二十餘人並哀然以北旣無後茅素征之期而有北風携手同行之感孰知先生中道而返而又懼此極嗚呼先生之不幸益有繫於邦國而身世之可悲又何異於一喑瞎盲酒之在尊共陳詞而灑泣嗚呼哀哉尚享

祭沈養吾仲常文

嗚呼人亦有云子門貴顯五年之中忽焉淪殄養吾少俊仲常順婉言念相從懷之冒冒人生富貴如花之妍朝露方晞夕已萎焉人皆痛子蓋莫不然所爭蚤晚何足相憐念子兄弟托余墓石狼跋東歸吾廬未茸敢忘此言以負平昔嗚呼痛哉尚享

祭居守齋文

嗚呼君子世人居聲利間混混與衆如玉與硃彼市道交朝醜暮妍春花秋草君無變遷君之教子一經是專是確是藁不知豐年憶子之試君嘗居先子出父俱有往必連昔在陽羨不遇收甄風雨淒其旅泊蕭然子爲父泣父爲子憐二年前事猶在眼前子成有待君胡溘然後乃萬鍾何及當年凡爲子者誰不痛焉

祭唐虔伯文代

嗚呼黃鵠摩天一舉千里嘲與鸞鳩榆枋而已孰云不然兩易其處先生之志而止于此顧視童叟凌空出羽嗚呼哀哉昔在學宮侃侃斷斷行則方履語則正襟邈然孤特高步士林排難立節義色必形諸生後學退讓遠巡州牧邦伯來咨來詢干木之廬過者則欽衆所指目玳瑁南金胡以白首獨抱遺經積日累月旅貢在庭一命之榮道頌彭城嗚呼哀哉凡我同門夙承與旨歲月荏苒慚德無似三年不見夢寐京邸聞有歸音相告以喜瞻望城西素旌來止其誰與歸九原莫起臨觴一慟薦于筵几嗚呼哀哉

祭劉縣丞廷選文

唯翁氏唐別姓以劉赫赫太宰世仰厥休太史振挺

式紹芳猷翁潛弗耀高于鄉州歲時升賓拜至獻酬宜受多祉胡以彌留嗚呼哀哉生我賢丞奕奕清修周視原野十夫有溝從者告饑日坐孤舟慕蕪萬畝惟民之憂言于太史欲去其墜民方恃賴罹茲家尤嗚呼哀哉天靳翁壽奪我賢侯奔喪之禮世莫能錄移其計日炫服事昧窳吏仍踵罔以爲羞丞則見星蹈禮莫偷其仁其孝翁教之周惟昔國僑鄉校不佞儒者之道所闡必幽敬述民謠以侑牢羞

祭張封君文

嗚呼九隆既瑋七綰亦墜昆明不閉鄒魯同致清河綿綿以燕後昆年耄行獨爲鄉禮賓有子登朝不違將父終朝永歎三復陟岵嗚呼哀哉大疾奄及靡聞歲月銅魚使至傳言恍惚訊之果然悲痛存沒嗚呼哀哉昔也越嵩萬里燕臺今也乘化風雲徘徊鑿茲嘉旨魂兮歸來尚享

同年祭陳封君文

嗚呼乙丑之歲登於南宮吾邑四人鄭州爲榮言念生我高堂半空鄭州二親祿養獨隆府君之年方進未窮胡以長逝濛汜忽終於維府君世承文學其祖博士卓爲先覺校文省中所得卓犖府君傳業遺時

輒輒以遺令子方發其璞行衍飲食珪璋有渥於呼
人之生世何者能全傷哉貧也每食法然府君於子
欵見高軒天若厚之又靳其年悠悠江水有鬱新阡
葬以大夫亦顯孝賢嗚呼尚享

祭外舅魏光祿文

有光七歲爲公之壻不幸先妣蚤逝中間多故婚姻
失時以公之仲女之賢淑周旋六年遽從先妣於地
下藐然二孤置之今妻之懷抱以撫以育辛勤萬端
而婚姻往來如先妻之存未嘗有間可謂邢遷如歸
衛國忘亡也蓋死生之際難矣重以不肖連蹇困頓
自辛丑以來四殿南宮鄉里親戚以爲嗤笑公慰藉
懇懇未嘗不以遠大爲期至於生平迂拙不能與世
俛仰而數十年中屏居野處隔越百里造請或不以
時公未嘗責望禮節幾微見於辭色也公可謂淳德
君子矣去年冬雨雪中公使人至江上遺以綿炭今
年四月人自公所來言公聞吾妻病方開龜視吉凶
又聞公疾革數問吾妻其見念如此也不意間一月
而公之訃至吾夫妻相對泣下然吾妻死者數矣以
是先令女甥星夜奔公之喪而吾妻尋亦至於大疾
如刺之痛且暮日新加以形體羸弱死殤相繼疾病

憂虞比聞公之變則又驚悼痛恒以至於今不勝哀
苦氣息奄奄行五六步忽自僵仆獨念公之卒踰二
月矣禮有殯聞喪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所以至
於踰月者病也扁舟百里勉強匍匐以拜公之前冀
公一舉吾之觴而已矣哀哉尚享

祭顧文康公夫人文

嗚呼女婦之職不出閨中及其崇貴與 皇家通維
文康公大科奮跡四十年間遂躋崇極富壽康寧當
世所少夫人配之與之偕老赫赫我 皇統壹 聖
真考禮肆樂制作紛紜既秩殿典百神咸侑文康雍
雍在 帝左右猗與夫人象服是宜朝于 兩宮從
后之居太室穆穆佐上冊寶金章玉牒夫人是導
西苑靡靡庇其蠶事鞠衣翟車夫人則侍邈然千載
大禮曠墮夫人際之見所未覩匹婦之微一命爲多
有美夫人如山如河生有誥命一品之貴曩有奏計
賜之葬祭潭山之原從文康止 天子之賜恩榮極
矣凡厥富貴莫不有終維我生人誰能不恫尚饗

祭葉夫人王氏暨世德夫婦文

嗚呼夫人以司馬之愛女衡州之賢配宜膺受多祉
而壽康以石野之才賢宜紹文莊公之休光而孺人

之慈孝有以奉姑相夫子以觀其後之錡昌也三十年間庭內雍雍人曰文莊公之門尚有典刑一朝變故構此痛冤萱堂既空蕙帳靡存奄及主鬯懷寶沉淪遂以窳窳之事貽厥孫嗚呼哀哉崢嶸霜天千里玄沍慘慘令母携持子婦惟轉相屬往卽長路吁嗟造物爲幻羣庶人生婉好誰不樂處回首百年皆非其素如一葉飛千林空樹惟是積德可以相付我懷文莊聿起遐慕猶有孫謀永世無斃尚享

祭張貞女文

自古女子之見於史傳者多矣或自閉於安平無事之時或蹈難於感慨卒然之頃惟貞婦之所遭殆人生之未有以淫姑之內主值兇徒之叅會魑魅魍魎見形於清晝之中豺狼虎豹聚毒於深夜之際入地無穴叫天不聞備百端之荼毒竟一死以自明惟彼兇徒漫天之惡恃其多財力能使鬼懸千金於市中謂三尺之可賣豈知神明之吏緣夢寐以求形童髻之女坐公庭而辨貌寔人心之共憤信天網之難逃嗚呼哀哉死何酷烈生何艱辛獨任綱常子然一身沉沉昏夜炯炯者存謂其不然彼亦何人誰無室家誰無此心

弔何氏婦文 并序

何氏婦鄒平王教授周君女也始鄒平君教長興婦與何生隨家長興何生病婦潛自割脰合椒湯進之良愈鄒平君既遷官生夫婦還崑山一日婦病死生與子亡妻有兄弟之戚爲童子時嘗來子家子妻死生亦不來不意數年間生亦有妻已死見生言之潸然淚下爲文以弔之

惟孝子之獨行今世或議其爲奇苟毀身以全親今又何乖於民彛斯前世之所傳今在人子固有之至于今而創見今婦爲夫而自刳夫與父其一道今夫孰謂其非宜殘肢體以事君子今謂白首其相隨胡淑婉之速化兮忽自背而先馳致夫君之徬徨兮形枯槁而面顰旦出門而難歸兮夜涕泣於空帷惟夫病之可念兮尚無愛於玉肌何遐舉而不顧兮乃又遺之以離悲自今其被疾而致羸兮又誰爲之憂危彼萬族之相托兮各得其偶以嬉嬉夫人生之有妃匹兮固百年以爲期何中道而自失兮行忽歎其此離子昔嘗歷此變兮怳日遠而星移憶何生之垂髦兮悼往昔而傷咨况同事而相感兮不知夫涕淚之

淋瀝

祭外姑文

昔吾亡妻能孝於吾父母友于吾女兄弟知夫人之能教也蠶食之養未嘗不甘知夫人之儉也婢僕之御未嘗有疾言厲色知夫人之仁也癸巳之歲秋冬之交忽遽危疾氣息掇猶日念母扶而歸寧疾既大作又扶以東沿流二十里如不能至十月庚子將絕之夕問侍者曰二鼓矣聞戶外風淅淅曰天寒風且作吾母其不能來乎吾其不能待乎嗚呼顛危困頓臨死垂絕之時母子之情何如也甲午丙申三歲中有光應有司之貢馳走二京提携二孤屬之外母夫人撫之未嘗不泣自是每見之必泣也嗚呼及今兒女幾有成矣夫人奄忽長逝聞計之日有光寓松江之上相去百里戴星而往則就木矣悲夫吾妻當夫人之生既以遺夫人之悲而死又無以悲夫人夫人五女撫棺而泣者獨無一人焉今茲歲轉車將次于墓門嗚呼死者有知母子相聚復已三年也哀哉尚享

祭妻祖父母文

橋泉先生趙氏夫人既葬之後三日孫壻歸有光始獲奔祭於墓泣而言曰嗚呼吾妻之歸于蓋晚而事

公與夫人最久於諸孫中特加憐愛吾妻嘗言公夫人所以勤閔以昌厥家者甚詳癸巳之歲吾妻邁罹屯疾屬公夫人之歸輦將駕猶扶携至家迨疾轉亟一日九死乃始昇歸迢迢至家二十里懼不能至而死於中途且以不得送其祖父母為恨今歲吾舅始為公夫人啓櫬即窆忽忽七年矣於乎人生離合條焉而來倏焉而去方其數盡何有於壯何有於老同返於冥漠之鄉高墟之原公夫人藏焉馬鬣新封草莽已茁樵夫晝歌猿狖夜號公夫人不能起吾妻又不能歸已乎傷哉千古之恨

謁宋文貞公墓文

維年月日具官歸有光謹以瓣香拜謁唐宰相宋文貞公之墓唐有天下三百年惟貞觀開元號為盛治賢相並稱姚宋而屹然正直之氣可與公媲者獨始興文獻公而已有光自初束髮知讀唐史嘆天寶以後何其亂也生民之禍極矣使公與曲江尚在匡持之唐之國祚歷年豈可量哉信乎國以一人而興也今者備員茲土下車之初以吏事過南和聞公墓在此鄉而魯公碑刻尚存因迂道齋宿縣邸來致景仰之私嗟夫公之直道有國者一日而無此則相率靡

靡以馴至於亂亡而不覺三季之後若同一軌此予
心之耿耿徘徊於公之墓下而不忍去也謹告

祭楊忠愍公文

維年月日具官歸有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
贈太常寺少卿謚忠愍楊公之靈曰昔我 世皇繼
天作后多歷年所疇咨左右中歲好道穆然在宥有
臣怙寵咨爲姦宄父子持權瀆亂天下一旦殘夷天
威不假天下以此感嘆 先皇神武雄決蓋代之英
在古權姦鮮不害國今則自斃緊 皇不惑天亦助
明與古異勢社稷之福可保萬世惟忠愍公撰其方
熾誠欵懇惻辭引主器冀以覺悟憫不顧避賊臣切
齒 致死地臨命賦詩時在俄頃季子就醢冠纓必
整叔夜彈琴顧視日影公何從容造境愈靜亦維前
歲 薄都城犬羊虺呼噬嚙生氓廟議失策以冀緩
師公亦抗疏慨然論之爭國重輕利害必明抵掌鳴
劍志絕殊庭時已犯忤重被考掠折指鋸骨曾不畏
樂間關萬里謬諤不已志士求仁必趣於死 先皇
之英亦自公啓龍駕歎忽未及褒美 天子明聖思
繼先志恩綸首建加官賜謚俾延世賞勵其後人剖
心封墓天下歸仁嗚呼自古正士常見憎嫉邪人害

正千古若一方公佗僚遠集何日觀彼蹀躞嘿嘿自
叱不忍大姦因時發憤遂震羣耳如雷之聞雖彼黨
人稱公忠義衆口相和誰敢云異房子之邑公之所
生奕奕新廟薦祀馨香公言不亡公有詩章報恩
皇家猶有英靈摛詞告祭以寫吾誠嗚呼哀哉尚享

告祭崑山縣山神文

某等少聞長老言昔時方谷珍之亂神有顯應遙見
山之草木皆兵賊以畏懼而遁然無文字可考獨以
民間每歲四月十五日爲賽會奉神以王者之儀比
年官府間歲有禁而秩祭如一日也自至元間迄今
二百年復見海水沸騰吾民肝腦塗地而有司嬰城
以自守境外無虻蚱之擾民既無所恃賴則所以日
夜皇皇獨依於神而已願假神靈默佑於冥冥之中
珍此妖孽使吾民復得安其田里父子祖孫世世如
前二百年報謝於神則神之休亦永無窮也尚享

告崑山縣城隍神文

惟神不獨保護縣邑又以爲能司禍福之柄故民之
趨走奉祭無虛日焉今倭寇臨境虔劉我民其慘毒
極矣神必思所以庇覆之吾邑人孝弟力田鄉里齒
讓於吳郡七邑之中號爲淳古而比年以來風俗日

滴相廟相刃以至於今殆有不忍言者識者已預知必有今日之事矣然神聰明正直福善禍淫神之所司豈其假手於犬羊以縱其噬嚙而淫及於無辜之良善耶民之事神勤矣纖芥之事無不有求於神今縱其犬羊以噬嚙於民而神不聞知此神之所恥也惟神鑒之

祭長興縣城隍廟文

承乏宰縣典司神祠宇廟弗稱瞻仰太息歲則不易未遑鼎構聊爾塗墍以飾厥觀庀工卜吉敢用昭告尚饗

祈雨文

維此雒城卓為名邑邇者人心不古吏道多端遂以禮義之邦化為夷鬼之俗帝用不懌降此早殃有光自惟帥帥者之不賢願以一身當其罪罰而小民之嗷嗷實為可矜神其降鑒特賜一日之澤以慰三農之望

謝雨祭城隍神文

值此農時山川如滌令實閑雨有禱於神荷神降臨惠澤霽霑萬民懽喜循省獨慙實上天之愛人豈微誠之能感也蒙神之力敢不報謝更祈終惠永荷神

休尚饗

再祈雨文

有光不敏不明不知世俗所以為吏之事獨遵孔氏之訓其於治民事神不敢不盡其心所恃以鑑臨者惟神而已前五月不雨為民乞哀於神神即賜之甘霖四野沾漑綠疇彌望萬人胥悅今復竟六月不雨為民乞哀於神神未之許為此焦勞靡寧瞻仰何里願神之終惠之也吏以數易之故不能久以事神然一日在位亦不忍忘乎民惟神永享民之報祀於無窮其何可以不念也

祀厲告城隍神文

具官歸有光於今日祀厲即於壇所哀告於城隍之神曰自六月以來雨澤不降田禾焦枯令有遷徙之命民被催科之急沴氣上于祈禱莫應闔境憂惶莫知所為今今候代猶有一日司民之責適今祀厲敢復瀝懇於神令宰牧三年饗祀無失哀矜鰥寡對越在天神其毋以世人之見棄而亦不肯惠顧若能督率萬鬼呼吸風雷頃刻以至猶能使歲半熟以慰此嗷嗷之民也敢告

御史中丞李公哀詞

嘉靖四十一年四月乙亥御史中丞李公先是以病請告還鄉是日行次鄆州之安民山而聽公爲人和易修潔爰自登朝數歷內外二十餘年未嘗有所推挫以至爲大官會 天子新建紫宮載度弘規及西苑平臺神仙長年之殿公連歲揀運大工迄成召歸院中登庸始峻而遽頌逝朝廷莫不痛惜之大宗伯太常方將請卹典定諡議而喪還於吳余與公少親之駮雅樸陋而公常傾鄉之每得一語忻然誦之以爲有會於心雖世所競俳優軋茁銑谿虬戶爭爲古文名高者了然獨能辨之議者以公爲善處世以能至大官余獨知公益有得于古而直用文雅緣飾之是以人望之而敬與之處而親也公久官余介居江海隔越二紀僅一再見見所嘗見於公者必道公語今年春余試南官見所嘗見於公者公益貴余益困而語稱益加公方在告余一往不見初謂公貴人不願往也公顧亟呼余從人至榻前勞問慙慙手書兩及墨跡猶新不謂遂爾永別余未渡淮時再夢見公覺而訊之以爲不祥不意其果然也迺始以數年之別不一見公爲恨雖公之書亦云昔于產與申徒嘉

同學於伯昏瞀人嘉謂子產倚其相於夫子之門今公乃與余遊於形骸之內而余反索公於形骸之外公賢子產而余媿申徒矣嗟夫士於顯晦之際固不能無情公今已矣世之所謂利勢者今則靡然漠然而獨公之知我者爛然在也余可不致其哀乎余方遭先府君之喪古者朋友有總麻之服以其服哭之禮也其詞曰

昔甯戚歌于牛口今桓公舉火于昏夕驪明踟躕于堂下今以何道而能識筮夷吾之見逐今鮑子終不謂其無能而致黜信精志之日通今何顯晦之殊職歷星紀之屢周今誠欸欸其如昔豈若以人言爲毀譽今忽朝云而暮易彼其中有然者今寧徇世而拘迹嗟天道之難測兮公遂與化而俱寂余唯窮老而恂恂兮莽馳驚而不知其所極年洋洋以日往今將誰使乎宗之奈何乎古之人不作兮恍不知涕之無從

宋人嘗譏作文喜換字者以金谷爲號龍門爲虬戶崑山本籍作銘常熟本作銘皆誤今正之

思質王公詠

思質王公諱忬字民應吳郡太倉人南京兵部右侍郎倬之次子歷官至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遼薊軍務嘉靖三十八年以吏兵之辭有

連其明年十月朔被禍京師長子山東按察使司副使世貞次子進士世懋並解官號踊究痛數絕明年春喪還吳吳士大夫哀之僉謂余宜為詞載于素旌迺作誄曰

粵昔姬代徂靈而衰子晉登假厥有支遺繫王垂姓綿世洪丕秦翦魏錯奮銖秉麾漢庸吉駿各賢纍纍雖陵貴胄仍晉台司惟始與公邁勳江左六代輝華鳴玉襲組將門相門世無與伍迺封迄唐踵武瑯琊之別分水有譜夢聲廣學為吳始祖泊先司馬連理擢英兩枝之胤繩繩科名惟先司馬懿行徽聲佐時嘉績樹佔九卿分祿養族逮及孤矜鄉歸其厚沒世稱仁公生神秀先公愛子早馳雋譽克紹休美羽儀初升牙角歛起天馬騰翔不限疆里峻陟大僚日緝王旅公之勤功先公之施天之報之宜厚其社命也如何倅見傾圯嗚呼哀哉初為大行有經有國之卹言共其旌厥車告虔抒 帝哀誠惠文獄獄大璫怵懲聿巡南楚去吏蚤螭察理究獄活者千人洊滔江漢千里風生神州攬轡獨當兵完其危堞奠我 帝京蓬叅中臺東山拊循攝機而謀建立三城咸寧逆節折其勾萌 帝警海魚命之南征洪

波血戰渤海朱腥越氓煦德布路泣行迺帥雲中退修亭營有新竈旁見烟青 帝曰汝仔常在行間惟汝賢勞其週我邊閉閉朱旗戾於薊門殺獲首歲有報聞罔不應格茅社宜分疇邑未及罹此大屯嗚呼哀哉歲之暮春犬羊犯威軼我郊圻疾如風雷繼襄糧盡翳窮墨師以左次時其氣衰嗚呼哀哉疆場之事何歲不有命也如何公罹其咎我思盛衰如轉圜走先公鼎貴公仍其後兩世同官復凌其右繼以二嗣才猷日茂鬼神忌之誰能無詬嗚呼哀哉惟 帝惟天命之攸制亦既惠之又復蹶之亦既珮之又復劓之其始榮之復乃悴之榮則萃之悴忽墜之昔也何順今也何謫誰為推之誰為擠之誰獨徘徊誰當橫厲蒼天茫茫莫詰所謂大運幹流隨之以逝公之許國致命則遂有子續承不隕其世必復其始其有以慰嗚呼哀哉

招張貞女辭 并序

二十三年五月十六日夜嘉定縣男子羣入張貞女室以椎槌亂擊膚肉寸斷不死乞死乃用屠豕法繫手足刺頸宛轉久之血出盡乃死貞女居亂家姑引羣賊日闖帷幃間志意皎然卒及于難時年十九楊

台州作招貞女辭用以風司土者予訪其意而殊其辭云

魂兮歸來乎北有高樓連昏烟兮憶昔二八爰來嬪
兮魂獨守此甘苦辛兮夫雖不夫寧敢嗔兮房櫳空
虛月西淪兮機杼軋靡昏晨兮胡爲委棄昔生菌
兮蟲絲胃戶滿埃塵兮床頭刀尺纖手親兮遺掛在
壁皆所珍兮魂兮歸來乎

魂兮歸來乎南有列屋父焉居兮少小携持事遨嬉
兮母爲剪髮親畫眉兮出門辭母行道遲兮丁寧汚
澣莫後時兮小妹呼姊泣仇離兮倚閭兮過黃昏期
兮當年匍采猶在笥兮羅襦絮若嫁時遺兮烏違故
林何所如兮魂兮歸來乎

魂兮歸來乎夫門淪喪慘傷神兮閨房腥臊走鹿麋
兮父母恩勤養我身兮修容矜質徒悲辛兮旁皇中
野誰爲鄰兮白日黯慘玄雲屯兮青草漫漫不見人
兮羣鬼啾啾亂流燐兮柔軀雅步忽逡巡兮眇眇默
默將安遵兮魂兮歸來乎

魂兮歸來乎東有穹祠門廉肅兮朱火粲粲麗文木
兮黃金鎧甲光煜煜兮雲中鼓樂來逆復兮神女迅
衆齊權睡兮靡顏盛鬢被綺縠兮芳馨雜糝粉郁郁

今遨遊閭闔驚輕轂兮邑宰敬恭虔尸祝兮閒安弘
視永宜屋兮魂兮歸來乎

震川先生集卷之三十

吳江曾姪孫虹訂

歸震川先生別集目錄

崑山 歸有光 著 曾孫 莊 較勸

虞山後學錢謙益選定 玄孫 玠 編輯

卷之一 應制論

士立朝以正直忠厚為本

太極在先天範圍之內

泰伯至德 忠愍遠道不遠

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六言六蔽 聖人之心公天下

史稱安隗素行何如

孟子叙道統而不及周公顏子

乞醮 聖人之心無窮

王天下有三重 明君恭已而成功

卷之二上 應制策

嘉靖庚子科鄉試對策五道

隆慶元年浙江程策四道

卷之二下 應制策

浙江策二道 并問 河南策二道 并問

卷之三 制誥 奏疏 策問

先任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張治

賜謚文毅誥文

諭祭贈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裴爵并配贈

夫人楊氏封太夫人邵氏文

諭祭提督福建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塗澤民文

諭祭山西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毛鵬文

諭祭原任南京兵部右侍郎劉畿文

封朝鮮國王妃朴氏誥文

進香疏 奉慰疏

乞改調疏 乞致仕疏

策問二十三道

卷之四 志

馬政志 馬政職官

馬政祀祠 馬政獨貸

馬政庫藏

卷之五 宋史論贊

章獻劉皇后 郭皇后

慈聖曹皇后 宣仁高皇后

欽聖向皇后 昭慈孟皇后

章太后 楊皇后

皇后總論

魏悼王

楚榮憲王

趙子崧

不忌

諸王總論

公主

范質 王溥 魏仁浦

石守信

侯益 趙贊

王全斌

趙普

盧多遜

張齊賢

卷之六 紀行

已未會試雜記

壬戌紀行上

壬戌紀行下

遊海題名記

卷之七 小簡

與沈敬甫 五首

與王子敬 三首

與沈敬甫 五首

與王子敬 二首

與沈敬甫 十一首

與徐道潛 一首

與王子敬 三首

與沈敬甫 十八首

與馬子問 一首

與王子敬 三首

與徐子檢 一首

與陸武康 一首

與沈敬甫 九首

與王子敬 四首

與沈敬甫 七首

與王子敬 二首

與沈敬甫 二首

與余同楚太史 一首

再與余太史 一首

與吳刑部梁 一首

與周子和大參 二首

與曾省吾參政 一首

與曹按察 一首

與慎御史 一首

與馮某 一首

與徐子與 一首

與俞仲蔚 一首

與張虛岡 一首

與周典叔 一首

與陳伯求 一首

與于鯉 一首

與吳刑部維京 一首

與王禮部 一首

與孫百川 一首

與某通判 一首

與徐子言 一首

與馮樵谷 一首

與沈雲泉秀才 一首

與朱生大觀 一首

與同年陳給事 一首

與王子敬 二首

與周孺允 二首

與唐同年 一首

與鍾上舍 一首

與龔子良 一首

與傅體元 一首

與王子敬 六首

與沈敬甫 四首

與陳吉甫 一首

與顧懋儉 一首

與萬侍郎 一首

與曹按察 一首

與顧太僕 二首

卷之八 小簡

與周澗山 四首

答周澗山 一首

與王仲山 一首 示廟中諸生 一首

與吳三泉 十二首 與顧懋儉 一首

與沈敬甫 四首 與高經歷 一首

與王沙河 一首 與徐南和 一首

與邢州屬官 一首 與傅體元 二首

與王子敬 十首 與徐道潛 一首

與陸五臺 一首 與姚畫溪徐龍灣 一首

與馮太守 一首 與沈上舍 一首

與管虎泉 一首 與顧懋儉 二首

與沈敬甫 十八首 與某 三首

與王昭明 一首 與張通府 一首

與凌廉使 一首 卷之九 公務 謝辭附

鄒貸呈子 處荒呈子

陶節婦呈子

回湖州府問長興縣土俗

送郵刑會審獄囚文冊揭帖

長興縣編審告示 九縣告示

乞休申文 又乞休文

太僕寺揭帖 王哲審單

陳大德審單

卷之十 古今詩

遊靈谷寺 讀史 二首

京邸有懷 甫里送妹

金山寺 金陵還家作

和俞質甫夏雨效聯句體三十韻

濠梁驛 淮陰侯廟

舟阻沽頭鬧陸行二十餘里到沛縣

南旺 沛縣

徐州同朱進士登子房山

自徐州至呂梁述水勢大略

鯉魚山

自劉家河將出海口風雨還天妃宮二首

自海虞還阻風夜泊明日途中有作

淮上作 寶應縣阻風

壬戌南還作二首 登濟城望城武

淮陰舟中晚坐寫懷二十四韻

隆慶己巳赴京寓城西報國寺贈宇上人

邢州敘述三首

瓊州張子的與余同年俱為縣令江南子的自

建德改當塗今入觀又改榮縣一歲中三易

縣居京師旅寓相近以詩爲別

詠史

奉託俞宜黃訪求危太朴集并屬蔣蕭二同年

及長城吳博士

奉酬馮太守行視西山關隘次宋庄見棄田有

作

送袁太守之興都

贈孫太倉

讀佛書

書王氏墓碣寄子敬澗山湖上

素菴詩

清夢軒詩次孺允韻

清夢軒詩再次孺允韻

山茶

東房夾竹桃花

火魚

鍾山行二首

鄆州行寄友人

談侍郎歌

黃樓行

二石歌

趙州石橋歌

表兄澗山大參以自在居士墨竹俾予題詩

十八學士歌

題異獸圖

甫里天隨寺

恨詩二首

寓漕湖錢氏錢本吳越王裔聚族於此地名錢

港

馳驛

甲寅十月紀事二首 乙卯冬留別安亭諸友

姜御史年九十六

郭都統戍劉家河因譙次壁間韻

西苑觀刈麥

送上卿顧東白先生致政還鄉次張奉常韻

繚絲燈次李西涯楊遂菴二先生韻二首

賞荷次韻

疊前韻

鄭家口夜泊次俞宜黃韻因懷昔年計偕諸公

小屯

清明濟上

題周冕贈任別駕卷 行衛河中

初發白河

過興濟

李廉甫憲副書齋小酌

自天津來至此已過一月去闕日遠愴然有作

隆慶二年朝京師南還與宣平俞宜黃武進陸

太學同舟贈絕句一首

又贈陸太學 贈俞公子

送同年查都諫山西行省

送友人讀書玄墓山已亥庚子余常讀書于此

檀蹊眺澗

宋康王乘龍渡河

文淵閣四景圖 題二魚圖

偶成四絕

高郵湖爲斷纜所擊幾至失明

光福山

海上紀事十四首

頌任公四首

隆慶元年上半年幸太學賜六館諸生寶鈔陸啓明

與賜見分數楮

寄胡秀才

水崖草堂賦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一

應制論

士立朝以正直忠厚爲本 以下諸生課試作

天下之治繫乎人臣之有其德而才不與焉夫天下之才未嘗無也所賴以致至治者非其才之難而所以用其才者難也能用其才係乎人臣之有其德而已矣所謂德者必其資性之純而心術之正是故其氣剛以毅出于正直而必不至于佞其心寬以恕出于忠厚而必不至于薄如此可謂有其德矣而後以其才用之故天下服其正直之氣而樂其忠厚之化而人心世道實係之夫才者行於一時則固一時之善而已也行于一事則固一事之善而已也惟正直忠厚之道其用爲不窮士之立朝而不以此則餘無可取矣善乎豫章羅氏之言士立朝之道不爲驚世可喜燁然赫然以爲人臣之偉節惟以正直忠厚爲本儒者之論何其切近而篤實也夫所謂本者言士之用世其所施爲措置蓋未暇論而不可窮之業實根底于此也夫木之有本本既撥則枝葉無所寄託矣士之有德德既墮則才猷無所附麗矣蓋有其德而後其才可以成天下之事無其德則才之所用適

足以憤天下之事而已矣夫人君治四海之衆一人不能獨爲而與海內之士共之士之欲行其志者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三公九卿百司庶府設官分職如此其衆也天下之才惟天子所以使之蓋自一命以上無虛位也無乏人也則人人盡其才因其職以自效舉目前之事則既能辦飭矣夫正直也忠厚也士無此二者皆能任天下之事皆能治天下之民皆能建天下之功皆能興天下之業然有利焉不勝其害也有得焉不勝其失也天下幸而無事人臣安享祿位以爲才如是足矣不知其俗之漸靡積習而不可挽也故士必本之以正直忠厚其大者固已磊落卓犖自立于世然後隨其所受之職皆能不違于道是故與之任天下之事而事必集與之治天下之民而民必安與之建天下之功興天下之業功成業廣而後無患嗚呼此正直忠厚之道所以爲本也且所謂正直者何也氣之剛以毅也其質近乎義而心術之正必不苟爲佞天子欲有所爲而不敢以或阿羣臣皆以爲然而不肯以或同天子有失必規羣臣有姦必發事有庇于民益于國爭之而必行有病于民害于國爭之而必不行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不善

可與爲義而不可與爲不義萬鈞之重不爲懼雷霆之威不爲怵諤諤乎無所隱也蹇蹇乎無所避也侃侃乎無所撓也亶亶乎必致之也人主爲之改容姦萌爲之弭息四聞之而不敢窺伺此正直之臣也其在于古若排闥折檻引裾壞麻之類皆可以言正直也其大者如汲黯蕭望之李固宋璟張九齡陸贄李沆范仲淹李綱之徒是也所謂忠厚者何也心之寬以恕也其質近乎仁而心術之厚必不苟爲薄輔天子而以寬仁與羣臣處而不求爲異天子有過而非心逸志爲之潛消而不知人臣有失務包容其小而愛惜其才可以裨國而不便于民不行可以取名而無益于國不舉如泰山之安而不搖如深淵之靜而莫測休休乎其無所不容也粥粥乎若無所能也渾渾乎若無辨也與與乎其可卽也君德賴以培養生民賴以滋息社稷賴以鎮定此忠厚之臣也其在于古若償金脫驂翻羹唾面之類皆可以言忠厚也其大者則如曹參周勃丙吉狄仁傑郭子儀裴度呂端王旦韓琦之徒是也或者曰正直近乎伉厲容有激天下之變是固有之然利方爲圓以規世好君子終不避伉厲之譏而出于此也忠厚近乎無能容有

以養天下之弊是固有之然鏗厚爲薄以索人情君子終不避不能之請而出于此也大抵由于質性之美而原于心術之正則正直而不至於伉厲忠厚而不至于無能此自然之理故士而舍此欲以委隨變化而謂之通凌諄盡察而謂之能此則天下之所謂才而非士之所貴也唐虞之盛其臣皆有神聖之姿其功與天地並若非人之所能爲者也然君臣之相勉戒不過曰直清曰弼直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

有後言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何其近于人情也古之聖賢所以佐其君者不過如此而已矣廸知忱恂夏之所以有室大競也惟茲有陳商之所以格于皇天也秉德迪知周之所以怙冒聞于上帝也夫其正直如此忠厚如此故能循道履信而功業所至乃與天地並成王之命君陳曰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此告之以正直也曰無忿疾于頑無求備於一人必有忍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此告之以忠厚也天下之勢欲其直常趨于佞欲其厚常趨于薄世道之不可挽如此是以不惟士之所貴者如此而有國家者務培養之以伸抗直之氣而全忠厚之體孔子生于周末褒史魚之直惡祝鮀之佞思史之闕文

而稱周公之訓其所感者深矣夫相噓以成風相吹而成俗隆沍之時一人噓之不能爲熱也炎赫之景一人吹之不能爲寒也天下有一正直者崇獎之而不抑之以伉厲若文帝之信申屠嘉也有一忠厚者敦尚之而不嗤之以無能若光武之封卓茂也如此則天下知所慕效矣此在天子與公卿大臣之事誠如此則百僚師師皆忱恂于九德之行而羔羊之正直行葦之忠厚可以遠追于成周之盛也謹論

太極在先天範圍之內

天下之道不可以象求也以象求道則道局于象而有所不該以言求象則象滯于言而有所不盡嗟夫古之聖賢本以天下之道不著而以象該天下之道本以天下之象不詳而以言盡天下之象卒之象立言設而反有所不該不盡則聖賢之心于是乎窮雖然聖賢固非逞奇眩異苟爲制作以駭于天下則其始之爲象也將謂其足以該道也其後之爲言也將謂其足以盡象也象有不該之道而言有不盡之象則聖賢不輕以爲之名由此言之則天下之道不可無聖賢之象而天下之象不可無聖賢之言先天之圖伏羲之象也太極之圖與說周子之言也天下無

異道則無異象無異象則無異言奮乎千百世之上而常符于千百世之下奮乎千百世之下而常符于千百世之上是先天之與太極也豈可以先後大小而區別之耶然謂太極在先天範圍之內者何也天下之道太極而已矣太極之動靜陰陽而已矣陰陽之變合五行而已矣五行之化生男女善惡萬物萬事而已矣聖人愚人君子小人之別動靜修違之間而已矣而太極圖者爲數言以括之而未始遺也則夫先天雖上古聖人之作寧能有以加乎周子之書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周還布列寧有出于太極陰陽五行男女善惡萬事萬物聖人君子小人之外而曰範圍焉者固非以不該不盡爲周子病而獨爲夫周子之未離乎言也未離乎言則固不若先天之籠統包括淵涵渾淪于忘言之天也聖賢之始爲說于天下固謂可以盡象而該道而明言曉告以振斯世之聾聵孰知夫象之所不該者象不能盡而言之所不盡者非言之所喻也上古之初文字未立易之道渾渾焉流行於天地之間俯仰遠近巨細高卑往來升降浮沉飛躍有目者皆得之而爲象天下未嘗有易而爲易者未嘗亡迨夫羲皇有作始爲先天之

圖天下之道一切寓之于方圓奇偶之間如明鑑設而妍媸形淵水澄而毛髮燭然而失之者猶不免狗象之病則天下固已恨其未能歸于無象之天而孰謂其生于聖遠言湮之後建圖屬書嘵嘵然指其何者爲太極爲陰陽爲五行爲男女善惡萬物萬事爲聖人君子小人其言如此之詳也而可同于無言之教耶故曰圖雖無文終日言之而不盡也噫惟其無文故言之而不盡而言之所可盡者有言故也故自先天之易羲皇未嘗以一言告天下而千古聖人紛紛有作舉莫出其範圍以艮爲首夏之連山也而不能易先天之艮也以坤爲首商之歸藏也而不能易先天之坤也取八卦而更置之周之周易也而不能易先天之八卦也暢皇極而衍大法而有取夫表裏之說觀瓊瑤以察時變而有取夫順逆之數作經法天而必始于文字之祖備物制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而必尚夫十三卦之象未始爲聲音也而言律呂者推之未始爲曆象也而言十二辰十六會三千六百年者推之未始爲寒暑晝夜風雨露雷也而言天地之變化者推之未始爲性情形體走飛草木也而言萬物之感應者推之未始爲元會運世歲月辰

也而言天地之始終者推之未始爲皇帝王伯易書詩春秋也而言聖賢之事業者推之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則太極之立也剛柔相摩八卦相盪則動靜之機也乾兌離震居左而爲天卦巽坎艮坤居右而爲地卦所以分陰分陽而立兩儀也乾坤亥巳天地之戶陰陽所以互藏其宅也否泰寅申人鬼之方天地相交生生之所以不息也以消長求之而動靜見以淑慝求之而聖人君子小人分先天未嘗言太極也而太極無所不該太極言太極則亦太極之說耳是故無言者不暇言以傳而有以盡天下之所不言有言者待言以明而不能盡天下之言自羲皇而下所以敷衍先天之說者愈詳而卒不能自爲一說自立一義以出六十四卦之外譬之子孫雖多而皆本于祖宗之一體故太極者先天之子孫也雖然有先天則太極可以無作而周子豈若斯之贅也蓋天下不知道聖賢不得不托于象天下不知象聖賢不得不詳于言于是始挾天地之秘以洩之自文王已不能無言而易有太極孔子亦不能自默于韋編三絕之餘矣大饗尚玄酒而醴酒之用也食先黍稷而稻粱之飯也祭先太羹而庶羞之飽也嗚呼亦其勢之

所趨也

泰伯至德

聖人者能盡乎天下之至情者也夫以物與人情之所安則必受受之而安焉情之所不安則必不受雖受之而必不慊焉人之喜怒發于心不待聲色笑貌而喻而意之所在有望而知者故受物于人不在乎與不與之迹而在于安與不安之間此天下之情也天下之情天下之所同而濡滯迂緩貪昧隱忍將有不得盡其情者惟聖人之心爲至公而無累故有以盡乎天下之至情論語之書不以讓訓天下而言讓者二伯夷稱賢人泰伯稱至德是已夫讓非聖人之所貴也苟以異于頑鈍無恥之徒而已矣而好名喜異人之所同患使天下相率慕之而爲琦魁之行則天下將有不勝其弊者春秋之時魯隱宋穆親挈其國以與人而弑劔之禍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國內大亂者再世吳延陵季子可謂行義不顧者矣然覩見王僚之弑卒不能出一計以定其禍身死之後僅三十年而吳國爲沼以延陵季子而猶不能無憾者故讓之而不得其情其禍甚于爭苟得其情則武王之爭可以同于伯夷故聖人之貴得其情也伯夷叔齊

天下之義士也伯夷順其父之志而以國與其弟然終於叔齊之不敢受而父之志終不遂矣夫家人父子之間豈無幾微見于顏色必待君終無嫡嗣之日相與蹇裳而去之異乎民無得而稱者矣故聖人以爲賢人而已蓋至于泰伯而後爲天下之至德也古今之讓未有如泰伯之曲盡其情者蓋有伯夷之心而無伯夷之迹有泰伯之事而後可以遂伯夷之心故泰伯之德不可及矣自太史公好爲異論以爲太王有翦商之心將遂傳季歷以及文王鄭康成何晏之徒祖而述之世之說者遂以爲難以國讓而實以天下讓不以其盡父子之情而以其全君臣之義故孔子大之夫湯武之所以爲聖人者以其無私於天下天下歸之而不辭也使其家密相付授陰謀傾奪雖世嗣亦以是定則何以異于曹操司馬懿之徒也太王迫于戎■奔亡救敗之餘又當武丁朝諸侯之世雖欲役焉以窺大物其志亦無由萌矣就使泰伯逆觀百年未至之兆而舉他人之物爲讓此亦好名不情之甚亦非孔子之所取聖人無意必固我之私須臾之間常不能以預定而曰百年之必至于此不幾于怪誕而不經耶蓋翦商之事先儒嘗以辨之而

論語之注釐革之未盡者也說者徒以太王溺愛少子而有此此晉獻公漢高祖中人以下之所爲而太王必不至于是故以傳歷及昌爲有天下之大計殊不知兒女之情賢者之所不免也篡逆之惡中人之所不爲也詩云爰及姜女來朝走馬孟子以爲太王之好色也詩人之意未必然而孟子之言亦不爲過太王固不勝其區區之私以與其季子泰伯能順而成之此泰伯所以爲能讓也泰伯之去不于傳位之日而于採藥之時此泰伯之讓所以無得而稱也使太王有其意而吾與之並立于此太王賢者亦終勝其邪心以與我也吾于是明言而公讓之則太王終于不忍言而其弟終于不忍受是亦如夷齊之終不遂其父之志而已矣張子房教四皓以羽翼太子其事近正而終于傷父之心申生徘徊不去其心則恭而陷父于殺嫡之罪故成而爲惠帝不成而爲申生皆非也惟泰伯不可及矣孔子所謂以天下讓者國與天下常言之通稱也苟得其讓奚辨于國與天下也苟盡其道奚擇于君臣父子也讓其自有之國則不信而求其讓于所未有之天下舍家庭父子之愛勦百年以後君臣之事而爲之說是孤竹不爲賢而

必箕穎以爲大歷山不爲孝而必首陽以爲高諸儒之論之謬也夫先意承志孝子之至也秦伯能得之故秦伯之所爲迺匹夫匹婦之所爲當然者夫惟匹夫匹婦以爲當然是天下之至情也

忠恕違道不遠

天下不求道於有而求道于無求道於無而道始荒矣求道于有而道始存矣求道者非求其無也求其無者非求也蓋道根諸心心所自有奚庸之他故求道於有者求諸心之謂也自堯舜禹湯之迹遠文武周公之學荒世之論道者不勝其說而求道者不勝其塗汶汶紛紛孔氏之門辭而闕之日不足也而爲之說曰忠恕則足以近道夫天下方苦于道之難求其說宏遠恣肆窮天極地嘵嘵焉唯恐其言之不詳萃其終身之力白首有不得其源者而孔氏之徒一言以蔽之何其言之簡而功之徑也嗟乎道固然也非孔氏之徒爲之也天下之患在于不知道知其物而后能取之知其途而后能由之知其的而后能射之夫然後取之而獲由之而至射之而中也不知其道而求之何怪其言愈多力愈勤而愈不至也嗟乎亦取之心而已謂道爲遠人而心亦遠人乎天命之

謂性率是性而爲道心卽道也舍心以言道則爲荒遠荒遠非道舍道以言心則爲形軀形軀非心道也者無所不盡而心者道之舍也故曰天聰天明照知四方天精天粹萬物作類可以爲堯舜禹湯文武可以作禮樂可以齊萬物可以一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前之而莫測其所以始後之而莫旣其所以終游乎無窮而莫知其方此心之所以爲心者也心以會道而私或漓之心以通道而私或間之心失其所以爲心故道失其所以爲道詩曰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嗚呼亦反之心而已矣忠恕者反諸其心淳漓去間之道也性者則無事乎此矣下焉者可勉也匹夫懷千金之璧途而失之烏得不從其途而求之也物我之未融形骸之未化不能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融而化之體烏有不一乎故自聖人以下未嘗不勉勉于茲也爲人子者以父之心爲心則何患乎不孝爲人臣者以君之心爲心則何患乎不忠居乎前後左右者而以前後左右之心爲心則何患乎上下四方之不均故忠恕非有所增益之也求吾之心也翳去而目明垢去而鑑明私去而心明明而道在是矣故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故曰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神而明之言此心也愚智之障去而聖賢可爲中和之性流而禮樂可作形骸之窒通而萬物可育天人之界徹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可一孔氏之學何其簡而易徑而要也抑此所謂忠恕者先儒以爲學者之忠恕耳嘗試推之程子之言曰充拓之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萬物一也宇宙會合由忠恕之故宇宙澆漓由不忠恕之故秦漢以來上下之分嚴君臣之情塞失均于貧富奔命于征求駢死于誅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者多矣長人者可無意于斯乎

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道散于天下而君子會諸心而猶有待于外者理一故也夫心無待于外者也待于外非心也何者勢有心迹之判而理無內外之殊道通天下之故而心極宇宙之量天下信心而疑耳目其說是內而非外自謂其心之大也而不知心之大而拒于其外則有所不包天下徇耳目而遺心其說則徇象而拘迹自謂其用之妙也而不知用之妙而沮于其內則有所不達合外以爲內而後知心之大也由內以爲外而後知用之妙也子思子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學者

疑之以爲德性所以爲內也問學所以爲外也事于外則苦于支離之弊專于內則馳于玄妙之歸大者窮極高虛而無所底止小者役役焉汨沒以終身外之于內若是其相戾也德性之與問學若是其相悖也尊德性之與道問學若是其不相侔也嗟乎夫孰知子思之言合內外而一其散于天下者而會諸其心乎今夫人之所以爲人者何爲者也苟徒形骸而已耳飲食動作而已耳則與夫翺飛蠕動者奚以異也而乃超然異于羣生爲萬物之靈而天下之尊莫尊于人則以其德性之尊而已二五構精造化萬有皆同于天而會其精于人人而會其精于心至清而不滓也至純而不駁也至貴而不敵也至富而不倫也得之而爲德生之而爲性德性之有貫乎天地矣冒乎羣生矣紀乎萬用矣磅礴乎無端無紀而周流乎至靜至正矣故謂之降衷謂之明命謂之受中謂之立極皆取尊名焉尊于天而賤于人與之者之重而受之者之輕是橫奇寶于道而委珪組以逐屠沽也折枝之命受之者不敢委抱關之位居之者不敢懈而况吾受諸天而不偶然者而襲天棄天而甘心焉謂之何哉故君子欲以盡其爲人者其道在于尊

德性而其所以致其德性之尊者其詳在于問學而已尊德性者非以專于內而不兼乎外而道問學者非以徒驚乎外而忘其內也德性不離于事物則尊之者不離于問學矣散于天下而一于心尊吾心則天下之理會不出乎一心而不外乎天下道問學則天下之理熟萬者熟而后一者純也易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書曰安汝止惟幾惟康聖人以爲深于志止于心足以已矣而必幾焉康焉研審而不遺思惟而不怠誠以辨于務而深可達審于幾康而止可安也使百九十二之交無用于揲則所謂受命如響者果何物而一日二日之幾不兢兢焉而堯舜之道或幾乎息矣故知者德性之通也通天地萬物與人焉盡精微焉知新焉所以通之也行者德性之體也而體天地萬物與人焉道中庸焉崇禮焉所以體之也雖其戒謹恐懼以立天下之大本者固不待于物感事變之交然而知崇禮卑窮理踐實要之亦不失吾高明廣大之體以究其温故敦厚之功而已矣故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周物而不過乎性之智濟世而不外乎性之仁天下之理無出于德性之外而道問學所以盡尊德性

之功射藝之游非拳捷之逞也洒掃之末固精義之學也徐行之微固堯舜之道也經史之業非亡羊之路也本末源流一以貫之矣舜之命曰惟精惟一允之誥曰制事制心孔之教曰博文約禮精以歸一義以全禮博以致約千聖相傳之秘其在茲乎吳文正以爲道問學之功有六而尊德性之功一而已矣斯言可謂發越無餘矣由是而言則知外德性以爲問學者徇知化物世之所謂博洽之學雕蟲之技傳經之家若司馬遷劉向鄭玄王弼之流也外學問而爲尊德性者馳空入幻世之所謂頓悟之習玄牝之學明心之說若關尹老聃瞿曇鳩摩之屬也自漢以來出彼入此吾道不墮如髮至關洛數子者出得子思之緒于殘篇亦已燦然指世之迷途矣然議者猶謂新安金谿之異旨德性問學之專門徒泥鷺湖是非之辨而不知相里勤五侯各立門戶之非嗚呼德性吾所有也學問我所事也爲之而自知之矣不知論此而徒欲起大儒于九原辨聚訟于兩家乃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也噫此首第一行疑有脫誤

六言六蔽

天下之理盡于學矣而天之所與者不可恃也何也

限于氣也限于氣則有所偏徇其偏而不求至其中則往往遂其性之所近其偏者日以重而其不能者終憊焉而莫之知卒以自陷于偏諛邪遁之歸而不適乎大中至正之矩其美也祇所以爲蔽也天之所與果可恃也哉故夫求至于中者莫如學也疏之則通拭之則明矯之則直砥勵之則精密培養之則成遂夫物則亦有然也而况于人乎况于學乎學也者以明理也理明則德全德全則氣不能爲之限夫是之謂能成其天故氣質之用小而學問之功大糠粃眯目則天地爲之易位彼美質之爲尤物也豈直糠粃之謂哉今夫仁智信直勇剛是六者世之所美也夫人而能好之則固可以謂之君子而世之所指稱者若是焉亦足矣聖人曰是六者皆有蔽惟好學爲無蔽非六者之足恃而好學者之足恃也夫豈以六者之不美哉天以是理全畀于人固不以人人殊也是故有溫良慈愛之懿有辨別剖析之明有真實無妄之誠有順理無罔之心有強毅果敢之氣殘忍之不足以勝吾仁眩瞽之不足以勝吾智詐僞之不足以勝吾信回互之不足以勝吾直懦怯之不足以勝吾剛勇其性則然也然而氣之參錯不齊而五行之

分數有多寡則其偏重者而勝焉偏而好好而不能學則蔽蔽于有餘而不能以自家蔽于不足而不能以自益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信者以執滯用直者以攻訐用剛勇者以強戾用彼固以沾沾自喜而不知去道也日遠矣是以聖人不恃乎天而求備于人不恃乎天所以去其蔽求備于人所以全其美阜陶言九德皆以其氣質之性而濟之變化進修之學而夔之典樂亦不外乎直溫寬栗之數語晏嬰曰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馬或奔踶而致千里謂其能偃然以就吾之鞭策也調習之不馴泛駕之不止則百里之不致昔夫子之門固皆天下之英也參之魯可以謂之確柴之愚可以謂之厚師之僻可以謂之文由之彥可以謂之直而夫子則謂之魯焉而已矣愚焉而已矣僻且彥焉而已矣畧其所美而稽其所蔽美者不足恃而其蔽者深可憂也是以君子知天之所以畀吾者恐恐焉若有所負也汲汲焉不能自己也退退焉不敢自謂已足也我惟理之求而已于是有探索考究之學于是有沉潛默識之功于是有省察克治之力于是有去偏救弊之術于是有深造極詣之方于是有消融

渾化之妙過者以損不及者以益夫然後有以得其理而無所蔽愛人仁也而惡不肖亦仁也不可罔智也而可欺亦智也踐言信也而變通亦信也無隱直也而委曲亦直也無所不伸無所不爲剛勇也而有伸不伸有所不爲亦剛勇也惟好學故仁惟仁故智而信直剛勇皆舉之矣若一元而司四氣之運若中央而觀四方之至有六者之用而無六者之蔽是六者性而我無加焉是六者質也而矯克振勵之功爲不少矣大哉學之道乎夫子與子路蓋每每言之而伉直自用卒無改于冠鷄起舞之習去就不明汶汶以沒悲夫美之爲蔽乃至于此自昔聰明絕異者爲不少而卒自叛于道而爲天下之罪人者其始皆由于質之美蓋以其聰明絕異之資而自信其不該不偏之見以成其偏倚詭僻之行則將何所不至故曰老子有見于屈無見于伸慎子有見于後無見于先宋子有見于少無見于多墨子有見于齊無見于畸莊子有見于天無見于人有見而有所不見此美之所以爲蔽也由是言之惟魯朴鈍非學者之患也聰明絕異學者之深患也

聖人之心公天下

聖人能順諸天下之理而已矣天下之理不容于偏故聖人之心亦不容以有偏夫惟不容以有偏而後足以盡天下之理大哉聖人之心乎人皆曰聖人之心有是非吾則曰聖人之心無是非人皆曰聖人之心有好惡吾則曰聖人之心無好惡人皆曰聖人之心有褒貶吾則曰聖人之心無褒貶因物而有是非是非者聖人之明因明而有好惡好惡者聖人之情因情而有褒貶褒貶者聖人之言言生于情情生于明明固緣諸物而已天下之物固有可是非之理固有可好惡之理固有可褒貶之理取而進之不加增抑而退之不加損稱之爲善而非譽訾之爲惡而非毀聖人順因其理無所于是無所于非無所于好無所于惡無所于褒無所于貶遷移變化進退伸縮惟其所遇不可端倪曰是非好惡褒貶云者吾姑以是觀聖人之心之著而已非以爲聖人之心泥于是也何者順因諸理也理故一一故無所不公而彼區區有爲之應迹固其所謂塵垢秕糠糟粕煨燼者而奚足以芥蒂于聖人之心也哉今夫理之散于天下其是非曲直可否輕重隨物而在無不分明其遇于情而偏之也天下之物于是而始不得其平天下之

心至是而始不得其公專而不咸隘而不安藏匿而不化膠固而不解紛擾焉而不釋日以其情與天下相角執其先以應其後舉乎彼以該乎此攻其瑕而忘其堅愛而不知其惡憎而不知其美強立而不返終其身焉其于愛憎取舍若枘鑿焉不相易也是何也以情勝也情勝則有我而無物其不能公天下之心固也夫天下之物以天下之理處之而已而曷容有我于其間哉故惟無我而後爲聖人而後其心能公天下嗟乎聖人之心猶天也陽舒而陰慘且明而暮晦生長蕭殺不一其職風雨露雷不一其施而萬物之巨者細者高者下者栽者傾者成遂者夭闕者變易者流遷者枯偃而憔悴者壯盛而猥大者仆而起者息而消者彼固以隨乎氣之所至在萬物爲適當耳造物者則何所私哉是故聖人順因天下之理不累于有我之情天下之人所謂聰明仁聖德充而業完者固未可以人人求也而人又什百千萬之不可以一律齊也固有能于此而不能通于彼失于早而圖之于未百不可觀而一有可取世之所謂小人者猶有所長而賢者或難于十全也故聖人亦以天下之情與天下而已矣故曰孔子大管仲之功而小

其器聖人之心公天下也夫獨管仲乎哉管仲者固其一事也言天者無端也指其昭昭之多曰天之大若是而已矣言聖人者無象也指其稱管仲之事曰聖人之公若是而已矣故此一管仲也世之汨溺者孰不艷慕之其德與學固可畧也至于鄙賤之甚者則擯絕之不以入于耳而奚功之足云聖人曰管仲之器小哉又曰管仲人也如其仁如其仁方其稱也不知其貶也方其貶也不知其稱也管仲之所爲若二人焉聖人亦曰若二人焉是非在仲也好惡在仲也褒貶在仲也聖人不知也是故羽山之放百揆之宅鯨出禹入不以爲疑鹿臺之誅三監之設紂滅庚封不以爲忌故使鯨能自變司空之職可復紂能改剗孟津之師無舉聖人固未嘗有怒也朝而放諸野夕而升諸朝罪大者不以議其功罪輕者不以蓋其善順諸其理而何有于我也彼世之瞽者則者宮者莫不以爲棄人也聖人曰吾使汝爲樂吾使汝爲關吾使汝爲守嗚呼聖人之心之公固如是也春秋之書嚴于大一統而王之出狩不容于無貶明于尊有爵而諸侯或稱人重于辨華而狄或有稱子書載二帝三王之文而秦穆公何人者也乃以廁之篇

未吾于是真見聖人之心如天也使夫人之有過者不容以自阻而小善者亦有以自遂見容于聖人者不敢不勉而得罪于聖人者惴惴焉不敢自安是又聖人之教之也嗚呼聖人之功大矣

史稱安隗素行何如

將以圖天下之變而所以自洽者不可不嚴也夫士君子以其身任天下之事而適當其潰敗決裂之際而天下之事之變不可以急返而力拯之也天下之小人方乘時肆志逞其所欲而其氣之薰灼熾盪凌轢震盪勃焉有不可遏之勢而君子者以其弱植之身惴惴焉而日與之角以吾之衰敵彼之強以吾之寡敵彼之衆以吾之明白踈濶洞然無防閑之設立彼閃忽詭詐之中機智陷窳之區斯時也勢不足恃也恃吾之有道而已夫道有時而不能勝勢然而循理以須其未定之天而或勝焉或不勝焉猶足以持之也設使吾之所自立者已自陷于頗僻則小人之掇間抵巇其將何所不至哉吾既無所恃而吾之所恃又亡而輕試于小人之鋒卒之各墮業墮而身與之俱斃焉由是言之小人得志于天下非盡小人之罪也君子亦與有責焉耳矣愚讀漢史未嘗不嘆安

隗所處之真善而又以嘉范曄之知言也夫不曰小人之不加害于君子而特曰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誠有以見君子得持勝之道也嘗謂天下之所以稱爲君子小人者非生而有是名也蹈道而行之謂之君子背道而行之謂之小人所謂蹈道而行者素行必嚴嚴者非爲小人而設也以其君子之道固然也背道而行者則淫佚放縱無所不爲矣夫其淫逸放縱者亦非爲害君子而設也以其小人之道固然也此淑慝之大分自古邪正之所以相軋而世道之所以升降者係此也小人固挾其所以爲小人者以恣其惡而君子者不知其所以爲君子而制之則君子小人之分吾亦無以定其極矣而又安能取勝負于其間哉是故君子所以成功者勢也所以定勢者道也勢有所待于外而不可必道固吾之所挾以常伸者易言陰陽之義備矣消長進退損益盈虛每以時運爲之變化而辭亦因之屢遷而至其所謂道者則無往而不著其然以明君子之所行者有常而不易至一而無二立乎是非利害之途而獨守其貞不以消而亡不以長而存不以進而滿不以退而缺不以損而隕不以益而苗不以盈而耀不以虛而約

一之于天而已天者君子所以定其極也而物何與焉小人何與焉小人之能害與不能害何與焉天道當擊歛肅殺之候其所以爲生者宜剝盡而不存矣而完聚凝固不至于陰之盛而喪其所以生者故卒之太和回斡勃焉益焉變而爲朱明長贏之氣君子當小人之時亦唯無喪其所以爲君子者而已矣無喪其所以爲君子者亦唯無喪其素行而已矣素行嚴則守不放守不放則節無毀節無毀則道常伸如兩敵對壘雖未得殄滅之會而所以禦其游兵防其鈔掠者不可一息而弛也不然則移晷瞬目之間而彼已伺其便而乘其隙矣故曰不恃敵之可勝而恃吾有以勝之勝之者非求勝于彼也勝于所以爲我者而已矣怒皆裂目非君子之勇也擐甲厲兵非王者之師也冠帶佩劍而高談仁義是所以化強暴之術東漢之世外戚宦豎之禍纏綿糾結而不可解一時賢人君子相與勞心焦思感慨憤憤正色于巖廊清議于田野求其有以少紓一旦之禍適足以磨虎之牙更相枕籍駢首而死者不可勝計然而考其素行非其過于忤物則其失于防閑者也陳寶一代之英以身排難而至于貪天之功親戚子弟帶綬

裂土布在有位內不足以遠權勢外不足以孚人心張奐北州之豪士猶不能使之相信而爲羣閹所賣吁亦可悲矣名爲天下之君子而以其不純乎君子者而與羣小較力是所以齋寇兵而助之攻也是以君子有危言之時而無毀行之日所以持天下邪正相軋之機而直以道勝之耳故曰春秋之義以貴治賤以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召陵之師不足以折水濱之對文王之道不足以救於泓之敗而楚圍之討不能不反慶封之辭自漢以來任人國家如向猛王之自相魚肉欲以去小人而失于持勝者多矣君子所以重有取于安魄也雖然二子亦自守焉而已耳蓋無益于天下之變也豈非其節有餘而權不足回幹大運撥亂反正之才有所短耶抑光武奪三公之權崇階美號徒擁虛器政權一無所關二子亦無能爲力矣吾獨惜夫撫天下之權而行不足以自守才不足以經世而反以激天下之變此吾所以歎息于二公也

孟子敘道統而不及周公顏子

古之聖賢有遺言而無遺意得聖賢之意則可以知

聖賢之言知聖賢之言則可以明道統之說夫其有詳有畧也而非有去取也有先有後也而非有舐舐也論其人焉論其世焉合其異焉會其同焉此所謂意也苟徇其辭執其一以求其紛紜異同之論則聖賢之言將有所不達故以言觀言則有遺言以意觀言則無遺意雖然亦謂之無遺言可也愚于是知周公顏子無異道而孔子孟子無異說矣今夫斯道之流行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由堯舜以至于孟軻中更數千載可指而數者如斯而已矣疑有闕文則已若此肩矣其不與者聖賢不得而與也其與焉者聖賢不得而廢也竟不得以與丹朱而瞽瞍不得奪諸舜者蓋謂此也聖賢之論至孔子而定繼孔子者孟子也孔孟親有之而親見之者也後之學者當據之以爲定而豈可因之以爲疑哉當文王之時周公以元聖而受緝熙之傳制禮作樂有身致太平之功達而在上使聖人之道大行于天下者周公其人也是以東周之夢爲之惓惓而易詩書春秋禮樂之刪述蓋自以爲得繼于周公而忻慕之者亦至矣夫何孟子獨得而不與之當孔子之時顏子以大賢之才而承博約之訓墮體黜聰示不違如愚之教窮而在下使

聖賢之道大明于天下者顏子其人也是以孔子喪子之嘆痛惜尤深而殆庶之稱蓋真以其得聞乎斯道而許與之者亦深矣夫何孟子獨得而輕廢之嗚呼此孟子所以爲與之者也太公望散宜生可以爲見知則周公不居其下矣孟子以此自任則顏子不在其後矣純佑作德而修和之所由賴敬怠義欲而戒書之所由作呂散謂之見知非過也然而虎踞鷹揚視夫欣欣休休之氣象何如也其不敘周公者夫亦以文王言之則周公之所師卽敬止之家學其視文王若一人焉父子一道舉乎此可以該乎彼矣易作于羲文周孔而班固曰易更三聖至于談之與遷同稱太史彪之與固同號班書蓋昔人之恒辭也苟執其辭焉則武王何以不舉乎他日稱三王而繼之以思兼孟子之意可知也性善時中之論義利王伯之辨孟子之自任以道非僭也然而泰山巖巖視夫和風慶雲之氣象何如也其不敘顏子者夫亦以在我者言之則孟子之私淑蓋自附于及門其視顏子猶儕輩焉彼此一道方自論則不暇于及人矣周有亂臣十人而君奭曰惟茲四人至于序大孝則稱曾子論好學則獨子顏淵蓋昔人之專辭也苟執其辭

焉則曾子子思又何以不舉乎他日論禹稷而歸之
于同道孟子之意可知也雖然周公無敵矣論顏子
者往往有異說焉則以其年之不永遺言之不見造
詣之未極也殊不知夔益稷臯初無文字而禹湯文
武分量亦有不同者先儒謂顏子發聖人之蘊而優
于湯武此定論也事有當于吾心則白吾可以起千
古之議論而况古人之已發者哉世之人惟不敢以
顏子自處故不敢以聖人處顏子云耳厥後宋儒周
子默契道統得不傳之正而世猶以中庸序明道墓
表不及爲疑意亦類此大抵古人之言多濶畧而後
世之辭多謹嚴以此之心求彼之說其相戾者固多
而論說之紛紜亦無怪也嗚呼道統之傳自孟子之
後得宋儒而愈白自宋儒之沒而愈晦矣章縫之士
耳剽目采孰不曰周孔孰不曰顏孟言之曰似行之
日遠斯道之真亡滅壞爛幾于不振此則有志者之
所深恥也主張斯文者所以爲深憂也

乞醯 十歲作

天下之理自然而已無容于矯何者理無矯也無容
于有待矣有所謂乞者斯矯矣有待矣夫我所無而
求人謂之乞求人而望其與謂之乞理者天下之人

所有天下之人所不相及者也當取當與各全其天
而何乞之云彼醯可乞也直可乞乎直者天地生人
之至理也奈之何以微生之直亂天地生人之直乎
彼天地生人之直何如也在父則慈在子則孝在臣
則忠在弟則敬在交友則信蓋天下之直而非吾之
直吾之直而非人之直也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有者
有之無者無之如斯而已何有于我苟有我焉則物
本非而是之是我是而非物是也物本無而有之是
我有而非物有也既有我于其間而必因物以成乎
我使必得是物而後我之理始得焉嗚呼理之云乎
若是其勞矣乎彼勞也非直也高之意則以爲苟可
以得直雖勞無辭也方其人之乞醯高果有也可以
爲惠不幸而無高之心已恨不能以及人于是而乞
諸其鄰不與之以無而與之以有使彼受者曰高可
謂天下之直矣無且如此况于有耶小且如此况于
大耶是一事之微可以納交也可以爲惠也可以使
人稱我也高爲是矯險之事而不知天下無矯險之
直因是事而爲是直亦愚矣彼意夫直之猶醯也醯
尚可以乞人爲已有直亦可以假物爲己名也獨不
因其自然而思之彼醯固有也非我之醯也鄰之醯

也彼乞我而非乞鄰也我與人而非鄰與人也我以
其我鄰以其鄰惡用是假借哉猶幸魯人所求者醯
也假使求于高曰汝與我千駟萬鍾高何以待之又
有求于高者曰汝與吾以天下又何以待之高將曰
有耶無耶亦將乞諸其鄰耶吁至是而高之直窮矣
故天下之理求之于我恆不窮求之于物恆有盡順
之以天恆有餘矯之以人恆不足蓋理在我而不在
物理有天而無人也是以奪人之物則爲盜取人之
有則爲襲假無而有則爲僞盜乎襲乎僞乎高之謂
也從高之道則天下之爲善者亦艱矣夫與人必待
于物則一介不與伊其吝矣推之至于待富而孝則
簞食瓢飲顏其餒矣待功而後爲忠則身死功墜孔
明其窮矣夫其必物也必富也必功也則伊必至于
取人之有顏必至于奪人之財孔明必生而不死而
後可也信如是是使天下父不得而慈子不得而孝
臣不得而忠弟不得而敬交友不得而信事事乞于
于人物物乞于人有如醯者乃克有濟則何時得盡
吾人道哉是其人道輕而醯重也未乞醯之時本無
直也既乞醯之後而始有直也鄰無醯則我無直矣
則直之于醯有得矣由是以爲奇爲高則竊父之逃

不如證攘之直歷山之耕不如割股之孝首陽之餓
不如於陵之廉而天地生人之直果不如微生之直
矣誰謂直者如此哉彼之求直在于此而吾謂之不
直亦在于此不知彼之爲是勞者欲直耶欲不直耶
雖然高猶幸也世方謂高爲直而奔慕之夫子獨曰
孰謂微生高直使矯飾止于高而天下必直天下必
不爲矯飾亦無有曰其如此者是高之流禍也嗚呼
高于是不與楊墨同爲害矣此謂高幸而遇夫子

聖人之心無窮 嘉靖庚戌會試

聖人之所以治天下者心也而天下之不能盡歸于
聖人之治者勢也聖人之治天下不能不因于天下
之勢勢之所不能則吾治病矣而聖人之心于是乎
窮夫以聖人之心運天下之治而吾心果爲勢之所
窮噐噐然自得曰吾治如是足矣聖人果如是耶蓋
有時而窮者勢也不可得而窮者心也勢不能勝乎
心而心不窮于勢謂聖人之世無不得所之民者非
聖人之心也以有窮之心量聖人者也謂聖人之世
有不得所之民者此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所以無
窮者也書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
時乂又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又曰天子

作民父母爲天下王蓋聖人以其身爲億兆生民之主自謂天之所以命我而天下之人皆寄命于我其無所辭于天下如此則其以天下爲心誠有不得已者矣而愛天下之心如之何而能釋也雖然天下之不治吾憂之天下已治矣而聖人之憂終不能一日而釋則非有所深憂過計而亦天下之勢有不得不然者聖人果不能必其無一民一物之不得其所也則天下已治矣聖人之心何嘗一日自以爲天下之治惟其未嘗見天下之治而其憂愈無窮者此聖人之心也且其始天下之民不得其所者多矣聖人爲之焦思于廊廟之上殫其心慮竭其耳目修其法制陳其軌則導其善利而除其舊害其所以仁之者固已勤矣亦期于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已矣然四海之廣兆民之衆風氣之異嗜好之不同剛柔善惡之殊性其勢有不能盡一者聖人亦且奈之何哉爲人父母者爲其赤子慮其飢餓而乳哺之或不能盡得其所欲况周天下之人而欲人人而衣之食之而教之求其無一人之不食不衣而不至于敗度而敦倫者聖人果可以自必耶故不可必者天下之勢也不容已者聖人之心也以其所不容已而思其不

可必則聖人之心何時而窮也堯舜禹湯文武之際何其盛也協和萬邦矣而驩兜共工之屬猶在明良之列也率舞百獸矣而有苗宗膾胥敖之屬則猶盤干羽之化也敷于四海矣而下車而泣之囚猶迷象刑之治也十一征無敵矣而舍我穡事之徒猶勤畏帝之誥也順帝之則矣猶迄崇墉之師也垂拱而天下治矣而大誥康誥酒誥之訓保釐之命淮夷三監之征再世未已也是以聖人相與咨嗟于一堂之上

一則曰疇咨二則曰疇咨曰思日夜孜孜曰予畏上帝曰自朝至于日中曷不遑暇食曰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可以見聖人之心矣蓋政也者聖人所以致天下之治者也心也者聖人所以運天下之政者也靜處于大庭之中而周流于寰海之外端拱于深宮之中而昭徹于宇宙之表培養于瞬息之頃而繼續于千萬世之遠丘甸井牧里居以安其生矣而勞民勸相之未已也瞽宗廩米詩書絃誦以時其教矣而格懲庸威之未已也六典八法八則九貢九賦九式與夫祭祀喪紀師田行役下至登魚取龜獨鱉繪畫刮摩之屬以盡其制矣而維清緝熙之未已也其無所不及無所不達者政也不能無所不及無所不達者

勢也憂其勢盡其政者心也苟心自以爲無不及則有所不及矣以爲無不達則有所不達矣心有一息之間政必有所不盡而天下之治荒矣或者曰聖人之治天下必無一人之不得其所而之所以如此者特其不自滿足之心耳嗟乎此不惟不知天下之勢而亦不達聖人之心者也使天下果無一人之不得其所聖人亦何爲是無窮之憂也哉天地之大也猶有所憾而聖人亦有所不能聖人惟深知其如此故一日二幾萬幾惟幾惟康與天同其不息也大抵聖人之心與天同運天之道氣以噓之萬物以生窮于午矣而未嘗已也而陰已生矣氣以吸之萬物以成窮于子矣而未嘗已也而陽已生矣故天道運而不窮以生萬物聖心運而不息以生萬民然天亦烏能使萬物之皆得其所哉殞者殞者天闕者枯槁者大造之內何所不有此亦勢也惟夫不以其勢之所窮而使吾心之有窮此所以爲聖人之心也

王天下有三重 嘉靖癸丑會試

天下之法非聖人不能制也聖人所以能制天下之法者謂其能盡夫法之理也法之制出于聖人之心而法之理在天下蓋其理如是而吾之爲法者不得

不如是而後知夫法者道之所不能已也聖人以道重天下故不得不重夫法也道在則法治道不在則法亡有法則道行無法則道廢故聖人之于天下非能強率之以就吾法而所謂法者又未嘗以吾之意爲之有見夫天下之理有固然者從而條理區畫于其間而盡其精微之至者也則夫聖人之法豈曰區區于後世繁文靡飾過制曲防苟簡濶畧而不由夫道者乎故王者之法卽道也後之人徒見夫繁文靡飾過制曲防苟簡踈畧之爲法也因以疑王者亦何重于此而不知王者之法非後世之所謂法也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天生聰明時又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蓋王者之責其重如此其所以承天命之重下思四海生民之衆求其所以順天之理遂民之生有一日不能自寧者矣夫天之生是人也其相與羣然而生也生之所存者性也性之所稟者命也發乎其心著乎其動作而施于相與羣然之際而道之大用無所不著惟夫由之而不能自知知之而不能盡于是乎血氣心知勝而道幾乎晦聖人受天下之重思以生之治之教之而法之設于是乎不容已故法者凡所以觀天下之

所爲而制之而已矣觀天下之所爲而制之者出乎道而已矣是故道形于事不可以無禮于是乎禮重道形于禮不可以無度于是乎度重道形于禮度無書文字性靈不通于是乎文重是三者天地之所生也生人之所立也萬物之所紀也一不重則道斁二不重則道悖三不重則道弊蓋自上古之時其民吁吁怡怡莫不愛其所以生我者尊其所以長我者樂其所以與我者是其禮然也有老者則處其安焉有尊者則處其多焉是其度然也人之所存發于其聲聲之所出而音韻自成是又其文然也此皆夫人所能也然非王者不能知天下之自然者而爲之法王者有法以行其道俾天下自行其禮自遵其度自識其文而後知王者之制所以通萬世而無弊者皆其道之所不能自己者也使王者恃其崇高之勢徒以其勢力法制謂天下可以就我之範圍而率已之意以爲之則亦何取于王者之法是故朝覲以明君臣之義聘問以使諸侯相敬喪祭以明臣子之恩鄉飲酒以明長幼之序婚姻以明男女之別天下不可一日無禮也雕鏤文章黼黻裳帶鼎俎豕腊宗廟居節衣服宮室天下不可一日無度也明其約契正其會

要定其時日通其言語達其情志天下不可一日無文也故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蠱而不可不陳者法也聖人通于天下之情而知其理達于萬物之變而知其時精之至也故度長短者不失毫厘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累黍吾心之禮與天下之禮一也而禮出焉故自子事父母朝諸侯于明堂至于冠婚喪祭燕射士相見之禮可得而議也所以周旋禘襲升降俯仰者聖人能議之而不能爲之也吾心之度與天下之度一也而度出焉故自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至于龍袞黼黻玄衣纁裳冕朱綠藻十有二旒之度可得而制也所以多寡輕重隆殺大小者聖人能制之而不能爲之也吾心之文與天下之文一也而文出焉故自天府之所藏象魏之所懸與夫達之四方同書文字可得而考也所以橫斜曲直平正倒亥開發呼歛清濁高下者聖人能考之而不能爲之也故曰聖法道道法天君子之道所以考三王而不謬建天地而不悖質鬼神而無疑俟後聖而不惑者此也不然以相接則不得其體亦緹縵之禮而已何重于王者之禮以相臨則不得其分亦凌

悖之度而已何重于王者之度以相論則不得其志亦寄象觀譯之音而已何重于王者之文故曰王者制事立法一稟于律繼天順地序氣成物統八卦調八風理八政正八節諧八音舞八佾監八方被八荒以終天地之功所謂律者即天下之理也其理本然如以規應圓以矩應方而莫之易也是王者之律也故曰大禮必易大樂必簡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豈非作者之聖歟或曰王者之制如此宜萬世不可易而何孔子論禮則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嚴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吾學周禮記禮者則謂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太白周之太赤母追夏后氏之冠如周弁殷舄夏收其不同如此若夫書文自河流天苞洛出地符之後世傳又有龍書鳥書龜書魚書蟲穗之書自蒼頡至于史籀又不知凡幾變也豈以聖人之制猶有所未盡耶蓋天下之變無窮而王者有隨時制作之義孔子蓋曰所損益可知矣理之在天下可變耶後世不達其意妄取先王之法而盡廢之自朝廷以至于閭閻皆爲一切之政無非衰世苟

且之習民之所以養生送死者無一能盡其道世之君子又從而附會之曰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沿樂嗟夫所謂禮樂果何在也吾獨怪夫文武周公之法至秦而遂絕而李斯程邈謬妄之制至于今更數千載而不能易也

明君恭己而成功 嘉靖乙丑會試

天下之任至不易也明主獨能致天下之治者亦惟得人以任之而已矣以天下之大而責于人主之一身是故不可以一息而自暇自逸者而明主獨能恭己以致之是豈有他道哉誠以天下之任之不易而吾以一人之身而爲之其明必有所不周其勢必有所不給將必舉天下之事皆萃于吾身是以吾身與天下日戰于擾擾之中而聰明智慮與之俱困是知天下而欲以一人爲之固無是理也故明主致天下之治非得人不可也蓋以天下之事與天下之賢者共之是所以獨操其要以御其機而非苟樂于優游無爲也以天下之賢者任天下之事使各竭其力以周其務而明主端委以責成焉此固天下之勢也今夫有器于此一人之力足以舉之矣以其器輕也其有重于此者其舉之必數人焉又有重于此者其舉

之必數百人焉其器愈重其舉之者愈衆夫以衆人任之故雖千鈞之重可不勞而移也大器非一人任也使一人者自恃其力而欲以專百人之任其亦必無是理也天下大器也非一人之爲也世之人主亦有恃一己之智力而欲以攬天下之權而天下之事日以紛然蓋自以其術足以持之盡天下之人無有出于我者舉其人皆不可以任吾之事必吾之身一自爲之蓋前世人主有其術出于此者未有不至于亂也故明主者豈樂于暇逸者哉夫亦深見夫治天下之道未有以易于此者也人之耳能聽而目能視其視聽不出帷牆之外有蔽之矣任天下之耳則聽無所不聞任天下之目則明無所不見以天下之耳爲耳以天下之目爲目故四海之外莫不照徹焉夫一人之身其分固有限矣夫以天下付之人主盡一世之人而制命焉其聰明神智必有以兼乎天下之人者固宜其一身而爲之可也所謂聰明神智者亦以能用乎天下而已矣所以用乎天下者非苟自暇逸之謂也蓋其聰明神智所以運乎天下者也運吾聰明神智于天下是以朝廷公卿百司庶府其命之必得其任其任之必得其人得其人以爲之不必

吾之侵其官而天下之官皆人主之爲也謂其自暇逸不可也當堯之時天下之故多矣洪水方割矣民未粒食而阻飢矣五品不遜矣五刑未明矣草木鳥獸未若矣禮樂未興矣共工驩兜之徒猶在朝也而堯首命羲和欽若昊天而已堯豈爲是迂緩不切之謀哉誠以人主之所當爲者獨有事天之責使天道少有不順而愆忒或見于上吾心所以悚惕者當無敢少寧者矣是以舜遵行其道而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以窺察天道而觀其意之順與否也若乃其時天下誠有未得其安者而堯咨之不遑一、二言而已至于得舜而其事已矣舜從而任之九官十二牧而天下之務無不翕然悉舉故孔子稱之曰大哉堯之爲君又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已正南面而已矣嗚呼此堯舜所以恭已而成功者也夫以堯舜之聖如此其至堯舜之治天下如此其無爲而當時急于得人而任之蓋其所以無爲者也吾以見聖人之心有不自暇逸者矣非宴然恭已而已也堯之所以經天下之慮在于得舜舜之所以經天下之慮在于任九官十二牧吾于是知古之聖人無爲之道也公卿大夫贊襄于上百官有司奔走于下人主垂衣播

芴不動聲色端居于九重之上公卿大臣日宣其謨也百官有司日靖其務也六卿日率其屬以倡九牧也其微至于鄉遂都鄙之吏其遠至于荒徼之外人主罔不致其人以爲之治焉要之明主之所謂恭己者其事一無所爲而其神運而以天隨者亦無時而無所不爲如天之運其神無不在也神故不息不息故無爲故公卿大臣宣矣明主之神在公卿大臣也百官有司靖矣明主之神在百官有司也六卿倡九牧矣明主之神在六卿九牧也神者無爲而無不爲也人主之神一不至天下之務息矣故神無一日不運于天下故天下之賢才任而天下之庶務成淵蝸螻伏之中深宮宥密之地俯仰之間而撫四海之外豈其疲智慮于一人之耳目哉故人主恭已無爲所以養其神也人主任天下之賢所以成其功也不能恭已不能任天下之賢不能養其神不能成其功故天子之車大路越席所以養其體也側載臭葢所以養其臯也前有錯衡所以養其目也和鸞之聲步中采齊行中肆夏所以養其耳也龍旂九旒所以養其性也寢兕持虎鮫鞬彌龍所以養其威也凡以天下之大以養之不欲累之以天下之故所以尊之也其

養之尊之所以得以神運天下也故曰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易故不怨簡故不爭四海之內莫不係統故能帝也雖然人主亦何以得賢才以任之其成功如此之逸哉其養之必有其道其求之必有其方其任之必有其宜養之不以其道則才不成求之不以其方則才不至任之不以其宜則無以使之効其用嗚呼欲得天下之賢而任之而又其難如此然後知明主之所以成功者非苟然也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一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二上

應制策

嘉靖庚子科鄉試對策五道

第一問

夫闡揚帝王之烈者必假於文以傳文者所以讚述往古傳示來裔著之不刊垂之無極者也蓋帝王爲可繼之道而未必其後世之能繼其所託以傳者典冊紀載而已典冊紀載而不文則不足以傳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由此言之則帝王所以衍萬世無疆之休者其創立在我而其繁述而揚厲之者在于後人一代之文不具則一代之道德經制亦幾乎泯矣故古之帝王所恃以爲不泯而使其子孫世世有考焉者託之于文也我國家烈聖相承代有作述所以闡揚祖功宗德者亦既備矣如一統志會典之作皆在于前朝文盛之世以昭混一之盛經綸之迹者執事以下詢末學愚生槩乎未之知也至于考制度審憲章博聞而強識之又非所及也夫金匱石室之藏蘭臺祕閣之載艸野賤人無所得覩記惟二書傳誦於天下已久愚生可以端拜而論乎苟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迹於其燦然者矣所謂燦然者豈非聖

人之制作布之天下迥之後世者也虞夏商周之盛可考已當時之所謂典章經制者皆聖人之作而又有聖人者以播揚之故其言語文章着于天下大者事天饗帝小者至于敵互蟲身靡不纖悉王府則有以威正無缺豈非其盛歟漢以後其德固已不逮于古而當時文章之盛猶彷彿于三代故太史公八書之撰班固諸志之述猶足以備一家之言至于唐之六典宋之會要元之經世大典則其文章氣勢愈趨於下而說者謂三代之後惟唐制爲盡善而六典建官之法足以上追姬周則其亦未可輕訾者而比于典謨則有間矣蓋虞夏商周有帝王之制而又有帝王之文漢之文可矣而制不備唐宋則文與制均之未至也若今一統志會典之作欲以比隆于典謨而豈可與漢唐宋例論哉然愚獨恨當時儒臣奉命不能深明聖意究述作之至以勒一代之鉅典而容有采緝補綴疎畧牴牾于其間蓋一統志出于睿皇帝之命而大學士李賢等爲之者也會典出于敬皇帝之命而大學士李東陽等爲之者也是二者若以爲聖人之制則何敢議出于二臣之手誠不能無疵者蓋祖宗之功烈過漢唐亦宜有比隆三代之文

不宜猥瑣于末議牽制于文詞而賢等所載沿革郡
名人物古蹟往往剽摘書傳字句詩人組繪之語不
足以稱王者之制而職司事例又多務簡省一代之
因革漫不可考夫以祖宗之土宇自古所未有而祖
宗之制述亦自古所未有而漫以若此則二臣之過
也今天子中興邁志憲古已嘗勅所司重修會典
則一統志亦將以次而及之矣開局秉筆固皆一代
之長材茂學必有所見以廣聖意者愚猶以爲彰往
緒揚休烈以紹諸無窮當屬諸一代之宗工而其體
裁宜依仿禹貢周官之尊序山川必先其原委于田
土物貢尤必著其詳而良風土俗則畧用漢地里志
及後世圖經之法序官職必先其體統于建廢沿革
悉皆存其故至于臣下論建亦如歷代書志通攷之
類兼存而竝志之又竊謂修書之臣高帝之時多
延天下有文學者如梁寅徐一夔之徒皆以儒士在
局今拘于科目一不可也蘇洵修禮書必欲明實錄
以昭來世今動有避諱使人無從攷實二不可也自
古爲書者多出一手今局務旣開議論紛沓分門著
撰文體不一三不可也古之文章必先體制今之文
章馳騁浸淫極矣而不要于古雅體裁不明義例不

立四不可也明興以來百七十年豈無遷固之徒以
勒成一代之典哉愚生狂僭及此惟執事寬之

第二問

王者旣以其身致天下之治尤必思所以繼其治而
治以萬世之業故天下之本在于太子太子之教不
可不豫也三代尙矣其遺法至今猶存禹有典則而
啓敬承湯有風愆而太甲終允德文武有謨訓而成
康代爲有周之令主誠以天下之大生民之衆天命
之隆替祖宗之繼墜咸有賴于一人故曰一人元良
萬邦以貞太子之謂也太子之教萬世之所係也恭
惟皇天眷佑我皇上篤生元子正東宮之號螽斯
繁衍廣藩輔之封皇子賴天能勝衣將出閣講讀宗
社休嘉臣庶均慶遠稽古典近考制度斟酌損益以
適萬世之中以裨我皇上盛德至意者不獨文學
法從之臣有是心而亦江湖之士之所同也愚所望
于今日者固三代之事而已漢唐宋其何足以云今
者六傳之設賓客之制崇文學賢府坊館局之建官
則備矣而非古之三公三少之舊也帝範之書戒子
之篇元良之述承華娶畧之制教則詳矣而非古之
典則之詒也古法之存于今者惟周制爲詳其可考

者在二戴之記及所稱明堂青史氏之記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日而就寢室太史持銅御戶左太宰持升御戶右比及三月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太師繼瑟而稱不習所求滋味非正味太宰倚升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太子生有士負之禮有擢于諸母之禮有知妃色就學之禮有記過之史有微膳之宰有誹謗之本有敢諫之鼓工誦箴誓誦詩百工執藝事以諫有三公三少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故成王之生仁者養之孝者繼之四賢傍之而德成也後世官非三代之官而教非三代之教始以爲之法者既無周密詳悉之慮而其爲言又無躬行心得爲之本而官僚竝建辭旨諄復徒一時之美觀耳漢高祖文帝之盛所崇用者叔孫生晁錯之徒卒使惠以懦怯廢事景以任刻殘物武帝開置博望苑以通賓客賓客多以異術進者而太子後遭巫蠱之禍唐太宗教其子者甚悉而馭庶之耻寔以身誨之宋時家法雖嚴而其所以爲教亦不切于身心性情之實夫漢唐宋所爲天下計者未嘗不甚詳而根本之地如此其曠畧此宜其立國僅僅至此我**太祖**高皇帝創業垂統洪謨遠慮莫非三代之法而萬世之計立

國之初庶務倥傯首建大本堂圖史充牣其中招延四方名賢爲太子講論經理敷陳治道又爲昭鑒錄使知前代太子諸王之善可爲法而惡可爲鑒而成祖文皇帝又爲文華寶鑑蓋爲學而不知先代之故則不足以有所感發而懲創**成祖**之書一本**太祖**之意雖一事之善惡皆在所錄者固以身爲天下之所係善惡起于幾微而治忽之端在于此尤不可以不嚴也今日欲舉三代之典繼祖宗之志亦宜有可言者矣愚敢條其所當急者其一曰選官僚昔**太祖**不設專官而以公卿兼領以防後世離間之患夫銜雖列于朝班職則專于訓導不宜徒取文學而用道德可爲師表者家丞庶子皆宜選用吉士以備其職二曰慎與處太子雖有官官而其所常與處者則保姆內侍小黃門之屬女子小人導以非心尤宜防慮擇其淳德謹厚者而使之漸涵灌漬于德義而不知三曰禮師傅夫尊卑之分懸隔則官屬不得盡其忠昔**懿文**太子之於**宋濂****仁宗****宜宗**之于**楊士奇**其相親禮往復辨論如家人父子蓋太子有子道臣道不宜濶畧相師友之禮以成乖隔之患其四曰明實學世儒率謂天子之學與章布不同文

華進講不過採摭經中數條以備故事夫豈所以深探聖與必先專一經以次而及其餘五曰辨儀等蓋富貴之極惟其所欲故周官有王后世子會不會之文所以樽節使之不過今宜飲食衣服悉有制度又使太子諸王禮秩必異所以防微杜漸固萬年之基蓋天下之事莫大于此者執事幸採而聞之于上

第三問

三代之樂不傳於世見於遺經歷有可考者君子追尋缺軼于千百載之下因其辭以求其意得其意而後足以會其辭然必有以深探古人之心而會本末源流于一而後可以斟酌古今擬議制度以爲復古之漸而未易言也當天下無事之時世之君子輒言曰興禮樂夫禮樂豈易興哉自漢以至于今數千百年明君良臣相與咨嗟太息講求掇拾卒無有復三代之舊者而儒者又從而卑其說以爲禮以養人爲本少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蓋謂隨世可以制作而不必盡合于三代而不知三代之禮樂舍焉則天下無所謂禮樂者蓋三代之制皆非一世之事自其初累世相因以爲治而馴至于大備雖代有變革而不過進退損益于其間故異世而不可不襲者禮也

其所不相襲者禮之末也殊時而不可不沿者樂也其所不相沿者樂之末也夫以三代之聖人皆因于累世之故故其樂易舉而可行至于後世澆然矣又無聖人者以起之而欲稽考于既廢之後豈不難哉樂之所從來久矣黃帝使伶倫斷大夏之竹兩節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鳴比黃鍾之宮而生之以爲律本故後世皆宗黃帝之樂周禮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濩大武之舞分樂而序之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祀地祇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以九變而致天神地示人鬼固九韶六英六列之遺也黃帝之清角英招其本聲固在于此世人自莫能察而徒知求太古之音于洞庭之野而不知周家之盛固已備六代之樂而周官豈其僞書哉說者謂其所序圖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此律之相吹者也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此律之相生者也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此律之相合者也樂之變

數皆用其宮之本數黃鍾在子子數九故九變而終夾鍾在卯卯數六故六變而畢林鍾在未未數八故八變而止其究以感天神地示人鬼焉者非如昔人天社虛危類求之說也至和之氣寓諸器而託諸聲感應自然之理無所不通分天地人者所從言之異也虞書商頌推之固有合焉者矣文中子曰化至九變王道其明乎故樂至九變而淳氣洽矣鳳凰何爲而藏乎蓋聖人之制隨時不同而非截然爲數代之樂成周兼而用之以六代之樂配十二調每樂二調以一陰一陽相對而爲之合其感動神示自有不容已者故曰天之與人有以相通如影之象形響之應聲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惡者天降之以殃其自然者也他書所載師文師開之鼓琴師涓之寫濮上元聲其感薄陰陽通於物類要其理有不可誣者惜乎周衰王者不作天地之氣不應而淫過凶慢之聲競以相誇浸淫于後世先王之制遂不可考漢之制氏僅能得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其後河間獻王所得雅樂天子但令太常以時存肄不令奏郊廟其郊廟及所奏御皆俗樂淫聲西漢一代文章之盛名卿才士輩出而卒莫有能興禮樂者而亡國新聲代

變日增自此以往豈復可冀耶前世號知樂者如荀勗阮咸張文收萬寶常王朴諸人卒亦未有以見之于用而牛弘何妥鄭譯李照阮逸范鎮司馬光之徒紛紛莫決而士大夫之議常與工師之說相悖固有所謂訂正雖詳而鏗鏘不協韻辨析可聽而考擊不成聲佞佞焉如瞽無目而以手模指索狀物之形難矣此無他先王之制旣廢後之人雖欲罄心思而測度摹擬于千百載之上不可得也故樂者漢以前有司掌之無不知其義漢以後儒者求之而卒莫得其數有傳與無傳之異又無先王以制之也雖然樂者千世一理而已矣不以有傳而存不以無傳而亡其始在於人心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情動于中而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旋謂之樂千古之人心不亡則千古之人皆可以制樂而世之論樂者不求夫樂之本而區區于樂之數夫其數可知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本末一以貫之矣後之人不察而殫精于壁羨尺度之間較量于累黍多寡之際致疑于鍾律洪紱之節紛紜于五聲十二律變宮變徵之異夫樂誠不可以舍器數而沒于氣數之中則其力愈勞而其數愈失盍亦反其本矣太史

公曰神使氣氣就形細若氣微若聲聖人因神而有之雖妙必效莊周曰奏之以天徵之以人行之以禮義建之以人情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樂無言而心悅者也古者百姓太和萬物咸若聲律身度五音天音也八聲天化也七始天統也秋養耆老而冬食孤子勃然招樂興大鹿之野然則明君在上休養生民陶以太和萬物之生各得而天地之沍不作然後吹律以生尺命神瞽以寫中聲以黃鍾爲聲氣之元則太和薰蒸八風順序夙儀獸舞之治可復追矣不然雖使置局設官招選天下知音之士以研究律呂之精無不符于先王此爲瞽史之事而非治天下之本也

第四問

王者之興必有一代之臣以輔翼天下之治而成弘濟之功夫有是君而無是臣則上常患于不得其下而君之事無所寄有是臣而無是君則下常患于不遇其上而下之才無所展然天將以開一代之治而啓其明良之會既生是君使之致摧陷廓清之功則必生是臣以致協謀參贊之力蓋天下之勢亂極而治天之愛民之深必不使之終于此也故聖人之生

以安民也而聖人之於天下又非一手一足之烈也必得是人足以辦吾事者故賢臣之生以佐聖也自古大亂之世未有無聖人而可以致治者亦未有無賢臣而可以弘化者如雲龍風虎氣類自應相須而成相待而合而烏知其所以然哉堯以前如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之徒非經所見不可得而論矣虞書所載九官十二牧班班可考者三代而下以革命而有天下則有如成湯有一德之伊尹而後有升陞之師武王有鷹揚之太公而後有牧野之會至于畢散周召之徒皆以聖人之德奔走後先禦侮疏附詩書所稱有大功以配享于先王暨其子孫藉其休以有國者數百年蓋其盛不可及矣三代而下漢高起布衣誅秦蹙項以有天下而淮陰絳灌之徒摧鋒陷陣以致其百戰之功而其時稱蕭何韓信張良此三人者爲尤烈光武承王莽之亂奮迹南陽恢復舊物則有鄧禹吳漢賈復寇恂馬援馮異彭岑來歙之徒宣其力唐太宗舉兵晉陽平隋之亂則有劉弘基李勣李靖房玄齡杜如晦之流致其勲宋太祖受周之禪去五代戰爭之患致天下于太平則有趙普潘美曹彬之輩殫其謀天下不可以無君故立之君立之君不

可以無臣故生之臣以佐之有堯舜三代之君則必有堯舜三代之臣有漢唐宋之君則必有漢唐宋之臣天之愛民久矣不如是何以戡定禍亂克成太平耶慨自元入主中國天下腥羶者垂百年既而運窮數極天閔斯人之亂於是生我太祖高皇帝于淮甸以清中原之戎拯天下之禍而援生民之溺數年之間定金陵平吳會克荆襄闔廣不戰而竄息于狼狽之北固宇宙以來所未有之勲而聖人獨稟全智功高萬古神謨廟筭有非他人所能贊其萬一者而一時諸臣應運而生皆起于淮甸之間乘機邁會以成不世之勲有若高祖之豐沛光武之南陽者此豈人之所爲哉蓋將以開我國家億萬年無疆之治故聖祖龍興于上而諸臣景附于下乘風雲之會依日月之光而昭諸鼎彝銘諸策府有非一時之所能殫述者其大勲光宜炳煇于天地之間如山武寧王以下六王者其功尤烈天下之人至今能道之他如朱文正李文忠咸以內外之親而郭子興郭英吳良禎廖永忠永安之徒則以父子兄弟後先致力效死于其間大抵數總大軍以不殺爲威而沉毅好謀定大事于一言武寧之功爲大而開平之窮

虜于漠北黔寧之收功于滇南此方面之功之最著者其他或撫一城或定一方或專城而秉鉞或分闔而受寄或敵愾以怒寇或殄滅以爲期孰非體天地好生之德勤皇祖安集之命有功于方夏而惠于元元者乎國史之所紀載者固莫得而觀而往往見於儒臣銘章碑志之間此愚生之所竊識其萬一者因念百六十七年父子兄弟長養太平之世方內無兵革之禍戎虜之警者固我高皇帝天覆地載之功諸臣匡持輔協之力不可少也書曰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于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此之謂乎今太廟旣已配享而功臣廟又有特祠金書鐵券山河帶礪之盟于今不替邇者皇上又興滅繼絕開廟藏覽舊記以昭元功之侯籍使開平寧河岐陽誠意之賞復延于世我國家之酬諸臣者可以無憾矣顧承平日久爲其子孫者或驕溢于富貴而不能體乃祖乃父之心時陷法禁從而棄之又所不忍而未免有厚德掩息遶東布章之議則高皇帝之大誥武臣文皇帝之鐵榜訓戒今日誠不可不申明而訓勅之也書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

否及逸勤子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子不掩爾善子大亨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子不敢動用非德教以爲今日獻

第五問

古之爲天下者養民之生後之爲天下者聽民之自生夫聽民之自生可也又從而取之取之可也而不求所以爲可繼之道則我之取者無窮而民之生日蹙民蹙而我之取者將不我應國計民生兩困而俱傷其何以善其後是不可不深思而熟慮之也我國家建都北平歲輸東南之粟以入京師者數百萬斛漚相銜接于江淮加以方嶠土貢金帛錦繡以供大官王服者歲常不絕其取于民不少矣而比年以來民生日瘁國課日虧水旱薦告有司常患莫知所以爲計然惟知取于民而未知所以救萬捍患與民莫大之利也大抵西北之田其水旱常聽于天而東南之田其水旱常制于人蓋其地有三江五湖之灌注而東南又並海有隄防蓄泄雖恒兩恒賜而可以無虞故昔之言水利者先焉禹貢三江旣入震澤底定震澤卽今太湖周禮所謂具區五湖蓋地一而名異也爾雅具區郭景純云吳越之間有具區周五百里

故曰五湖也其言五湖猶江之言九江爾春秋越與吳戰于五湖豈太湖之外復有四哉其所謂具區洮隔彭蠡青艸洞庭及季氏圖彭蠡洞庭巢湖太湖鑑湖爲五湖者非也禹治揚州之水西偏莫大于彭蠡而東偏莫大于震澤欲寧震澤之水在於疏其下流三江入于海而後震澤無泛濫之虞震澤固吐納衆水者也西北有宜歛蕪湖荆溪宜興深陽深水數郡之水西南有天目富陽分水湖州杭州諸山諸溪奔注之水滯聚于湖而由震澤吳江長橋東入松江青龍江而入海深陽之上古有五堰以節宜歛金陵九陽江之水宜興之下有百瀆以疏荆溪所受之水江陰而東有運河泄水以入江宜興而西有夾苧干與塘口大吳等瀆泄四水此治其原委之法也三江東南泄水之尾間也三江之流不疾則海潮逆上日至淤塞而下流不通此吳淞江之疏導不可不先而凡太湖以下諸江之入于海者皆不可以不加之意也昔宋單錡嘗疏東南水利書蘇文忠以爲有利于民條其事于朝而亦莫能行之者大抵承平日久人習于苟安稍有建國家之計必以爲迂遠動衆而不可用故經國之慮每至于格而不行夫自漢以來天下

之用不盡于東南至唐宋而東南之民始出其力以給天下之用然自吳越竊據于此乃能修水利以自給外以奉事大國而內不乏於朝府之用是以其國不困而民猶足以支及天下全盛江南不熟則取于浙右浙右不熟則取于淮南于是圩田河塘因循廢廢而坐失東南之大利以至于今夫錢氏以一方用之惟其治之也專故常足于用今以天下用之惟其治之也泛故常不足于用嗚呼以天下之大而無賴于東南則可以坐視而莫爲之所以天下之大而專仰給于東南其又何可不考其利病而熟圖之也先朝周文襄公夏忠靖公治之常有成績矣然百餘年來已非其故有司案行修舉故事已漫然莫知其故迹之所存矣至又委之國貧民困夫國貧民困已矣任其困而貧也則將何時而已乎夫亦延訪故老備考昔人之論而求今日之所宜又不必專泥于古之迹而惟視夫水勢之所順蓋古今天時地勢陵谷丘淵代有變移必欲鑿空以尋故迹吾恐力愈勞費愈廣而迄不可就反爲苟安目前者之所嗤笑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而已矣五堰百竇可復則復之白蜺安亭青龍江可開則開之或爲縱浦或爲橫塘或置

沿海堽身堽置斗門使渠河之通海者不湮于潮泥堤塘之捍患者不至于摧壞而又督成水利之官常時相視禁富人豪家碾磴蘆葦葦葦荷陂塘壅礙上流而做錢氏遺法收圖回之利養擦清之卒更番迭役以浚之而後利興而可久害革而民不困不然如近者嘗浚白茆曾幾何時漸就溼塞此可懲也今夫富人有益田美庄猶不使之荒蕪而加意焉况東南以供天下之費乎抑是法也非特可以行之東南也齊魯之地非古之中原乎數日不雨禾俱槁死黃茅白草一望千里父子兄弟束手坐視相率而爲溝中之瘠凡以溝渠之制廢也謂宜少做古匠人溝洫之法募江南無田之民以業之蓋于古吳則通三江五湖于齊則通菑濟之間滎陽下引河東南爲洪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而朔方兩河河西酒泉皆引河關中津渠靈軹引諸水東海引鉅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溉田萬餘頃豈獨三江五湖之爲利哉舉而行之不但可與西北之利而東南之運亦少省矣天下之事在乎其人毋徒委之氣數而以論事者爲迂也

此文諸家選本皆顛倒舛訛不可讀今從錢牧齋先生藏本

隆慶元年浙江程策四道按隆慶元年丁卯浙江鄉試時太僕府君

以長典令入外藤此乃主考委代作者

問自昔帝王立極垂統爲後世計如禹有典則湯有風愆文武有謨烈其子孫能敬承之故夏商皆饗國長世周過其曆至于八百年漢唐而下蓋莫能比隆焉我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誕受多方在御日久萬幾之暇輒親著述睿思玄覽自身心以至於天下國家無一事不有垂教而祖訓一書爲聖子神孫慮尤諄悉矣其大經大法世世遵守昭如日月固不待贊述也乃若微言至論爲今日聖天子之釋思者可得而詳言之歟我世宗肅皇帝憑几之言告戒深切皇上孝思罔極遵承末命改元一詔風行雷動乃至荒陬絕徼含齒戴髮之民靡不拭目以觀德化伏讀詔旨稱郊社等禮各稽祖宗寶典斟酌改正有以仰窺聖天子法祖之盛心矣詔條所列固首奉皇考之教中間與皇祖之訓相符契者亦可述其槩歟夫臣子爲君父陳烈祖之訓蓋忠愛之至也卽有大美而弗彰何以仰答鴻庥于萬一乎諸士子具悉以對將爲爾聞于當宁

帝王之御天下也欲垂萬世之統者必欲其謀慮之遠欲保萬世之業者必致其嗣守之勤謀慮以垂統仁之周也嗣守以保業敬之至也是故德業光昭而心源繼續顯承丕大而佑啓無疆自古有天下者其祖宗肇之于前而子孫繼之於後所以長世而不替者用此道也請因明問而陳之昔唐虞之際以天下相授受而示之以精一執中之旨彼其平時都俞吁咈相告語于一堂之上者無非此道然猶吞命之諄諄者誠以天下重器不能不爲之長慮也故以天下與人而并以治之之道與之斯知所以與天下矣受人之天下而并其治之之道受之斯知所以受天下矣不然徒以天下相傳則非堯之所以授舜舜之所以授禹也夫三聖人面相授受而猶如此况祖宗之天下傳之子孫而不能不爲之長慮乎誠念今日得之之難而他日保之之尤難故垂訓以爲子孫計者不容不詳且切焉是故聖有謨訓明徵定保禹惟有是訓也而其子孫能敬承之有夏之曆至四百年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湯惟有是訓也而其子孫能克從之有商之曆至六百年文武宣重光莫麗陳敘故子孫嗣守大訓無敢昏淪有周之曆至八百年蓋禹湯文

武爲其子孫慮天下者如此其周而啓太甲成康所以保天下者如此其至也我■太祖高皇帝受命自天奄有函夏聖武神文天經地緯削平僭亂海宇又寧登天下之賢俊相與修明政刑暇則又親灑宸翰睿思所及動輒成書如存心省躬諸錄以至孝慈女戒昭鑑其大者如三編大誥寶世通訓洪範之註及又以意命群臣纂修實訓律誥職掌集禮諸書自古帝王著作之盛未有如此之富也若祖訓錄特爲聖子神孫深遠之慮尤詳且切矣譬自敘以爲創業之初備嘗艱苦人之情僞亦頗知之自平武昌以來豫定律令頒而行之至于開導後人復爲祖訓一篇立爲定法大書揭于西廡朝夕觀覽以求至當首尾六年凡七謄稿而定我子孫欽奉朕命不負朕垂訓之意天地祖宗亦將平佑于無窮矣于是頒賜諸王且錄于謹身殿乾清宮東宮壁因顧侍臣曰朕著祖訓錄所以垂訓子孫朕更歷世故創業艱難常慮子孫不知所守故爲此書日夜以思具悉周至抽繹六年始克成編後世子孫守之則永保天祿大哉皇言誠萬世聖子神孫所宜欽承而敬守之者也是書之目有曰聖訓首章又有曰持守曰嚴祭祀曰謹出入曰

慎國政曰禮儀曰法律曰內令曰內官曰職制曰兵衛曰管箚曰供用其篇表簡要而條貫靡遺綱領宏大而精微具悉歷世保之以爲大訓至于朝廷之典章百官有司之所行有不待盡述者請舉一二明言之有曰凡古帝王以天下爲憂守成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憂天下爲心則宜永受天之眷顧夫聖祖起自布衣同時僭王叛國芟夷殆盡海內曠然尤且惴惴然懼天下之起而相軋也况自古承平之久無常靜之國而南面之奉可以娛耳目悅心意者交引于前人主能時懷警懼而淵淵變變之中此心卓然清明則宴安之欲不生而慮周于天下孽孽之萌無所作矣今日之所當繹思者此也又謂憂常在心則民安國固蓋惟望風雨以時田禾豐稔使民得遂其生又謂四方水旱當驗國之所積優免稅糧歲雖無災擇地瘦民貧亦優免之夫聖祖雖在深宮之中乃至祁寒暑雨靡不關心當時庶事草創建都封邑征伐四方用度廣矣而免租之詔無歲不下今天下宴然而大司農往往告乏歲一不登議改折帶徵有司且相顧以爲曠恩矣使閭閻不被免租之惠民何以聊生聖主願畏民嗇思小民之依簡劬農之官廣蠲貸

之澤則海內之民樂生矣今日之所當繹思者此也又謂帝王居安常懷警備動止必詳人事審服用仰觀天道俯察地理皆無災變然後運用疑有闕文夫聖祖躬擐甲胄出入兵間及爲天子猶謹備之如此人主必當儼神明之居慎出入之際端拱穆清正容謹儼和鸞之節清道而行開延英閣以登魁磊耆艾之士朝夕燕見抽繹顧問考古驗今則聖德日脩天眷日隆亦不勞心于非意之防矣今日之所當繹思者此也又謂平日持身之道無優伶近狎之失無酣歌夜飲之歡正官無自縱之權妃嬪無窺恣之專又謂內府飲食常用之物設局于內職名既定要在遵守故當時日曆聖政記所稱后妃居中不預一髮之政外戚亦循理畏法無敢恃寵以病民寺人之徒惟給掃除之役本朝家法超絕前代如此至今陰教修明后官順序尤望體聖祖述周禮設局之義修掖庭末巷之職使戴金貂之飾者有濟濟謹孚之美無戲敖驕恣之過左右勅正則王爵天憲不至旁落矣今日之所當繹思者此也又謂四方諸戎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無故興兵致傷人命但

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以謹備之今日禦西北之其上策在于不攻其無策在于不善守謹備邊塞驅而出之中國禦之道惟此而已若欲開邊隙以快心于狼望之北必無幸矣聖祖嘗戒諸王遠出開平謂守邊之要未嘗不以先謀爲急故朕于北鄙之尤加慎密今日之所當繹思者此也我世宗肅皇帝導揚末命告戒深切我皇上改元一詔實奉皇考之教明詔所謂仰惟末命之昭垂深望繼述之兼善者也夫郊社等禮所以遵祖訓者莫大于此若夫言官加恤錄之恩方士致左道之辟宗室解甸人之繫若盧施寬釋之仁百司嚴黜陟之典銓選破資格之條冗員申裁省之令郡縣別望繁之差沒布招懷之惠瘞敵速上功之簿至于重食墨之罰督勘覈之報舉大臣之贈益加閒散之名服聽監司之薦辟所謂推類以盡義通變以宜時有難盡述者明詔又曰各地方官以武備爲不急以玩寇爲苟安將賊盜妖逆隱蔽縱容不早撲滅往往釀成大患祖訓所謂憂天下者明詔得之矣又曰天下軍民十分窮困國用雖調豈忍照常徵派四方聞之孰不感泣田租遭負改折蠲免與夫大官之所增派尙方之所趣辦繕

部之竹木兵曹之千粒多所停罷則祖訓所謂憂民者明詔得之矣又曰內府各衙門供應錢糧朕加意節省自有餘又令戶工二部科道稽查各監局庫段疋軍器香蠟等物祖訓所謂內府設局與周禮天官之義合者明詔得之矣若夫求賢納諫不一而足凡可以正士習糾官邪安民生足國用等項長策仍許諸人直言無隱此卽祖訓所謂防壅蔽而通下情也然則與皇祖之訓蓋無不相符契者宜天下之人如屢而起如贖而聞含齒戴髮靡不拭目以觀德化之成也顧愚生猶惓惓于皇上之釋思者實臣子忠愛之忱不容已耳書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愚竊以爲今日聖天子頌焉

問我祖宗列聖世有實錄表年紀事撰述功德以爲信史邇者皇上深詔近臣纂修世宗肅皇帝實錄載筆之臣必能仰體宸衷勒成鉅典然竊以先皇帝享國最久年載曠悠又無前代記註之書編摩摭輯成一家之言若有未易然者矣夫實錄之名何所起歟抑古之論史每難其事昔劉子玄與宰相言二史不注起屈而

歐陽永叔論日曆之廢蓋近代爲史之通患而子玄又謂史有三長至曾子固序南齊書其論美矣二子之言後世多稱之可得而備述歟茲者先皇帝彙進史館方當下之學官諸士子皆得而與知者宜以所聞著之于篇其毋讓焉經綸世道者立一時之功纂述先猷者垂百世之訓大哉國史所從來久矣上古帝王繼天立極功德與天地同流其不可傳者與化而往矣其可傳者獨賴有史以存之故巍然煥然之迹亦與天地而同久雖在千百世之下而神明之號天下之人皆得指而稱之何者其托于史者無窮也夫垂徽名而記往號昭邈古而示方來史之所繫其重如此邇者明詔纂修我世宗肅皇帝實錄通行海內博採遺事明問特舉以策諸生敢不具述所聞以對夫左右史以記言動自夏殷以前已有之周官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皆史官之職事而諸侯各有國史迄于戰國紛爭秦滅典籍而史官尙存漢武帝以司馬氏爲太史東京則班固爲蘭臺今史劉珍等著述東觀皆天下之選故史記兩漢書冠絕後代自後史館著作莫不妙簡其人雖其文辭不能方駕前古亦各一時之美而

陳壽以下悉倣漢書之體往往類萃諸家別錄而斷代以爲正史正史之外自唐武德間唐玄齡許敬宗敬播等相與立編年之體而實錄之名自此始太宗以下十五帝每至易位必纂實錄惟獨宣懿之後以亂故缺然及五季宋元皆因之而後之爲史者以之爲依據至我朝列聖相承一如前代故事每世必命纂修固已敷宣景耀崇闡大猷金匱之藏永世作典祖宗之洪業真與天地永久矣我皇上嗣登寶位甫當朝廟之日卽降綸音特命纂修實錄天下皆仰聖人孝思罔極繼志述事之大也洪惟我世宗肅皇帝以上聖之資撫中興之運上比列聖二祖五宗饗國獨爲長久嘉靖以來四十五年振古之事曠世之勲特異疇昔包括旁羅錯綜銓次在于今日實爲重難嘗考國初猶設起居注而大明日曆聖政記則學士宋濂所撰其序以爲幸得日侍燕閒十有餘年書之頗爲得實使他日修實錄者有所採掇以傳信于來世自起居之官不設而史館論撰亦鮮則今之修史可以藉手者蓋寥寥矣夫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楹非一木之枝也史家所因惟有博採自司馬氏猶取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班書則世

皆以爲司馬遷王商揚雄歆向之筆自古以來未有不裒聚衆家而成者故唐宰相撰時政記史官撰日曆而宋則宰相主監修學士主修撰兩府撰時政三館修起居注此等之類今茲廢缺而欲以責成于一且蓋因仍者之易爲力而創造者之難爲功也我先皇帝大制作大建置固昭然揚諸日月天下之人所共知之若夫深宮秘庭動靜起居羣臣不能記也聖性之淵懿聖德之精微如堯之安安如舜之濬哲羣臣不能測也至于類取諸司供報博採羣臣墓銘家狀夫進退百官剖決章奏裁處萬幾錢穀甲兵四夷之事百官有司典籍雖在視諸故府似乎有徵然曹分局別歲殊月改綴緝穿聯欲無牴牾固亦勞矣而一時臣工人品之淑慝心迹之疑似殊功偉德非常之事姦宄凶慝禱祝鬼瑣之形墓誌家狀不足盡也蓋古之爲史者易於有所因雖遷回之才不能無因而爲也今之爲史者難于無所述雖有遷回之才無以自見矣當唐宋之世史官尙未放失而劉子玄爲蕭至忠言五不可其一謂漢郡國上計太史以其副上丞相後漢羣臣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載事爲廣今史臣惟自詢采二史不注起居百家

弗通行狀若今之起居廢失得無如劉子玄之所論乎歐陽脩以爲史官職廢其所撰述簡略百不存一至于事關大體沒而不書加以時政日曆起居注例皆積滯相因故追修前事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聖人典法遂成廢墜若今之追修積滯得無如歐陽脩之所論者乎然則所貴良史裁酌體例旁采異聞攷求真足發憤討論使歸于一古人有言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先朝之事向在所見則已異于所聞與所傳聞遠矣抑嘗讀武帝本紀諸志表傳皆史遷當時撰述而班固陳宗尹敏孟冀共成光武本紀後漢列傳載記當時紀志蓋不廢也自實錄專行則紀志殆廢此尤史家之闕典竊以爲實錄之外宜用擬古遷固之書此不當待後世而定也■先皇帝大禮郊祀九廟明堂先聖祀典籍田親蠶章服禮儀河渠刑法諸所興建散入紀年難以會通當令首尾貫串包絡彙粹可做司馬遷八書而爲之宰相百官報罷不常可做公卿志表爲之羣臣之善惡四夷之叛服則列傳載記皆不可廢此卽一代之史非直俟數百年之後而爲也徒恃實錄一書所軼多矣此方今史館之所當議者也愚又謂漢史成于班固唐曆緝

于吳兢柳芳崔魏唐書成于吳兢韋述于休烈令狐暉宋國史凡三書後洪邁復請合爲九朝而續通鑑長編成于李燾本朝二百年歷列聖而未有統會之史此亦方今史館之所當議者也抑劉子玄又云史有三長才學識有學無才如愚賈操金而不能殖貨有才無學如巧匠無榘補斧斤不能成室善惡必書使亂臣賊子知懼此爲無可加者曾子固爲南齊書目錄序云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而後其任可得而稱也噫能如子玄之論得爲良史矣若子固所稱則又追遷固而上之蓋唐虞三代之史官也茲者明詔採取遺事諸生幸得躬逢其盛惟時金馬石渠之彥宜有其人愚生草茅下士獨能誦習舊聞而已述作大義何敢僭及之

問古者國有大事必合天下之議所以集衆思也王通氏著續書嘗曰議其盡天下之公乎夫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黃帝堯舜尙矣三代以下惟漢近古請舉漢之議者其或是或非或罷或行亦

有可論者乎夫匡衡張譚郊社之說何據貢禹
韋玄成祖廟之議何本董仲舒爾丹之請建限
田何罷而不行祝生唐生之請罷鹽鐵何議而
不用公孫卿壺遂司馬遷改朔之議何取賈讓
關竝韓牧王橫治河之策孰得先誅先零之謀
何以卒從趙充國罷邊塞置吏卒之請何以卒
用侯應此皆漢之大事而有國家者之所當攷
昔韓退之非三代兩漢之文不敢觀諸士子皆
通經學古以待有司之求必有能及之者請言
之以觀所學

欲盡天下之理者必并天下之智欲并天下之智者
必兼天下之謀并智合謀而天下之公盡矣天下之
公盡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古者國有大事常令議臣
集議不專于一人不徇于一說惟其當而已是故大
臣之言必用小臣之論必庸衆思之集必繹一夫之
見必伸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人
合併而爲公此古之帝王所以用天下之議也王通
氏論帝制恢恢乎無所不容天下之危與天下安之
天下之失與天下正之千變萬化而吾守中焉故曰
議其盡天下之公乎漢制大夫掌論議事有疑未決

則合中朝之士雜議之自兩府大臣下至博士議郎
皆得盡其所見而不嫌于以小臣與大臣抗衡其道
公矣若明問所及皆一時朝廷之大務然非當時能
詢採博議盡天下所欲言何以衆然者于簡策如此
請爲執事言其畧古之帝王郊祀天地以冬日至于
地上之圜丘以降天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以出
地祇故祭天于南郊就陽位也祭地于北郊卽陰之
義也漢之郊祀多襲秦故武帝巡祭天地諸神名山
金泥石記淫誣甚矣成帝初匡衡張譚始建南北郊
之議以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之所養宜就正陽太
陰之處于是始作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漢二
百年間郊祀不經文帝賢主猶拜滯滑之會相如文
士獨留封禪之書匡衡能本周禮正一代之大典論
者或恨其不能盡復三代郊祀明堂配天之文然其
所論建亦偉矣禮王者受命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
毀毀廟之主藏之太祖之廟五年而再殷祭則毀廟
未毀廟之主合食于太祖父爲昭而子爲穆孫又爲
昭王者禘其祖之所自由而以祖配之以其始受命
而王故尊以配天而不爲立廟親盡也太祖以下五
廟則親盡迭毀示有終也漢之祖廟至元始之際大

禮未備禹始發之韋玄成已議罷郡國廟又本禮經所云而建議如此惟獨以高帝爲太祖之廟而孝文以後皆以承後屬盡宜毀故許嘉劉向更議以文武皆爲宗漢二百年間祖廟無准賈生通達不著宜室之對劉向博雅附會家人之語玄成能依古義垂一代之大法論者猶疑其五廟七廟廟數之殊然其所考據亦正矣自秦用商君之法開阡陌除井田之制漢初不爲限制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貲數鉅萬而貧弱愈困故董仲舒欲稍近古限民名田以塞兼并之路師丹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可致太平今未可詳請畧爲限武帝方事四夷內興功利宜未及此而丁傅董賢隆貴用事詔書雖下亦寢不行然至後魏孝文獨用李安世均田之法則仲舒師丹之說其果泥乎後之有天下者能知此意則井田雖未可復而均田之法亦可少倣也自齊用管子之術正鹽筴斂山澤之利漢初以屬少府武帝用東郭咸陽孔僅筦其利郡國多不便昭帝始詔賢良文學之士問民所疾苦教化之要九江祝生等抗言皆願罷鹽鐵酒權均輸毋與天下爭利示以儉約而桑弘羊獨以爲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安邊足用之本竟不果

罷自此迄于永平尋罷尋復然後魏宣武嘗采甄琛弛禁之表則賢良文學之議其果迂乎後之有天下者能知此意則鹽筴雖未可廢而取利之法亦不當甚密也漢自襲秦正朔晦朔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張蒼明習曆而仍水德之謬公孫臣建改朔而信黃龍之誕百年曆紀之廢甚矣司馬遷倪寬等始謂帝王創業改制不復用傳序則今夏時也三代之統絕而不序請定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爲萬世則是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洛下閭運筭轉曆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昔孔子論爲邦言行夏之時馬遷之議實本于此此古今治曆者之不能易也漢自武帝塞瓠子其後河復數決大爲東郡害平當領河堤奏賈讓之策桓譚典羣議集關竝韓牧王橫之論一代治河之說備矣賈讓謂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之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汗澤使水有所休息因欲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堤勢不能復遠汎濫讓之此策視諸說最高昔大禹治洪水惟順水之道此古今治河者之所當知也夫中國之御秋

非以極兵勢也誠盡謀而已西羌之反朝廷發兵及屯田者六萬人酒泉太守辛武賢欲分兵竝出張掖酒泉合擊早开趙充國獨以爲■印據前險守浚阨必有傷危之憂獨欲捐早开之罪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方是時公卿議者不同而充國獨守便宜璽書切實堅不爲動卒不煩兵而自解散諸羌罷騎兵留屯田以待其敵大抵西羌之反其萌在于解仇充國急赴早开之約使先零不得先其約此所以坐而得勝筭也故制■之要若使■狄得締其交非中國之利也漢自單于入朝加賜肯倍于黃龍時既自以親好願係塞上谷以西至燉煌請罷邊備塞以休天子人民時羣臣以爲便而候應以爲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里草木茂盛本冒頓依阻其中來出爲寇至武帝斥奪此地攘之于幕北設屯戍以守之如罷備邊戍卒示■狄之大利夫雁海龍堆天之所以紀華夏也炎方朔漠地之所以限內外也國家苟與■狄共地利而無藩籬之限則中國坐而受其困由此言之中國之要害所當固守而不可失也夫郊祀宗廟井田鹽鐵曆律河渠■狄舉漢之大事而崇論竝議樂具于此今廟堂方有郊社宗廟之議而

天下田賦未均鹽課折閱曆紀漸差投時之度徐沛歲有治河之役元良哈之屬■翻爲外應受降城之故地棄爲■巢則此數者正今日之所宜攷毋謂漢卑而不足法因是而亦可以畧追三代之遺文古義所謂法後王者謂此也

問六經之教未嘗專以仁爲言至論語一書孔門之論仁始詳今觀孔子之荅問者數矣而皆不同何歟夫若然者則仁宜可以人人而至也然孔子之所許者蓋鮮矣當時惟稱顏子三月不違若仲弓冉有子貢西華門人之高第令尹子文陳文子春秋之賢大夫孔子榮稱之而獨不許以仁願惟于微子箕子比干而謂之三仁于伯夷叔齊而稱爲得仁至管夷吾伯者之佐而亦曰如其仁抑又何歟夫以仁之難造如此而又謂博施濟衆何事于仁必也聖乎則仁與聖猶有等歟後之學者皆以爲孔子未嘗言仁而特與弟子言其用功之方耳其果然歟如此則果何以謂之仁乎士人自知學卽讀論語而不求其意祇見諸說之紛紛而無所取衷也茲欲會而通之必有至當不易之論試言其大

旨以觀自得之學

甚矣仁之難言也非言之難而體會之難能體會之而自得之于心則能以其所不同而求其所同以其所言而知其所不言雖聖人之於學者隨人異施不可以一端求會而通之而至精至粹之理一而已矣夫惟天下之論仁者病于不能自得之于心而徒言之求是以若彼其紛紛而不一也執事發策以孔子之言仁爲問欲觀學者自得之學愚生何知焉雖然論語一書童而習之敢不撫拾以對昔孔子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志欲有所爲于天下而時不能用退而追述三代之禮樂序詩書易春秋以備王道成六藝夫子自以爲教天下如此盡矣夫子旣沒而門人記其微言以爲論語顧若稍不盡同于前古聖人者蓋其平日獨以仁之一言爲教則皆先聖人之所未嘗數數然者雖其孫子思傳之亦不盡用其說孟子稍稍言之而復以仁義對舉又非若夫子當時之獨指而專言之也蓋嘗思之夫子以仁聖竝稱而又有仁人之號則其所謂仁者夫亦以其人品之至精至粹而已矣夫如是故以仁聖竝言之而當時學者雖其才器不同而其學于聖人固其志舉欲造于

至精至粹之地是以諸子之問仁特詳而夫子之告之不一要其因才成就而使之造于至精至粹之地者則一而已矣世之君子見諸子之問而夫子告之其不同如此遂疑其所謂仁者支離而難合散漫而不可求而不知其所以至之者一也惟其才器不同引而進之各異譬之于水其可以導之于江者引之以至于江導之于河者引之以至于河導之爲淮漢者引之以至于淮漢及其不已而至于海一也夫子之門顏子仲弓子貢子張樊遲司馬牛人見其皆入聞夫子之道而不知其才器相去遠矣然夫子皆不逆之隨人以爲之成就使此數子者能遵其教而莫不可至于仁是乃夫子之善教也使是數子者夫子獨舉其一而皆告之是使樊遲而欲爲顏子夫子必不若是之誣也然而此數子者亦皆可至于至精至粹之地者何也若孟子之所謂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孔子聖之時也伯夷伊尹柳下惠夫豈方于孔子顧謂之聖則亦造于至精至粹之地而已矣譬之于玉爲玫爲珉爲珉之不同而追琢之成器一也故夫子于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齊而皆謂之仁豈可同哉管夷吾者能以功利之術

使諸侯歸齊而不能勉其君至王也而以爲如其仁管仲之仁豈又與微子諸人可同日論哉夫子之門人可與語聖人者惟顏子與夫子皆步皆趨皆言皆辨皆馳矣而獨所謂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未能與化爲一也然亦已進于仁矣夫子以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與之同其出處則所謂克已復禮者蓋以有天下之事告之故以爲天下歸仁也若仲弓出門使民而至于邦家無怨則南面諸侯之任而已顏子與仲弓同居德行而相遠如此其爲仁者不同如此而况子貢以下哉子貢之聘于諸侯所以有大夫士之交也子張之問政所以言恭寬信敏惠也樊遲之不知禮義信以成德所以言先難後獲也司馬牛多言而躁所以言訥言也然于是數者而進之豈不亦皆至于仁哉夫人之才器有大小至于至精至粹之地爲難故孟子以伯夷伊尹柳下惠爲聖而夫子亦以微子箕子比于伯夷叔齊爲仁夫子之所謂仁孟子之所謂聖也然數子者夫子告之則如此而造而至之實難故雖果如子路藝如冉有不佞如雍禮儀如赤使之治國家理人民立朝著夫子皆許之而不許以仁以其至于至精至粹之地爲難

也當時之大夫忠如子文清如文子使之事伯朝去亂國夫子皆許之而不許以仁以其至于至精至粹之地爲難也若夷齊讓國逃隱微子箕子比于之或去或奴或死積仁潔行以自靖自獻于先王豈不至至精至粹之地哉管子者聖人蓋未之許若曰其于仁者之功特如之而已然則是數子者夫子特進之而已終莫能至也夫仁之精微與聖同極而他日子貢問博施濟衆乃以爲何事于仁而必以聖當之似若夫子之優聖而劣仁而不知其意蓋以爲博施濟衆者聖人本身外之事業立人達人者仁者切已之實功子貢未可驟以唐虞之事許之亦勉以忠恕而已矣故曰賜也非爾所及也雖然夫子之于仁也豈終日爲學者賣言之如此蓋皆因其有問隨其人而告之孟子之所謂答問者也當時高弟弟子如顏子之外曾子未嘗問仁而一貫之唯豈不亦謂之仁哉而後之儒者又謂夫子平日蓋未嘗言仁也特言其所以爲仁者而已然則夫子之論仁當見于何書曰夫子于繫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又曰元者善之長也此夫子之所謂仁者也雖然夫子豈有隱哉凡平日之所以問答者皆此理也宋張敬夫嘗

類聚夫子之論仁以爲沐浴言仁錄朱子不取謂聖人之言隨其所在皆有至理不當區區以言語類求之可謂得其旨矣後之學者去聖愈遠其尊聖人爲太過至或舍其終日應用與所以進德修業之實而欲于虛空想像之中求所謂仁者而名狀之夫天下皆知佛老爲空虛之說以惑世而後之儒者不求切實之功舍夫子之所謂仁而於空虛想像之中求所謂仁此亦何以異于佛老之說也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二上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二下

應制策

浙省策問對二道

問今之浙省古會稽并鄞郡之境儒林之盛著於前史古未暇論自洛學浸被東南而浙士有親及程氏之門與受業于其門人者其人果可稱歟朱子集諸儒之大成陸子靜崛起江右二家門人傳受之緒其可述歟其與朱子並時而起者果亦有聞于道歟其能纂述朱氏之學亦有可言歟其以文章名世者于道亦有所得歟

諸士子生長斯地景行先哲久矣願相與論之

執事先生以浙中道學之傳下問承學顧愚非其人何敢與聞于斯然古者祀先聖先師于學所謂先師卽其國之賢者明有所嚮仰也浙之諸君子愚生亦竊識之矣昔楚威王有問于莫敖子華子華對以楚之先令尹子文以至蒙穀五臣之事楚王太息嘉其能善語其國之故吾浙之儒者所謂齊魯諸儒于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敢無述焉蓋嘗謂士之所以自成者莫貴于學學莫貴于聞道知所以求道矣而後知其所以爲學知其所以爲學矣而後能有以自

成其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不難也秦漢以下其經學文章功業節行稱于天下代不乏人而大要歸于不知道而以氣質用事故其所就不能庶幾于三代蓋千五百年而宋河南程氏起而紹明之其澤流被于閩粵間此朱子所由以得其傳者也至于兩浙又河洛閩粵所漸被者也然程子之門惟游楊謝號稱高第弟子而吾浙之士及門者周行已能發明中庸之道浙中始知有伊洛之學而劉安節戴述知求成己之方以文行推重而元承天資近道敏于問學此門人之尤章著者也自龜山載道東南學者多從之遊而宋之才能得程氏正脉楡栲推明中庸大學論語之旨王師愈從受易論朱子稱其有本有文德望爲東州之冠此受業于程氏之門人者也自羅從彥從學于龜山再傳而爲李侗侗授之朱子學者以爲程氏正宗陸九淵起于江西超然有得于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旨二家議論初有不合其全體大用之盛皆能不謬于聖人其學皆行于浙中輔廣徐僑初事呂祖謙後從朱子僞學之禁學者解散廣不爲動而五經解詩童子問多所發明僑以朱子之書滿天下不過割裂掇拾以爲進取之資求其專精篤實

能得其所以言者蓋鮮其學一以真實踐履爲本葉味道對策率本程子告人主以帝王傳心之要然朱子門人黃幹爲最著何基師事幹得聞淵源之義王栢捐去俗學從何基基告以立志居敬之旨金履祥事王栢從登何基之門論者以爲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栢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而履祥親得之二氏而並充于己者也其後許謙學于履祥其學益振及門之士著錄者千餘人自基以下學者所謂婺之四先生以爲朱子之正適者也子靜之門人則楊簡篤學力行爲治設施皆可爲後世法清明高遠人所未及而袁燮端粹專精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能精思慎守則與天地相似舒燐刻苦磨勵改過遷善沈煥人品高明不苟自恕朱子嘗言與子靜學者遊往往令人自得蓋浙中尤尊陸氏之學而慈湖其倡也二家門人相傳之緒于婺之四先生四明之楊氏可謂光明俊偉能紹其傳者矣雖末流門戶各異而朱子所謂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欲身率學者一于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于其間者其爲復出千古不可誣也今推原程子之學自龜山至于朱子朱子之後爲婺之四先生象山之學雖行于江西而慈湖爲最

著則伊洛闡粵江西之學豈復有盛于吾浙中者哉
虞集有云汝南周氏繼顏子之絕學傳之程伯淳氏
而正叔氏又深有取于曾子之學以成己而教人而
張子厚氏又多得于孟子者也顏曾之學均出于夫
子豈有異哉因其資之所及而用力有不同焉者耳
然則所謂道統者其可妄議哉此可以爲二家傳授
之定論也呂東萊以關洛爲宗變化氣質其所講畫
將以開物成務陳傅良于古人經制治法討論精博
陳亮才氣高邁心存經濟王稭以爲考亭朱子集諸
儒之大成而廣漢張子東萊呂子皆同心勦力以開
先聖之道而當其時江西有易簡之學永嘉有經制
之學永康有事功之學雖其爲說不能有同而要皆
不詭于道者豈不皆可謂聖賢之學矣乎此與朱子
並時而起皆有得于道者也至于項安世黃震方逢
時史伯璿之徒無慮數十人皆發明朱子之道者也
至于以文章名世如黃潛吳師道吳萊柳貫皆爲一
代之儒宗而貫與師道皆學于許文懿公而文獻公
巖然獨任斯文之重見諸論著一本乎六藝以羽翼
聖道謂文辭必原于學術揆之聖賢之道無媿也宋
景濂實出文獻公之門遂爲本朝文字之宗而國初

設禮賢館景濂與麗水葉琛龍泉章溢浙右儒者皆
在焉國朝崇尚理學實于是始則今日論先正之有
功于斯道者豈可分道學文藝爲二科哉抑士之相
與爲斯學者非苟爲名也欲以明道也故天下貴之
道苟明施之于世特舉而措之耳宋之君子不能大
有爲于世蓋天命不欲興三代之治而世莫能究其
用也而景濂獨謂諸儒後先相繼推明闡抉疏闡扶
持理無不章事無不格雖聖賢復生于後世無以加
矣卒未有能踴其說而大有爲于天下以爲其有志
者鮮也夫豈盡然耶愚生特于浙中道學之傳敢因
明問及之而道統之傳尚未之悉也伏惟進教焉

問禹之跡遠矣尚書獨載九州所至蓋已周四
海之外而昔人乃云禹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
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非禹行遠
不能造也及學者言禹事多奇怪史稱禹益會
諸侯江南計功會稽及杜元凱注左傳以塗山
在壽春會稽與塗山豈二事歟會稽固今浙江
之境也至少康封其庶子于此以奉禹祀號爲
於越由此越世世爲君王矣果真禹之遺烈耶
入其地有觀河洛而興思者諸士子皆越產必

知其國之故請言之

昔之聖人開闢宇宙以濟生人萬世之下皆仰賴其功德而思慕之况禹治水造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之功而含氣之屬雖在四海之外猶知慕之况當時會羣后之地子孫封守之國有不知誦述之者乎夫人之景慕有同地而知思之者矣有百里之外而思之者矣有數千里之外而思之者矣是其人之德之相去之遠也雖然以其人足爲數千里之外思之而又同地則其思之何如也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三河天下之中帝王之跡多在焉後世之人考尋其故紀載其事惟恐失之太史公西至崆峒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至長老皆各稱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又南登廬山觀禹跡九江遂至于會稽上姑蘇望五湖東窺洛汭大邳逆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壯哉子長之遊其所感慨有餘思矣宜其爲書能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成一家之言也夫唐虞堯舜之處今去之數千載而天下之人皆能識之以其功德之盛利天下于無窮也則夫遊觀聖人之地者雖數千載宜不能無感也自黃帝以來帝王莫不有都

軒轅之都涿鹿顓頊之都帝丘高辛之都偃師帝堯之都平陽帝舜之都蒲阪禹興于西羌湯起于亳周之王也以豐鎬而黃帝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自岱宗北逐簾霧西至崆峒南登熊湘往往無常處及尚書載舜五載一巡狩至周猶因之則三代天子其遊常徧于五嶽矣蒼梧九疑之間紀舜之跡尤著歷世久遠而前古聖人之跡具在而帝王世紀皇覽之書其述備矣禹受治水之命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行跡所至蓋周四海之外而世之論者乃以爲山海經皆禹之所親至而紀述之以爲東至轉木日出九津青羗之野攢樹之所樁天之山鳥谷青山之鄉窮髮帶方之國南至交趾孫濩績橘之域丹粟沸水之際南族黃支之堵不死之望西過三危之阨巫山之下飲露之民奇肱之國北至大正之谷夏海之窮祝栗之界禺疆之里積水積石之山此皆荒誕不可稽考張騫之窮河源班勇之記西域不能覩也大抵上古久遠故作作者不經之論多託之而學者言禹事尤奇怪羽淵之龍紀其父石紐之生本其初台桑之合著其配觀河伯而受括地見六子而獲玉匱得黑書于臨胸觀錄字于濁水桐栢有鬼神之書宛委

出五符之要秦敷著陽行之跡應龍有尾畫之詭其荒唐不根甚矣而屈子猶勤其問郭璞直信其真不知洪範錫禹九疇禹乃取其陰陽之數自一至九之序耳豈實有神人爲之手授乎惟會稽之會雖不載于書而經傳猶有所據蓋禹會諸侯江南計功非五載巡狩之常典也傳稱禹望九山之南宛宛中者則意在此久矣故爲是非常之會也而禹之事終于此故百姓哀慕之至今而左傳會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杜預以爲塗山在壽春北鄆道元以禹會諸侯防風氏後至禹殺之王肅家語塗山有會稽之名則杜預之說非矣而羅泌路史乃謂致羣臣于鍾山晉灼言會稽茅山故越絕春秋言禹登茅山朝羣臣乃更名會稽今會稽有禹村墟也又云禹抔水至大越上茅山今會稽在越中而防風氏之國在今武康則會稽亦非茅山矣禹之會羣臣非今之所謂會稽乎然云至大越而上茅山豈今之會稽卽古之名茅山而非建康之茅山也吳錄云本名茅山一名覆釜蓋禹改之爲今名也括地志云石箐山一名玉筍又名宛委山卽會稽一峯也在今會稽縣之東而太史公言上會稽探禹穴所謂禹穴卽在會稽山中而近世解

者乃曠絕數千里而取巴蜀之禹穴亦誤矣禹旣終于會稽故會稽之人思之是以少康封其庶子于此以奉守禹之祀號爲於越此越之有國所以始也然傳至十數而中間國絕民復奉而君之是爲甌越東越故越北界有禦兒鄉萬歲曆之說其事亦頗怪蓋越人之慕思禹而欲得其子孫之爲君如此其後勾踐爲王而與吳戰夫椒之敗保棲會稽得范蠡大夫種爲之臣乘夫差之驕黃池之會以兵襲其國都卒復棲吳王于姑蘇之山故春秋於越入吳當是時越小國幾霸天下越垂絕而復興者亦以越人之慕思禹而欲其子孫之不忘如此其後王子搜患爲君而逃乎丹穴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興王子搜之丹穴卽禹穴也方吳越之戰迎之馮李敗之姑蘇敗之夫椒棲之甬東馮李卽嘉興之醉李城也夫椒卽太湖椒山也甬東卽勾章之東海中洲也後數世王無疆爲楚所滅盡取故吳地至浙江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于南海上蓋越人之慕思禹雖敗散而猶戴之爲王爲君也南海今台州之南海也無疆之長子後去瑯琊其次子蹄守歐餘之陽猶受

楚封焉無諸保泉山漢立爲閩越王其季餘善與孫
搖又以海東隅地稱王號三越其地猶在今會稽之
域則雖至漢世而越人之慕思禹而猶戴之爲君也
太史公序越事蓋反覆嘆禹之功大矣滌九川定九
州至于今諸夏又安乃苗裔勾踐苦身焦思終滅強
國北觀兵中國而推稱禹之遺烈其論東越列傳則
謂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于民哉何其久也歷
數代常爲君王勾踐一戰稱伯至餘善滅國而其苗
裔繇王居股等猶尚封爲萬戶侯由此知越世世爲
公侯矣而又嘆禹之餘烈蓋越之世祀視三代之後
最爲久長實以神禹治水之功在萬世子長之論不
可誣也愚生生長越中覽臨安之勝觀錢塘之江湖
思宋建炎百五十年都會之盛每慨然太息况思禹
之績有吾其爲魚之歎乎承明問敢述所聞要之其
所懷者遠矣非誇胥臣之多聞子產之博物也謹對
河南策問對二道

問古之君子因時會竭忠讜建茲論卓然有稱
於世紀諸史傳多矣今不暇舉姑取其最著
者與諸士子論之或舉世共稱而不無疵議或
一時救弊而未爲通方或言可經常而足以行

之後代或意義深遠可爲世主法誠者夫通達
國體矣而其學出于申商潛心大業矣而其術
流於災異經明少雙者被阿諛之譏然其言可
廢歟博物洽聞者泥五行之傳然亦有可采歟
語當世理亂晁錯之徒不能過其果然歟志在
獻替其所論辨通見政體可備述歟至于竭誠
奉國而理歸切要儼之政論爲孰是論諫本仁
義而炳若丹青平生力學所得而爲世龜鑑方
之申鑒孰優夫學者稱道古昔所以規摹當世
也數子之書繁矣抑可以擷取一二足以爲警
誠而備世務者庶幾于魏相條陳晁董之對蘇
軾進讀陸贄之言用以觀經世之學

論天下之士非才不足以達當世之務非識不足以
周事物之情非誠不足以據獻納之忠務不達則其
幾莫能中也情不周則其致莫能極也忠不據則矯
激以沽名懷隱而多避徇私而少公怯懦而不盡其
言莫能信也甚矣人臣之于君子其得言之時亦莫
不有言而嘗失之是三者猖狂叫號以自試于萬乘
之前而不自度且以售其欺冒之姦故井甞不可語
于海者拘于虛也夏蟲不可語于冰者篤于時也曲

士不可語于道者束于教也持寸挺以撞萬鈞之鐘必不振矣世之說者曰諫之道天下之難爲欲以觀其所易而閉其所難然後上下恬然而雍睦又以爲臣能諫而必能使君之納諫而後爲能諫之臣此與韓非之說而憂其不合者何以異是皆懼擾人主之逆鱗而天下無忠義之言矣要之君子遭時遘會立人之朝其才足以達是其識足以周是其忍不爲明主言之故知而不言言而不盡者非所以立人之朝者也是所謂謂吾君之不能爲堯舜者也執事發策舉前代之論諫者以爲問夫一世之君則一世之臣不知其幾也當時陳說者益多矣而史之所載彰彰者僅是以史之所載累而積之益多矣而執事所舉者又僅是雖然言而中其幾極其致而忠誠足以感移人主垂法後世者又少也如執事之所舉皆其人也夫謂舉世共稱不無疵議者豈不以賈誼通達國體而出于申商董仲舒潛心大業而流于災異匡衡被阿諛之譏劉向泥五行之傳乎漢高祖時同姓寡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諸侯王僭擬逾制匈奴數盜邊賈誼陳治安之策皆當世切務而或謂其明申商之學者獨以論諸侯王宜用權勢法制耳然衆建諸

侯實事之當然也與晁錯削七國異矣本三代之所以長久謂天下之命懸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蚤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太子正矣或謂誼與晁錯皆明申韓而錯則以人主之所以尊顯功名揚于後世者以知術數也而以術數教太子若保傅之篇使後世知三代教太子法者誼啓之也豈可與錯同論乎漢初制度疏濶誼欲改正朔易服色正官名典禮樂謂湯武置天下于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秦置天下于法令刑罰而德澤無一有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夫刀筆筐篋之間非徒漢事然也雖後至今數千年如此矣劉向稱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伊管未能遠過可不謂然乎武帝舉賢良文學之士仲舒以賢良對策皆傳經義本天道曰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于天故聖人法天以立道天地之性人爲貴知自貴于物又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此孔氏之遺言七十子之後莫能述也論聖王之禮樂教化欲令當世人主改絃而更張之與賈生之旨不異而仲舒之淵源深矣自漢興

以來天子與其大臣皆好尚黃老至孝武始興文學
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實自仲舒發之故諸不在六藝
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至於今學者
守之雖然自恣苟簡之治百世未能變也道同六藝
用世操術則異者又未必軌于聖人也班固稱仲舒
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
令後學者有所統一爲羣儒首其不謂然乎漢儒傳
經皆有家法而匡衡明經說詩當世少雙所以其論
奏粹然儒者之言曰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
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奸仁樂施則下不暴上
義高節則民興行寬仁和惠則衆相愛曰治性之道
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聰明疏通者戒於
太察寡聞少見者戒于壅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
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于後時廣心
浩大者戒于遺忘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化之原
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曰審六藝之旨
則天人之理可得聖王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親
臨朝羣臣動有節文以章人倫夫端本養性審藝治
內正儀皆人主之大法也衡能爲此言而史譏其持
祿保位被阿諛之旨與孔光等同譏以爲恭顯用事

不能犯顏直諫則然也然傳先王語其醞藉亦足稱
賢矣劉向博聞通達古今作洪範論發明大傳著天
人之應七畧剖判藝文綜百家之緒三統歷講考步
日月五星之度與孟軻荀况司馬遷董仲舒楊雄並
稱而譏切王氏尤發于至誠蓋自恭顯之世其忠懇
已見于封事矣曰衆賢和于朝則萬物和于野覽歷
世之治亂必以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因論當世人主
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章交
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繆戾乖刺文書紛糾毀譽
混亂熒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是時恭顯用事
善類蒙僇承光之詔亦自謂邪說空進事亡成功公
卿大夫好惡不同孝元固已自知之卒以優游不斷
墮宣帝之業可爲來世之永鑑矣向之學在洪範傳
推迹行事比類相從緣箕子之意著天人之應世儒
亦未可妄論也夫謂一時救弊未爲通方者豈不以
崔寔語當世理亂而有政論之作也漢之儒者言教
化自賈誼董仲舒匡衡劉向皆極論之而王吉亦謂
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行也意
穿鑿各取一切而質樸日衰恩愛寢薄東京以後尤
競察察鍾離意宋均魯恭第五倫之徒常以爲言而

杜林亦譏後世不能以德而勤於法吹毛求疵詆欺無限桃李之饋集以成罪家無全行國無廉夫而仁義之風替矣崔寔獨著論謂漢承百王之敝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皇路傾險欲峻法以求治以此爲亂世之藥石仲長統稱其書以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座右將不以其達權救弊爲一時之所急耳若以此施于宦戚縱橫之日是固其宜也寔之政論夫豈通方之論耶夫謂言可經常可以行之後代者豈不以苟悅志在獻替而有申鑒之作也當建安之時政移曹氏天子拱手而悅自以時無所用作申鑒五篇其所論辨通見政體謂致政之術先屏四惡乃崇五政而以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爲四惡興農桑以養其性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乘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爲五政悅之論非所以施于漢末顧自以抱王畧而不得志爲奏以發之要其所施設皆平世法也可謂言簡而事該矣攷其正俗之論謂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化者必乎貞定而已在上者審定好醜善惡要乎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文察實無惑詐僞以蕩衆志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功善無不

顯惡無不章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已也肅恭其心慎修其行而民志平矣漢氏所以凌遲恣戚宦之權成鈞黨之禍夫豈不由於此卽匡衡言四方楨幹劉向譏朝廷舛午皆此意也悅之申鑒豈非經常之法耶晉初士大夫祖述何晏老莊之論朝廷皆以浮誕爲美武帝創業法度廢弛劉頌竭誠奉公每有論奏該覈政體謂法禁寬縱積之有素未可一旦以直繩下然至于矯世救敝自宜漸就清肅如行舟雖不橫截迅流然當漸靡而往稍向所趨然後得濟也其救時矯世非急迫之論異于徒事一切敢于斷割者矣又謂聖王之化執要于已委務于下居事始以別能否因成敗以分功罪而羣下無所逃其誅賞尚書統領大綱歲終校簿賞罰黜陟之今權不歸于上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細過繆妄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無立人矣爲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謹密網以羅微罪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法實在其中也故聖王不善碎密之按而責囚猾之奏頌之斯言實末世通患所以然者彼持天下之衡而未能公天下之大觀以爲如此足以塞區區之青也亦類俗吏之所爲耳由此言之頌欲矯弊而不必

任嚴切之法所以爲賢于寔者也儼之政論則頌爲是矣唐德宗時陸贄上言諫諍之道有九弊以好勝人恥聞過騁辨給銜聰明厲威嚴恣彊復爲君上之弊以諂諛頡頏望畏僞爲臣下之弊論朝廷之乏人其患有七不澄源而防末流不考實而務博訪求精太過嫉惡太甚程試垂方取舍違理循故事而不擇可否而覈才馭吏之三術則技擢以旌其異能貶黜以糾其失職序進以謹其守常其欲人主悔禍新化要在捨己從衆遠欲遵道遠儉佞而親忠直推至誠而去逆詐杜讒沮之路廣諫諍之門掃求利之法務息人之術其道易知而易行在約之于心焉耳唐史稱其論諫數千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爲後世法炳如丹青蘇軾以爲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如贄之言開卷了然聚古人之精英爲治亂之龜鑑者也雖房杜姚宋克致清平考其道德仁義之旨蓋過之矣其論興亡之際謂天所視聽皆因于人天降災祥皆考于德非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而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厚薄故損益生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欲不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兢業業

一日二日萬幾幾者事之微也信哉孔子讀易至于損益喟然嘆曰損益其王者之道歟贄于天命人情之際可謂論之剴切者矣宋嘉祐間司馬光上言人君之大德有三仁明武以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爲人君之仁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爲人君之明唯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爲人君之武其論御臣之道有三曰任官信賞必罰謂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故天下飾名以求功巧文以逃罪欲博選在位之臣各當其任有功則增秩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又以祖宗開業之艱難國家致治之光美難得而易失作保業隆平之基因而安之者易爲功從而救之者難爲力作惜時無遠慮必有近憂作遠謀燎原之火生于熒熒作謹微華而不實無益于治作務實合而言之謂之五規光自謂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所學盡在是矣又謂五規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切務也宋之仁宗可謂漢唐以來之令主矣當此時韓琦爲宰相君臣皆賢迄不能如光所言豈以其分量有所止雖四十年深仁厚澤無以進于三代之隆爲可惜也蓋嘗讀其保業

之規言天下得之至艱守之尤至艱自周以來離而合合而復離五代生民之類不盡者幾希希太祖始建太平之基上下一千七百餘年天下統一統五百餘年而已承祖宗艱難之業奄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人主撫全盛之運知易離難合之天下土崩瓦解之勢常伏于至全至安之中誠不可一日而不兢兢業業者也唐自失河北以天下之力終不能取燕雲十六州沒于契丹宋南北遂至抗衡迄不能自支折而入于北若奄有唐宋所不能有之土其不爲尤重也哉所謂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人也其所以愛吾人保吾土誠不可一念自放者矣夫陸贄司馬光其言固皆可以爲萬世之所取法而申鑒之言亦不能易也文有博有約固不得以優劣論矣執事欲取數子之書爲可垂警誡而備世務者愚于前所陳蓋亦得其畧矣昔者嘗誦而論之雖其言散見于史傳而天人性命之理出焉詩書禮樂之道存焉治性正身之則著焉端本善俗之幾昭焉朝廷之所以順治百官之所以得職王化之所以隆國是之所以定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繫于此也夫謂意義深遠可爲法誡則劉向山陵之奏與陸贄司馬光論天命保

業此其尤諄切者也至于財賦兵農■狄之人務諸疏皆有之以明問之所未及亦未暇盡述也夫此數子者固皆一代之偉人其論議著于本朝載于後世視小儒齷齪暖昧勉強綴論而中無所有者真秋蟲之鳴也夫大人之言遠小人之言隘正人之言直邪人之言慝仁人之言恕賊人之言刻智人之言明昧人之言窒米鹽博辨非當施于人主之前也銖稱寸度非可以規天下之大也蓼菜成行瓶甌有堤量粟而舂數米而炊非治萬乘之國也如此之類常形于奏牘則人主之聽覽貶矣故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室穴言殊器也騏驥驕驪一日千里捕鼠不如狸狎言殊伎也鴟休撮蚤察毫末畫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非有天下之才與天下之識而忠足以犯人主者其言必不文而其行必不遠噫安得起諸君子而與之言天下之事哉愚生狂愚亦頗有感于今世之務顧不敢以言未及而言之然竊有慕於魏相蘇軾之條陳進讀不勝忠愛之惓惓也

問今河南置省大梁包鄴衛梁楚潁川南陽之地前代人才之盛難以盡舉姑取當時任事爲豫冀之產者各舉其槩與諸士子論之俱逢角

逐之秋矣或運籌帷幄辭萬戶之封或崇明王
畧拒九錫之議其心跡何似並遇戚豎之黜矣
或依違順旨定左袒之功或守正嫉邪嬰滅頂
之禍其道誼孰得負蒼生之望均也一以致山
桑之劓一以致淮淝之捷其名實孰當際中興
之運同也一以成述作之能一以成應變之務
其功名孰優屬時多難或負高志而不能免陳
濤斜之敗或有膽畧而不能拒封丘門之入其
才畧孰勝遭世治平識量英偉定社稷之策臨
時果斷有大臣之風其德業孰隆諸士子尚論
古人凡此者固所宜究心况其鄉之先哲乎其
悉述以對

任天下之事貴乎善應天下之變而非其才德之全
不足以當之才德純備是以能受之至大而不驚納
之至繁而不亂以輔世成治能使天下不傾而自居
其身于安全之地其在我者則然而使其所遭之數
有不然者是固君子之所不能必也書曰若有一个
臣斷斷兮無他技此德之有以兼乎才者也徒德而
已則推魯樸鄙之徒也不可以語才書又曰不敢替
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此才之本乎德者也徒才而

已則輕僥疾捷之徒也不可以語德夫欲以任天下
之事出于二者皆不足以有成世因以為才德不
足以集天下之事而又求夫小才涼德用之何怪乎
天下事日以廢壞而不振也昔成周作洛宅于土中
謂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
陽之所和也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
甫及申人才之盛固有以哉如伊尹太公申伯仲山
甫卓然為王者之佐而管仲子產百里奚孫叔敖皆
有聞于世孔孟蓋論之矣今特因明問畧舉漢以來
遭時遇上經綸世故史傳所記者謹掇拾以對張子
房當秦楚之際以家世相韓為韓報仇擇可以委身
者遂從高帝漢之天下已定矣子房不受萬戶之封
願從赤松子遊或謂子房不終事漢者為韓也夫誅
秦滅項子房之志已畢移以事漢何損于義而必去
之獨其為道恬澹薄視人世之功名而有飄然遠舉
之志耳荀文若遭漢室之亂間關河冀以從曹氏奉
迎變駕徙都于許魏之大業垂成矣文若不從九錫
之議卑命壽春或謂文若之死非為漢也夫士之死
亦非容易使其甘為曹氏佐命何以輕于殺身獨其
為才所役度天下無可以盡其用者而自托非所昧

明哲之智耳蓋世之于子房也病于予之過其于文若也病于絕之深善乎史氏之言曰智算有所研踈原始未必要終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成仁之義也其論當矣陳丞相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祖常出奇計以救紛糾之難迨諸呂擅王無能有所匡正而阿意順旨呂氏之權由此以起然能將相合謀因聞而發遂定宗廟蓋其從高祖在兵間不憚爲詐卒以此成功可謂應變合權矣夫所貴于成天下之事使皆若王陵之言未必能逆折其勢不過謝疾杜門而已其後將何以有爲哉陳仲舉處桓靈之時有清世之志樹立風聲抗論僭俗爲天下正人所依歸而宦豎操弄國權濁亂海內仲舉與聞喜合謀誅廢以清朝廷天下雄俊莫不延頸企踵以思奮其智力而謀之不遠致太后有雲臺之遷凶豎得志士大夫皆喪其氣而邦國殄瘁矣徒能死天下之事而智不足稱也夫戶牖功成而不免于論仲舉身歿而不失于正善乎史氏之言曰以仁爲己任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維持民心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數公之力也其論卓矣殷深源識度清遠爲風流談論所宗屏居不就微辟而時人擬之管葛以其出處卜江左興

亡及其入秉國鈞乘季龍之殂歿實關河蕩平之機也而出領中軍師次山桑曾無禦之策蹙國喪師華夏鼎沸豈非名之浮于實者乎謝安石高臥東山本無處世之意而諸人每恨其不出爲蒼生憂及見登用鎮以和靜禦以長算苻氏率衆百萬次于淮淝京師震恐夷然無懼色指授將帥大致克捷勁寇土崩中州席卷江左莫安豈非實之能副其名者乎雖然深源之清操雅量固自爲衆議所歸而桓溫尤忌之溫亦謂人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斯言不誣矣或以安石比王導則誠然而以深源並王衍不無少貶也張燕公于玄宗最爲有德及太平用事納忠倦倦所與祕謀密計甚衆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善用人之長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法天子尊尚儒術開置學士修太宗之政皆有以倡之開元文物彬彬公之力居多故天下稱其文姚元之尤長吏道決事無淹思三爲宰相常兼兵部屯戍斥堠士馬儲械無不諳記帝方躬萬機朝夕詢逮他宰相畏威謙憚惟獨元之佐裁決以得專任承權戚干政之後紀綱大壞而能先有司罷冗職修制度擇百官各當

其才故天下稱其通雖然元之雖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然天資權論計出張說于相州罷魏知古爲尚書而東都壞廟之對幾于佞矣故燕許並稱其文章真爲無媿而姚宋齊名君子不容無優劣也房瑄自成都奉冊靈武亟見任用以天下爲已任知無不爲秦决機務諸將相莫敢望旣而以賀蘭之諧分軍討賊師敗于咸陽唐世名儒皆稱其有王佐之材然將兵固非所長一與賊遇遂至喪師前史稱其遭時承平從容帷幄不失爲名宰而用違所長遂陷浮虛比周之罪彙維翰事晉當草創之初藩鎮多不服維翰勸其主推誠棄怨以撫之訓卒繕兵務農通商以安中國羽檄從橫從容指畫神色自若當時齊王捨維翰之謀信景延廣之狂策遂被俘虜抑維翰屈意事虜所謂毛羽未成不可以高飛蓋其勢不得不然耳又嘗讀唐史稱瑄之廢朝臣多言瑄謀包文武可復用雖瑄亦謂當柄任爲天子立功其喪師亦以監軍之促戰非其罪也惜夫一跌而遂不復振人比之王衍陸機謬矣彙維翰兩乘朝政出楊光遠景延廣于外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使居平世都將相其助業豈小哉嗚呼士之不幸遭逢阨會身名

俱殞者則房彙二子是也宋自仁宗之世天下號稱治平韓富二公與范希文歐陽永叔一時並用世謂之韓范富歐魏公嘉祐治平間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朝廷多故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而與范歐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富鄭公爲相守典故行故事傅以公議無心于其間而百官稱職天下無事史臣稱魏公相三朝立二帝垂紳正笏不動聲氣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又稱國家當隆盛之時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餘足芘當世富公再盟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數十年不見兵革與文潞公皆享高壽于承平之秋至和以來共定大計功成退去朝野倚重由此言之二公之功名蓋相當矣嗚呼士之幸而遭際太平福德俱全者則韓富二公是也抑中州之人才此特因執事所問及者言之若賈生之通達蔡邕之文學張衡之精思卓茂之循良李膺之高節黃憲之雅度鄧禹之功勳有不可一二數者孔子嘗在衛則衛多君子光武起南陽則南陽多功臣至如程氏兩夫子傳千載不傳之道統而許文正公自得伊洛之學有開世太平之功皆今河南境內之產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願因程

氏以求觀聖人之道而志伊尹之所志也謹對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三

制誥 奏疏 策問

先任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張治

賜謚文毅誥文

初謚文懿

制曰朕於國家之事凡臣下有所建白苟有可采咸賜施行實以付之公議而不私焉故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張治孕靈湘澳際會風雲擢掄魁於鴻漸之辰獲利見於龍飛之歲遂官翰苑事我先皇帝三十餘年往殿南都以長六卿尋被召還置之丞弼忠誠直亮庶幾有爲而弗永其年然隆恩厚卹君臣之義可謂有終始矣間於媚嫉之臣易名未當頃有言者朕下之禮官攷論其世以爾詞尚理要制作渾雄心存世務議論慷慨考文章以知人如陸贄之識韓愈因公正而發憤若汲黯之斥張湯引以同升悉爲今日之宰輔與之異趣實乃當時之大姦是以朝廷服其節槩天下想其風采昔我先正良用懷思不有嘉名曷稱輿論是用謚爾文毅蓋公議久而後定非樂於有所改亦必歸於是而後已也爾其不昧尚克享此

諭祭贈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裴爵并配贈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二

下

夫人楊氏封太夫人邵氏文

維爾性含淳質家承素風有子為文學之臣進位膺
秩宗之命贈封薦被伉儷偕榮考其積象之原寔由
善德之致再稽令式憫卹宜厚於厥終爰軫疏聞寵
數特申於併錫賁茲新竈祭以共牢尚其冥靈歆此
嘉饗

諭祭提督福建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塗澤民文

惟爾蚤占科名歷躋通顯屢經任使積效賢勞自頃
粵寇稽誅蔓延三省生民受毒徵發連年為我中國
之憂貽朕南顧之慮爾當閩寄畏此簡書協謀進兵
共成犄角鯨鯢就殄嶺海漸清方茲念功遽聞奄逝
豈以山川之險遂犯霧露之危朕用惻然遣官諭祭
靈其如在尚克歆承

諭祭山西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毛鵬文

惟爾初由俊造薦服仕官遺惠愛于桐鄉肅紀法于
栢府超陞太僕尋陟中丞屬獫狁之匪茹迺朔方之
倣寄斬首捕鹵捷音屢聞繕塞保城勞績可紀方申
移聞之命亟上養病之章未究厥施奄罹大疾疆場
多故朕用拊髀人才寔難予所哀念特遣諭祭以慰

幽魂爾若有知其克歆此

諭祭原任南京兵部右侍郎劉畿文

惟爾世族名家接武科第清塗華轍薦歷寺臺昔從
內庭曾董紫宮之役晚撫全浙永寧滄海之波顯有
譽聞方深委寄蘭楸桂棟最勞績于考工鶴列魚書
上鹵獲于幕府思馳嗣子位正陪卿在告養病奄忽
長逝用錫祭葬以厚厥終靈其有知尚克歆服

封朝鮮國王妃朴氏誥文

制曰我祖宗誕膺天命統御萬方睠惟東藩恪修方
貢奕世休饗恩賚有加朕嗣守丕基率遵先典迺國
君繼祚既遣使以疏封肆婦爵從夫復並隆其命數
爾朝鮮國王李昖妻朴氏出自元宗夙閑方訓爰膺
妙選作配名邦方嗣位免喪之時協令居燕譽之吉
適覽來表良副佇懷特封爾為朝鮮國王妃於戲宜
爾室家繫一國之風化共承祭祀衍百代之雲仍無
際令儀以迓多福欽哉

進香疏

某官某等謹奏為大喪禮事仰惟大行皇帝宮車遠
馭奄棄萬方四海之內含氣之屬靡不哀慕况如臣
等荷恩深重其於悲戀尤倍恒情謹備降香一炷具

本專差某官齋進謹以奏聞

奉慰疏

奏爲奉慰事某年月日接到大行皇帝遺詔以某年月日龍馭上賓普天同慕攀號靡及仰惟皇帝陛下聖孝天性方當諒闇之時哀慕至切臣等不勝悲愴無以爲情伏念大行皇帝受天明命繼紹丕圖覆露羣生四十五年享國長久近古罕比又以聖人爲之子顧命之日爲天下得人朝不改署市不易肆海內晏然大行皇帝在天之靈殆無遺憾矣天下神器帝王大統陛下膺茲付托之重伏乞仰遵遺詔節哀忍性愛精育神以繫華夏蠻貊之望爲天地神人之主綿國家億萬年無疆之曆所以答揚光訓永世克孝實在於此臣等瞻戀闕廷不勝大願

乞改調疏

爲乞恩改調以圖報効事臣於嘉靖四十四年會試中式蒙先皇帝收錄賜臣同進士出身除授浙江湖州府長興縣知縣自以平生受國家養育之恩亦欲少竭涓埃以圖報稱於萬一念百里之寄實非容易臣謹守教條悉意撫循妄謂今天下生民元氣耗矣宜專務休養之不當厲鑿銳事刻覈以取目前之快

也然泥古而不通於時務信心而不達乎人情功効蔑聞罪過山積幸荷聖明不加罪譴曲賜保全於隆慶二年六月十八日陞臣順德府通判終以駕蹇不任驅策黽勉在官虛糜廩祿審已量力甘自退廢又自念髫髻厲志白首不衰方國家收錄人才之日臣不忍自棄於造化生成之外茲因入賀萬壽聖節得望闕廷君父在上臣子敢不控訴愚悃伏望勅下吏部改臣國子監一官俾臣以五經訓誨學者巨鼎雖貧讀書不廢於宦學桓榮已老專門自許於師傅付臣之力足以任之俾於未死之年少盡平生之志亦以見聖世之無棄才也臣無任懇悃屏營之至

乞致仕疏

奏爲乞恩致仕事臣於嘉靖四十五年蒙恩賜同進士出身除授某官隆慶二年四月內朝覲回任今蒙陞授某官於某月日領到吏部文憑一道卽離任至原籍某府某縣不意瘴火忽作延醫調治未痊見今病勢侵尋不能前邁伏乞聖恩容臣休致念臣髫髻勵志白首不衰僅獲第於九科叨食祿者二載涓埃未竭覆載難酬及其未死之年敢忘圖報之志成漢二史作唐一經或能發揮盛德傳示來世

問兩浙天下重藩涵濡至治生民樂業蓋二百年於茲矣獨以承平日久吏治剝弛釁孽或萌殆不能不爲民病焉以田賦言之豪右之兼併里甲之攤稅其間欺隱飛詭姦宄四出今欲求經界之正丈量之法果當舉歛以差役言之官司之征派應辦之類仍其間資緣規避弊累百端今欲行均平之政雇募之法果當因歛自僂夷入寇民間徵調日廣邇者雖稱裁減猶未銷兵以蠲外加之賦茲欲議兵食之省而練土著之民可乎自礦徒爲梗州郡繹騷尤甚邇者稍已怙息旋復糾衆尚隱內訌之憂茲欲杜攘奪之源而嚴封山之令可乎夫丈量似矣而增稅猶恐弊及下田不知何以合夫遂人辨野之規雇募似矣而輸直猶恐累及貧戶不知何以得於司徒保息之道士兵似矣變或不測事當豫防旣濟衣衾之戒其可思乎築塞似矣利之所在人不畏死卅人厲禁之守其可復乎此四者均爲民病誠宜蚤慮而亟圖之也善救者譬如良醫之療病病已去而人不知否則投之或誤未免重困所以救之者非也是知變革之道必斟酌劑量識化裁之宜而後可以與此士於窮居天下之務當無不究心者矧是爲鄉土之患諸士子必

能悉其利弊毋徒諉之不知也

問我太祖高皇帝自始初建國庶事草創卽命世子以師事宋濂又選國子生國琦王璞等侍太子讀書禁中其後大本堂之建制度文物盛矣而對詹同等議東宮官欲用勳德老成之士于時羣臣當其選者可得而言歟至於皇太子侍圓丘侍文華殿侍文樓無時而不致其訓戒太祖之留意國本如此列聖御極其所以設教置屬果能盡得聖祖之意否聖天子慈愛隆至近日廷臣出閣之請尚以皇太子年齡未許夫明堂保傅之篇莫不在於蚤諭教與選左右所謂少成若天性尤今日之所當急也卽舉出閣之儀而今之東宮官屬與講讀儀注果足以爲盡論教之法歟昔賈生少年常爲文帝陳之此亦爾諸生今日之所當知者言之毋讓

問國家有非常之災天之所以警戒人主使修德以保大業而受多福也今天子承統繼祚寬仁恭儉天下延頸以望至治邇來災異頻仍豈上天垂象示所以仁愛之至者歟今歲洪水泛濫瀾漫數千里而大江以南海水震蕩沿海居民漂溺者以百萬計於洪範五行推其事類以爲貌之不肅故曰貌傷則致秋

陰而常雨然至於江河橫流海水飛溢其變不止常雨之應而已漢世如董仲舒郎顛之徒皆能推陰陽以納說時君學者或以爲流於術數假經托義非吾儒之正道然前世因天變下詔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今天下之事可言以告吾君者多矣諸士子抱憂世之志其各以意對

問昔者孔子與其門人論學其後七十子之徒以此友教諸侯而漢興六藝皆有名家以師法相授受更千百年而學者不廢也至宋周子出而河南二程子從之受業同時有張子與二程並稱以爲上接孔氏不傳之緒至朱子又獨得程氏之正傳則漢以來諸儒學者固置之不足道也然如程門高第弟子謝楊呂游之徒皆親有得於其師者而朱子往往病其悖於師說至其同時如陸子靜其所造已極於高明而驚湖論辨終不能有合今之論學者所以倍誦不相入爲此也夫道一而已矣千古之人心不異也何獨爲聖人之學者直有此紛紛也願聞諸儒之失與朱子之所以獨得者

問北狄爲中國患吾所以備禦之者常屈於力之不足二百年強盛之中國卒未有以得其勝算能幸其

不來而已然此乃上古之所不臣者猶可言也若閩廣在吾疆域之中其聲名文物與齊魯不異非秦漢之時比也而數年以來叛命者踵起雖告捷屢至而出沒如故非復如先朝斷藤峽八寨之類可以旋就撲滅今幾爲吾腹心之疾矣議者謂不患於無兵而患於無財不患於無財而患於無將又謂慎選牧守則能招論解散雖不必選將可也其果然歟宋儂智高反嶺南得狄武襄而後平定漢李固薦祝良張喬爲刺史太守則不發兵而交趾九真自寧前代得人之效如此今廟朝疇咨廷臣論薦自以爲極當世之選而智勇之將循良之吏毋乃猶伏而不出歟抑得人如先朝之韓襄毅王新建者於今日果可必其成功否乎其有以告我

問楊子雲太玄惟弟子侯芭能知之雖劉子駿班孟堅蓋莫能測也然桓譚以爲勝老子張衡以擬五經至范望之徒皆以楊子雲爲聖人抑豈無見而云然耶則吳楚僭王之譏吾未知其果然否也至司馬溫公又謂玄之書要以贊易非別爲書以與易抗衡也然則今之學者皆知讀易而不能信玄則其所謂學易者亦毋乃無所得耶夫侯芭者諸士子之鄉人也

故以太玄與諸士子論之

問我太祖高皇帝再造區宇創業之初經綸萬務若不遑給而紛紛著作上追典謨以遺聖子神孫者龍圖延英之所度不啻富矣姑舉一二爲諸士子言之嘗以祭祀爲國大事念慮之間儆戒或怠無以昭神明命禮官及儒臣編存心錄又將饗太廟致齋武英殿命東閣大學士吳況等輯精誠錄曰存心曰精誠聖祖所以嚴事上帝神明者至矣其大旨與其條目可舉而言歟夫以我太祖之於祭祀如此其於深宮之居褻近之御肯少肆耶蓋卽其對越神明之心也自古帝王著作多矣以儒者之學接堯舜禹湯文武之統此所以亘千古而莫及也二書實今日經筵勸講之所宜先者諸士子莊誦久矣宜敬陳之

問邇者洪水爲沴四方奏報日聞詔命所在賑貸德意至厚也夫先王九年之積今日不可冀矣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亦有可酌而行之歟管子書云湯七年早禹五年水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贖人之無糧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困夫聖人居至高之位乃能軫念人之無糧賣子者則當時之民其必不至於死也呂成公有言天下古今

不同古人可行之法皆已施用今但舉而措之耳試舉前代之救荒宜於今者有幾其若堯湯之世能念人之無糧賣子者否昔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有若告以盍徹乎夫饑而用不足而告之以徹尤今世之所謂迂者也然散利薄征實荒政之首務徒散利而不薄征又不若不散之愈矣今議賑貸未嘗不行而曰免民田租則動以國計爲言然則必使百姓受其實惠以不負我聖天子哀憫元元之意如何而可

問程子答張子定性之書以爲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其論至矣然易傳解良之辭謂止於所不見而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則猶若張子之恐其累於外也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程子以爲才思卽是已發不知戒慎恐懼亦已涉於思否呂氏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楊氏未發之時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若有悖於程子之言至於李愿中學於羅仲素而知天下之大本有在於是者是卽得之楊氏者也則呂楊之說亦未易可訾矣抑程子所謂內外兩忘與外順虛緣出怒不怒之言何以辨良卦之傳與息緣反照狗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者何以殊

才思卽已發與可使如槁木死灰者何以異夫學者於佛老皆知闕之矣至吾儒心性之學常不免與之相涉者凡此皆諸君平日所當體驗而析之於毫釐者願聞其說

問劉向稱賈誼通達國體古之伊管未能遠過又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無以加孝文一代之賢主其始未嘗不深知誼而卒爲東陽絳灌之徒所排棄誼長沙武帝始三策仲舒乃以爲江都相後亦見嫉於公孫弘再相膠東竟廢於家昔人稱賢才之用舍繫國家之治亂誼雖不用無損於文帝之治武帝以汲長孺之廷爭而上所傾向乃在於弘湯使仲舒列於九卿其亦何所救乎卽二子得君如伊呂其果可以追三代之治乎抑班固言誼之所陳孝文畧見施行仲舒居家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就問之及武帝推明孔氏罷黜百家立學校官舉茂才孝廉皆仲舒發之則二子於當時蓋未爲不遇也而誼乃至自傷比於屈子之沉沙而後世尤以仲舒不用爲武帝惜何也

問孔子贊易自庖羲氏刪書自帝堯此以前未之及也雖好奇如司馬子長亦斷自黃帝以爲史記然圖

緯所載世猶傳之秦皇九皇之稱或亦見於史記管子謂古封泰山七十二家春秋緯有十紀之名其亦可信歟或謂古有渾沌氏蓋天地之始生如屈子天問淮南子所稱多侑侏然皆無有及於此者至如猗韋冉相容成之號又何所徵歟孔子稱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論十三卦制器尚象之始則上古有天地其漸有帝王固理之必然者而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當孔子時前古之書猶有存者何孔子皆棄而不錄歟司馬溫公爲資治通鑑而道原劉氏與溫公深相契合然通鑑不敢續獲麟劉氏作外紀乃始於盤古氏何也以諸君於書院中方讀外紀試相與論之

問周官之法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愛刑罰慶賞以下者詳矣國初斟酌前代之制定爲里甲實本於此今天下編戶不具黃籍無稽流冗與土著雜處見丁著役牌面沿門輪遞之法比郡罕有行之所以姦宄竊發四■交侵夫豈不由於此也夫周官自鄉大夫至於閭胥無非教民以孝弟睦婣敬敏任卹漢置三

老猶有此意我太祖高皇帝手諭教民榜文固在今
欲遵行令鄉老教民決訟議者以為不可行何也夫
不遵奉典憲而徒取壹切以務聲名豈國家所以任
屬長吏之意茲欲求化民成俗之效何道而可諸士
子為我言之

問周官宗以族得民昔之聖人其治天下而篤于敦
本故其民維繫而不可解夫氏族之始宗法之立其
可詳歟宗法廢而譜牒重歷代為譜學者可數歟魏
起北方胡為而獨重高門唐尚文雅胡為而更崇氏
族袁誼柳玘豈非世家之賢者乎今譜牒亡矣宗法
豈可得而復乎與諸士子論道而及此毋以為迂也
問兵之所圖畫者地形也古有九塞猶在中國之間
若夫北紀與■狄為界■夏之大防莫嚴於此矣秦
漢取河南地因河為固議者不以為上策何歟魏晉
之世戎■雜處江統郭欽嘗論之矣以魏武之英畧
不知慮此何耶魏之六鎮唐之三受降城源懷之所
論張仁愿之所營果周秦之故塞歟石晉以十六州
賂契丹中國失勢以宋太祖太宗之烈不能爭尺寸
終宋之世武功不競卒貽青城之禍抑其故何也我
國家驅逐胡元中國之勢尊矣然朔方故郡統萬舊

城■得以居之在廷碩畫之臣時有論建而未能復
也諸士子籌之於今日必有勝算以下六首
武科策問

問兵衆之所聚必有行列司馬法軍旅什伍之數具
矣管夷吾作內政所以輕於變古者何也世言陣法
蓋本黃帝握奇而公孫弘范蠡樂毅之說果得其意
歟諸葛孔明演之為八陣圖後世惟晉馬隆隋韓擒
虎甚明其說李靖傳之造六花陣以變九軍之法李
筌配四正四奇之位于八卦而裴緒新令有九陣圖
其說可得而詳歟孫子曰紛紛紜紜亂而不可亂
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兵之至妙非陣莫能也而
筌又以為兵者如水水因地以制形兵因敵而制勝
能與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則筌雖為圖而其說
乃又出於圖之外固知兵者之所不可不究也願有
聞焉

問古語云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將者三軍之司
命也人主求天下之士而尤難於得將才而兵法言
論將之道有所謂五才十過八徵其求之可謂詳矣
又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又曰將之所慎者曰理曰
備曰果曰戒曰約其責之可謂全矣然昔君臣之相
遇風雲感會定分於俄頃如湯之聘伊尹於莘野文

王之載尚父於渭濱其果詳而求之歟齊桓登管仲於車中秦穆用百里奚於牛口其果備而責之歟古之人相遇如此之盛也今天下嘗病將才之難然恐有之而不能得也孔明不遇先主終老於南陽而已桓溫顧王猛而別求所謂三秦豪傑者豈豪傑之伏而不出其坐此歟抑雖終日與之居而莫識其人也請質之諸士子以觀其所以自待者

問自戰國力政而言兵者始籍籍矣其書大抵不出權謀形勢陰陽伎巧四種而已而後世又有所謂三門者何歟夫兵者不過以智鬪智智饒者勝以力角力力雄者強宜無事乎至高之論也今其書乃類言大道者如所謂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又曰精誠在乎神明戰權在乎道之所極又曰神明之德正靜其極誠如其說則古之爲將者必聖人而可也其果然乎又謂度量數稱則兵之法何又本於六律也至如荀卿子之議兵呂覽之言簡選淮南之敘兵畧諸士子亦能通其說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則兵者在於禮樂刑政爲至粗者也今能達於此說則知兵之非至粗也願聞其旨

問兵者天下之至變其安危存亡常在反掌之間繫計之得失明矣請以前史論之成安君之禦漢師也果用李左車之言則淮陰將遂困井陘乎吳王濞之向關中也果行田祿伯桓將軍之計則條侯遂委關東乎董卓專漢命梁衍獻規於皇甫真義若從之其能就格天之業否也夏侯懋鎮長安魏延進計於諸葛孔明若用之其能成搗魏之勳否也肥水之捷苻秦奔潰謝安石何以不知乘之渭橋之勝關中幾復宋武帝何以不知取之澶淵之幸議者謂寇忠愍拘小信而不亟徼■否則能使隻輪不返歟朱仙之捷議者謂岳武穆守小忠而不能矯詔否則能使中原廓清歟諸士子來應武科一劔之任主司者不以此相期也當必有獨明將帥之大畧者姑舉一二以相試焉

問古今言兵者莫過孫子其書於兵之情變無所不盡後之用兵者猶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加規矣嘗試舉其類如司馬懿不取小利而斬文懿此能而示之不能也班超詭言散衆而降龜茲此用而示之不用也韓信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襲安邑遠而示之近也岑彭西擊山都而潛兵渡沔以敗張

楊近而示之遠也耿弇攻西安而拔臨淄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也鄧艾據洮城而困姜維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也徐晃飛矢而下韓範拔人之城而非攻也陶侃函紙而擒溫邵屈人之兵而非戰也若此之類豈習其法而一一規合之歟抑其書足以待無窮之變而自不能出其範圍也夫果人之巧妙自與之合則孫子之書亦可無用歟驃騎將軍言顧方畧何如不至學古兵法其然乎試爲我言之

問孔子之在當時人皆知其爲聖魯三桓蓋僭竊之尤者而孟僖子臨歿使其子師事孔子季桓子病輦而視魯城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得罪孔子故不興也嘗讀其言而悲之然晏嬰子西號爲春秋賢大夫當是時齊楚之君欲裂地以封孔子而子西沮之不遺餘力何也子西猶知以孔子爲聖人特自安于僭陋耳若晏子肆爲詆譏何其無忌憚也其後司馬氏父子稱良史猶祖述其餘論以爲儒者不可用至于後世往往陽尊孔子而實陰用老聃申韓之術以治天下晏子之論何其流禍之遠也蓋千載人心學術之辨在于此願與諸子論之

問昔稱吳興山水清遠士大夫皆慕遊其地其民風

土俗之淳載于圖志者可考矣今時若與古異者將世變之不可挽歟抑治之教之者不至也漢內史之辨租賦渤海之化盜賊京兆之治告訐此其彰彰著聞者豈今時獨不可能歟其方畧化道見于班史可得而聞歟夫爲吏者固不敢鄙夷其民也將求所以移風易俗之方何道而可諸士子爲我言之

以下三首長興

問我太祖高皇帝初定金陵姑蘇實爲強敵自得江陰長興而蹙吳之勢成矣耿元帥實建取邑之功遂留鎮其地血戰者十年使上無東顧之憂卒殲巨寇以集大勳其經畧備禦之策可得言歟洪武十七年上親定功臣次第功高望重者八人長興侯次居第六及功臣廟六王之下又有十五人而長興侯不與何也已卯真定之援其死生大節世亦莫得而詳焉諸士子爲其邑人宜知其故其爲我言之

問先儒有言士之品有三有志于道德者有志于功名者有志于富貴者今天下之人大抵出于科目夫志于富貴者不足言矣先朝講明道學如吳康齋輔相三朝如楊文貞諸公多不盡出于科目今之所謂道德功業非科目無稱焉是果足以盡羅天下之才

耶然如二公者求之科目蓋少也夫科目不足以盡天下之才則天下之才果何所在豈士之不得于此遂不能立德而著功名也亦有謂科目敗壞天下人才其果然歟諸士子皆邑之俊彥今茲來試其所以自待者于士之三品何居願聞其志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三

吳嘯後學

何平訂
金望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四

志

馬政志

學者論官必本周禮周禮之書世或疑其與周制不合然文武周公之遺法亦頗可攷至言牧馬之事則夏官之屬曰校人趣馬巫馬牧師庾人圉師馬質其辨六馬之屬故爲天子十二閑馬六種也其職事有校左右馭夫至于皂師皆員選頒良馬養乘之駕馬三其良之數其政則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春除薜蠶廐始牧夏庠馬冬獻馬射則充樞質茨墻則翦鬪疾則乘治之牧地則有厲禁有駕稅之頒有質馬之量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禁原蠶凡馬特居四之一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滅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佚特教駢攻駒散馬耳焚牧通淫而呂不韋月令季春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仲春別羣則繫騰駒凡此皆自古以來傳其法所以能盡物之性者也其稱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戎馬四匹四子畿內方千里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或謂周蓋令民間養馬攷其實不然丘甸之馬蓋國有

賦調民自具馬以卽戎民之平日養馬官何與焉唯
校人以下之職乃爲王馬而天子使人自養之者也
牧師所謂牧地皆在草莽水泉之區若今之苑馬然
其後天子亦不盡如其制而自以其意使人養馬穆
王時造父御八駿孝王命非子主馬汧渭之間皆非
如周禮有一定之官也春秋時魯衛弱國而魯僖公
坵牧之盛衛文公駮牝三千詩人歌頌之秦起西北
牧多健馬其詩曰駟職孔阜六轡在手又曰騏驎是
中騶驪是驂言秦馬之良也諸侯力政國各有馬至
千萬騎後秦併六國馬皆入之秦及山東豪俊起章
邯以百萬之師數進數却竟以敗降秦馬無聞焉漢
初高祖與匈奴冒頓遇當是時高祖被圍白登匈奴
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驪馬北方盡烏驪馬南
方盡騂馬高祖以故大困時漢馬益乏故用婁敬之
計詘意和親孝文孝景循古節儉廐馬百餘匹孝武
侍中國富盛兩將軍出塞殺■八九萬而漢馬死者
十餘萬漢亦以馬少無以復往其後天子爲伐胡盛
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其後大將軍驃騎將
軍軍益出漢軍馬死者又十餘萬於是令民得畜牧
邊縣官假馬毋三歲而歸及息什一其後車騎馬乏

絕縣官無錢買馬乃著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
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牝馬先是天子發書
易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
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
天馬云宛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
子始種苜蓿蒲萄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
離官別觀旁盡種蒲萄苜蓿極望其後天子下詔深
陳既往之悔修馬復令毋乏武備而已孝昭詔止民
勿共出馬罷天下亭馬及馬弩關孝宣省乘輿馬及
苑馬以備邊郡三輔傳馬至元成之世數詔減乘輿
馬光武中典官皆省併太僕獨置一廐後置左駿令
和帝省減外廐及涼州諸苑馬其後世承華驂驥廐
馬亦萬匹矣漢馬莫盛於孝武之世至以伐胡馬遂
大耗故爲假馬毋歸息諸一切法此後世民養官馬
之始也然不久而罷漢太僕所領若車府路駟騎馬
駿馬龍馬閑駒駟駮諸監廐皆內馬也邊郡六牧師
苑及漢陽流馬苑此皆在外而諸牧師苑分在河西
六郡中北地靈州有河奇苑號非苑歸德有堵苑白
馬苑郁郅有牧師苑襄平有牧師官鴻州有天封苑
太原有家馬官其後又置越檇長利高望始昌三苑

益州有萬歲苑，犍爲有漢平苑，皆太僕屬也。魏晉以後，迄于隋，天下變故多矣。兵亟用而馬政未有聞，惟獨魏馬自世祖平統萬，乃以秦涼以西水草豐美，用爲牧地。馬大蕃息，至有百餘萬匹。高祖置牧河陽，常畜戎馬十萬匹。每歲自河西徙牧并州，稍復南徙而河西之牧愈蕃。故天下稱魏馬之盛，唐尚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閑，一曰飛黃，二曰吉良，三曰龍媒，四曰駒駘，五曰馱驥，六曰天苑。總十有二閑，爲二廐。一曰祥麟，二曰鳳苑。每歲河隴羣牧進其良，以供御。六閑馬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廐，初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此。其官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直司。團官牧尉排馬牧長羣頭，有正有副。凡羣置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一人。歲課功進排馬，又有掌閑調馬習。上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幽涇寧間地廣千里。一曰保樂，二曰甘露，三曰南普閏，四曰北普閏，五曰岐陽，六曰太平，七曰宜祿，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爲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贖。

之野凡馬五千爲上監，三千爲中監，餘爲下監。監皆有左右因地爲之名，當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萬歲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後以太僕少卿鮮于匡俗檢校隴右監牧儀鳳中，以太僕少卿李思文檢校諸牧監。使後又有羣牧都使，有閑廐使，又立四使。南使在原州，西使在臨洮，軍東北二使皆寄理原州。其後益置八監於鹽州，三監於嵐州，有白馬諸坊樓煩玄池天池之監，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晦請市馬六胡州，王毛仲領內外閑廐馬，稍復蕃息。其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天子以突厥欵塞於受降城，歲與之互市，又市之河東朔方隴右，旣雜胡馬種，馬乃益壯。天寶後，戰馬動以萬計，遂弱西北蕃安祿山以內外閑廐都使兼知樓煩監陰遼勝甲馬歸范陽，故其兵力傾天下。肅宗收兵至彭原，蒐平涼監牧，猶得馬數萬軍以復振。及吐蕃陷隴右，苑牧馬皆沒焉。其後水草腴田旋以予貧民，及諸賜占幾千頃。德宗命閑廐使張茂宗收故地民失業，愁怨穆宗即位，悉復還民。太和七年置銀川監，大氐無復。開元天寶之舊矣。他如蔡州龍陂襄州歸漢淮南臨海泉州萬安皆不足數也。漢以來

牧官後世不聞唯唐張萬歲王毛仲此兩人名最著而馬特盛議者以爲唐得人專其職也初置監牧秦渭二州北會州南蘭州狄道西蓋跨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四郡之地漢志云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爲天下饒皆唐之牧地之所苞絡也五代戰爭養馬之政莫紀宋太祖初置左右飛龍二院以二使領之後改爲天廐坊又改爲驥驥院以天駟監隸焉真宗咸平三年置羣牧使景德二年改諸州牧龍坊悉爲監在外之監十有四置羣牧制置使及羣牧使副都監判官廐牧之政皆出於羣牧司自驥驥院而下皆聽命焉諸州有牧監知州通判兼領之先是五代監牧多廢太祖始置養馬二務又興葺舊馬務四遣使歲市邊州馬閑廐始備太宗得汾晉燕薊馬四萬二千餘匹始分置諸坊國子博士李覺言冀北燕代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制敵以騎兵爲急議者以爲欲國之多馬在乎哨戎以利而市其馬然市馬之費歲益而廐牧之數不加者失其生息之理也且戎人畜牧轉徙馳逐水草騰駒遊牝順其物性所以蕃滋其馬至于中國繫之維之飼以枯槁離析牝牡制

其生性玄黃慙賸因而減耗宜然矣古者因田賦出馬馬皆生於中國不聞市之於戎今所市戎馬直之少者匹不下二千往來資給賜予復在數外是貴市於外夷而賤棄於中國非理之得也今宜減市馬之半直賜畜駒之將卒增爲月給俟其後納馬則止焉是則貨不出國而馬有滋也大率牝馬二萬而駒收其半亦可歲獲萬匹况夫牝又生駒十數年間馬必倍矣昔猗頓窮士也陶朱公教以畜五牝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間其息無算况以天下之馬而生息乎太宗嘉之仁宗慶曆中知諫院余靖言詩書以來中國養馬蕃息不獨出於■狄也秦之先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養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犬丘今之興平汧渭今之秦隴州界也衛文公居河之濱以建國而詩人歌之曰駟牝三千衛則今之衛州也詩人又頌魯僖公能遵伯禽之業亦云駟駟牡馬魯今兗州左氏云冀之北土馬之所生今鎮定并代也漢太原有家馬廐一廐萬匹又樓煩玄池出名馬卽今之并嵐石隰也唐以沙苑具爲宜馬卽今之同州也開元中置七坊四十八監半在秦隴綏銀皆古來牧馬之地臣竊見今之

同州及太原以東衛邢洛皆有馬監其餘州軍牧地七百餘所乞令羣牧使都監判官分往監牧舊地相度水草豐茂四遠牧放依周官月令之法務令蕃息別立賞罰以明勸沮庶幾數年之後馬畜蕃盛皇祐五年丁度上言天聖中牧馬至十餘萬其後言者以爲天下無事而事虛費遂廢八監然而秦渭環階麟府州太山保德岢嵐軍歲市馬二萬二百才能補京畿塞下之闕自用兵四年而所市馬才三萬况河北河東京東京西淮南籍丁壯爲兵請下令有能畜一戰馬者免二丁仍不升戶等以備緩急如此國馬蕃矣言不果行至和二年羣牧使歐陽修言今之馬政皆因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者其利病甚多不可槩舉至於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洎河曲之野內則岐幽涿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此唐養馬之地也以今考之或陷沒狄戎已爲民田皆不可復得惟聞今河東路嵐石之間山荒甚多及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水甘最宜牧養此乃唐樓煩監地也可以興置一監臣以謂推迹而求之則樓煩元池天池三監之地尚冀可得又臣往年奉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

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峽水草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馬性及京西路唐汝之間久荒之地其數甚廣請下河東京西轉運司遣官訪草地有可以典置監牧則河北諸監有地不宜馬可行廢罷嘉祐中韓琦請括諸監牧地留牧外聽下戶耕佃遣都官員外郎高訪等括河北得閒田三千三百五十頃募佃歲約得穀十一萬七千八百石絹三千二百五十疋草十六萬一千二百束羣牧司言諸監牧地間有水旱每監牧放外歲刈白草數萬束以備冬飼今悉賦民異時監馬增多及有水旱無以轉徙牧放詔遣左右廂提點官相度除先被侵冒已根括出地權給租佃餘委羣牧司審度存留有閒土卽募耕佃五年羣牧司言凡牧一馬往來踐食占地五十畝諸監旣無餘地難以募耕請存留如故廣平廢監先賦民者亦乞取還乃詔河北京東牧監帳管草地自今毋得縱人請射犯者論以違制初真宗用羣牧使趙安仁言改牧龍坊爲監仍鑄印給之於是河南爲洛陽監天雄軍大名爲大名監洛州爲廣平監衛州爲淇水監鄭州爲原武監同州爲沙苑監相州爲安陽監澶州曰鎮寧滑州舊龍馬監曰靈昌通國

初內有騏驎兩院天駟四監天廐二坊及上下監外則河南北爲監者十四皆掌於羣牧司乾興天聖間天下兵久不用於是河南諸監皆廢其後議者謂河南六監廢京師須馬取之河北道遠非便乃詔復洛陽單鎮以牧河北孳生馬其後復廣平監以趙州牧馬隸之又以原武爲單鎮移于長葛蓋自宋興以來至于仁宗天下號稱治平而法度常至于不能振舉而馬政亦多廢神宗以王安石爲相銳然有志于天下之治遂多所更張熙寧以來乃有保馬戶馬其後又變而爲給地牧馬初神宗患馬政之不善詔曰方今馬政不修吏無著効豈任不久而才不盡歟是何監牧之多吏之衆而乏才之甚也昔唐用張萬歲三世典羣牧恩信行乎下故馬政修舉後世稱爲能今上自提總官屬下至坊監使臣旣非銓擇而遷徙迅速謂之假道欲使官宿其業而盡其能不可得也今當簡其勞能進之以序自坊監而上至于羣牧都監皆課其功而第進之以爲任事者勸焉於是樞密副使邵元請以牧馬餘田修稼政以資牧養之利而羣牧司言馬監草地四萬八千餘頃今以五萬馬爲率一馬占地五十畝大名廣平四監餘田無幾宜且仍

舊而原武單鎮洛陽沙苑淇水安陽東平等監餘良田萬七千頃可賦民以收芻粟從之已而樞密院又言舊制以左右騏驎院總司國馬景德中始增置羣牧使副都監判官以領廐牧之政使領雖重未嘗躬自巡察不能周知牧畜利病以故馬不蕃息今宜分置官局專任責成乃詔河南北分置監牧以劉航崔台符爲之又置都監各一員其在河陽者爲孳生監凡外諸監並分屬兩使各條上所當行者諸官吏若牧田縣令佐並委監牧使舉劾專隸樞密院不領於羣牧制置時上方留意牧監地然諸監牧田皆寬衍爲人所冒占故議者爭請收其餘資以佐芻粟自是請以牧地賦民者紛然而諸監尋廢迺選其善馬而以其餘馬皆斥賣收其地租以給市易本錢是時諸監旣廢仰給市馬而義勇保甲馬復從官給朝廷以乏馬爲憂先是河北察訪使者曾孝寬言慶曆中嘗詔河北民戶以物力養馬備非時官買乞參考申行之於是始行戶馬法元豐三年春以王拱辰之請詔開封府界京東西河北陝西河東路州縣戶各計資產市馬坊郭家產及三千緡鄉村五千緡若坊郭鄉村通及三千緡以止者各養一馬增倍者馬亦如之

至三匹止馬以四尺三寸以上齒限八歲以下及十五歲則更市如初籍於提舉司於是諸路皆行戶馬法矣先是熙寧中嘗令德順軍蕃部養馬帝問其利害王安石謂今坊監以五百緡得一馬若委之熙河蕃部當不至重費蕃部地宜馬且以畜牧爲生誠爲便利已而得駒瘠劣亡失者責償蕃部苦之其法尋廢至是環慶路經畧司復言已檄諸蕃部養馬詔閱實及格者一匹支五緡鄜延秦鳳涇原路準此養馬之令復行於蕃部矣五年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養馬者聽仍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而戶馬更爲保馬六年曾布等承詔上其條約凡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疋物力高願養二疋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予其直令自市毋或強予府界無過三千匹五路無過五千匹襲逐盜賊之外乘越三百里者皆有禁在府界者免輸糧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爲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爲一社以待病斃補償者保戶馬斃馬戶獨償之社戶馬斃社戶半償之歲一閱其肥瘠禁苛留者凡十有四條先從府界頒焉五路委監司經畧司州縣更度之於是保甲養馬行於諸路

矣先是文彥博吳充言三代有丘乘出馬有國馬國馬宜不可闕且今法欲令馬死補償恐非民願而王安石以爲令下之初京畿百姓多自以爲便願投牒者已千五百戶決非有所驅迫力請行之時河東騎軍有馬萬一千餘匹歲番戍邊率十年而一周議者以爲費廩食而多亡失乃行五路義勇保甲養馬法繼而兵部言河東正軍馬九千五百匹請權罷官給以義勇保甲馬五千補其闕合萬匹爲額俟正軍不及五千始行給配事下中書樞密院以爲車騎國之大計不當專以一時省費輕議廢置且官養一馬歲爲錢二十七千民養一馬纔免折變緣納錢六千五百計折米而輸其直爲錢十四千四百餘皆出於民決非所願若芻秣失節或不善調習緩急無以應用况減馬軍五千匹卽異時當減軍正數九千九百人又減分數馬三千九百四十四邊防事宜何所取備若存官軍馬如故漸令民間從便牧養不必以五千匹爲限於理爲可而中書謂官養一馬以中價率之爲錢二十三千募民養牧可省雜費八萬餘緡且使入中芻粟之家無以邀厚利計前二年官馬死倍於保甲馬而保甲有馬可以習戰禦盜公私兩利上從

樞密院議河東騎軍得不減耗而民馬不至甚病六年提舉河東路保甲王崇極言請令本路保甲十分取二以教騎戰每官給二十五千令市一馬限以五年當得馬六千九百十有八匹爲緡錢十七萬二千九百有五十詔以京東鹽息錢給之令崇極月上所買數於是保甲皆兼市馬矣七年京東提刑霍翔請募民養馬蠲其賦役乃詔京東西路保甲免教閱每一都保養馬五十匹給十千限以京東十年京西十五年而數足置提舉保馬官京西呂公雅京東霍翔並領其事而罷鄉村先以物力養馬之令尚養戶馬者免保馬凡養馬免大小保長稅租支移每歲春夫催稅甲頭盜賊備賞保丁巡宿凡七事先是西方用兵頗調戶馬以給職騎借者給還死則償直是年遂詔河東鄜延環慶路各發戶馬二千以給正兵河東就給本路鄜延益以承興軍等路及京西坊郭馬環慶益以秦鳳等路及開封府界馬戶馬既配兵後遂不復補於是京東西戶馬更爲保馬矣公雅又令每都歲市二十四匹初限十五年乃促爲二年半京西地不產馬民又貧乏甚苦之八年京東西既更爲保馬諸路養馬指揮亦罷其後給地牧馬則亦本於戶

馬之意云九年提舉開封府界蔡確言比賦保甲以國馬免所輸草賜之錢布民以畜馬省於輸橐雖不給錢布而願爲官養馬者甚衆請增馬數歲止免輸橐一百五十束詔毋過五千匹於是京畿罷給錢布而增馬數矣哲宗嗣位言新法之不便者以保馬爲急乃詔曰京東西保馬期限極寬有司不務循守遂致煩擾先帝已嘗手詔詰責今猶未能遵守其兩路市馬年限並如元詔尋又詔以兩路保馬分配諸軍餘數付太僕寺不堪支配者斥還民戶而責官直翔公雅皆以罪去而保馬遂罷既罷保馬於是議興廢監以復舊制詔庫部郎中郭茂恂視陝西河東所當置監尋又下河北陝西轉運提點刑獄司按行河渭并晉之間牧田以聞時已罷保甲教騎兵而還戶馬於民於是右司諫王巖叟言兵之所恃在馬而能蕃息之者牧監也昔廢監之初識者皆知十年之後天下當乏馬已而不待十年其弊已見此甚非國之利也乞收還戶馬三萬復置監如故監牧事委之轉運官而不專置使今鄆州之東平北京之大名元城衛州之淇水相州之安陽洛州之廣平監以及瀛定之間棚基草地疆畫具存使臣牧卒大半猶在稍加招

集則指顧之間措置可定而人免納錢之害國收牧馬之利豈非計之得哉又况廢監以來牧地之賦民者爲害多端若復置監牧而收地入官則百姓戴恩如釋重負矣自是洛陽單鎮原武淇水東平安陽等監皆復初熙寧中併天駟四監爲二而左右天廐坊亦罷至是復左右天廐坊紹聖初用事者更以其意爲廢置而時議復畿內孳生十監後二年而給地尚存三千餘頃議復畿內孳生十監後二年而給地牧馬之政行矣先是知任縣韓筠等建議凡授民牧田一頃爲官牧一馬而蠲其租縣籍其高下老壯毛色歲一闕亡失者責償已佃牧田者依上養馬知邢州張赴上其說且謂授田一頃爲官牧一馬較陝西沿邊弓箭手旣養馬又戍邊者爲優樞密院是其請且言熙寧中罷諸監以賦民歲收緡錢至百餘萬元祐初未嘗講明利害惟務罷元豐熙寧之政奪已佃之田而復舊監桑棗井廬多所毀伐監牧官吏爲費不貲牧卒擾民棚井抑配爲害非一左右廂今歲籍馬萬三千有奇堪配軍者無幾惟沙苑六千匹愈於他監今赴等所陳受田養馬旣蠲其租不責以孳息而不願者無所抑勒又限以尺寸則緩急皆可用之

馬矣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給地牧馬其初始於邢州守令之請未嘗下監司詳度諸路各有利害旣不可知民居與田相遠者難就耕牧一項之地所直不多而亡失責償爲錢四五千必非人情所願言竟不行四年遂廢淇水單鎮安陽洛陽原武監罷提點所及左右廂惟存東平沙苑二監同知樞密院曾布自敘其事曰元祐中復置監牧兩廂所養馬止萬三千匹而不堪者過半今旣以租錢置蕃落十指揮於陝西養馬三千五百又人戶願養者亦數千而所存兩監各可牧萬馬馬數多於舊監而所省官吏之費非一近世良法未之能及時三省皆稱善其後沙苑復隸陝西買馬監牧司而東平監仍廢大觀元年尚書省言元祐置監馬不蕃息而費用不貲今沙苑最號多馬然占牧田九千餘頃芻粟官曹歲費緡錢四十餘萬而牧馬止及六千自元符元年至二年亡失者三千九百且素不調習不中於用以九千頃之田四十萬緡之費養馬而不適於用又亡失如此利害灼然可見今以九千頃之田計其磽瘠三分去一猶得良田六千頃以直計之頃爲錢五百餘緡以一頃募一馬則人得地利馬得所養可以紹述先帝隱兵

於農之意請下承興軍路提點刑獄司及同州詳度以聞俟見實利則六路新邊開田當以次推行時熙河路蘭湟牧馬司又請兼募願養牝馬者每收三駒以其二歸官一充賞詔行之四年復罷京東西路給地牧馬復東平監政和二年詔諸路復行給地牧馬復罷東平監宜和二年詔罷政和二年以來給地牧馬條令收見馬以給軍應牧田及置監處並如舊制又復東平監給地牧馬始於紹聖至政和時蔡京秉政行之益力京罷而復廢六年又詔立賞格應牧馬通一路及三千匹州通縣及一千縣及三百其提點刑獄守令各遷一官倍者更減磨勘於是諸路應募牧馬者爲戶八萬七千六百有奇爲馬二萬三千五百既推賞如上詔而兵部長貳亦以兼總八路馬政遷官然北方有事而馬政亦急矣靖康元年左丞李綱言祖宗以來擇陝西河東河北美水草高涼之地置監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民間雜養以充役官吏便文以塞責而馬無復善者今諸軍關馬者太半宜復舊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直不旬日間則數萬之馬猶可具也然時已不能盡行其說矣前史言牧政者唯宋爲詳其出牧上槽芻秣棚井

息耗多與今同以世近也語在兵志故不論獨戶馬保馬餘地牧馬猶爲後世害故備者焉欲令議馬政者知其所以利害之實也蓋自熙豐變法以至崇宣小人在位亟復亟變迄無善政而宋隨以亡渡江以後頗置監牧而江南多水田其後三衙遇暑月放牧於蘇秀大爲民患郢鄂之間亦置監牧然皆不可用而戰馬悉仰川秦廣三邊焉宋初收市馬戎人驅馬至邊總數十百爲一券一馬預給錢千官給芻粟糶食至京師有司售之分隸諸監曰券馬邊州置場市蕃漢馬團綱遺殿侍部送赴關或就配軍曰省馬陝西廣銳勁勇等軍相與爲社每市馬官給直外社衆復哀金益之曰馬社軍與籍民馬而市之以給軍曰括買宋初市馬唯河東陝西川峽三路招馬唯吐蕃回紇黨項藏牙族白馬鼻家保家名市族諸蕃至雍熙端拱間河東則麟府豐嵐州岢嵐火山軍唐龍鎮濁輪砦陝西則秦渭涇原儀延環慶階州鎮戎保安軍制勝關浩疊府河西則靈綬銀夏州川峽則益文黎雅成茂夔州永康軍京東則登州自趙德明據有河南其收市唯麟府涇原儀渭秦階環州岢嵐火山保安保德軍其後置場則又止環慶延渭原秦階文

州鎮戎軍而已大氏宋初市馬歲僅得五千餘匹天
聖中蕃部省馬至三萬四千九百餘匹嘉祐以前原
渭德順凡三歲市馬至萬七千一百匹秦州券馬歲
置萬五千匹元豐四年詔專以雅州名山茶爲易馬
用自是蕃馬至者稍衆崇寧四年詔曰神宗皇帝厲
精庶政經營熙河路茶馬司以致國馬法制大備其
後監司欲侵奪其利以助糴買故茶利不專而馬不
敷額近雖更立條約令茶馬司總運茶博馬之職猶
慮有司苟於目前近利不顧悠久深害三省其謹守
已行毋輒變亂元豐成法自是提舉茶事兼買馬其
職任始一凡宋之市馬分而爲二其一曰戰馬生於
西陲良健可備行陣宕昌峯貼峽文州所產是也其
二曰羈縻馬產西南諸蠻短小不及格黎敘等五州
所產是也紹興三年卽邕州置司提舉市於羅殿自
杞大理諸蠻然自杞諸蕃本自無馬蓋又市之南詔
南詔今大理國也大理地連西戎故多馬雖互市於
廣南其實猶西馬也宋自熙寧未變法以前然苑馬
之政亦未稱善蓋世之害馬者有三曰選吏曰繁法
曰易地吏非馬之所宜其害馬一也法非馬之所宜
其害馬二也地非馬之所宜其害馬三也大費佐辭

調馴烏獸鳥獸多馴服其後周孝王封犬丘非子曰
柘鬻其後世亦爲朕息馬也古有秦龍氏周官服不
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掌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
馬非異獸必有能馴之者非世官不可也羗童胡兒
項髻徒跣隨水草畜牧馬與人意相喻非有書生文
學法度理也法數變馬與人皆不自適何以能遂其
生况置之磽陁無所般畜或禾稼稻稔之田溝塍封
限遊騰莫逞非所以適其走曠之性也昔元魏起代
北故馬爲特盛雖唐馬未必能及也故曰馬陸居則
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踉此馬之真
性也元起于北遂以弓馬之利混一天下沙漠萬里
牧養蕃息太僕之馬殆不可以數計其牧人曰哈赤
哈刺亦有千戶百戶父子相承任事自夏及冬隨地
之宜行逐水草醜都之馬在朝爲卿大夫者親秣飼
之車駕行幸上都太僕卿以下皆從先驅馬出建德
門外取其肥可捫乳者以行車駕還京師太僕卿先
期遣使徵馬五十醜都來京師醜都者承乳車之名
也 皇朝洪武六年置太僕寺於滁州七年設羣牧
監十三年增置滁陽儀真香泉六合天長五牧監滁
陽羣二十有二儀真六合羣各七香泉羣八天長羣

四二十三年定爲十四牧監九十八羣二十八年廢牧監始令民間孳牧三十年置北平及遼東山西陝西甘肅等處行太僕寺是年太祖以寧遼諸王各據沿邊草場收放乃圖西北沿邊自東勝以西至寧夏河西察罕腦兒東勝以東至大同宣府又東南至大寧又東至遼東又東至鴨綠江又北不啻數千里而南至各衛分守地又自雁門關外西抵黃河渡河至察罕腦兒又東至紫荆關又東至居庸關及古北口北又東至山海關外凡軍民屯種田地不得牧放孳畜其荒閑平地及山塲腹內諸王駙馬及極邊軍民聽其牧放樵採近邊所封之王不得占爲己塲而妨軍民腹內諸王駙馬聽其東西往來自在營駐因而練習防 有占爲己草塲山塲者論之 上又以孕甘烏思藏長河西一帶西蕃自昔以馬入中國易茶邇因私茶出境馬之入互市者少於是彼馬日貴中國之茶日賤命秦蜀二王發都司官軍於松潘碉門黎雅河州臨洮及入西蕃關口巡禁私茶之出境者入遣駙馬都尉謝達往諭蜀王曰秦蜀之茶自碉門黎雅抵孕甘烏思藏五千餘里皆用之彼地之人不可一日無茶邇因邊吏議察不嚴以致私販出

境爲 人所賤夫物有至薄而用之則重者茶是也始于唐而盛于宋至宋而其利博矣前代非以此專利蓋制 狄之道當賤其所有而貴其所無耳國家權茶本資易馬以備國用今惟易財物使蕃夷坐收其利而馬入中國者少豈所以制 狄哉又命曹國公李景隆賚金牌勘合直抵諸蕃令其酋領受牌爲符以絕姦欺勅兵部諭川陝守邊衛所巡禁私茶出境仍遣僧官著藏卜等往西番申諭之時晉王成祖統軍行邊出開平數百里 上聞之遣人以勅往諭之云自遼東至於甘肅東西六千餘里可戰之馬僅得十萬京師河南山東三處馬雖有之若遇赴戰猝難收集苟事勢緊急北平口外馬悉數不過二萬若遇十萬之騎雖古名將亦難于野戰我馬數如是縱有步軍但可夾馬以助聲勢若欲追北擒寇則不能矣止可去城三二十里往來屯駐遠斥堠謹烽燧設信砲猝有緊急一時可知胡人上馬動計萬兵勢全備若欲折衝鏖戰其孰可當方今馬少全仰步軍必常附城倘有不測則可固守保全以待援至吾用兵一世而指揮諸將未嘗敗北致傷軍士正欲養銳以觀胡變夫何諸將日請深入沙漠不免疲於和林

此蓋輕信無謀以致傷生數萬今爾等又入廣塞提兵遠行設若遇敵豈免凶禍自古及今胡爲中國患久矣歷代守邊之要未嘗不以先謀爲急故朕于北鄙之慮尤加慎密爾能聽朕之訓明于事勢雖不能勝彼亦不能爲我邊患矣 太祖旣驅元主還幕北已無復窮追之意而殘元遺孽不能無犯境 諸王往往輕出塞 上在兵間久深患馬少遂戒諭云云故尤留意西蕃茶馬定金牌之制令重臣招諭蓋胡之勝兵在馬中國非多馬亦不能搏胡唯自守則步卒可用且驅之出境而已寶帝王禦戎上策也永樂元年改北平行太僕寺爲北京行太僕寺四年應天太平鎮江揚州廬州鳳陽州縣各增設判官主簿一員專理馬政設陝西甘肅二苑馬寺又設北京遼東二苑馬寺五年增設北京苑馬寺監六年增設甘肅苑馬寺監

贊曰易稱乾爲馬其於繇辭言馬不一馬之用大矣余從太史問 皇朝馬事自洪武以來畧知其本始作馬政志

馬政職官

周禮太僕下大夫二人漢百官表太僕秦官掌輿馬

其屬有六廐及龍馬閑駒橐泉駒駟承華諸監邊郡六牧師苑皆屬之後漢志太僕掌車馬天子出奉駕上鹵簿用大駕則執馭其屬有考工車府未央廐而漢故時六廐省爲一廐後置左駸令別主乘輿御馬故牧師苑分在河西六郡者皆省唯漢陽有流馬苑以羽林郎監領丞初初越嶺置長利高望始昌三苑益州置萬歲苑犍爲置漢平苑晉太僕或置或省宋齊惟郊祀權置太僕執轡事已卽罷梁置太僕卿與太府少府爲夏卿太僕漢爲中二千石梁列爲十二卿至後魏第二品最高品矣後與九卿並第三品大氏以後品皆第三時南北二朝南朝有廢置北朝無廢置隋煬帝省太僕驛驛署入殿內省尚乘局漢以來太僕置官本末今述其畧其詳具諸史唐六典載太僕卿之職掌邦國廐牧車輿之政令總乘黃典廐典牧車府四署及諸監牧之官屬少卿爲之貳凡國有大禮大駕行幸則供其五輅屬車之屬凡監牧所通羊馬籍帳則受而會之以上於尚書駕部以議其官吏之考課凡四仲之月祭馬祖馬步先牧馬社六典定於開元中其書訪周官敘太僕之職爲詳別有尚乘局亦具六典及百官志宋初有飛龍廐天廐坊

驥驥院後置羣牧司廐牧之政皆出於羣牧而太僕但掌天子五輅屬車后妃王公車輅元豐改官制羣牧之職並歸太僕元祐初令內外馬軍專隸太僕直達樞密院不由尚書省崇寧初詔太僕寺不治外事如舊制渡江後省寺入兵部其詳具宋史元太僕寺掌阿塔思馬又有尚牧監尚乘寺具元史余觀漢表志及唐六典太僕不徒奉乘輿自天子之六閑外至諸苑皆隸之武帝別置奉車駙馬都尉始分乘輿之事唐因隋尚乘局內廐別設官本朝太僕寺統羣牧監後廢監令民養馬而太僕專領之內廐自有御馬監惟或乏馬於太僕取之而鹵簿儀仗陳設大駕駕部與環衛司也皆不復關於太僕南京太僕寺故留京若行太僕寺苑馬寺亦並建無所統一途東山西陝西有行太僕遼東陝西又有苑馬甘肅有行太僕而舊亦有苑馬苑馬之設遼東則有永寧監清河苑深河苑陝西長樂監則有開盛安定廣寧苑靈武監清平萬安苑皆前代善水草之地邊於北狄苑馬之設最盛唯不須於太僕與古異今具洪武以來官制職分於後

馬政祀祠

周禮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馬祖天駟也房爲龍馬又周禮夏禁原蠶天文辰爲馬精龍與馬同氣古之聖人非通天地萬物之理其孰能與於此是以制祭祀而國家受福百物皆昌也祭以剛日用少牢皆於大澤具隋志及唐開元儀祝皆曰天子遣某官某昭告云余觀秦趙史記自益爲朕虞佐舜調馴鳥獸其後費昌仲衍世爲御有功列爲諸侯而造父幸於周穆王得驥溫驪驪騮騶耳之駟獻之穆王穆王使造父御西巡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造父御穆王日馳千里以歸造父由此封於趙城其後奄父爲宣王御而非子以善養馬孝王封之犬丘豈以栢翳爲虞而子孫世世善御能息馬哉上古聖賢皆神靈通於萬物不可以後世測度也穆王造父之事奇矣夫社祀以勾龍稷祀以棄若造父非子豈今所謂先牧耶太僕秦官主奉車又掌馬事意秦制蓋有所本抑周禮軼而不備不然何前世御者皆能善馬也太僕職兼奉車與馬其出於古非秦官明矣洪武六年 太祖幸滁學士宋濂從太僕寺卿唐元亨請置廟祠於滁承樂間北京太僕寺在通州故建祠如滁其神曰先牧曰馬祖曰馬社曰馬

步曰司馬凡五神位每歲春秋 天子遣太僕少卿
主其祭而天下凡養馬處處皆有祠遂爲通祠弘治
二年學士王鏊爲建廟記其文曰國家大祀郊祭外
則社稷社祭土稷祭穀皆民所恃以生國之大事在
戎戎政之大在馬馬之生養蕃息在人而亦有人力
所不及則馬神祀固宜居社稷之次天文房爲天駟
辰爲馬詩云旣伯旣禱周禮春祭馬祖夏先牧秋馬
社冬馬步皇明建都古冀馬之所生而通州爲地高
寒平遠泉甘草豐彌望千里世傳 太宗靖難與南
軍戰於此若有相焉者因詔作馬神廟於其地在今
通州之北地曰壩上鄉曰安德旁爲御馬苑凡二十
所春秋二仲則太僕少卿往主祀事其辭曰 皇帝
命某官某致祭往必陛辭返必廷復其嚴如是歷歲
滋久梁桷圻墜藩級賊圯沮洳穢駭人畜不禁行禮
至結茅以蔭已乃撤去風露橫侵星月仰見心虔跡
衰相顧惋歎而皆重於改作弘治八年太僕卿臣禮
始具以聞且乞立石題名以示永久詔可以屬役於
通州等二十五州縣財因歲登力因農隙始九年之
三月十年二月告成湧殿穹堂長廊邃廡齋廬庖福
完舊增新周垣外綠重門中閤啓閉以時過者祇肅

是役也始前太僕卿臣禮臣鉞成之者今太僕卿臣
琮而少卿臣質臣珩臣纓實相之寺丞臣珪縣丞臣
鐸實敦其事御馬監太監臣春等實飲其費於是翰
林侍讀學士臣鏊再拜稽首書其事於碑古者王畿
千里出車萬乘國初賦地於民而牧之國與民蓋兩
利焉及今百有餘年其地固猶在乎然則取之於民
則爲擾牧之於民則又擾是何哉方今 聖人在位
百度具舉而尤垂意馬政琮等旣協力以崇神祠則
在人者其將次第而脩復乎銘曰旒旒國馬于甸之
野渙焉如雲駢焉如雨有廟言言在潞之陽始誰作
之自我 文皇敢有不虔天駟煌煌瞻彼雲漢造父
王良有崇有圯其自人始神斯降祥人維致喜昔在
衛文亦有魯僖心維塞淵思亦無期功以才興亦以
情毀琢石鏡詞爰告無止 世宗虔事上立嘉靖中
四時遣祭皆以卿行 今上自如常祀馬神祠在通
州北四十里安德鄉鄭村壩今太僕寺中亦有馬神
祠寺官到任及朔望如土地祠致拜而已無祭禮祭
則於通州壩上壩上諸房養馬御馬監掌之以桐乳
天子之玉食資焉

余旣述祠祀如前後問知 皇朝故事者謂洪武二

馬政蠲貸

年築壇於後湖先是詔禮官考定其儀曰周官以四時分祭馬祖先牧馬社馬步先牧始養馬者其人未聞馬社始乘馬者世本曰相士作乘馬馬步神之災害馬者也隋因周制祭以四仲月唐宋不改今定春秋二仲月甲戌庚日於是遣官行禮爲壇四壇用羊一豕一帶一其色白籩豆各四簋簋登象尊壺尊各一樂用時樂獻官齋戒公服行三獻禮祝曰維神始於天地之物而馬生於世牧養蕃息馭而乘之閑廐得所歷代興邦戡定禍亂咸賴戎馬民人是安朕自起義以來多資於馬摧堅破敵大有功焉稽古按儀載崇明享爰伸報本以昭神功永樂十三年行太僕卿楊砥請立馬神祠於蓮花池 上命翰林院考古今儀式翰林院言古者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之神國朝南京止祭司馬之神於是設馬祖及司馬五神位每位用羊豕帛各一儀制淮南京洪武本祭四神而永樂儒臣乃謂南京止祭司馬之神不應失攷如是疑後湖蓋始議至滁陽而復改尚未有效也天順五年 天子復於欄上馬房命別自建祠而以元旦冬至及聖節遣內侍主其祭光祿寺具品物不領於祠官

昔先王之制法一稟於律其意蓋使人毫釐不可犯而法之所不能行亦時有縱舍故君子以赦過宥罪如天地之解使法一定而不易則人將無所措手足其勢必至於法不勝法不勝而法窮故聖人通之以赦至於取民亦然今日使民有常供之賦而必其一無所逋亦無有也亦姑以爲之法而其終求於天下常有不盡之意使人無已往之顧則累輕而可勉爲後圖此王者之道也國家責財賦於東南 先皇帝在位十年間時有赦百姓安生樂業而積逋亦少自後迨三十餘年不赦而積逋反多使積逋多而不赦雖戶誅之不能盡也 天子新卽位詔書蠲逋已責天下鼓舞若更生而奉行者猶加誅求鈞校愈密生民不能無缺望而積逋終不能以有得是何不爲之名以予民乎 祖宗令民戶養馬其初爲法至嚴也豈不欲其馬之善而度不能以盡如其法每下詔書必加蠲貸豈非勢之不得不然然亦有以見 天子仁愛之意終不以馬而病民余故爲採歷年蠲令悉著之

馬政庫藏

太僕寺掌馬政而庫藏特爲寺之大務故有易銀變馬草場餘地之租凡賄之入皆以馬也馬不足則令市之民常以地之宜與年之豐凶而權之而貨賄之出入上其計於司馬如勞軍繕城府營之製造成取給於寺而大司農乏亦時時假諸寺若御馬監邊屯馬不足來告寺輒予之或予馬或予賄賄與馬一也故寺之積特饒焉而其出亦倍夫苑馬之政不舉則邊馬不足太僕不領內廐則內馬無限節故余於秦漢官制每有感焉漢母將隆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與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太僕寺顯顯爲國馬其入又非大農比若爲他給及貸用非挈餅之守矣繫於軍國之大計故特書焉

余攷 祖宗時不置司庫蓋時寺額主馬而積金少也弘治初始置官吏豈非金溢於前耶金日羨而馬日贏矣議者又言徵金便如是不已幾無馬矣夫謂積金以市百萬之騎可立致則內藏之金猶外廐之馬也是不然往者嘗捐金以購馬當時猶謂擾民而不可行一旦倉卒括民間馬可得耶如倉庾無積穀

而黃金珠玉饑不可食也冀北之馬稱天下今民歲俵馬往往市之他郡所謂外廐者果安在哉而邊兵之求索無厭涓涓之流不足以盈尾閭之洩是不可不爲之長慮也

舊制職官以下四篇別入雜著今以類相從附馬政志之後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四

崑山後學王

輯基訂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五

宋史論贊

章獻劉皇后

論曰章獻因鍛銀之邪起播叢之賤以才技承恩寵至干大政非女后之美然不以權假近習號令嚴明不出宮闈而威加天下至能保護仁祖母子無私毫間隙又詔羣臣講讀設幃西廡擲程林之圖於地聽夷簡之言而悟有足稱者夫李宸妃之事微夷簡母子之際幾不能釋哉

郭皇后

論曰以仁祖之賢而閻呂得肆其紆瑤華之不終深可惜也原其故由寵愛張美人而后之立非帝意固有以啓之耶楊尚之爭斯其末流之弊耳

慈聖曹皇后

論曰神宗以太后之命不能勝安石之說其志亦可悲哉夫取后必以名家光憲出自武惠其才傑固宜如是女子惡以才見若后者無厭其才也古者授管脫珥之風夫豈獨具冠帔佐御饌而已

宣仁高皇后

論曰曹高二后身親仁祖寬博之政且濡韓范富歐

之風婦姑所見略同矣夫明哲昭於閭闔而偏徇暗於朝廷固有以也當元豐之末天下已極敝非得聰明不惑之主持綱紀於上率群臣於下弗克有濟宣仁徒以一女子力挽天下之勢抱十歲童衣黃袍啣天憲太后出而法存退而法亡雖元祐初政若時雨吾知其不終也

欽聖向皇后

論曰欽聖臨政不久定策之外無可見者然其言論風旨固宣仁之遺也宋興以來女后之賢少聞自高曹向孟皆當變故之日而行始出於閭闔夫月則明矣其如日之晦何

昭慈孟皇后

論曰隆祐瑤華再貶洪州播越中間顛沛亦云多矣宣仁惜其福薄諒其然乎方張邦昌苗傅逆亂之會后子然一婦人耳奸賊黨與左右側目卒能迎康王而授之璽引世忠以復辟古所謂疾生智慧者與既而垂衣被練怡然行宮之養與夫縊鈞牽衣者竟何如哉

章太后

論曰高宗之至情備見章太后傳然能修問膳之禮

而乏枕戈之志非天子之孝也靖康之禍六宮陷沒者多矣其戮辱之狀史不詳著至子觀喬章慟哭沙漠中每掩卷爲之流涕以爲世主不可以不觀也

楊皇后

論曰彌遠抵巇以窺官闈可畏也哉濟邸亦非令器也不以其時龍潛晦迹以視君膳乃感慨發憤書几作字竟何益乎彼能碎乞巧之器而美人之進何不能拒也蓋亦其自取云

皇后總論

論曰世稱宋朝家法過漢唐予讀其書信哉章獻之妬而不薄於仁祖不問於楊妃英孝自藩邸入而恩如已子高宗起再廢之后而奉之身親視膳疾不解衣雍雍乎誠三代以還未之有也然猶時有在床之禍楊尚寵而閻呂乘其間劉婕妤進而郝蔡逞其克彌遠濟邸之禍表裏於楊后嗚呼可不戰戰兢兢哉

魏悼王

論曰太宗以呪咀不足以服天下而更甚以西池之變此誰爲之左驗哉抑何其辭煩而意晦也於是勢利之顧慮去而兄弟之情見矣史稱廷美之禍始自趙普德昭忤旨自刎皆非實錄方禹錫告變普尚滯

河陽而禹錫普邸人也倉卒來朝特窺其意而贊之耳德昭寬厚長者喜怒不形於色匹夫自棄其身亦必有所感憤一言忤君父何以死哉此必國史諱其故而不傳也

楚榮憲王

論曰以徽宗之昧而不究蔡邸之獄繇蔡王尚幼而江公望之理明也危哉大利所在嫌隙乘之孝宗時莊文太子薨魏王愷當立帝以恭王類已竟立之愷出判寧國登車顧虞允文曰更望相公保全予三復其事而悲之

趙子崧

論曰汴京失守宋已易姓康王名號未正子崧雖鼓義而起可也檄文不遜何罪哉方中興之時宜與天下更始釋舊事廣眾謀而高宗首沮信王之功復抵子崧之罪抑何謬也

不忌

論曰不忌起進士出撫民社能衷上益下所至皆有惠政古循吏之用心也至其立朝好言天下事不憚忌諱真宗英也世稱楚王元儼爲天下所崇憚彼其廣頽豐頤徒有其威容耳

諸王總論

論曰宋諸王咸以文雅自飭工筆札喜詩書不專溺於裘馬聲色之間蓋其風流自上被之也翠羽珊瑚之戒假山之對臣主好尚如此而又睦親有院大宗正有家法祖免以上賢者以名聞其疎屬亦得以進士起家彬彬乎盛矣哉雖非三代經制之義而近古以來未之有也

公主

論曰自釐降之典廢而肅雍之風泯宋興沿習降等之制倒行坐立之禮太宗之命魯國獨私于崇禹錫耳至神祖始下詔勸使率循婦道徽宗定盟饋之禮其意美矣然乘勢驕恣其處位固然蓋文至而實不行也子採宋史得其尤賢者三人其他如叩城夜訴玉管希恩又何足數哉靖康之禍帝姬之北遷者蓋二十人

范質王溥魏仁浦

論曰范質早為桑維翰所器至令周祖雪夜解衣明於機務有宰相之材宋興稍稍建白緣飾固陋蓋有助焉王溥解河中之疑贊澤潞之策汲引人材惟恐不及魏仁浦以黃縑之激起為小吏而能口說手疏

筭無遺策其才技皆見于周太祖之世然質以文學自媚于禪代之間而仁浦倒印激怒何其危哉所謂江湖之人習風濤而不愴者奈何其責以死也

石守信

論曰自唐末至於五季方鎮之禍糾連盤固每一動搖環顧而起擅易軍帥至移於闕庭天下以為不可除之痼疾矣然小人好亂之心亦必無所顧忌而然太祖神武蓋世素為守信之徒所翊戴龍潛之時固已俛首帖耳而為之用及名號已定黜拜繇已因而取之其勢易也蓋宋之方鎮有五季因襲之弊而無五季難去之患英雄成事非有奇策能撫其機而無失之耳

侯益趙贊

論曰二人皆有將帥之才方其陷身契丹徘徊蜀漢幾失所措所謂智勇遇窮而困也悲夫及其歸命漢祖功名顯著世猶以降辱罪之獨不思人材之在天下亦難得也哉

王全斌

論曰賞罰之道繇好惡生蓋誠心出于自然也全斌贖貨恣暴太祖責之是矣乃曰非以為戮江左未平

而始爲之立法耳則是太祖無罪全斌之心而有取
江左之志設使江左已平則成都十萬衆之魚肉不
足憫也孟軻之惡言利有以哉

趙普

論曰趙普佐宋收藩鎮之權解苛暴之令立三百年
忠厚之基號爲元臣列于大烝斯無忝矣然古所謂
大臣者富貴不能入其心故能立乎廟廊天下被其
化若普者鬱悒河陽遂至嗚咽出涕太宗亦自以爲
哀憐其舊而收之君臣之間兩無所憚雖北征之疏
再上而徒以長文過之辭而跪拾補綴之風吾知其
不能行于太宗之世矣

盧多遜

論曰予讀多遜獄牘言趙白交通事云願官車晏駕
其組織疎謬尤爲可笑多遜挾邪之迹不甚可見而
趙普亦未有以勝之二人者徒以勢利相傾邪正之
實予未知所定也

張齊賢

論曰齊賢慷慨任事論邊防則以治內爲先施于政
則以愛民爲本予觀其獻策天子以手搏飯真磊落
不拘人也晚有薛寇之累其略於簡細固亦宜然然

異夫齷齪保位者矣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五

後學華長發訂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六

紀行

己未會試雜記

臘月二十四日風日暄和行丹陽道中余垂老有此遠役意中忽忽不樂欲慕古人之高致而不可得有欲言者而口不能道忽思馬季長客涼州關西饑亂因嘆息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劔其喉愚夫不爲所以然者生貴于天下也今以世俗咫尺之差滅無賞之軀非老莊所謂也遂往應鄧騰之命嗟夫此予今日之意也因諷其言感慨者久之

常熟瞿論德景淳爲博士弟子時予常議之白下及登第兩爲禮闈同考在內簾對諸學士未嘗不極口推獎一日過訪道及平生以予不第諸公嘗以爲恨爲吾江南未了之事因言爲考官亦有難者蓋內中

有一榜外間亦有一榜必內榜與外榜合始無悔恨方在內時惓惓未嘗不在公也又爲予同年義興楊準道予少時之夢予少夢吳文定公授以文字一卷予歲貢鄉舉皆與之同故瞿每對人言之實以文定公見待云

諸考官命下之日相約必欲得予及在內簾共往白

兩主考常熟嚴學士訥因言天下久屈此人雖文字不入格亦須置之第一人必無異議金壇曹編修大章尤踴躍至與諸內翰決賭以爲摸索可得然盡閱落卷中無有也揭曉後曹使人來具道如此而人有後來言予卷爲鄉人所忌不送謄錄所蓋外簾同官言之然此乃命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予自石佛關與鉛山費楹文步行至濟州城外遇泉州舉子數人共憩市肆中數人者問知予姓名皆悚然環揖言吾等少誦公文以爲異世人不意今日得見往往相目私語比在京吾鄉有託泉州舉子之語以相詆不知予已在濟州先識之設果有言亦不當傳道之而乃假託其語其謬如此所謂外簾官者亦對人毀予予時方出國門亟書數語寄其同官徐學謨蓋一時有不能平亦予之福也

己未禮闈易題節六四爻象予講安字之意大畧云使聖人之制禮不出乎其心而欲驅率天下以從我則必齟齬而不合天下之由禮不出乎其心而欲勉強以從聖人則必勞苦而不堪齟齬不合勞苦不堪秦漢間語眉山蘇氏文多有之今某人摘此八字極加醜詆以數萬言中用此八字爲罪詬亦太苛矣前

浙省元姜良翰久不第高時爲給事中每論其文切齒姜後亦登第子老矣能望姜君乎惜乎其之以高時自處也嘉定金喬送予出國門偶道此喬自徐祠部所來祠部與予舊相知因書寄之然勿與他人道也先是丁未子試卷中庸天地位萬物育講語用山川鬼神莫不又安鳥獸魚鱉莫不成若房考大剗此一粗字有輕薄子每誦以爲嬉笑事亦類此蓋今舉子剽竊坊間熟爛之語而五經二十一史不知爲何物矣豈非屈子所謂邑犬羣吠吠所怪也歟今次將北上夢多奇者當別記之二月得兒子家書言夢子獲雋易題乃離卦乃化成天下而里人夢見龍起宅中發屋拔木時易題果出離卦頗以爲異對坐中言之傳至瞿侍讀亦爲子喜

又張憲臣夢余在殿陛間走度一木跨其肩上謂予名必在張前榜出張中禮卷第二而予不得有不盡驗者家人任慎少隨余每夢輒應今歲隨在京數有奇夢類非其能自爲者然亦不驗獨余二十六夜夢報中會元謂今年二十九揭曉何得先三日有報其人云預報會元耳夢中因念甲午歲有人來報鄉舉第二此預報之證也頗自疑之

又夢在大內嚴學士送予下階予辭以公爲吾座主不宜降屈乃與瞿侍讀相携而出初得此夢以嚴爲座主必中而又不驗豈瞿後主考乃得舉也然予無望此矣又二十七日夢一卷書乃爲狗所吞人言書爲狗吞乃狗兒年非羊兒年也

李元禮郭有道生此世必在塵埃中無人知貴之者杜子美詩云溫溫士君子令我懷抱盡靈芝冠衆芳安得闕親近子美此意曖然甚可愛也人無此安得謂之能親賢吾苟且與之豈不自賤荀子度已以繩接人則用繼莊周遠之入于無疵其亦枉其性矣孔子七十子服之謂之聖人則無一人之服之者可以爲賢乎孔子則自言邈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孔子之言乃所謂知性命之理者也

子每北上常儵然獨往來一與人同未免屈意以狗之殊非其性杜子美詩眼前無俗物多病也身輕子美真可語也昨自瓜州渡江四顧無人獨覽江山之勝殊爲快適過滸墅風雨蕭颯如高秋西山屏列遠近掩映憑闌眺望亦是奇遊山不必陟乃佳也

四月初五日夜泊滸墅夢魏孺人別居一所予往見之孺人亦來就余所尋復去相見時甚歡以爲世間

未有事約與相迎爲夫婦如故孺人意亦允諾方
躊躇間岸上鼓鼙襲夢覺矣自孺人歿幾及三紀未
嘗夢俗以爲淚着殮時衣不夢也今始一夢慘然甚
感王孺人亦無夢壬子冬北上雪夜宿句曲道中夢
孺人來二君德容常在吾目中今自數千里還去家
益近愴然有隔世之悲

初六日發許墅自丹陽無一日不遇風是日冒風雨
僅至婁門宿跨塘橋下中夜風雨勢益惡子惺然不
寐念此行得失有命畧無芥蒂于心獨以三四千里
至此又阻風雨不得亟見老親思昔丙辰南還見吾
祖云不第不足言汝還慰吾懷矣今吾祖長逝還更
不可見更不復聞此語悲痛胡可言也明日過沙河
風雨微止將到家矣命童子索筆硯聯事記之人之
毀譽不足爲之有餘不足顧獨以廟堂諸公譽之愛
之者無所用其力而鄉里知識毀之嫉之者必中其
計信乎子之窮也夢兆本不足道具存一時之事故
并書焉

嘉靖三十八年四月書時過陸市

壬戌紀行

廿四日行夜泊平樂明日午至閩門廿七日行二子

還夜至新安明日晨至無錫是日至白家橋兩晚穿
城宿毗陵驛下廿九日夜泊丹陽三十日午過丹徒
得葉子寅江船與周孺亨待潮因三人步觀留侯廟
遊海會寺還飲舟中夜潮來奪港以出是夕宿于江
中元旦登焦山微風渡江得小船卽行夜至江都明
日與孺亨聯舟行宿孟城初三日寶應湖大風夜至
平河橋宿去淮四十里明日雨宿裏河明日入淮船
船尤小夜臥長淮風浪之聲達旦初六日至桃源夜
雨初七日雪西北風急僅至崔鎮明日過宿遷夜二
鼓至直河時獨與孺亨兩舟行岸上有騎者挾弓矢
叱挽人令之下皆踉蹌入舟尋見有人聚立頗疑其
盜然竟無他初九日至新安自是始有閩廣人同行
初十日午過呂梁夜宿未至彭城二十里十一日已
過洪舟幾落洪去力挽以出彭城大雪舟停一日十
二日自寶應來陰寒雨雪間作是日始見日尤寒刺
舟者鬚眉皆冰黃河凌下船刺刺有聲至境山宿明
日船犯凌舟幾覆觀溜口黃河自西來從此出故河
水推排而下常年經此溝中有水汨汨流故云溜今
成大河也夜至沽頭明日孺亨小恙便欲還強之入
閩夜與四明王燁飲上海曹子見舟中止八里灣南

月明霧四塞霜下如雪岸柳皆凝白十五日待冰亭午始過種以連日寒冰雪乍凝非復壯米特船人畏怯時止夜將及南陽又止復行近棗林又止聞岸上雞鳴矣十六日止仲家淺十七日過濟寧夜止南旺第一種與王曹二君飲十八日午至南旺汶水流出水雪壅河同行船更相挽破冰而前近遠老口月出九船順風張帆檣皆挂燈如列星迤邐行柳樹間明日早飯後逼張秋飲王君舟中還待月聊城二鼓行二十日未午至清涼舟聚者三四百明日午始入漳河天微雨止宿渡口月出復行至曉過武城日昃風止鄭家口月出行廿三日過故城至老君堂廿四日止新口廿五日大風未至滄州廿六日過興濟行五六里以冰阻先後來者皆聚幾及千艘半天下之士在此矣始見同縣諸友夜飲于敬舟中廿九日早過靜海宿獨流初一日大風止大王庄飲起仁舟中至劉指揮庄雇肩輿小車庄人皆來叩頭與曹子見小飲登舟初二日移舟楊柳青陸行至韓家樹渡津沱河風極冽厲有河水待久之乃渡道會泉南諸友飯桃花口宿楊村明日行至華黎庄步觀神廟前石刻云開泰六年建塔藏舍利于婁河西咸維四年七月

十四日雷火塔燬壽昌二年五月中常有光怪現握得舍利百餘顆乾統五年建木塔列題諸僧名後書榮祿大夫監察御史武騎尉張軫下有磚承之廻書佛號後題榮祿大夫檢校國子監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石恕初予踟躕小舟中少所見獨記所止處而已陸行觀此石字畫措勁而年號官名皆遠時故記之自石晉以十六州畀契丹此地沒于北者五百年予每入北界未嘗不歎宋人不能至此也幸生二百年一統全盛之世夫豈易得哉飲武清至靈谷屯宿初四日行過馬駒橋申刻至京自興濟水阻千艘相聚行數里輒相呼擊冰如是數里又行舟止時如鴉將棲且止復飛回翔不定前此未見也聞白河水尚腹堅遂皆陸行予自丙申計借後七試南宮往來程路及此行計七萬里矣

壬戌紀行下

初一日下張家灣皇木蔽川舟阻隘僅得出是夜夢月蝕既余與二人望而拜初三日行初四日過河西務兩日風行皆不盡日初五日午竟白河遡漳衛白河出城外經密雲合大通榆渾諸河在灤洲東北出通州境東南至香河界又流入于武清凡三百六十

里至直沽入海元史言榆渾三河之水合流名曰潞河白河亦名潞河也宿楊柳青明日宿獨流初七日過滄洲十餘里宿前阻米處初八日過磚河日尚蚤止泊頭有扁鵲廟扁鵲渤海人莫州有其家宅謝靈運擬鄴中詩云憶昔渤海時南皮戲青衿當建安時非清平之運士之有以自樂如此初九日過東光至安陵道逢同縣許事士停舟相勞問爲同行者閉距不得與言許尋遣人致禮初十日過桑園雨舟止久之雨後歛得順風舟甚駛風雨尋作未能至德州十一日泊故城有馬都御史祠與許翔甫行縣中明日經鄭家口風疾尋過夾馬營至武城觀夫子廟像河許有二童子來自言學易因與之言易是日風順掛席行如飛雖有逆灣然亦行一百四十里十三日晡時至臨清衛河自輝縣蘇門山合頭歷輝縣界新鄉衛輝府新鎮李家道口莘縣小塔兒清濁二漳自林縣合流經臨漳館陶小塔兒入衛河漳衛合行二百里過臨清自輝縣東北來一千六百里又千餘里至直沽合白河入海元名御河永樂初會通河淤自淮入黃河至陽武陸輓至衛輝下衛河也南行逆流自靜海歷興濟滄交河南皮吳橋景德故城恩武城夏

津清河之境靜海青興濟滄德故城武城皆臨河十四日入輝晚行至戴家灣十五日日昃過聊城泊李海務明日周家店南水涸不行晡時水至行達河城十七日荆門大風黃沙蔽天舟如霧中行過張秋及戴家廟有龍衣船封水明日食時行龍衣船歲于此過聞挾南貨故船常滯淺曾記一歲適巡撫過界水爲封銅東平張長史以金幣賄閹買水買水所未聞也夜至開河明日南旺水涸至宋尚書祠觀鷲河口汶水來處鷲河口卽黑馬溝也有分水龍王廟汶自此逆流北出五百餘里入于衛南出二百餘里合于沂泗凡八百餘里云北去者逆上至南旺而順南行者亦逆上至南旺而順故濟寧當南北之半而行者皆相期至此諺云上巴濟寧下巴濟寧以爲過是皆順流也十九日濟州登太白樓陳子敬許翔甫沈誠甫秦起仁王子敬陳敬甫同登濟州西望城武縣正相直也余曾大父嘗爲其宰樓下有碑刻永樂十八年正月二十日勅行軍司馬樊敬往守濟寧撫操十萬壯士指揮以下除授總兵官亦聽調違令斬首行軍司馬其重如此皆一時之制與國初諸翼元帥會典亦失于記載也廿一日趙村暴風起微雨尋止過

新店日正赤如血夜爭新牌舟檝雁翅間前行者幾
敗止仲家淺漏下二十刻聞牌下喧呼聲乃龍衣船
至孺啓又行至師家莊廿二日逾魯橋谷亭沙河至
胡陵胡陵人以楊枝挿水祈雨來時孺亭病欲還余
強之行至日昧孺亭舟稍後聞岸上人呼余愴然謂
從者周公必逐矣遂停輿別以其非大疾也蓋過胡
陵不遠余囑其僮從今夕止可歇彼矣在泊頭得信
孺亭竟死傷惋殊甚夜余宿此不能寐也廿三日食
時至沽頭會通河幾盡矣會通河元所賜名至元初
漕道自浙西涉江入淮繇黃河逆水至中濬旱跼陸
運至淇門入御河其後于壩城之左汶水之陰作斗
門遏汶入洸以益泗漕而汶始與洸泗沂合至元二
十年自濟州新開河始分汾泗諸水西北流至須城
之安民山入清濟故瀆以達于海至元二十六年自
安民山之西南開河縣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
臨清而泗汶諸水始達御河也凡歷臨清清平堂邑
博平聊城陽穀壽張東平汶上嘉祥鉅野濟寧臨陽
寧陽魚臺鄒豐沛之境臨清聊城東昌郡治濟寧皆
臨河弘治初河決金龍口趨張秋都御史劉大夏修
築遏水南行工成賜名安平鎮出牖水勢不壯而下

流平漫故水雖順流舟行尤遲至溜口始以兩槳行
如飛河自汴城北至張家灣東北行溜首江三家樓
益陽依逢考縣楊青口師家樓新集馬磨師家道口
馮家集曲里浦趙家園經徐北門五百餘里河決房
村後自馮家集決入溜口不復經蕭縣入溜口僅二
十餘里即合沂泗又七十里至彭城汴至此三百七
十里自蕭縣至馮家集一百八十里也梁進口四十
里經新集入漁陽碭山河水散漫四五里至馮家集
始伏漕至溜口溜口自馮家集分兩股舊時所謂大
小溜溝者相去不半里而分爲兩也登境山起仁子
敬誠甫皆至山石陂陀紋理如武康而色不如有大
雲禪寺依山雖小刹而峻整有至元碑日已昏不可
讀廿四日日出已過彭城矣舟中與子達言豐沛故
事余昔數過泗水亭有班固碑不復存而少嘗見其
文因爲子達誦之皇皇聖漢兆自沛豐乾降著符精
感赤龍承甓流裔襲唐末風寸土尺木無俟斯亭建
號宣基維以沛公揚威斬邪金精摧傷涉關陵郊擊
獲秦王鴻門造勢斗壁納忠天期承祚爰爵漢中勒
陣東征剗禽三秦靈威神祐鴻溝是乘漢軍改歌楚
衆易心誅項討羽諸夏以康張陳畫策蕭勃翼終出

爵褒賢烈士封功炎火之德彌光以明源清流潔本
盛末榮馭將十八贊述股肱休勲顯祚永永無疆國
家寧安我君道昇根生葉茂舊號是仍於皇泗亭苗
嗣是承天之福祐萬年是興午過呂梁呂梁雖懸濤
湖泮然非巨嶮也是日立夏日暈者三至下邳尚蚤
復行是日風不順猶行三百里明日鍾吾風泊圯岸
下復行明白楊河遇見陳永康雷夢龍舟從飲酒
過桃源行三十里而別是日風微故至淮陰泗水出
汴縣北山沂水出泰山至下入於泗沂泗合流爲清
河今黃河并入之酈道元曰淮水北來至下邳淮陰
縣西泗水北來注之淮泗之會卽角城今清口是也
黃河不復自渦口入淮獨自彭城從清口下故淮自
清口北岸黃流而南岸清蓋二十一里始混爲一色
九歷徐州睢寧邳宿遷桃源清河之境八百餘里惟
睢寧不臨河淮上見日正赤如血望之絕無翳障空
蒼下墮圓紅濛汜間真奇觀也向夜風雨大作尋霽
明日自清江口移入裡河船泊郡城下郴州喻景會
邇來候夜風雨鷄鳴雨霽西南風大急在清河欲此
風須臾不可得今逢之更爲虐也初同行者常有百
艘南旺分而爲二先行五六十艘出會通河舟皆散

是日風阻寶應又以百數夜始行牽纜如織至瓦澱
湖口十九日風猶逆至露筋崩出邵伯湖晚湖無風
清漪可愛夜宿驛下明日風始順食時至江都天陰
風益迅遂至瓜州也中瀆水首受江於江都縣古江
都蓋臨江卽此地云淮陰六十里至黃浦口出馬湖
三四里入內隄行至寶應出湖四十里內隄行至露
筋崩出邵伯湖十八里至三百子內行三十里至驛
古廣陵北出武廣湖東陸陽湖而二湖相宜五里水
出其間下注樊梁湖舊道東北出至博芝射陽二湖
西北出夾耶至山陽永和中陳敏因湖道多風自湖
之南北口沿東岸二十里穿渠入北口以避湖風蓋
其來已久今世獨知陳平江耳又吳將伐齊築邗城
城下掘溝謂之川江地理志所謂築水江淮之間九
三百六十里歷山陽寶應高郵江都之境山陽淮安
郡治江都揚州郡治瓜州對江與京口直也遂過球
入南小船始皆吳語夜雨蚤風過江山色靚麗向來
少此景恨過之速遂入江口

遊海題名記

嘉靖己未中秋前二日王永美邀予遊海午後登舟
至太倉明日午出州東門遂行待沙船不至宿天妃

宮十五日得沙船行至海口風雨大作波濤際天初

猶見海中長沙及濤高沙反出其下不復見還宿天

妃宮明日至海口雨不止使人問郭帥已往新城因

宿其營營前頗有戰船戍兵寥落皆兩粵人營中寂

然半夜大風雨波濤之聲滿耳郭帥方自新城乘浪

而至明日留飲及暮而別夜三鼓潮生舟忽高數丈

水聲鳴激永美呼余起登岸岸北邈迤隔碍僅見東

南半月月色微明因列坐飲鼓琴潮平乃還連日雖

風雨海中風帆交錯沙上人載荻葦西來不絕劉家

河船皆逆風張帆南北斜行如織篙師云海行恃風

波患無風不患風也余與張德方陸希臯同自崑發

承美子一夔余子福孫從至州希臯不行劉大倫楊

正學以沙船至楊百戶海上彈琴者也李旌未冠皆

同行凡七日竟不見月亦不至大海而還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七

小簡

與沈敬甫 以下六首解經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卽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意朱子解心之神明不測不是但說心之神明不測一句甚好人心與天地上下同流貧賤憂患累他不得須知聖人烈風雷雨不迷美里之因此心已在六十四卦上雖號泣于旻天又有在牀琴時也公孫碩膚赤烏几几學者當識吾心亦如此非獨堯舜周孔之心如此也來書不能一一爲荅當以此存心便覺天地空濶生死隨大運更無一事矣

民可使由當作日用不知看道之不行也民鮮久矣夫子蓋屢嘆之也

子張後來造詣儘高如十九篇所載言論可攻務外堂堂乃初年事也

所疑卒未能詳考樂只是以和爲本而所用不同射乃爲防禦而設司徒六藝如御書數皆習之以爲世用懸弧之義却不爲無用而空習此虛文以觀德也此等處須看先王制禮之本原不當止向末杪言語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六

玄姪孫霖訂

上尋討耳

和爲貴有子只淺淺就目前行禮者說不是說大源頭蘇秦二公文字少嘗讀今忘之俟再尋繹也

與王子敬

立字羨若執禮字子履馬鄭之徒解羨爲道君子之欲有立也順其道焉耳禮者履也動無非禮適可以言執禮也承二君問更字輒以義答之蓋古人之命字所以尊其名也孔門如同淵賜貢由路予我之稱殊無深意而後世名字之義侈矣

與王子敬

以下四首解名物稱謂

嘗記少時見一書云月令王瓜爲瓜王卽今之黃瓜則鄭注草摯者未必是王瓜生適應月令而夏小正五月乃瓜恐卽此瓜他瓜五月未可食耳適見九江建昌二志皆云王瓜以其最先熟爲瓜之王然亦不知何所據也讀柳州海石榴詩疑是今之千葉石榴今志書亦云乃知孺允亦欠詳考也志書固有附會可以爲一證

高生日來索此書必有疑慮乞更尋檢月令王瓜生當直斷爲今之黃瓜草摯非也且引王賁與王瓜何與疏又疑爲一物矣古書中必別更有見姑闕之俟

他日考也

與沈敬甫

昨自郡還冒風體中不佳文字埃覽獸丘卽虎丘唐諱亦云武丘也

古者六卿之長稱大亦因有少所以別之後來如大將軍亦是官制定名大銀臺不知何出此近來惡俗不可蹈之

與沈敬甫

以下四首論古書

史記煩界畫付來褚先生文體殊不類今別作附書景武紀諸篇仍存在內者更有說也

莊子書自郭象後無人深究近欲略看此書欽甫有暇可同看好商量也

向論高懸女碑可謂知言班孟堅云太史公質而不俚人亦易曉柳子厚稱馬遷之峻峻字不易知近作陶節婦傳懋儉甚聰明并可與觀之

與王子敬

天官封禪河渠平準書奉去子長大手筆多于黃圖識之看過仍乞付來趙御史果有停征榜文昏人得此殊無聊也

與王子敬

以下十二首論時文

沙賊潰去適方聞之然識者已預知有今日矣殊卷留自送之今不復示人也顧處卷尚多但不肯出此亦如人涕唾人有顧其涕唾者無之拾人之涕唾而終日嗅其臭味尤可怪笑也

與沈敬甫

試事未知何如遂不能毫分有所贊益雨不休句曲山谿淖汗可念敬甫連有書殊無壯氣科舉自來皆撞着必無穿楊貫盈之技渠不比少年只看此番相愛且勸之行子元喪女弟又爲追捕之累罄空非附驥不能千里有佳意須臨期使人相聞也

世事殊不可測勸君行固難然亦不可不一行也七篇文字頃刻能就只是時有得失若造化到必不見短不然終歲俛首佔畢何爲者不須問江東神鄙人便是也

儘有一篇好者却排幾句俗語在前便觸忤人如好看目又着些瘡痍可惡

文字又不是無本源胸中儘有不待安排只是放肆不打點只此是不敬若論經學乃真實舉子也

奴去有小帖極匆遽不盡大概謂欽甫經學多趨悟文字未能卓然得古人矩度耳當由看古作少也星

槎集付來

近來頗好剪紙染采之花遂不知復有樹上天生花也偶見俗子論文故及之

文字愈佳願益爲之此乘禪也母更令爲外道所勝幸甚幸甚王司馬云如上既慢頭一時要發乃佳

文字大意不失而辭欠妥耳然可惡者俗吏俗師俗題見之令人不樂也

昨文殊未佳想是爲外面慕羶蟻聚之徒動其心却使清明之氣擾亂而不能自發也勉之如向作自當得耳

文字已與養吾寄去大概敬甫能見破三代以上言語只爲不看後來文字所以未通俗也

求子之文如璞中之玉沙中之金此市人之所以掉臂而不顧也

與徐道潛 以下三十六首皆論自着文

韓集爲葉七沈滯旦夕當促來前編在館中學徒俱病久不往埃往乃得奉耳此書考校甚精什義比蔡傳亦遠出其上讀書者要不可不觀也易圖論有合商確者幸示及原稿并發來向論河圖洛書以示吳純甫純甫謂當俟後世之子雲此篇大意與之相表

裏第與晦翁實相抵牾啓蒙所謂本圖書作易之大原一切抹倒爲此哢哢得罪于世可嘆也抑程子與康節嘗論此至其解易絕不用之亦必有見矣

與王子敬三首

弘玄先生贊讀過卽乞付來親得其語故詳平生足跡不及天下又不得當世奇功偉烈書之增嘆耳吠奢賈人出家者啞羊僧伽中最無慧皆彼書中語腰痛發作甚苦方有望洋之約恐無緣耳思曾墓表描寫近真生眼觀之何如

清夢軒詩附覽記固迂詩又迂清夢軒亦迂也

與沈敬甫十八首

禮論二首畧辨註家之誤耳無大發明更爲我細勘未知其是否也

奉去文字一首此頗詳覈也前書特爲討賊而發俗人必用相嗤幸悉毀之連日用心極苦故欲與敬甫知耳

葡萄酒詩前後偶寫不同皆可用元時置葡萄戶出元史占法曾見之不經意遂忘也

張駕部墓志已尋得深純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試誦此言當否

墓銘更乞一本昨見孺允云外人見書晉罵事大加詆誣不知吾邑中何多劉向楊子雲也又前送鮑令序以京師爲行在所此是子長孟堅書中語並有顏師古小司馬註釋甚明而邑中人獨曉以天子巡狩爲行在又加詆誣此殊不足辨欲足下知墓誌不謬用慰孝子之心

石老墓表敬甫想見但文字難作每一篇出人輒異論惟吾黨二三子解意耳世無韓歐二公當從何處言之

舍中蓬蒿彌望使人愴然不能還矣毛氏文想已見此文已忽悟已能脫去數百年排比之習向來亦不自覺何況欲他人知之爲之驟然一笑也

甫里阻風不得入城逕還安亭世事無可言者暫投永懷寺避歲燈前後可入城也曾見顧恭人壽文石敬甫試取評隲不知于曾子固何如一笑

水利論後篇并禹貢三江圖叙說再奉去自謂前人有不及者非常之原常人懼焉今人見此必駭然若吳中更二三年大水則吾言亦或有行之者矣

近輯水利書比前略有增益未完不及寄去有圖有叙說大率不過論中之意耳荆坡二老見之必以余

言爲然經中中江北江雖說晦翁有辨甚悉亨齋所言乃是孔安國程大昌說也中江北江入海者何處尋之惟郭景純三江甚分明耳

張陸二文不加議論却有意趣莫漫視也來文無可改但勿示人恐爲不知者詬厲且大洩其天機也

兒子于敝篋中尋檢半日得文三首送看書張貞女獄事當附死事之後但傷評直不便于眼前人秘之俟後出可也此文頗有關係耳

昨見來書甚快場中二百年無此作不知與介甫子固何如耳平日相長處能于微詞中見得真知言哉子遇連來求兩文去皆俗者作俗文亦是命

惠政記稿恐不可議耳法當立石但無好事者又徐君非要官誰肯爲之昨文且留看

水利錄付來庚戌卷遲久令人不能忘情并付還昨文字惡其人所以不荅耳可隨意損益與之此等事不至耳邊亦是福也一見便是泥團在前極損道心也

外舅志送子敬所見乞告明蚤即付來勿示人也史記謚法亦後人附會耳

錄文裝潢須是新紙乃佳不可多人傳玩及入袖中

一似百中經矣野鶴壁記綴玉女之後可也阿郎筆路須什襲以見還

僕文何能爲古人但今世相尚以琢句爲工自謂欲追秦漢然不過剽竊齊梁之餘而海內宗之翕然成風可謂悼嘆耳區區里巷童子強作解事者此誠何足辨也

與馬子問

白居易爲元稹墓誌謝文六七萬皇甫湜福光寺碑三千字裴晉公酬之每字三繖大怒以爲太薄今爲甫里馬東園作傳可博一盤角菱乎一笑

與王子敬

水利書採取頗有意水學莫詳于此外是皆勦說也呈稿曾有錄本否明日欲寄伯魯也此已爲雨後之土龍但不可聽伯魯之意耳

東坡易書二傳在家曾求魏八不予此君殊俗惡乞爲書求之畏公爲科道不敢秘也有奇書萬望見寄水利錄已鈔梓奉去四部近聞吾郡頗欲興水利動言白茆耳甚可歎在位者得無有武安郟邑之私耶一時發興入梓尋悔之于世人何用當今後世思吾言也

鄭雲洲至又得書荷蒙見念并及史事本朝二百年無史矣今諸公秉筆者如林鄙人備員掌故而已非所敢與聞也太僕寺誌僅一月而成亦無為之草創討論雅俗猥并及麤疎處多中間反覆致意自以為得龍門家法可與知者道也

與徐子檢

昨為節婦傳送陶氏李習之自謂不在孟堅伯喈之下也得求郡中善書者入石可摹百本送連城使海內知有此奇節亦知有此文也

與陸武康

右先孺人銘謹撰上公家所謂班郢之門不宜敢當重委且平生不能為八代間語非時所好也念嘗以文字為貞山先生所稱許敢抗顏為之耳

與沈敬甫九首

病良苦一日忽自起可知世間豎巫妄也詩二首寄敬甫子敬

題病瘥巫言鬼求食

瘥癘經旬太繹驟疑水焦火共煎熬奴星方事驅

窮鬼那得餘羹及爾曹

題病瘥醫言似瘥非瘥

似瘥非瘥語何迂醫理錯誤鬼嘯呼我能勝之當自瘥禹乎盧乎終始乎

為食闕過此有屋租可以支食並為家奴侵盜無有矣然留此直是懶也春闈之文讀之誠自謂不媿但徒為市中浮薄子所訕笑以是不出也

十七日阿三送包文想已到卷子可就五弟觀之曾寫二本復散去懶復寫也孟敏之甌墜而不顧下和之玉別而猶泣二者何居

承示亨齋云云不覺自喜非好人稱獎貴知我者希也

張烈女文字四首送觀安亭近日有此事也規利者頗欲撓其獄今幸得白矣此間早荒殊甚家人作苦且艱食因少留日下當還

磚硯寄還惜無六驢載以入京耳益舟誌可寫出觀之舟中無事偶思此作却有意不可艸艸觀也水利論具有前人之論特為疏剔之意望當事者行其言以惠東南之民非有牛鼎之意也

送行文各以其意為之可也如以冊葉強人俗矣施君所索文字昨欲從養吾取來尋思吾輩所作一出必有以破俗人之論不可苟者且待來年與之今

日恐太草草耳

與王子敬四首 以下十五首皆哀悼之語

兒子曠志附去二通其一與子欽去年令讀騷卽此時也兼以時序相感痛不忍言此亦至情嘗爲人所嘲笑豈皆無人心者哉乞勿以示人

孺允數來索侑觴之辭第歌哭不同日時有通問者作一二語荅之輒顛倒不能成字也顛足下懇懇之意乘僕未東必得面談就君所欲言比次書之可也不知諸公何日行如此風景更難宿留也區區得失久已置之度外但此回不見往時人唐人有云海內無家何處歸此極痛怛耳

庚戌秋山妻欲學毛詩從問大義爲書文王之什尋因兒女病遂廢卷昨還簡篋中得之極悲義多與前人異者奉去乞一看稍暇當續此業也

與沈敬甫七首

二詩乃哭耳不成詩也昨見諸友多欲爲僕解悶者父子之情已矣惟此雙淚爲吾兒也又欲自禁耶安亭情景更悲念兒在枉死城中也山妻哭死方甦舊疾又作矣所索文字付之尚書序亦乞錄付庶病者少寬當以此等自解然恐不能解也痛痛頭髮嘗

有二三莖白者照鏡視十二月忽似添十年也人非木石奈何奈何寄去亭記欲圖刻石不知如何可就五弟觀之世之君子若以曾子之責子夏者則吾有罪焉耳

痛苦之極死者數矣吾妻之賢雖史傳所無非溺惑也寄去僧疏僕書二句蓋天問楚些之意偶于此發之前後有六首又有偈一首別有荅人小東連書一道敬甫就五弟處觀知我悲也

自去年涕淚多不能多看書又念新人非故人殊忽忽耳

曠志子建云亦似但千古哭聲未嘗不同何論前世有屈原賈生耶以發吾之憤憤而已飲甫云更似高人一籌也

滄浪生攜阿耶影來一慟幾絕此生精神覲欲運量海宇不意爲此子銷鑠將盡如何西狩獲麟反袂拭面稱吾道窮子解之乎世人真以吾爲狂耳

世美堂記可爲知者道人固有對面而不知者亡妻幸遇我耳作罷與兒子嗚咽也

與王子敬二首

秋高氣清明月皎然永夜不寐惟有哭泣而已向作

疏偈數首獨曾寄孺允今寄去一卷昔在萬峰山中讀大藏經信其理如此非狂惑也

前承過遂遭虎狼之驚感念至情極不忘也像贊一首奉寄日閱禮書欲依先王之制以送死者而嘗不及子建之徒輒唱浮議動引王夷甫亂天下之言殊為可惡

與沈敬甫二首

不見忽踰月節候頓易日增感傷涼風吹人悉成涕淚令女未有紙錢之及此心歉歉是短鶴長其悲均也何如何如

日苦一日思深如海盡變為苦水如何如何承寄莫不敢辭敬甫雖有哀痛未容相比也疏二首寄去今日低首世尊前矣別有報人小帖數幅可與五弟索觀也

與余同麓太史 以下皆為長興事自明者

歲杪人自北還備道閣下終始成全之大德及兩辱手教銜戢殊深二月當遣人受勅還迴顧望又不覺遷延逾春今茲乃獲遣行伏乞指示生死得沐光榮有光三月二十日離家五月十日始到邢適監郡者在郡又以官舍久無人居且比諸僚獨隘僅僅編葺

聚土為書齋度俸錢才可以自給然不能有餘以及隨行家口而百物皆貴幸來時頗借貸糴大米三十餘石足資半年矣故事馬政郡以閱視為名姦利由此生今惟專委之縣既有縣令為之親臨又無郡擾人頗以為便自此絕不與吏民交涉日日閉門亦無士大夫往來差能自安但論者皆欲為有光擇官得清閒之任以為隨材而不知有光之所苦乃在于犯忤姦豪其為怨毒積毀入于持權者已種深根是以滿朝之公論不能勝一二人之口也今此之官若隨資除授更下于此真抱關擊柝亦安也特以為以此處不肖不齒錄之地則不能甘也承相知之深相援之切感之至者更不能為言以謝獨述區區之隱情伏惟灼察臨書不任惶恐

再與余太史

六月中人還知道體漸平不勝忻慰且捧教札惓惓之意銜戢曷已有光于世最號為偃蹇憔悴之尤者明公一旦振拔之至今海內嘆仰乃徒以守職愛民之故不知顧慮以取仇怨竊望明公能振拔之于其始必能成就之于其終所謂成就之者非敢求上進以與喋喋者爭時取妍也特求使之不失所而已矣

前瞿少宰致書李相徒亦以平日之相憐非有光之有求而辭不盡達其意亦以有明公代爲之言耳先人勅命計此時已用璽欲遣家人乃寸步不能自致適有馬吏赴太僕敬附此勅命卽令人齋賜幸幸許君盡頗盡林檎之美玉堂清暇可以資一玩也

與吳刑部梁

往在白下幸獲同登過蒙憐愛回思欵然逾三十餘年而吾丈交道久而愈篤自初旅食京華卹其匱乏昨者讒人罔極雪其誣枉至情懇懇卓然高誼雖古所表見于世者僅一二數而已矣若以感激不能自勝爲謝又非所以待吾丈者也今到邢已半月舍中落然無具與妻子相對殆不聊生獨自攜書千卷旦暮呻吟足度日月頃在家日間吳興事甚怪幸彼大吏持平不得縱然中傷之計日行矣諸乙丑同年如陸杭州謝武進皆得重劾尋無恙而李夷陵甫自州遷佐郡又得入內署矣朝廷大公本無意必而獨于僕一人未見曠然者知子蘭之譖深也此來實以御史大夫少宗伯之知今獨重生疑畏未測所以賴吾丈見告當自劾去矣自選授在越卽不敢通書朝貴獨去冬欲引退乃於諸公自言其私并求應得誥命

今遣人至余太史所受誥略布區區伏惟矜察

與周子和大參

居京師日日趨朝罷入閣中宰相出然後隨而出然殊無一事修史則職守掌彼皆治庖者僕乃尸視耳制誥皆有舊式惟贈誥間爲之于世間榮辱得失了不關于胸中謂可以避世非謬也諸公相憐謂更有別處僕殊無望于此日在金鋪玉砌間行殊不覺勞也本欲卽歸生平強項不肯被鄉里小兒以虛弦驚下耳荷茶陵公相知今日改謚文毅弟適當草制甚喜幸公子亦在中書日與班行相綴真見門生老白鬚也內江公尤篤師門之義每相與言張公或至淚下內江之薦達如茶陵弟每恨言未能行耳新鄭素爲吾兄不平弟去年書往亦及之今當路一似循途守轍殊不可解

又

江都爲相之日更辛苦于下帷之時黃童白叟歌咏于田野朱衣紫綬讒搆于朝廷不見河陽之褒反被相州之譴今日歸田之計已決候代卽行不久奉侍恐勞見念先此啓知

與曾省吾參政

張虛老行附記不知爲達否僕非敢緣舊識求門下有所掩護也在縣比古人則不及比今日亦當萬萬何向越中乃似無聞知者直是可恨門下行省所在問民疾苦若彼處一二鰥寡民得自言則白矣區區非愛爵祿者名亦不得不自愛夫奸人豪右非民情也奸人所惡惡人所好非是非之真也察民情與是非所究竟實門下之責不得不瀆告伏惟不罪幸甚

與曹按察

奉別匆匆又經半歲門下爲中朝士大夫推服以爲當世名流今蹙屈作西湖主人內召應不久也鄙人向年爲吏吳興雖踟躕百里而志在生民與俗人好惡乖方遷去後極意傾陷今幸公道昭明諸老見察第越中昔時和聲而謹者猶似有一重障翳僕隨緣來此宦情甚薄然大丈夫亦不肯默默受人汗巖執事總領外臺主張公議若不明告恐陷左右于隨俗附和之流非鄙人所以事門下也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餒三復所患詩解良深嘆息同年沈秋官行附起居狀敢布情悃不一

與慎御史

有光叨竊貴郡而山城僻處日治文書束修之間不

行于境外執事獨念生平數賜存問顧無以爲報者比得改官一時匆遽又不得詣別恨恨當其在貴郡甚邇也可以見而不見今去之雖欲見而不可得矣縣事無足言者執事姻親在彼必能略道之聞郡中置獄大異爲善者懼矣謂隨夷溷而躋跖廉昔賢云然今乃真見之東坡先生爲孔北海贊云使操害公時有魯國男子一人爭之公庶幾不死執事爲鄉邦重望不獨故人私情天下公義亦可發憤言之乎博士學官至閒冷也微文及之輒點污尤可嘆訝適來特求書爲西道解之幸勿靳也

與馮某

昔在都水荷蒙垂記隔濶五載靡日不懷邢中得邸報承有浙行省之命旌旆循西山而來庶一望幃帷竟不可得行省分司吳興僕前令雒城屬也當時與人虛舟相觸耳竟成仇恨今高飛遠逝而贈繳甚設韓穎川之拘持蕭長倩馬季長之附會李子堅何獄不成此漢良吏儒者猶忍爲此况臭味不同陰鷲成性者哉僕素受相知若不奉告青蠅之言或未加察是僕反有負于門下也有文字頗委悉附上并求五嶽大理轉達伏望炤諒

與徐子與

欲奉候者數矣顧難于遣人是以遲之乃辱賜書及多儀感愧感愧張人去後凡三附書以彼機穿可畏不勝杯蛇之疑行計殆輟承教卽復翻然王大夫報書云良玉不剖當有泣血以相明者僕雖媿此言然京師士大夫相信實賴吾丈雅故推轂之卽北轅無後顧憂尤恃吾丈力也薄儀附致束修之敬草草希有

與俞仲蔚

前奉別造次不能達其辭至京口曾具文字委悉遣人送鳳洲行省矣湖守懷大惡頗類韓延壽之拘持蕭長倩也僕仕宦之興已索然勉強此來少不安卽思投劾去矣然不能無望當世賢者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也吳興有便信須公再及之

與張虛岡

十月中遣人奏求解職吏部抑不上諸相知者皆以書勸勉謂有薄淮陽之嫌以此復當暫行要非心之所樂終當解去耳前在省見學道亦素相知頗加禮遇言及諸生保留事忻然置之不問後有說說復加害諸生甚苦宋太學生今議者多罪之然留李綱救

董槐亦可罪耶殺陳東竄陳宜中其果何如人耶公於僚友間一言可解毋使僕負慚于彼中士民也恃素知瀆聒幸恕

與周興叔

向人遣赴京求解官諸公來書皆勸勉以爲不至無以間執讒慝之口念海內猶自有相憐者復黽勉北行然長林豐草是其本性度終不可久縻也吳興事聞邇者氣餒稍沮然毒螫終未已賴大人君子始終保護耳小文副薄儀聊致驢敬諸不敢言謝者叔向不見祁奚之意也乞鑒念

與陳伯求

在縣未嘗致書中朝士大夫雖足下之素知愛音問殆至隔絕今一月兩致書有所迫不得已也已上疏乞解官只恐所使人或有邇迴及先人所得恩命須先行幸留念娼嫉之人亦足以快志矣而信信猶不已今世亦有一種清論但其人方受阨莫言向後乃稍稍別白則其人已焦爛矣吳興方置獄掠無罪人銀鍊爲罪人解脫甚可駭此其于僕非直蚊虻之嚼膚而已不得不恐爲知已言之

與于鯉

辛若爲縣尚望俎豆我于賢人之間不意行後舞鬸
醜而號狐狸如此殊可駭異然不足問也承翰至草
草謝不一

與吳刑部維京

昨者得從諸鄉老獲侍清誨不謂亟承起拜攀留無
計徒切悵仰而已鄙人爲縣無狀顧不敢鄙夷其民
童子婦人所知雖謗讟煩興而公論猶有十八九田
野之謠當亦流傳于蒼雪百里間也去冬遣人北行
乞解官第諸老相知者多移書勸勉整爲治行可謂
進退次且矣

與王禮部

昨者輒詣尋辱枉顧造次不及有所言百川孫丈僕
舊同學相知也今司理吳興僕前所治縣事多相關
欲乞一書致僕鄙意僕業已解去不當復有顧念但
在彼殊苦心理究捕盜平徭省賦無慮數十事恐姦
巧之徒有不便者乘其去而反之僕以此不能忘情
于彼地之民耳須求孫丈留意但有錯謬亦不敢偏
執以求覆護也乎日不敢虛筑獨而畏高明以此取
怨不少古人所至問民疾苦民間疾苦與其是非其
真今在位者徒信流言小民之情其伏也久矣如孫

丈肯留意于此僕三年辛苦亦得暴白然不敢求人
之知也以求知者知耳書不必別賜但求左右便中
及之艸艸幸恕

與孫百川

去歲過海虞會王笠洲因屬之爲書道意笠洲亦以
曲周事相托誠以作縣百責所幸雖曲周無纖毫蹉
跌然不得不懼也恐有從其後措拾之者耳在縣時
事僕不敢求尊丈私庇只求察于彼處民情而已若
問堯于跖不可也宋廣平責張燕公云名義至重鬼
神難欺此責在尊丈僕何所與太府公素相包容適
聞有讒者知盛德必不介意然區區有聞實不自安
望從容問及之朱進士還附此

與某通判

二年間荷包容無有纖芥聞臨行有讒者言僕具帖
子于軍門軍門大官卽一見便具帖子訕上官當以
爲何如人也雖愚妄亦必不爲軍門趙公在邢郡相
處數月今召還部望入郡時面問之有之趙公不肯
諱也詩云君子不惠不舒究之言君子之于讒人所
當推其所自而運究之也計明臺于此亦必置之不
較然鄙人之情不肯掩昧自處于薄耳

與徐子言

向僻處山縣不與世通遂不覺違離數載懷仰何可言常怪吾吳中宰縣者坐貴之甚幾與民庶隔絕頗不然之故為縣一切弛解雖兒婦人悉至榻前與語每日庭中嘗千人必盡決遣而後已不為門戶關入之禁至所排擊皆大奸待士大夫必以禮而未嘗不以情處獨流俗所以為善者不馭吏也實亦無負于百里之民不幸有所忤犯致凶德參會極其排陷幸當世士大夫猶有憐之者僅不竄謫然于儕輩已不比數矣昨歲因遣人領先人勅命即具疏乞解職南岷王公故相知抑不上復貽書勸勉然次且乃至五月到邢意已悔恨此行矣銅梁張公近按察天雄云遇執事江陵備道見憐之語且云當時亦未意來此張公以是頗相禮遇隔越數千里無尺素之文而兩公獨相與語于江漢之間即馨歎無不聞極令人感嘆特遣人托子完寄謝會晤未卜不勝瞻跂

與馮樵谷

在湖極自負得意處不減兩漢循吏非誇言反被信信者不止此是關係世道僕一身何足惜在邢無一事可稱吏隱然已覺世途不可行河水解即謀南歸

矣

與沈雲泉秀才

朱秀才來具知動止為慰比在縣見士民有德者必敬之咨訪之如執事蓋所敬而咨訪者然未嘗有屏人私語也公家門戶亦無私也在內署無事思彼中一一可記憶雖疎濶其為小民者已懇至矣今日蒙見念亦以自考未相忘也

與朱生大觀

令弟重跼數千里來力不足以振之然高義已動京師矣鄙人官資何足道只平日在貴縣不曾欺神不曾欺民今見貴縣之人真無慚色也如得掛冠還相近可與一二知友時見過否

與同年陳給事

間濶久矣國事委重從官吾丈何得偃仰林下也在縣良苦無知之者而傾陷萬端平生雖置毀譽于度外然不能無憤悒耳吾丈幸時召田野無告之人問狀當必有十之五公論也名譽不著朋友之過吾丈可以坐觀不置黑白于其間乎此非為不肖亦以為彼邑之民也此後莫肯有誠心為民者矣朱文學來備訊起居附此為候

與王子敬

袁吏部來不承音問殊為失望吳興事項得信知鄉人意殊不佳每與道亨言辛苦二年餘專為彼中見告者力保護之其實自謂不媿古人不意乖忤如此道亨亦以比境具知深以為嘆今向人言若真負塗汗而求人洗刷者昔人有因仕宦為人羅織以為憂者龜山先生曰顧君所自為何如耳苟自為者皆合道理無媿而不免焉者命也不以道理為可憑依而徒懼其不免則無義無命矣僕來此亦偶爾久不作仕宦計待冬杪入京即自効免歸也

又

范司成已行後始拜內閣之命附書未之及今淹延不覺又三月每日不思歸也北來者皆言鄉里少年更聚會羣不逞極其相傾屏麓亦頗知意不輕言若從容叩之亦必無隱也僕所以不去者非能為千仞之翔第不肯為虛弦下耳

與周孺允二首 以下多述宦况

初至長城尋有書寄謝諸公皆見教公獨無所答豈有不足於中抑去人不能守候也縣號難治欲以曹平陽卓子康之道治之俗人皆非笑然如人病久多

服參苓元氣亦可漸還附子大黃終不敢用也陳謙甫還能具道此中事并托面候不一

到縣不能致一問可知吏之俗矣太湖去治二十里不一游向到臨安與子實約游西湖子實竟不至又連日雨命輿至城外遶城一望而已俗何可當為吏不能作氣勢人頗謂之不能多有見教者老人豈復肯受人見教耶任性而已太夫人起居萬福人便草草附問山茗少許公非乏乃致遠忱耳

與唐同年 諱愛

契濶數易寒暑懷念何可言五月到邢不覺已迫冬咫尺魏闕不異湘楚何啻子雲寂寞而已

與鍾上舍

承不忘先契甚荷昨晚所言尤荷相念然如對峰為布衣交可也流行坎止當順所遇不敢以顛沛失其故步推薦自是在位者之責待吾求而薦即其人不足重矣何以彼薦為榮有要官萬望莫及鄙人姓名不惟無益反見累耳

與龔子良

承贈言匆匆又遭子婦之喪不得過謝文雖非所當然皆實錄非相知何以能相信如此天下士大夫已

成一番風俗無論三代說兩漢循吏已被訕笑矣生民何辜而遭此不幸也家人京口回者附此爲謝

與傅體元

承過舍相送又有扇金之惠惡俗雅不信人惟徐龍灣書來云安有五月披裘而拾道上遺金者乎徐君非面譽人者人情不相卹所以不却來賜也京口人還附謝

與王子敬六首

南還與旌旆差池僅旬日恨不一會僕以二月十二之任山鄉久不除令告訐成風狂獄常滿治文書至夜不得息殊違所性所幸士民信其一念之誠兒童婦女皆知敬慕深媿無以使之不失望耳每一聽斷以誠心求之此心自覺豁然清明仕與學信非二事也如是行之無倦知古人不難爲矣

所云楊君云云向亦戲言及之公遂以爲實然深用歎惜彼以梁國之鳥嚇我矣衰晚得一命真自信凡事須行其庭不見其人何可望人知我也

縣久敝所應用官錢並被侵沒箝中一魚一菜悉自買比市價此尤可笑日理民訟一日人命亦可數起昔年彭戶部在吾縣頗稱健吏計僕所決之訟兩月

間多于彼三年矣奈何自若如此向到顧渚採茶登覽太湖慨然有歸來之志承及宋史意甚恨恨恐遂不能有成然不能忘也人行草草

相違忽忽遂經歲相晤未卜何日自來此凡三得書每開函如對面復增悵然縣在太湖上山水甚嘉顧日理文書少休暇令人益自嘆俗耳楊夫人旣迫遷死殊可痛其他蠻觸之爭不足道也令弟家信中必悉之太守公孫子陽之徒得公書暴之不然復寒之矣半歲中央獄數百事陳謙甫曾抄其一二別無文字因附去此中亦有精微之理暇時可一覽餘文字俟續寄

周興叔近已過郡去矣有序送之匆匆未及錄去王元美自大名還致彼撫公意大略如王少宰所云當作書院山長耳方爾次且得元美此言始復作行計夏二不及附書

五月初十日至邢道亭署篆今初六日太守始至官中殊無一事公庭間然未見南方爲吏如此者惟土俗儉陋近來務爲裁損幾于窮道然愚性甚樂之弟孤危之迹終不自安也

與沈敬甫四首

考選庶吉士存老甚有意諸公亦爭爲言而給事中又題本欲限年此輩意思實違之俾不通也吾亦雅不欲就但隨緣得一官諸公自徒紛紛耳

人生出處有定由人不得讀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之辭殊覺有味出宰山水讀書松桂林有何不可內閣無所事日食太官之膳而已有相知者云更欲有所處然僕殊自愛寂寞令千載之下想見楊子雲高致閣中見揭 高皇帝論中書文云先書之天地無有也後書之天地天地也先書之聖人無知也後書之聖人聖人也此語甚奇若欲盡此言則此官須與天地聖人冥會者乃爲盡職今世求楊子雲何可得

山城僻處非當孔道雖隔一湖視燕京更遠耳爲五斗米折腰意默默不能自得也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奈何丙丞相不案吏僕性實不喜案吏人謂不能稍案吏人翕然稱之僕獨笑謂吾非案吏者聊以戲君然竟不案吏也每視事吏環立婦人孺子繞案傍日常有數百人須臾決遣自以爲快或勸自尊嚴如神人又不能也與太學生飲人或譏之然無太學生肯相召飲者恨不得與老兵飲耳人須當任性

何可強自抑遏以求人道好昨從顧潛山望太湖風帆半日可到家矣以公相知及之

與陳吉甫

吾兄何日計偕明年過二月恐僕又還舍不相值也王大夫真有故人情然政不必依靠人往來自任吾意耳一日有事天雄見向時石丞子執經門下者與之坐久之別去人生何自苦吾輩尚不可謂之老然同時已半謝矣府中夜臥聞更鼓聲醒然不寐追念平生故人欲如少年聚會何可得也偶人還附此爲問草草

與顧懋儉

四月二十五日五月初四日十九日書並至是日亦有書寄家殊卷爲王內翰攜去未還抄本在十九日封中想見之卽無一字改者但係辭後篇謄錄錯誤因改二股不能記原稿耳天下人非無識者惟填榜時有鬼昧也館試嚮見徐少師已面告不赴後科果奏限年士論亦頗爲不平類有媚嫉之者然吾亦何意大冶鑄金金豈踴躍自謂我爲干將莫邪乎日來讀書稍接續甚好但須沉着莫輕放過望并以此規切二子也

與萬侍郎以下四首係馬政

駕還欲約知友送之郊外竟先日而去其高風不可及賢于東都門外送者幾千輛矣僕黽勉于此頗以楊子雲寂寞自解然思穎之心不能一日忘也太僕志已粹完僅一月而成又無考訂然于國家馬政因革之際頗反覆深致其意幸賜覽有便不惜示教

與曹按察

雒城朱進士曾負笈函丈今魁秋榜足爲門墻桃李之光惟鄙人昔在雒城亦有從遊之舊因其歸省附候起居太僕寺南潞有志此舊無志適茲草創然于考牧一事見今天下事徒日事紛更而不察其所以然往往類此有可慨者僕所以于此書因革之際未嘗不反覆深致其意焉惟覽而教之

與碩太僕

續送到三縣牧馬草場碑乞賜省入此孝廟初年新政所在勒石官廡實爲久遠之計今若並移文畿內河南山東州縣各拓一本送上取載誌內尤爲有據也謹白

江湖廊廟之隔幸得一再晤言遽出國門不任懷悵管馬官于太僕爲屬因被檄留館慈仁寺校定志書

連日批閱獨遼東陝西山西甘肅行太僕寺苑馬寺絕無文字可考駕部掌故所存乞煩令史查考抄示及楊邃庵嘗以都御史督理馬政不知何年停止前此有以都臺巡督者否又楊公所督陝西一路遼東山西甘肅亦曾有專差否其餘有關馬事可以指教者不惜詳示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七 終 四明後學虞二球訂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八

小簡

與周澗山四首

通家不得一晤殊恨昨自京口渡江卽從六合行十日已抵郭外寓報國寺得董御史薦刻想此時公亦有聞也前年在部見高老甚加惋惜及會芳洲抵掌而談此事向寂然無及者董公乃有破格之請可知海內猶有人不覺有貢公之喜也

方得抵報適有人東還附上亦私心之喜也此中事殊異常攝縣者日欲中傷一日忽發狂自繫太守前殆若有神吳興人喧傳其事有光於世誠孤立惟恃蚩蚩之民猶欲俎豆于賢人之間耳然益厭苦唯恐去之不速也人行速秉燭書此殊恨不悉

奴行書略具又使而陳冀鑿私衷平生不肯婢阿今似落井而向人號者然殊不然直當明目張膽耳近得閣老書云祖宗有法度朝廷有威福天下有公論國之所恃以立也而今法度不在祖宗威福不在朝廷公論不在天下人持其說蒼黃翻覆以與天下爭勝而敢爲不顧紀綱決裂風俗頹靡人心紛亂而莫可收拾不知何究竟偉哉斯言錄以似吾兄讀之一

快也北地極寒珠米桂薪殆不能度日冬杪入賀卽疏乞歸耳廳記并雜文托傳體元錄呈至否方有書與陸希臯俞仲蔚頗覺暢也廳記已入石再寄二通并神應記乞視之

比至京實欲求還田里適時事一新元老雅故相知有此遷轉以是不敢言去此本無繫戀意鄉里少年何乃以梁國之烏相嚇也承念及之餘令兒子面悉

答周澗山

適承教誨懇懇愈增悲感老父在堂未敢以死然所謂生民之至艱荼毒之極哀者雖強自抑制淚如河水水不能止也亡者與尊嫂恭人同自南戴服屬非遠不幸以絕異之妾嫁薄命郎天下至寶措置非所珠摧壁毀汶汶以沒真千古之痛也禮齊衰對而言獨荷眷念無已之情聊此奉謝并錄報謝小簡數幅欲吾兄知吾至情如此類非世人語世人見之未有不奇怪以爲狂惑也

與王仲山

欽承高風末由瞻覲向者山居之記實乃致想之深雖辭旨蕪穢而神馳於烟波崖石之間如磬欵於貴人之側者然非敢以擬古人公不加鄙斥賜之哀賞

不自意遂見取於名賢獲華袞之榮也爲之大喜過望而內顧僣然無當卒又驚以疑也更辱名畫及禮幣之惠以先公墓石見委敢不黽勉承役自效於知已使旋草率奉布不一

示廟中諸生

諸君在廟中者志意脩潔藝業亦精進深以爲喜但歲月如流人情易弛願更加鞭策以成遠大日逐課程須遵依條約寧遲毋速寧拙毋巧庶幾有其實得力處又此廟神靈一方所崇奉精神英爽必萃於此須朝夕提省此心嘗與之對越聰明睿智自當日增月長而不自知矣

與吳三泉

沈母文章略殊不足觀僕所以不辭者非謂其能于此蓋肄業習之也顧汨汨俗學胸中無此意味而強爲之斯汗顏耳幸賜裁劑或甚悖謬勿出可也院試文字一時酬應有司之計旣已不甚記憶性又懶書度所以受知門下有不在此毋苦相逼也綠蕉可分乞命守園者爲銀鹿助強以家僮他出故也建蘭遺種公固以棄之并以賜僕何如僕舊時讀書東阜後家居爲作志以爲恨不得負其地以歸今

舍前所植並公家物則可謂負其地以歸矣幸恕不廉

昨侍坐燈下偶懷遠人不覺爲情所使中夜思之赧然汗出此亦侍于君子之愆也已知罪矣晨欲往東阜然心火騰沸鼻中頗有氣息遂纒束髮也

子賓老母免役事權在糧里官府未便見察若欲作書事類無因恐有按劔者鄉間人見秀才甚大便秘使之說事可笑

辱公誤知豈敢自處以薄但由本性不欲作世俗寒溫禮數密知公起居足自憫矣童子不能悉吾意以故語及

有光久辱過愛每以古人相期自媿齷齪負慚知已中夜思之痛心赧面昨以亡友之故傷其泯滅輒強所不能且欲執事一言以爲進止亦以執事惓惓之意令人忘其羞澀而來書過加推獎如此光何敢當光何敢當李習之輩意氣何如而韓文公抗顏爲師光何敢望萬一千習之而執事以韓自處則無不可者光平日議論豈能出執事涕唾之餘哉豈大賢君子引進後學法固當爾耶抑以光之庸駑重以激之耶嗟乎光何敢當哉抑執事不以其不可教因而成

就之則光也不敢不勉異日或不負爲門下士執事之賜多矣

彌年沉痾無一日強健而學荒落坐視歲月之去惴惴焉恐有所失墜無聊之甚大不類少年意趣以故不能時修禮節于左右可謂之簡不可謂之負也僕雖極愚然亦有耳目黑白醜惡不至甚顛倒私自念執事僕所當終身服事者他人之望門下曾不得側足而立雖執事假之詞色終以不類自引去僕乃得置門籍令比肩爲人如是而猶有背炭非禽獸好惡與人異者不至此也執事常時有所教訓未嘗不佩服以爲至言顧僕外之所示者常不及內十之一若不能有所承受此乃質性已成不可矯強也且執事業已知其可教而教之又復疑其人之從之與否則執事之過也僕若好諛而惡聞善言則見絕于門下亦久矣水之爲物流動而善入然丈五之溝朝盈而夕除頑石伏于道左愈久而不易其處執事將何所取乎早間得書意執事垂念之切覺僕疎遠教誨之至惟恐其不從故爲此言激之也無可荅者遂謝來使然終不可不自明輒復喋喋病中遺辭昏晦終不足以盡意乞亮之得寓圃雜記甚喜計八十餘葉可

留二三日錄完奉納

初約會時草率相叙事又創於表兄僕不宜自主張表兄又不卽言實不知其意何如也僕表兄雖俱在門下新故亦微有不同豈以表兄有親附之意而僕乃有自外之心且諸君意不在會也特欲因緣以接餘論卽執事不肯幸臨諸君從此解體矣僕特以輪次當速乃實諸君之事非僕一人之私也僕雖得譴而諸君何罪焉明日與諸君拱候拱候之不至則相與候于門下必得請乃已僕無知者稚子畜之而已勿以大人意見與之較短論長也

前夜得侍左右語及僕家事多方顧慮言人所難言僕何人斯乃辱執事知愛如此而來書又復推獎太過以爲與僕談論比之飲醇此非僕有所感動蓋別久復聚人情當爾僕以庸才不能自恣放如古豪傑幸而耳目未甚昏塞自少讀前人書往往若有概于中者私心以爲是猶飢之必當食寒之必當衣非曰虛名美譽足以艷慕人而已也顧末俗意見自爲一種間出一語稍或高聲共訾笑之以爲狂掩耳走去至不欲聞用是默默無所言以爲雖言亦無益頃歲補學官弟子員衣冠之士二百餘人時嘗會聚堂下

笑語喧譁而僕蹣跚無所與讀壁上碑刻仰面數屋
椽耳雖稍與往來謂之相厚者至今亦不知僕爲何
如人乃辱執事知愛期以古人以是不覺盡言于執
事在他人謂之嘿在執事謂之辯執事所謂可人意
者乃所以爲拂人意者也執事恐南北仕宦未免乖
違亦不必爲此無窮之慮常憶去年此日酌酒池上
于時梅花將發天氣融融如春仲季日初沒西南雲
色郁然與溪水照映兼有王生餘樂明旦辱以詩召
有花枝那負隔年期之句今豈可得耶乃知離合自
有數卽今目前而已然矣呂成公初婚一月不出乃
有左氏博議人言有無巨測然使僕效亦無不可但
偶未能耳來索前書未敢如命留之以志吾過

有光頓首三泉先生侍者夫人之所畏者必曰勿使
某人知又曰毋爲某所短如執事者從容出一言以
相讓于僕已無所容今書傳之不快又架辱之藥之
苦也更有毒耶雖然僕乃有以知執事愛僕之深也
顧僕亦非剛愎文過者前書所云中頗寬抑聊自明
耳僕于自責實不敢少恕居常悒悒媿見鏡中影與
人言亦無味自念十一二時已慨然有志古人比于
今猶碌碌不自克凡人不能爲君子則爲小人古豪傑

之士日夜點檢然病根卒不能去顧余何人者見人
呼爲小人則怒自揣得爲君子否也孟子曰人能克
無穿窬之心又曰充無受爾汝之實若此者所謂義
也然充無穿窬之心必施于有穿窬之心之地充無
受爾汝之實必施于受爾汝之時乃今得其幾矣執
事謂僕得某人之半執事雖以謂僕卽其人可也雖
以謂僕盜贖尤可也朝歌勝母古人所惡但曾參居
之將益深色養墨翟入而聞樂更悲耳故曰益用凶
事固有之也昔人謂種樹者爪膚搔本而去復顧適
有以害之僕謂樹無知不能自長使其能自長卽謂
知方承主人佳意當一口拱把也豈可謂害之今而
後僕知所勉矣別後多事延緩至今乃始得作書以
謝知長者不當復念人過也

贈言一首繕寫如右僕讀易深有感于否泰姤復之
際蓋天下之壞其始必自一人始而其治也亦自一
人始此僕于執事之行深爲之憊憊也自惟鄙拙不
習爲古文聊發其所見不能曠括爲精妙語徒蔓衍
其詞又不知忌諱俗語所謂依本直說者幾欲自毀
而又不能已也僕年已長大一無所成慚負古人居
常黜黜不自得執事行且立朝功業當遂赫然僕若

不至狂病異日得遂所圖于是從容閒暇與田夫野老歌咏先生長者之德紀述太平之盛事以振耀千百萬年視彼班生為寶氏執筆愧之千載矣區區今日非所論也

與顧懋儉

蚤所論極知孝子之情顧力不逮古文又與今人背馳可歎耳目下尚有三四篇皆為貧子乞貸之作如先大夫廼須掃室焚薶不易為也貴州統志付來一觀

與沈敬甫四首

午睡起閱諸論信如所論中有實物者也大抵得于四明為多或言四明悞君定謬耳此等之作混于數千卷鳥言之中有鼻孔者必能別之不知何以沉滯至此也

為文須有出落從有出落至無出落方妙敬甫病白在無出落便似陶者苦窳非器之美所以古書不可不看

旋字枕字卽入杜集中便稱佳上乘法全在此也字所以難下者為出時非從中自然所以推敲不定耳餘已悉

大水沒路不通人行遂至音問隔絕此鄉懲連年亢旱今歲却種花荳淫雨滄爛奈無圩呀橫水泛溢莫能措手昨兩日雨止覺水退一二寸一年所望花荳已無有矣方令人奮畊買秧插蒔倍費工本又太後時然不無萬一之望人來言西鄉極極梗非是此地高強此間人耐荒西鄉人不耐荒耳文字三首送敬甫子敬懋儉共觀嘗記泉老說王濟之官至一品富擬王侯文字中乃自言家徒壁立可笑吾無隔日儲然文字中着一貧字不得殆不可曉也

與高經歷

翰林侍制劉德淵墓表學士王禪撰在城西西丘里程家灣隱士林起宗墓碣在城西南永安村東一里蘇天爵撰都尉墓在縣西南十五里有古塔刻馮氏族姓已上三碑乞訪問每榻二本見惠

與王沙河

過縣重擾多謝治內有石碑煩命工榻數本楊誠齋云除却借書沽酒外並無一事擾公私切勿見訝也

與徐南和

向求慧炬寺斷碑又城北東韓村東嶽廟中有開皇石橋碑記并乞命榻一二本官舍無事頗慕歐陽公

集古錄奈力不能也以此相累幸不罪

與邢州屬官

匪材備員邢中無能有益于民屬歲之不易不自度其力之不能爲民乞哀蒙上官之採納視他年解俵差爲省易然又皆賢宰之夙夜殫瘁使鄙人安享受成以無過謫也茲幸稍遷念一歲中相叙自知鄙拙不周世務而每辱教誨便此違別不能無情日夕惟冀望內召草草布此爲謝

與傅體元二首

得書承相念每讀李習之文見其欲薦天下之士急於若已之疾痛使習之得志真古之所謂大臣宰相之器也而或有譏之者隘矣省足下書意慘然又自傷也自歷任以來覺此官最清高前在京師見居要路者乃日騎馬上伺候大官之門高人達士以此較彼殆若勝之此晨門封人之徒所以見慕于孔氏也特中間又有不容久處者耳兒子落魄然身世之事吾亦不能自慮安能慮此所謂若夫成功則天也有詩寄來曾見之否宋廣平墓在沙河有顏魯公碑前令方思道于沙土中出之此碑歐趙亦未見也碑文頗有與史異同者乞寫舊唐書宋璟列傳便附還人

欲相稽考也文字頗以爲戒絕少作有一二篇寄兒
子欲觀從彼取之不悉

懋儉人來問之知有內艱殊爲驚怛僕思歸之心甚切中秘有書數萬卷欲讀一過爲此牽延未能決也
與王子敬十首

午前托敬甫以文字相示見否可齊記欲得伯欽書煩轉求也北窓梅花如對君矣

二石說奉去歲事交併栗家事欲埃新春平生無一事不嘗獨不曾對吏今亦不可不一試也

見郡丞自謂老吏語滾滾不休緩征之說殊不可入蓋自郡中來受撫公旨也爲壙志作權厝志視葬志頗詳核然不能奇耳孫文亦不高漫往乞評之

來書善叙事理恐不能復加文飾也熊君乃有皇甫度遼之風平生悔見貴人獨此行爲無悔耳事亦已卽决甚明達向人昏曠之甚泥團不足盡之也

道上沮洳不通信耗昨人還得書并子和書荷相念內人且就館而久病疑慮不能出事未竟少須不妨始初猝暴難當耳此易與也郅都寧成自不易爲之盛六來道其行事多可笑令人不復恨之

莊渠書求孺亨校定不出府公意事體合如此兒子

傳示欲隨年編次附入周禮春秋大學諸書甚善若了可封寄宅中見乞道之陸子潛荒政十二解卽借示府中敬甫有名否

事未能遙度文書已下恐無更變且得的確乃可行也計此門一啓士大夫如墻而進尚容鄙人置足耶昨陳子達書來勸入城荅之云此間有二奇不見戴烏帽乘軒人盜賊數過門不肯入也此間未嘗不荒小民習慣更安帖耳

連日卧病青山綠水已無緣分惟有讀書又不肯假借使人浩嘆沈君詩埃少間作也

吳興使人還得書并惠橋記及圖書印深荷存念過家會子欽又承書惠僕每相念及恨不得日日致書左右耳在試院中托程秀水竟不果也錄文見世情危險每不欲上人亦大吏爲之其五策問并前四道承乏不辭耳最後丈量均徭却竄入鄙語如所論可謂溜澗之水易牙能辨之矣朱守想非俗流至京當候之

老况不堪明春非討差卽請老子長孟堅今世何可得也與麓已進奉常太巖改璽丞初到未相見阜南衙門熱喧亦少會然每見殊有猜疑兌隅行邊久不

還方念之大抵今日京師風俗非同鄉同署者會聚少人情泛泛真如浮萍之相值不獨世道之薄而亦以有志者之不多見也

與徐道潛

向云萬樹梅花徒見其枝條山中猶寒卽今多未破綻日令慎奴探之居人云年嘗到二月中花始齊魯叟乘此時來且有月益奇耳今歲節氣晚若要桃花須清明後也社約初意合得亦好但諸人志趣終不同當以閉門爲上魯叟亦豈可受此羈縻耶僕在此亦甚苦作文每把筆輒投去欲從山僧借楞嚴經以自遣耳日夕望面晤不復多及

與陸五臺

向者輒敢通書于門下乃辱不鄙還荅往往多推獎兼以教誨之語然如此年時欲南山射猛虎其爲不自量可笑也沈茂才來顧特因致謝水利纂一部附奉左右此爲東南利害甚大使者祇以空文應詔耳幸賜省覽

與姚畫溪徐龍灣

謹遣小兒拜謁不與爲禮則長者之教誨深矣

與馮太守

性理稿僅閱一過草草殊不詳略加朱點爲別舊有
點識無容改評矣序文平正通達殊不類近時軋苗
之體真有德之言也中間堂聯再書二聯奉上乞賜
改教擇用其一

與沈上舍

前者見過治所已束裝殊恨不能爲主人也夙慕蘇
長公之高風買田陽羨聊欲效顰吾兄杯酒戲言忽
遠遣人來其重然諾如此僕遂不欲北行大丈夫不
負國家何媿只去就可以自決耳

與管虎泉

每辱不棄親末眷念之勤臨行又不及爲蔬飯以謝
別罪罪諸令舅亦必見怪也兒婦暴亡適官舟已在
城下諸役皆集老來又不堪哭聲遂不可止林回棄
千金之璧負赤子而逃家事如此且無顯權可以行
道而爲此役真大愚也

與顧懋儉二首

奴至道欲東來意如飛動感嘆久之與世益無緣乃
辱二三君子不鄙夷真猶舊蒲菹也日下相見諸不
及

五燈會元幸爲致之近來偏嗜內典古人年至多如

此莫怪也

與沈敬甫十八首

五弟來得書極荷見念之意得失自有定命若以見
知有一毫希覬便非吾心所以遲遲而去俗人不能
知也此回遇大風絕江淮而度江中景物更奇略具
諸詩中前日托舍弟亦不及專錄寄去今止錄去江
中一首日下當還諸所欲言不盡

親故懶作書向爲公言鐵劔利倡優拙固耶每攬子
厚四山賦亦自無聊也人還附此

去年在京師一日與華亭林與成對坐虛齋暇茗吾
問與成近寄家書否與成荅云亦自無可寄吾來三
月親故書問殆絕祇爲無可寄也敬甫近况何似太
玄曾了得否兒子輩恐遂爲俗流教他看老父字說
有信來未嘗道及書中事何也

風俗薄惡書生才作官便有一種爲官氣勢若一履
任望見便如堆積金銀俗人說無餓死進士此言尤
壞人也

文字殊有精義然使讀者不能不以文害辭以辭害
志也爲子欽新得寧馨取小字壽孫用秦璽意却新
也此後湯餅之會更可使與否一笑

子欽爲我行所謂中流失船一壺千金意甚喜卽爲書陽曲序明日可來觀之

向者無備不能久留北舍數過不辭也前言戲之耳敬甫近來甚有悟處一件悟無不悟也姬頗黠慧往往能隔壁識別人耳

見來書可怪心甚傷之士之不得志當有此意念耳然須放胸襟寬大死生亦大矣此是莊子不覺失語聖人無此語也

文字亦佳但不知與其人平日往來否如但學中識面便送之得無類投人夜光乎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聖人言句句可思也

吾祖誕辰在今月廿二日衰門不能如外間彌文又諸父在僕不敢主允齋有美意相知者數人鷄黍爲權可耳須不可有雜賓也幸致意

喉中嘗有痰殊不快耳不如意事不如意人須勿置之胸中可也

顧伯剛欲梓三泉遺文敬甫有所藏悉付來或更爲之求訪此亦門人之責也吳甥來數言之相見輒忘

耳

性命之說聖人蓋難言之欲作一論紛紛竟未有暇

眼前事無當意者大率六十四卦中一困字耳家娣丈行有期已托子敬往借宅可與養吾知也

兩次承問皆失答所往類多庸奴適受其戲侮史稱淮陰家貧無行乞貸無所得不幸類此傳云向爲身死而不受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而爲之殊自傷也

純甫手書此于其家得之非欲外人知也其胸中耿耿如此三復爲之流涕今並付去幸爲善藏之

向借繩索有書竟不見報沒田殊苦然文節公大石已置之庭中飢亦可餐也

城市中耳目日非來此雖極荒絕能令人生道氣也遊山記殊有興致略看一過僭抹數行不知何如因淚多傷目不耐久看文字極困悶也舊與純甫遊此山山北破龍澗下抵白龍寺尤奇勝有泉一道從破石間下流可一里相傳有白龍破此山而去其形勢真如劈破幽泉亂石相觸淙淙有聲旁多珊瑚瑤草石隙間時有積雪賢昆玉不曾到此也讀記因懷純甫爲之惘然耳

與某三首

僕以未造朝不得至東郊一望車塵大丈夫豈效兒

女子情只人世知已難得耳遠別不能不惘然也有便當奉聞

承寄書比出京方得之遂不及報然壯足下之志必能進于古無疑也顧非可徒言在積累而至之耳昨到家甚念欲一見然久出應接紛紛知足下以疾不至雖至亦不能從容論究奈何宋史何人乃敢爾附遼金亦儒者之嘗談卽耶律氏猶可金源奄有中國一百十有七年此可比之劉石爲辱載記耶老大沾一命恐有簿書之擾而此志殊不衰若天假之年必能有成也

還舍時不覺忙過未得略從容款坐此行真媿故入可謂往來不憚煩者也佛有兩遇謗孫陀利旃遮女者此自不知佛于佛何損修到時調達推山何懼也邢中極有高僧土人略不知之僧家亦無知者所謂乘志尤闕陋無徵僕頗訪得之欲表著其人此等皆有得者劉太保見宰官身不誣宦途所見皆可厭思與吾丈一談何可得

與王昭明

甲寅之歲播越山中得日領教誨方爾還定而公遽有遠役隔澗遂逾一紀老大以來惟有禱亭與相親

依不意遂至溘然身後事極可病心聞公往來吉水永豐間頗以自得而一二年間雙江念菴相繼凋謝顧公亦何所嚮寧無顧念桑梓之懷乎恭簡公集向王知郡委校定僕不敢自專並與孺亨商確而李純甫不盡依用也公邇來當益復深造不知有可以見寧放否僕晚得一第而祖父皆不在世千鍾不泊吾心悲徒增傷痛耳今當爲今太湖之濱採山釣水聊爲吏隱無足言者同年胡原荆之任附此不備

與張通府

城外積聚實爲餉賊之資前日曾面啓乞下令尅日搬載入城今經三日未有應令者但聞賊在新塘徐監生家運米滿載而來恐有攻城之計是我受坐困之勢而賊反得因糧之便也更乞嚴督各鄉積米之家如仍前梗令卽以軍法從事或聽百姓隨力搬取或卽放火燒盡及餘麥栖畝亦乞督促卽時割刈送城海上用兵三年我師所以不得志實在于此而議者不察也不然以饑疲之賊深入吾地雖百萬之衆其何能爲哉軍旅之際非威嚴不行乞賜採納賊自新塘載米西行不由新開河從真義出此往蘇州之道也如有攻城之計必南來過北出東門宜密于北

或北城灣俟賊船經過用佛郎機鉛銃打破其船但
賊過北門必從夜來當謹備也

與凌廉使

承賜水利疏其為東南之利大矣捧讀太息昨有奏
記非敢為激發之行蓋官守當爾若坐地方言者之
罪母乃假借豪石而虐斃獨過甚耶今更有所陳者
劉清惠公身沒未幾門戶衰零孫女被戮辱以死今
幸得昭雪矣其孫復坐大辟劉之夫人至縣庭跪拜
令人泫然閱其獄辭殆不至死似文致之也以清惠
公之賢庶幾所謂十世有之者况先皇欽恤之命新
朝曠蕩之恩耶惟執事垂意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八終 四明後學虞二球訂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九

公移 藏詞附

蠲貸呈子

呈為乞蠲貸以全民命事自倭奴犯順滄海沸騰全
浙之寇蘇松為劇蘇州之寇崑山最深本年四月初
五日倭寇萬餘東南自上海嘉定東北自太倉常熟
分道寇鈔西南入華亭吳江之境西北入長洲之境
本縣七鄉十四保在合圍之中所至蕩然靡有孑遺
賊船結紵新洋江綿亘數里晝夜攻圍城中百計支
吾凜然孤城僅僅自保於垂破之餘而富家巨室財
力亦殫盡矣賊自四月入境六月出海百姓逃死稍
稍復還則屋廬皆已焚燬資聚皆已罄竭父母妻子
半被屠剝村落之間哭聲相聞時六月將半農工後
時流離死亡工本不給其間能冒白刃藜羹藿食耕
耘于寇賊之衝者不能什之一二而亢賜為虐自六
月不雨至于九月禾苗稿死畧盡古者五穀不升謂
之大侵天災流行國家代有然未有兵荒賦調併于
一時如此之亟也竊念東南之民父子祖孫為國家
力田以佐百餘萬之經費今百八十有餘年矣常時
災沴亦知君父所急不敢以希曠蕩之恩惟是今日

遭百年所未有之變亦異有百年所未有之思迄今
冬月垂盡德音未宣而有司開倉征歛如故鞭笞之
威更甚往時百姓驚然莫必其命傳相驚疑以爲朝
廷遂有棄置東南于度外之意夫上之所以求于下
者度其下之足以求也下之所以竭蹶以赴上之命
者亦自度其足以供其求也故上安下順而兩不相
傷古語曰焚林而畋明年無獸竭澤而漁明年無魚
若今日之事得無類畋于無禽之地而漁于無魚之
澤乎當凶荒札瘥之餘百姓嗷嗷謂當以王命施惠
家賜戶益之猶不能濟而反從而浚削之民命窮矣
無可往矣雖抗倭王之頸空海中之國天下事乃可
慮耳自古國家多因外寇征賦不息加以水旱百姓
流殍有司不以實聞上下相蒙以致莫大之禍常生
於不足慮之中自倭賊凌犯無賴之民所在爲之鄉
導助其聲勢其所以能以寡爲衆者此也卽今草竊
處處有之一里之間數家之聚袍鼓數起近者嘉定
縣令巡行阡陌頑民嘯聚豎激變之旗至白晝擣殺
縣學生員令乃狼狽而還置之不敢問人心易與爲
亂如此豈可不豫爲之所哉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自
罹此寇百役俱興庀兵簡徒增陴浚隍無一不出于

民而海防之豫借丁田之日增比之常時且輪數倍
之賦矣若不曲意拊循大破常格將今年田租盡爲
蠲免東南之禍殆不知所終也天下事愚民既不敢
言惟有司之力足以言之然蘇子有云吏不喜言災
者十人而九不可不察也某等叨國家作養之恩切
鄉里同室之難敢冒出位之誅爲東南億萬生靈少
乞須臾之命伏望仰體朝廷好生之仁蚤賜施行實
宗社無疆之休也爲此具呈須至呈者

處荒呈子

呈爲議處災荒以蘇民困事本縣自去年四月至六
月海賊屯聚境內四散燒劫耕耘失時加以亢旱竟
歲不雨五穀不升所在蕭條盜蜂起節蒙巡撫都
御史屢爲聞奏萬姓感悅以爲憲臺憂國愛民之誠
至于如此雖轉死溝壑亦所不恨今經歷歲月未見
朝廷有曠蕩之恩譬之父母于其子醫藥禱祀無所
不至病勢日劇其子亦知父母之無可爲力然猶宛
轉號呼于其側以求須臾之命此某等之所以懇瀆
而不已者也伏見邸報有折銀之議查得嘉靖八年
折兌一百七十萬八十八石嘉靖十年折兌二百一十
萬石嘉靖十二年折兌一百萬石嘉靖十四年折兌

一百五十萬石以前皆是平常災荒于兌運四百萬石之中折兌之多有至二百餘萬石者今來折兌欲得比紹嘉靖十年更加寬多庶于准折之中得蠲貸之實矣又崑山一縣被寇獨深蓋賊由上海華亭嘉定太倉常熟諸道而入者皆至崑山而止盡崑山之西境始入長洲之邊盡崑山之南境始入吳江之邊當時蒙糧儲道告示稱撫按俱批到以崑山太倉嘉定爲災荒第一今邸報却以崑山與長吳等縣一同欲乞比例上海太倉等處與長吳畧分等第庶于通融之中得處補之宜矣又據本縣丁田一節原係十年每畝分爲十甲輸撥均徭嘉靖十六年本府王知府改變舊法定爲每年出銀每丁銀一分每田一畝銀七厘七毫官爲收貯自行顧役以免十年之輪編今則輪編自若而丁田歲歲增加計今年本縣丁銀加至四分矣田銀每畝加至五分矣通計一縣增加三四萬兩假使蒙恩得免三四萬兩之糧銀而實增加三四萬兩之丁田是巡撫大臣累奏不能得之于上而有司安坐而奪之于下也議者往往以時事爲解竊見海上用兵于今三年軍興百需若開河築城造船及甓城敵臺兵杖火器勇夫加邊防海諸所取

給不於田賦則于大戶與夫詞訟贓罰等項並不取于丁田也則此三四萬兩之銀蓋有神輪鬼運而莫知所在者矣伏乞查紹祖宗均徭舊制行下各府州縣毋得仍用嘉靖十六年書冊重復科差變亂成法以資溪壑無窮之欲庶于臨時救荒之際寓永遠便民之策矣某等又思折銀之議此亦涓埃之惠若于今日時宜非盡爲蠲貸百姓決不能安其田里糧銀終亦無所措辦况海賊尚在猖獗之際歐民爲盜將來之禍有不可勝言者爲此具呈伏乞早賜施行

陶節婦呈子

呈爲旌表節孝以厲風俗事有本縣六保民陶子嗣妻方氏年十八嫁與子舸爲妻纔及暮歲夫卽病死本婦數欲引決念姑陸氏在堂抑情忍志竭力奉養姑本寡婦並厲節操晝則共室而居夜則同衾而寢頃刻不相違離恩愛逾于母子自夫死經今九年鄉里莫不高其獨行于本年七月內姑患痢疾六十餘日肢體潰爛床第腥穢婦抱持寢處澣濯垢衣人皆爲之掩鼻婦獨自以爲不覺其姑不食婦亦不肯食姑時爲之強食未死五日前日日悲哭水漿不復入口于九月九日姑亡出衣衾殮具皆素備已殮卽屑

金和水服之不死復徘徊井上欲自投井口隘不能下因入憑柩而哭比夜分呼婢冬女隨行至舍西池邊戒婢勿令家人知覺婢年十二歲果畏管不敢言遂躍入池水水清淺浮沉者久之乃死婢尚不敢言而哭甚悲家人覺其異跡問之得其尸兩手猶握茭根甚牢固及殮已二日顏色如生一時遠近來觀者無不殞涕先年夫弟管子舸葬婦欲爲同穴夫弟遂巡未應婦卽捐已貲使人爲同穴不踰時而成至殮始時獨無棺中褥婦取綾被中裁爲二縫以爲兩褥其死蓋先定非倉卒自引決者某等思得婦人之從夫要以致死爲極至雖或出于一時之感慨無不有係於萬世之綱常故國家皆以爲有關於化理之原而於法令固在旌表之例今寡婦方氏年甫及笄室無抱子事夫之日僅至暮年養姑之勤垂及九載節操凜若冰雪孝道通於神明迨老母旣終其天年卽自從夫子于地下死生先後之際罔不得宜纖微委曲之間畧無可議比于其他死節尤邁等倫誠絕異之姿卓越之行也爲此具呈乞轉爲聞奏施行

回湖州府問長興縣土俗

長興縣地介湖山盜賊公行民間鷄犬不寧自廣德

宜興往來客商常被劫掠告訐之風浙省號爲第一上司雖屢有明禁及其訴告未有不爲准理者蓋以敢爲欺誑其詞足以聳動之也至于株連追逮或至數百人經涉司府曠歷年歲民間恒擾不能安生田制雖有定額其俗以洪武祖名爲戶徵收之際互相推調又有田連阡陌而戶止數畝者又有深山大戶終歲不聽拘攝者緣吏治苟且養成此俗已非一日雖有龔黃卓魯之政亦非期月之所能見效也

送恤刑會審獄囚文冊揭帖

長興縣爲獄囚事該本縣具上囚帳除軍徒外凌遲處死三名口斬罪五十一名絞罪二十五名凡凌遲斬絞共七十有九名古者天下治平斷獄居前代十二唐開元之盛通天下死罪僅二十四人今以區區二百里之縣死罪之多至于如此職每當臨省見獄犴充盈拳梏蓬垢投地鳴號未嘗不爲之惻然痛心也使此輩果當其罪猶若在所哀矜而多有無辜枉濫者寧可不爲之申理不自揣量每與院道爭之去歲察院會審頗蒙採納所全活者數人顧惟迂愚不知觀候顏色逢迎意旨遵守成案所得罪者有矣終不敢自昧其心也大抵此縣湖山阻深掠鹵之習浸

以成俗土風剛猛睚眦之恨輒致殺人又有所謂白捕者專誣指平人爲盜者也有所謂訟師者專教唆詞訟者也以故所獲之盜未必盡真而或被株連之害所償之罪未必盡當而或罹羅織之冤蓋一時有司之審聽或有未明而日久民間之公論未嘗不在

也今幸明臺臨郡莫不翹首以望再生伏乞特垂明恕以清此縣之獄如盧扁之治病無所不加意至於疾痛哀號宛轉床褥尤宜所急救者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夫過之大者可以有罪之疑者在所輕堯舜之聖寧自處于不經誠恐懼而至於殺不辜也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當解之時聖人于其有過有罪而赦之宥之非謂特赦宥其無過無罪者也今先皇帝恤刑之救蓋好生之德矣 聖天子大赦之語蓋雷雨作之時矣伏望明臺以典謨易傳之文奉宣聖人之德意施曠蕩之澤於窮絕之鄉使覆盆之下咸仰日月之明解網之恩遠被湖山之外則和氣之充豐年之應百姓自以不寃而有司亦與其休矣古人有言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鬻棺者欲其歲之疫利在人死也今

治獄之吏猶此矣又云祖宗之仁德猶元氣之在人 不使有識縉紳之士議之而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以傷元氣非國之福也今所上囚帳上寫前供故多深文刀筆之爲所有下吏所知畧條具于後用助欽恤之萬一伏惟裁省

長興縣編審告示

長興縣示當職謬寄百里之命止知奉朝廷法令以撫養小民不敢阿意上官以求保薦是非毀譽置之度外不恤也爲照糧長自洪武以來具有成法伏讀諸司職掌該辦稅糧糧長督併里長里長督併甲首甲首催人戶又伏讀大誥糧長之役本便于有司便于細民所以便於有司依期辦足勤勞在乎糧長有司不過議差部糧官一員赴某處交納甚是不勞心力又云往爲有司徵收稅糧不便所以復設糧長教田多的大戶管着糧少的小戶想這等大戶肯顧自家田產必推仁心利濟小民特令赴京面聽朕言關給勘合祖宗立法爲民之意如此之精詳也然在國初亦多有不設糧長之處惟江南田賦最重所以特設糧長至今二百年矣名臣碩輔來至拊循者豈不能深思遠慮爲民興利除害補偏救弊而卒莫能易

也今浙中所謂里逋者當職未能徧識朝廷典故實不知所以奉行往以愚直致忤分守道蓋當職實見本縣里甲彫敝一里之中十甲少有全者其有僅備名數亦非丁多有田之家而丁多有田之家常歲已充糧長無遺脫者矣不當復求糧長于里甲之中夫丁多有田之家其在一甲往往占十甲之田其在一戶往往占十戶之丁又有不止于此也所謂豪民侵陵分田劫假莫甚于今時乃又議將所謂豪民者優假之而使單丁隻戶貧無立錐者執紼箠楚而代之役是誠非迂愚之所曉也當職所以謂欲先丈量田土重定里甲使十甲俱全如祖宗之制然亦當遵奉諸司職掌糧長督併里長里長督併甲首甲首催督人戶不應頓去糧長之名也若此則所謂朝京勘合可廢矣如朝京勘合不可廢得不近于欺罔乎前歲已迫十月致忤分守道至遣他官來代其事當職恐重害小民因連晝夜編定雖承里逋之文實用第三年之糧長所以用第三年之糧長者以前官將一縣大戶堪當糧長者編定三年輪當此勞逸更休之法也今審里逋卽前二年者已經役過而後一年者獨得以規避彼亦有不能心服者矣今縣中姦頑不逞

之徒造爲謠言誑惑大吏註誤府縣拘繫窮民以代之役往往有逃移他境者矣其有不能去者或田止十畝或二十畝一家父子祖孫相傳之業盡粥之矣又有少妻幼女離賣償官者矣其又有自縊于街市者矣及豪民與姦吏爲市許之免以取其賄而陰爲認保侵收而欠逋之數仍注其人名下使之終身逃逋不得歸者矣又有欺其孤弱管收糧銀公爲逋賴方見追比不能賠償者矣當職北還過江沿途來愬未嘗不爲之痛惻也到任以來稽查後來所更既有逃戶不曾應役者被拘勉強發兌而解戶亦力不能支况署官雖已更變亦自悔其非原不曾定有冊榜見今上司催督起解各項錢糧甚急緣後定里逋出豪民姦吏之手漫無可憑相應仍照初編榜冊其後定里逋逃者徑除其名使後無掛累若漕糧已經發兌者則免其收解其白糧等項已解者追原編大戶照數出銀以還貧戶仍告地方招還逃亡之氓使復其業當職爲民父母豈不欲優恤大戶而專偏重小民特以俱爲王民爾等大戶享有田宅僮僕富厚之奉小民終歲勤苦糟糠襁褓猶常不給且彼耕田商賈大戶又取其租息若刻剝小民大戶亦何所賴况

大戶歲當糧長不過捐毫毛之利以助縣官若小民一應役如今之里遞者生計盡矣如之何不爲之憐恤也當職爲此惓惓告諭爾等大戶各思爲子孫之計毋得仍前僥倖剝害小民幽有鬼神明有國法宜各深思所有解戶仍前開具于後

九縣告示

照得本職備員管馬自未到任已稔知北方民間養馬之苦今秋解俵方遭水患所在浸沒收成已無可望而官限迫促市買十分艱難比聞百姓因買馬哭聲遍于村落之間爲民父母不能賑貸之而尚忍分外毫髮有傷于民乎見今解到馬匹一從堂上驗過領批解寺本職但閱簿驗數而已其到者即便發落不留時刻百姓人人曉知猶恐人情難測而利孔百端或有衙門人役乘其解俵之時造意需索或有各縣馬頭敢于幫貼之外指官科歛兼之愚民習慣以爲官府使用亦自甘心而無籍之徒反因此以攘利不能不過爲之防也爲此仰縣將發去告示張掛通衢如有前項誦詐即時赴府首告或就該縣覺察從重申究毋得有所寬縱該縣亦宜體本職痛念小民之情有此示衆知悉

乞休申文

職近者被命改除卽日當歸田里不復有仕進之念矣然有不能無言者蓋古之君子去其國而其言存可以爲遺訓而後謂之能不忘其所事去其國而其政存可以爲遺愛而後謂之能不忘其所使今職於此蔑如也無所存矣猶有愚衷爲執事白之職少以虛名在海內晚叨一命實不敢苟且以負國家委任聖賢訓戒天下士大夫之屬望堅志一意惟拊循小民而山僻夷鬼之區與龍蛇虎豹雜處且怡怡然日嫗而孩之而遇事發憤欲有所建立不能觝牾不顧利害多所觸忤今茲之調實由讒邪之中傷中朝士大夫蓋猶不忍遂棄之而置之于此也夫惡木垂蔭志士不息盜泉飛溢廉夫不飲士之所愛者名也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志士仁人以寧舍生而不顧者懼毀其仁之名也故名者與天壤俱敝者也詩人之篇荀卿之書屈原賈生之作其逃讒自沉而不顧乃猶惜此區區之名故曰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也職書生文學非能爲吏者顧嘗誦所聞于孔子者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足矣今世爲今大率以尊嚴高貴自處而與小民邈絕職

一切弛解召婦人幼童與之吳語務得其情凡有訟獄吏抱牘以至方閱其詞就問卽決雖鬼神不預知吏無由得知而容其姦也凡小民至前雖甚倥偬卽先呼發遣恐鄉里往來伺候之難亦不數數具獄但誨諭令輸服皆叩頭以去民間里長最爲繁苦以爲十年之災職三歲在縣不曾役一里長小民冥然不知有官府往時均徭悉吏胥與其間職閉閣冊隨田輕重品搭老吏束手卿老亦歎曰今年倒一垧矣鄉民謂田連頃者謂之垧猶蘇州之謂圩鄉老歲以均徭爲姦利今無所獲故云倒一垧若田之爲水所敗而荒也縣俗刁悍樂以人命相誣訐富家一被訐卽官微示意指嘗輒輸數百金職見以人命訐者應時與結富人無一錢之費但檢驗屍傷皆親至其地或間呼村落間愚民小僮問之得其真情雖自暴露赤日中暫憩古寺啜杯水而行未嘗有所擾也縣有大賊二三十年不能擒治職擇卒中驍健者召至堂後與飲食餌以重賞以故往往能効力旋致擒獲如張家浜鍾家浜下渚磨盤山賊昔年皆與縣交關縣中人多爲囊橐以故尤恣往時太湖至湖州商賈多被剽掠今舟可以晝夜行鄉間夜不鳴犬矣磨盤下

渚皆親至其巢穴而鍾家賊乃至格鬪時日暮風寒山深水濶職所從不過數人竟擒獲之鍾家浜一村鍾姓四五十家皆非良民是時西北風若從上風縱火可盡殲以爲功職寧力攻取其騎危墮下者不過數人餘向南奔者悉不復追諸如前賊黨大率錄其魁而已職終不敢自言上官亦但見具獄云強盜某某而已然以其邑多盜之故又有誣盜縣有空王寺在深山中捕卒嘗于此拷掠使誣人爲盜其誣強盜至七人皆平反之以坐捕之罪太湖邊十三家烏程縣坐爲盜又爲宜興縣誣六十餘人爲盜被連逮皆逃湖山中一村盡空麥熟黃落山鬼晝號職親自旁緣湖上遍入山中明其所以不然移文兩縣稍稍招集之地方以寧夫爲令如嬰兒乳哺飢寒燥濕唯乳母知之又如良醫按病調劑分毫不爽乃可已病職獨自知其心之苦也夫沾沾者自喜察察者爲明簿書文移治辦亦嘗有念此乎獄中死囚桁楊相接也職審知枉濫者辨出之三十餘人遵律令給衣糧天寒大雪妻自縫絮衣給之囚有母死求保繫葬母還卽聽之如期而歸囚皆感泣聞職病皆向天祝禱願雖未忍施鞭朴於民而縣中大惡必立取之獄成其

瘦死者亦十餘人特其俗依山湖負力好鬪有數大族終年不見官府職頗錄其長居鄉亭勸誘亦有來者然直可以容養化勸之懼激之而亂也宋濟邸之變起于太湖漁人而國初耿侯以此縣人捍抵張氏力戰者十年近歲有反賊江天祥古人所以謂力求猛將不如得一縣今謂能折其芽萌消之于未形也今之治民務擾之以爲能夫豈識老氏烹鮮之喻乎且以近日清軍言之止宜因該衛勾丁據以清查今則盡舉洪武以來軍冊一槩勾審但一軍或戶有百家又及鄰保里甲一軍之勾乃至擾百餘家也如是故縣不敢承行以近日開讀言之糧長侵欺固當問然侵欺亦無由覈其實惟彼有自首者乃可以坐今一根長下開小戶逋欠百數卽欲人人到官則小戶逋斗米當嘉靖未赦之前並各安居及隆慶大賚之後反被拘逮矣止斗米之費則不如不赦之爲愈也如是縣又不敢奉行僧道雖古謂爲民之蠹然今耕田服役與民等也自有會司統攝又每清查則不免使人各寺院騷擾彼淨居空刹僅守故額旣國家不廢之則亦宜使之安生耳如是故縣不肯奉行以此之類並多乖忤或謂令驕又謂令廢惰也挈瓶之

智守不假器今爲朝廷牧此一二彫瘵之民安能惟事逢迎阿旨以取媚悅不能安而又擾之也夫糧長乃洪武以來定制在大誥諸司職掌聖諭如此之諄切也天下亦有不設糧長之處惟獨江南財賦最重故以糧長督里長里長督甲首甲首督人戶百年以來未有變更今者新行里遞意或便于浙東若嘉湖與蘇州土俗財賦相同職生長蘇州亦知糧長之重難而不可廢也夫以里遞收糧似散錢不能成緡又以小戶督大戶乃如以羊將狼也卽如長興之里甲彫敝其逃絕僅存者十二三皆貧難下戶有無田爲傭者有田止五畝者其多至二十畝者卽爲上等之里長而大戶乃不爲里長而爲人戶其花分田至千畝今姑以里遞法行之則爲里遞者亦不當舍大戶而他求矣職頗調停其間用大戶之子戶爲里遞然其實今日之里遞卽舊日之糧長也小民頗以不擾而大戶復萌規避之心乘職入覲移禍於小民流言飛文誑誤府縣追求小戶之里遞以致逃亡鬻產棄妻子者不可勝計有自經者而上不聞也比職還自京口至茗霄之間沿塗哭訴者相望也職悉召復其舊而所傷已多矣今世欲汗讖士大夫者度其他不

能爲害惟以賄則無全者矣歸安李知縣其人清澁忤俗大率吳興之人不獨姦民好訐也卽李知縣土人遂罄空欲點汙之其賂至數千賴察院力爲辨白之孔子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夫以喻義之心易爲喻利豈聖賢之不如盜跖乎顧不爲耳職平日居家未嘗問生產吳中士大夫所共知今縣之可以爲利穴者不過人命強盜糧長徭役如前所云毫毛可燭職于此不爲利他亦無可爲利者矣職家世宋元以來號稱鉅族室中所奉相承亦不菲薄而職自用極儉陋衙內日取百錢令卒出市日不過斤肉蔬菜去家三四百里二子守廬舍讀書間歲來省絕不與外交接居二三日便去去自買小舟肉不過二三斤米不過一斗衙前人共知之日常紙贖多聽告免而上京申詳水手銀及柴馬銀至今尚被侵匿未追人言宦非酷無以濟其貪吏民幸鞭笞不加苟免亦其情也或有言縱吏非也特寬之耳曹平陽丙丞相之不按吏豈得槩非之耶裁以一端斤斤然則朱勃之過馬新息遠矣職於士大夫待之曲有禮意以一二事相忤遂恨之深未能一日忘也然李歸安抑之太過未免有意職平日與物無忤不幸事偶值耳

而怨毒之深如此殆有不可解者卽欲誣汚如李歸安而如前所陳一一可按覆且如里遜苟少有爲利何不與大戶市恩而力護持小戶不顧其怨懟而專取小戶偏護之耶署印與丞之以贓敗也由其發狂自宣露囚服跪首於太守之前昨有歲貢自京還者言京師皆已知之今被訪逮卽其發狂乃職尚在北河時也今府中藉藉歸咎於職若然則察院不當訪人耶又因緣其所訪之自而欲拔以爲警耶今二怨與里遜大戶及近所治惡吏結構爲一被訪官不自服罪而欲甘心於職里遜大戶不肯服從惡吏被申不歸獄而反肆行于外羣不逞藉藉欲謀咋嚙則一身無餘矣職所以反復具陳者非苟欲求知蓋謂今之世無志于古者矣有志于古者如職亦孔氏不得已而思狂狷之所許也一欲行古道卽被中傷而信信猶不止夫豈任事者欲重戒今之人不當行古之道與營平侯言老臣不嫌自伐爲明主言之職亦欲使知今世亦有願爲古之循吏者而莫能容也若以爲懼其見害而急於自明職亦無有於此蓋今日清明之世雖江湖一命之吏而有賢監司在上必不使豺狼縱其噬齧也夫天下之情好善而惡惡朝廷之

法賞善而罰惡如使惡者坐法而無故欲扳引善者世亦無如此之事今又以令治一小吏小吏反行其告訴左右趨走之人無不見被追逮縣人爲之奪氣而小吏者方日會聚少年鮮衣絢履出入府倅之衙公與羣不逞日治謗書噬齧長吏國家法紀蕩然矣伏惟執事察之

又乞休文

職爲吏無狀已疏乞解官然以二年來夙夜不敢自懈惟在奉宣德意撫卹小民而豪右不便者爲流言飛文中傷之今已置之不當復有顧慮連日彼縣人多來訴告彼中事體枝動本搖亦不容不爲動念然不敢爲煩聒獨以有關國家大體地方風俗者不敢不言署印官與縣丞被察院蒙訪逮職前入覲在途彼事已敗特以察院訪單委悉疑以謂縣中有言恨之切骨浙中新行里遞職拘集小民俱係貧難下戶又謂以里遞收糧如散錢不能成籍使小民督大戶如以羊將狼實有難行因取大戶花分詭名者充里遞應役而變更職所定以造小民之怨者實署官爲之其事敗亦以此大戶李田等之被拘役者因投入署官衙內與之爲一又小吏沈良能不軌亂法數拒

捕休廣德大猾職因具申各上司良能故署官所用爲腹心者因自詣府約履袷服出入府門復與之爲一以此結約諸惡少告詐縣中人同時響應皆承署官之風旨考掠無不承者徵文巧詆中傷之計實行于其間矣所以爲國家大體地方風俗者官自被訪而妄行板害則君子小人邪正清濁之源不可辨也豪民被役黠吏見逮連黨交橫誣辭抵攔而皆得勝氣則官民上下之分不可正也姦民告訐之風不可止也又有朱學方正之徒各以巨姦累犯縣已具獄上之院道因而瘐死其家至告無于人以人命連累窮年並行檢驗追尋抵死者職以謂若此之類縱行其詞止閱文卷卽死有餘辜奈何令株連累害使文移追逮之煩而縣有問卽告則令權之輕不可復振也蕭望之一世大儒爲韓延壽考案郡官錢吏不能勝皆自誣服向微當時明白之則望之之禍不在恭顯之世矣狂生冒昧伏乞矜宥

太僕寺揭帖

蒙駁春季馬疋當行該縣抵換補訖今該秋季解俵如數差官領解外爲炤本年大水異常民間十分災傷所買馬疋已不勝艱苦據邢臺等縣知縣耿鳴世

等俱各用心點揀已多中用本府馮知府復當堂看
驗又經補換及今據沙河縣知縣王進朝稟稱該縣
解馬尺寸多不及式而毛骨堅疎氣力精強比之龐
然虛大者殆爲過之仍恐此等之類或因降式不合
或于衆羣中比校差劣致有一二駁回必破數家之
產懇乞俯念地方前項馬疋果非下乘足以分俵武
衛騎操之士並免回駁庶以寬卹畿內凋瘵之民由
此具稟

○ 王哲審單

查得姚古鮑希專與王哲扛幫硬証除已結証外見
在縣未結文卷內二十餘宗狀狀有名今姚古改名
姚仁鮑希改名鮑義言兩人誓同一心常爲哲之誣
佐改名仁義明不相負也再炤王哲父子刁惡素聞
人所側目雖有嘉粟弩張則澤雉不止雖有芳餌鈎
見則淵魚遠逝吏胥之貪固難保也然取之王哲之
手則有所不敢寵賂之章固當按也然出於王哲之
口則有所難憑今于審問間具得王哲刁詐及姚仁
鮑義結黨捏辭實跡衆正明白取擬罪犯

陳大德審單

審得大德委將張氏攔住要得姦淫當驗大德舌尖

果係咬落不能自諱爲炤律有強姦之條官司少有
遵用者以所當罪重而事難徵實也旣不用本條輒
以和姦處之則強暴者得志矣貞節之婦受污讎矣
律設此條爲無用矣昔召公聽訟衰亂之俗微而貞
信之教興故有行露之詩蓋謂強暴之男不能侵凌
貞女也今據大德多行無禮比其事發又抗違憲詞
異至年久不得明白然張氏深山獨處之中此心可
表大德經年難証之獄其舌尚存相應依律問擬

賀潮審單

審得邵忠先因賀潮之去而甯其原田今見賀潮之
歸而返其舊物流冗荒閑正鳩鵲互居之日逃亡復
業實鴻雁安集之時告詞雖涉于半誣據律當從于
未減前遺田地聽潮自管取供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九

龍門後學董正位訂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十

古今詩

遊靈谷寺

晨出東郭門初日照我顏春風吹習習好鳥聲
巖阿見黃屋登坡尋神山半日猶山麓十里長
松間蜿蜒芳草路寂寞古禪關畫廊落丹牖朱
戶蝕銅銀殿起無梁迥塔留玩珠攀蒼鼠戲樹
捷野鹿看人閒山深靜者愛日宴未知還

讀史二首

謝公四十餘高臥東山間妻子來相問掩口笑
不言長安公與卿富貴多少年狗時豈不能吾志
不其然所以任公子長垂百丈緇

劉毅無甌石一擲百萬錢淮陰置母塚行營萬
家田英豪不在此意氣聊復然安能效拘儒規規
翦翦焉東海有大鵬扶搖負青天可憐蝸與鳩相
笑榆枋閒

京邸有懷

帝國雲天上鄉關渺何許城頭日色黃隔壁聞
吳語忽忽有所思默默久延佇人情別離好共處
誰憐汝

甫里送妹

甫里縣西角吳淞水流漸吾往不能歸入門復
咨齋

小女來相將牽衣問何之人生會有適憐汝送姑時

金山寺

長江湧塊石萬古江中浮倚空結危構凌波成奇遊
僧呼龍罷出客指蛟龍湫雲開鍾山岑日映扶桑洲
海峯三數點南北一航舟百年戰爭息江水此安流

金陵還家作

自從出門日預言相見期西風揚子渡猶嫌歸棹遲
于今對寒月芭蕉露灘灘一兒縣城西一女松江溜
心情兩縈繫有如蛛網絲

和俞質甫夏雨效聯句體三十韻

浮雲方靄黷光景遂已戢狹甸深靈澍千里破封蟄
茫茫河伯歎蕭蕭山鬼泣靈曜遂高居朱明闕赫翕
希微澹將開浙瀝吹又急遇夜轉連綿飄流更淅淅
萬壑嚕震鳴百川灌注入池容添紋殺林色浸淤泥
離畢月暫耿宿井星恒濕激灑湖光翻感咽海潮澁
霓旌尚高翔雲衣猶日緝水覆詎可收天漏誰能葺
馬牛三江混鴻濛九峯立嗟我來自東獨行阻虛邑
夢離思明兩筮坎成洊習誰假卜商蓋但戴杜甫笠
續紛餘花落寂寞愁烏集窮巷長閉門高河近通汲
天地政氤氳雷風逋呼吸悽悽聽晨鳥濛濛睇宵熠

作又徵時賜思文憂民粒菑黽費灰洒魚蝦饒撮拾
廣室坐增悽匡牀聽生悒何由度日闕安能使家給
泥塗踰重藪梅潤侵什襲寒袍故戀綈瀾簡備啓爰
顧嘆風雲滿寧使蛟龍繫短屐徒齒齒折巾空岌岌
俯仰觀宇宙塊坳迷原隰阻饑知不免寅亮豈所及
舊刻作高河近通楫楫字非韻錢宗伯
不選當以此故今改押汲字似較穩

濠梁驛

崎嶇江北道復此渡淮水策馬向廣原蒼茫見帝里
葱葱綠樹陵鬱鬱紫雲起日焰城上樓寒鴉飛高埤
原野何蕭條曠望彌百里當時侯與王此地常繫繫
今惟負販人亭午倚虛市空然八尺軀短褐飢欲死
當時興王佐未遇亦如此

淮陰侯廟

吾如淮陰祠清槐蔭朱戶當時長樂宮千載有餘怒
五年戰龍虎結束在肉俎努力赴功名功成良自苦
舟阻沽頭閘陸行二十餘里到沛縣

上沽下沽頭有如百里隔曲河見舟檣相去只咫尺
舍舟遵平途馬蹄生羽翮麥穗垂和風披拂盈廣陌
吾聞江北人終年饑無食吾來江北地每喜見秀麥
行行野樹合已到古沛驛漢帝遺原廟屋瓦殘青碧

龍化已千秋鷄犬如昨昔欲尋歌風處閭里亂遺跡
今人泗水上猶樹歌風石

南旺

嗟我南行舟日夜向南浮今日看汶水自此南北流
帝京忽已遠落日生暮愁當年宋尚書廟貌崇千秋
丈夫苟逢時何必有大猷歎我學禹貢胸中羅九州
杖策空去來令人笑白頭嘗疑伯顏策毋乃非令謀
洪範天錫禹大道衍箕疇五行有汨陳三事乃不修
鯀隄日以興百川失其由不見徐房間黃河載高丘

沛縣

泗水抱城堙東去日潏潏豐沛至今存漢事已千春
嗟我亦何爲獨歎往來頻封侯不可期白日坐沉淪
每見沛父老旅行泗水濱雞犬如昨日此亦非昔民
空傳泗水亭井邑疑未真城外綠楊柳高帘懸風塵
猶有賣酒家王媪幾世親高廟神靈在英雄却笑人
徐州同朱進士登子房山

入舟忽不樂呼侶登崇丘子房信高士祠處亦清幽
俯視徐州城黃河映帶流青山如環抱一髮懸孤州
河流日侵齧森森洞庭秋烏犬爭死人岡隴多觸髅
使者沉白馬守臣記黃樓歎我亦何爲空爾生百憂

生民隨大運孰能知其由觀此名邦舊懷古思悠悠
壹自徐偃王獨有青山留劉項亦何在子房空運籌
但從赤松子不用待封侯

自徐州至呂梁述水勢大畧

黃河漫徐方原野層波生萬人化爲魚凜然餘孤城
僅見沮洳間檐楹半頽傾日月照蛟室風波棲蜚氓
侵薄連羣山浩蕩烟霞明山迴時復圓孟益涵光晶
忽然覩開豁天末翠黛橫此來頓覺異日在江湖行
呂梁遂安流泯泯無水聲狼牙沒深沉一夜走長鯨
三洪坐失險蛟龍不能爭乃知房村間尚未得瀉傾
如人有疾病腹堅中膨脹空役數萬人積用何年成

鯉魚山

鯉魚山頭日日落山紫赤遙見兩君子登岸問苦疾
此地饒粟麥乃以水蕩滴水留久不去三年已不食
今年雖下種濕土乾芽苗因指柳樹間此是吾家室
前月水漫時羣賊肆狂獠少弟獨騎危射死五六賊
長兄善長鎗力戰幸得釋因示刀箭痕十指尚凝血
問之此何由多是屯軍卒居民亦何敢爲此強驅率
始者軍掠民以後軍民一民聚軍勢孤民復還劫卒
鯉魚山前後遂爲賊巢窟徐沂兩兵司近日窮勦滅

軍賊選驍健叱呼隨主帥民賊就擒捕時或有奔逸
其中稍黠者通賄仍交密以此一月間頗亦見寧謐
二人旣別去予用深歎息披髮一童子其言亦能悉
民賊猶可矜本爲饑荒迫軍賊受犒賞乃以賊殺賊
吾行淮徐間每聞邳州卒荆楚多剽輕養亂非弘策
自劉家河將出海口風雨還天妃宮二首

到海忽雷雨高雲起崔巍紛披船幕濕錯落酒杯飛
波浪半天黑神龍助風威探遐方未極初意遂已非
無緣觀海若稽首乞天妃願爲一日晴令我攬光輝
八月尚徂暑白露未爲霜雲物結蒸鬱雨勢恣淋漓
江水競飛溢螭龍爭迴翔金樞浴大明此夜不可望
極目觀冥漲天際何微茫直恨非西風吹我到扶桑
自海虞還阻風夜泊明日途中有作

百里見青山言旋諒非徐風波仍水宿龍蛇驚夜居
明發尤慘澹川途尚修紆水駛凌方約雲寒日未舒
彌亘多芳草寂歷少叟漁寒光冒明湖朔風轉高墟
舊事成往跡餘生惟讀書古人不可見歲莫安所如
淮上作

長淮錢落日圓光正如楮傾紅注流波殊景不可寫
淮水自西流黃河從北下併合向東行終年無停瀉

哀此千里客春至復已夏獨立空惆悵所與晤言寡
寶應縣阻風

夜泊淮陰城蚤向淮南路理棹逢西風猖狂恣號怒
清河千里中東風日相悞祈此一日風終竟不可遇
蒼天豈有心莫可詰其故但看北去舟凌風如飛渡
翻爲去人快頓忘吾所務淼淼湖波深今日何可渡

壬戌南還作

自出皇都門淥水明可掬高風搏羊角飛沙旋霧靄
乘快得順流迺行又轉輓長河亘千里迴溪每九曲
時序值暮春光景信明淑市邑臨水折岸柳新雨沐
欲問北州故但以南期促同行近百艘晨夕相追逐
掛席鴈翅接轉棹魚尾續長聞夜集喧又見風排簇
所遇皆南金胡爲棄荆玉非有彈冠慶相呼入山麓
又

半月困漳衛今旦望鄒嶧景風時迎舟積水不盈尺
行路日淹留歸思愈急迫昔往冒飛雪今來見秀麥
蘊抱無經綸徒旅空絡繹西苑方呈兔東郡亦雨鰈
番禺有假號建州乃充斥奈何唐堯朝不用賈生策
玄文故幽處厄螭益潤澤天命苟無常人生寔多僻
去去勿復言牧豕在大澤

登濟城望城武

城武漢時縣乃在兗西南曾考昔爲今期年化方單
性本愛瀟散候望苦不堪飛雪漬烏帽棄擲欲投簪
竟以未疾返不及一考淹時當 孝皇日仁治正漸
涵我來登濟城落日已半舍西望適相仍竚立獨悲
暗明經幾累世淪廢良可慙

淮陰舟中晚坐寫懷三十四韻

清浦輕風渡赤日微雲遮昨問圯橋履今卽下邳街
淮酒市醞醉楚音雜琵琶二麥吐新穗百草敷繁葩
紛披盈廣陌離糒被平沙寂寂坐向晚悠悠思轉加
先皇昔在宥世道尚亨嘉朝廷制作盛公卿議禮譁
庶僚或登庸諸生多起家蹇拙遭時廢荏苒謝年華
不得奇一命空慙讀五車迨乎鴻羽漸幾將龍馭遐
暫有青雲望奈何白髮髟毳勉小縣吏奔走大府衙
循已常黯黯看人方呀呀何地棲鸞鳳並處混龍蛇
世途行益畏吾生固有涯萬事已如此一官豈足賒
行矣歸去來莫使微名污平泉記草木寢丘任菑畲
補亡縱理首考古注君牙期以餘日月方將搯雲霞
自是性所適良非爲世誇苟無媿尼父或可俟侯芭
隆慶己巳赴京寓城西報國寺贈字上人

慈宮崇象教構此絕華炫深巖闕香火危峻瞰郊甸
鬱鬱蚪松枝低壓遠廣殿當年帝舅親削髮住茲院
說經老龍聽出手五獅現曾聞長老言天雨曼陀遍
吾識字上人頭陀今突弁脩容冥法相妙悟在論讚
導我畫廊行指示西方變晨起供清茗時共禪悅飯
我老欲歸去世事今已倦當結塵外緣山中儻相見

邢州敘述三首

壯歲成濩落末路藉先容所恨賤姓名蚤聞在諸公
既奉大廷對觀政於司空得友天下士旦夕相過從
道窮孔孟奧文推遷固工說詩慕匡鼎草玄擬楊雄
通達如賈誼俊少踰終童守高稱汲直曲學陋孫弘
自以支離疏攘臂于其中一朝除書下淪落故鄣東
覬勉爲祿養折腰媿微躬

鄣東餘二載恪遵聖人經雅志存教化除姚去頌刑
門闌弛走卒千人皆造庭分遣每日盱庭中無一人
沉寃出殊死無益盡羣生時有縱囚歸皆言賦役平
引納壯健兒誓之以丹青萑苻多宿盜擒斬爲一清
餘糧棲隴畝絕無犬吠驚維以哀笳獨不能畏高明
睚眦生怨志惜甚鑢卸兵風雨日飄搖拮据徒辛勤
涕泣西河守古道竟無成

爲令既不卒稍遷佐邢州雖稱三輔近不異湘水扱
過家尊先廬決意返田疇所以泣岐路進止不自由
亦復戀微祿傲裝戒行舟行行到齊魯園花開石榴
捨舟遵廣陸梨棗列道周始見栽苜蓿入郡問驕驕
維當撫彫瘵天馬不可求閭閻省徵召上下無怨尤
汝南多名士太守稱賢侯戴星理民政宣風達皇猷
郡務日稀簡吾得藉餘休閉門少將迎古書得校讐
自能容吏隱退食每優游但負平生志莫分聖世憂
竚待河冰泮稅駕歸林丘

瓊州張子的與余同年俱爲縣令江南子的自
建德改當塗今入覲又改榮縣一歲中三易縣
居京師旅寓相近以詩爲別

嶺表生異人始興最開先余公亦掘起屹屹天聖間
聖代丘文莊富學邁昔賢憶余童丕時嘗聽家君言
吾郡有桑生侍才頗輕儇公見卽識之進獎席每前
夫人出佩玉珍饌羅綺筵當時吐哺風與古能比肩
公文根理要不肯事纖妍奈何浮薄子輒爾論議喧
子的來公鄉年往志愈堅共余曲江宴而帶鯨海顏
問公石屋在世業存遺編君今爲縣吏宦轍如郵傳
廟堂亦無意何以不少憐使君自天來萬里往復旋

君才豈不辯古道多屯遭嘆息時所尚爲廢循吏篇

詠史

昔在齊威王選人以治氓惟彼阿大夫籍籍日有聲
唯此卽墨宰小人共讒傾是非並顛倒四境交侵兵
安得召左右阿黨盡爲烹昔在楚莊王三年不聽政
膝上置美女飲酒不曾醒有鳥止於阜不蓄亦不鳴
安得任伍舉一朝霸名成昔在帝武丁三年不出令
赤黥以思道殷國未能寧安得夢聖人求之傅岩形
奉託俞宜黃訪求危太朴集并屬蔣蕭二同年
及長城吳博士

昔年宋學士嘗稱太朴文獨力撐頽宇清響薄高雲
余少畧見之諷誦每忻忻淡然玄酒味曾不涉世芬
如欲復大雅斯人真可羣苟非知音賞宋公安肯云
嗟乎輕薄子狂吠方信信惜哉簡衰亡家麓少所蘊
徒爲管一嚮盈鼎未有分四賢宦遊地博達多前聞
爲我一咨訪庶以慰拳勳

作

奉酬馮太守行視西山關隘次宋庄見棄田有
雲代搏胡兵千里羽書亟戒鄰畏明牧循山轉危蹟
通谷數行週在所皆行至獫狁雖匪茹中國亦有備

所悲雲漢詩餘黎靡子遺今歲洪水割懷襄頗不異
巨浪落高崖排撼萬石墜周原昔膺膺一朝化磧地
野老向天哭前古所未記迢迢孤嶺絕習習陰風吹
月明清霜白虛館不成寐何計郵疲氓賦詩以言志
往往展卷讀紙上見殘淚昔聞春陵行今人豈軒軒
余亦忝祿食空爾徒歎媿

送袁太守之興都

青陽降江水萬靈朝漢東 先皇昔南狩樂飲慶善
宮父老拜賜復歌兒如沛中忽忽二十載百姓號胡
弓奈何長陵令猶告行袖空袁侯忠孝姿爲吏稱明
公當寧選良牧聖書特褒崇行爲解苛媿愷悌揚仁
風千年護陵寢遠與豐鎬同

贈孫太倉

君侯粵中產羽林忠孝門曾爲三輔吏遺愛至今存
昨歲來守州芳名益騰騫自從海水飛蠻舟駢朝瞰
吳會日劓殘江海多軍屯大兵仍凶年凋瘵不可論
君侯勤撫字百里載仁恩自古設官職事事有本原
所以置守令無非惠元元茲任良匪輕 天子之選
掄何以不奉天斬伐厥其根粲粲元道州名與南岳
尊追呼尚不忍千載聞此言哀哉誅求盡慟哭滿江

村作詩代民謠庶以達周爰

讀佛書

天竺降靈聖利益其在此雪山真苦行九惱尚纏已
非徒食馬麥空鉢良可恥紛紛旃荼女謗論或未已
不知手指中猶出五獅子

書王氏墓碣寄子敬澱山湖上

少小慕節義溝壑誠所安驥括遊燕都侯王不可干
甘從涓濱叟垂老尚投竿于世無一能性頗好詞翰
王子欽姊節興言涕沈瀾兩髦尚如見廿年骨已寒
丐余書貞石庶幾垂不刊吾書復自讀亦能清肺肝
一掃齊梁習諒可追孟韓

素庵詩

唯易有太素太素質之始白賁垂象形車資帝理
大饗尚玄尊大路素幃爾伊尹言素王後代滋文軌
素冠時所庶素衣時所喜素鞞心蘊結素絲國風美
五入為五色以是悲墨子素功日以飾素封日以侈
素位日以逾素質日以毀素悃日以詐素道日以靡
素食日以濫素節日以委素書日以惜素問人日死
流俗相糾錯紛紛競齊紫莊子膠朱目周鼎擺垂指
袞儻莫如忠世變詎能止東海揚素波中林潛素士

吾其甘素飯自可崇素履素抱何足言素心但如此
因愛素庵人作詩揚素旨

清夢軒詩次孺允韻

王生思妙道獨居自相羊乃以清夢語揭之在幽房
處世寔大夢于夢差為長擾擾無時清真精且淪亡
孰能寡嗜欲引之大覺鄉魯侯一何愚欲往憂無梁
太清日淵澄中有生者忙吾聞接輿言斯豈大無當
古之得道者夏能造冰涼西方有聖人清淨聞身香
飛龍遊上天至冬乃伏藏誰知疑黃泉可以登大皇
清夢軒詩再次孺允韻

汗漫恣容與寥廓任徜徉小構非廣廈幽棲獲便房
圖書委魚蠹庭砌雜蘭芳境寂羣動息神怡獨寐長
栩栩意象適遽蓮物化忘於此觀世俗迫隘非吾鄉
玉璽謬通漢金甌會圮梁竊帶固云擾銜髮亦以忙
覲覲容自鬼喋喋冠何當恍如乘鸞鬣泠然御清涼
鈞天聆廣樂玄都聞妙香繆昔騁駿往簡後書史藏
終慚在三季未可儼九皇 據此首乃十三韻
則前首疑缺二句

山茶

山茶孕奇質綠葉凝深濃往往開紅花偏在白雪中
雖具富貴姿而非妖冶容歲寒無後凋亦自當春風

吾將定花品以此擬三公梅君特素潔迺與叔同

東房夾竹桃花

奇卉來異境粲粲敷紅英芳姿受命獨奚假桃竹名
昔來此花前時聞步履聲今日花自好茲人已遠行
無與共幽賞長年鎖空庭昨來一啓戶嘆息淚縱橫

火魚

水畜非昔種火魚自新肇僅以數寸奇忽見五色燄
勺水停淵澄方池恣迴繞春雨生綠萍秋風夢紅蓼
眞於盆盎中獨覺江湖森每看銀鬣起時覩寶尾掉
濡沫蹄涔寬吞舟均堂小少年共咄叱窮日相戲黷
餉蟲疲燹童汲泉困王媪海上家盡然吳中時倣倣
誰思聞鶴唳直比參龍擾此物多變幻爲狀異昏曉
鮮妍駭羽化憔悴悵色曠物理呈怪象天宇信奔鳥
何者爲妖祥何者爲吉兆 天子今萬年皇圖日綿
紹滄海竟清晏小 悉剗剗周山進白鹿霜毛何皎
皎會當長此魚貢之躍靈沼

鍾山行二首

鍾山雲氣何蒼蒼長江萬里來湯湯龍蟠虎踞宅帝
王鑿山斷嶺自秦皇孫吳司馬六代至南唐神皇帝
輦爭輝煌餘分紫色那可當偏安假息眞徬徨宋金

之季 强腥風六合雲日黃百年理極胡運亡天
命真人靖八荒手持尺劍旋天綱一洗乾坤混萬方
考卜定鼎開百皇鍾山雲氣何蒼蒼

鍾山雲氣何蒼蒼中有殿閣琉璃閃爍黃金黃蒼松
老栢馳道旁朱紅交午岐路當貔貅百萬畫伏藏日
色澹照官衙牆北風蕭蕭吹日光白頭老人涕泣爲
指點東是長陵西未央

鄆州行寄友人

去年河溢徐房間至今填闕之土高屋顛齊魯千里
何蕭然流冗紛紛滿道邊牽挽小車載家具穴地野
燒留處處丈夫好女乞丐不羞恥五歲小兒皆能閉
跪起賣男賣女休論錢同牀之愛忍棄捐相携送至
古河邊回身號哭向青天原田一望如落鴉環坐蹠
踣掘草芽草芽掘盡樹頭兒歸家食人如食豚今年
不再已四月二麥無種官儲竭近聞沂泗多嘯聚鄆
州太守坐調兵食愁無措烏鴉羣飛啄人腦生者猶
恨死不早自古天下之亂多在山東况今中扼二京
控引江淮委輸灌注于其中王會所圖禹貢所供三
吳百粵四海之會同若人咽喉不可以一息而不通
使君宣力佐天子憂民痼深謀遠慮宜一知其所終

無令竹帛專美前人功

談侍郎歌

侍郎妙筆世莫如侍郎恩賜常滿車玄壇上泥金字大道殿中漱玉書朝入直廬衣獅子暮歸邸第著飛魚近承詔旨許馳驛樓船畫舫還故閭咲吾文章空磊落垂老無成跨蹇驢

黃樓行

五日彭城去住舟狂風吹雪不肯收推來冰凌大如屋舟人夜半呼不休老夫擁衾只匡坐雪中日日看黃樓東坡先生不在世令人輕我東家丘

二石歌

太湖波翻江海連二石飛來墮我前大者恢詭作蠻舞高者儵儵特清楚憶昔秦公關西圍巖崿爭來獻庭戶悠然日與西山伍大賢名蹟成往古我見拜之禮亦可近者尚書稱豪武致石如此頗可數初如大旗絕漠起睨視嶷然又若九皇聖人鶉居鳥行衣垂羽獨立崆峒之野觀天宇雲將鴻蒙不得語自我有此日婆娑無酒且能發高歌屬當遠行奈若何遲回尚得一月多來觀莫厭數百過嗟我安能龍食清垂老疲役違吾情

趙州石橋歌

余同年友蔡鳴陽守趙州爲余言石橋之奇以圖經見示余數往來京師恨不過此因蔡侯之言而爲作歌

六王爭鬪趙更驕壯哉武靈尤雄梟嘗遊大陵感奇夢天錫神女有孟姚改服騎射致其兵拓境千里功何高北地方從代犬通嵬嵬靈壽起岩堯一日沙丘變巨測空憶前夢花如嬌後來趙遷入函谷李牧誅死廉頗逃此來趙地更百變悠悠千載歲月遙至今誰言鄙事醜獨有河薄洛水流迢迢問之趙人情不知共誇洩河大石橋此橋之建真奇獨神師斲成班爾屈蛟龍若伸勢敵虹扶杖欲動光搖日天下萬里九衢通地平如掌長河失仙人張公倒騎驢蹄涔印石宛然出趙州太守政絕殊得以餘閒綴圖書嗚呼太守之名遠與此橋俱

表兄澗山大參以自在居士墨竹俾予題詩

奉常余之外高祖儒雅風流絕近古少年侍直承明廬重瞳屢回加慰拊玉堂無事只寫竹影落縑緙生風雨翠葉蒼筠滿人間凌海越嶂爭購取吾家寶藏三大軸其一今在尚書府二幅翻飛入鳥神物化

去不可觀吾兄安得此尺素千緡不吝讐海賈盛夏
張之紫薇省涼氣欲忽過堂廡劇然北壁開戶牖雨
勢欲滴風披舞此時靜坐亦何有滿眼不復見塵土
湘妃帝子對之泣藐姑神人誰與伍吾兄好畫識畫
意余方潦倒困蓬戶墨竹昔稱李夫人湖州孟端皆
堪譜高人自有千載名世上兒子何足數作詩題竹
非爲竹俯仰自覺吾心苦東坡先生豈浪語知我之
兄惟老可

文湖州東坡之從表兄也與東坡最爲知己坡有
子期之比坡詩云老可能爲竹寫真

十八學士歌

十八學士誰比方爭如瑚璉登明堂立本丹青褚亮
贊至今遺事猶焜煌有隋之季天壤圻英雄草昧皆
侯王真人揮霍靜區宇遂偃干戈興文章天策弘開
盛儒雅羣髦會萃皆才良丈夫逢時能自見智謀藝
術皆雄長惜哉嘉猷亦未遠風流猶自洽齊梁吾讀
成周卷阿詩吉士藹藹如鳳皇能以六典致太平遠
追二帝軼夏商唐初得士宜比迹胡爲致治非成康
中間豈無河汾徒瞻遐師門竟不揚吁嗟房杜已如
此何恨薛生先蚤亡

題異獸圖

昔年曾讀山海經所稱怪獸多異名仲尼刪書述禹
貢九州無過萬里程搏木青兕何以至伯益所疏疑
非真西旅底貢召公懼作書訓戒尤諄諄周史獨著
王會篇睚盱百怪來殊庭載筆或是誇卓犖傳久執
辨偽與誠雖然宇宙亦何盡環海之外皆生人陰陽
變幻靡不有異物非異亦非神曾聞漢朝進扶拔唐
時方貢來東旌壹角馬尾出絕壁綠毛忽向人間行
近代所聞非孟浪往往史牒皆有徵今之畫者何所
似毋迺誕漫不足評攷古圖記豈必合任情意造皆
成形畫狐似可作九尾赤首圖題隨丹青嗚呼孰謂
解衣盤礴稱良史不識鬪牙與麟趾

甫里天隨寺

偶過白蓮院爲尋綠鴨池僧開蟲罥戶人到鳥驚枝
斜日半庭雨清風數卷詩空門住遺像千載爾爲思

恨詩二首

清輝比秋月遊魂散朝霞首丘言猶在易箆意何嗟
平生丈夫志寄死宮人斜曾參爲原母杜氏豈無家

又

悞落青鳥計真成黃鳥哀隋珠彈燕雀寶劍失風雷

文武今宵盡乾坤此日顏吾方從汝去安事制麻衰

寓漕湖錢氏錢本吳越王裔聚族于此地名錢

港

錢港湖鄉杳名家古木栽微茫諸水滙飄泊一船來

問遣交情厚流連笑口開因看吳越譜世事使人哀

馳驛

密殿朱衣客圓牌金字符恩光留日月歌吹渺江湖

百館牙盤饋千夫錦纜呼何如乘一葉來往似飛鳥

甲寅十月紀事

滄海洪波蹙蟹竟歲屯羽書交郡國烽火接吳門

雲結殘兵氣潮添戰血痕因歌祁父什流淚不堪論

其二

經過兵燹後焦土遍江村滿道豺狼跡誰家鷄犬存

寒風吹白日鬼火亂黃昏何自征科吏猶然復到門

乙卯冬留別安亭諸友

黽勉復行役殷勤感故知悠悠寒水上獵獵朔風吹

彈雀人多笑屠龍世久嗤往來誠數數公等得無疑

姜御史年九十六

柱後千寮竦林間百歲將同官皆不在異世已如忘

猶辨蠅書細能令鳩杖光洪崖今可見未必有丹方

郭都統戍劉家河因讎次壁間韻

將軍此日建雙旄秋禘今年漸欲銷東海自然仍地

險南夷非復似天驕龍旗春動旋風汎虎壘秋清枕

夜潮卽見功成報 明主海王繫頸盡來朝

西苑觀刈麥

御苑清風正麥秋金輿晚出事宸遊兩岐凝露垂黃

茂萬斛連雲際綠疇先爲祈年多瑞雪節來甘雨應

玄脩豐稷美報非無事粒粒曾關聖主憂

送上卿顧東白先生致政還鄉次張奉常韻

詔使讜傳枉聘車漢庭忠厚似相如爭稱在事能數

馬莫挽辭官返釣魚疏傅田疇多舊業陸生裝素有

新書故人獨媿馮中尉白首爲郎尚珮珞

繚絲燈次李西涯楊遠菴二先生韻二首

聖朝威德務懷柔萬里滇南比內州叩竹多年通市

易寶燈今日盛傳流楚人技巧新曾見織女功庸久

未酬却憶當年李學士玉堂詩酒坐淹留

燈火長安照夜紅豐年樂事萬方同四 離鞞歸鞞

鞞南海珠璣屬婦功綺縠清英呈妙像空方繼麗見

精工 泰陵內直諸元老都在春風湛露中

賞荷次韻

碧池清泚漾天香滿眼芙蓉似水鄉映日新粧爭綽約迎風小舞稱清狂須酬佳客千杯綠無奈明時兩鬢蒼向晚乘涼各歸去一天明月浸滄浪

學前韻

紅衣捺亂水泉香醉眼驚看非此鄉滿目烟霞生物色無情魚鳥任猖狂翠盤環麗流明月寶蓋攢羅迥吳蒼更見一枝然水底天教神女浴滄浪

鄭家口夜泊次俞宜黃韻因懷昔年計偕諸公

飛沙竟日少光輝浪急風高月色微爲憶舍桃催物候尚淹行李未春歸吳歌獨自彈長缺楚製堪憐著短衣來往常經鄭家口當時同伴共來稀

小屯

小屯不知名土屋十數家少婦時出汲黃沙沒弓鞋

清明濟上

灤州三月雲中行千里寒風到濟寧道上女郎斜插柳始知今日是清明

題周冕贈任別駕卷

成山斜轉黑洋通南北神京一望中天錫任侯爲保障長城隱隱接遼東

江南列郡盡乘城藏穴何人肯出兵惟有使君躬擐

甲劉家港口看潮生

東倉白晝靜城闌烟火連天豺虎嗔忽駕迴潮趨海道傳呼盡避瘦官人

血戰鯨波日奏膚東南處處望來蘇畫工不解憂勤意却作南溟全勝圖

行衛河中

風雨霏微送客舟天涯魂夢日悠悠可憐雙淚空零落却付漳河向北流

初發白河

白河流水日湯湯直到天津接海洋我欲乘舟從此去明朝便擬到家鄉

胡風刮地起黃沙三月長安不見花却憶故鄉風景

好櫻桃初熟正還家

過興濟

河水迢迢去路賒春風不住捉飛花行人共說前朝事指點當時戚畹家

李廉甫憲副書齋小酌

青燈夜雨十年前今日書齋各黯黯不是故人無舊話淒涼只說楚江邊

自天津來至此已過一月去闕日遠愴然有作

漳水悠悠向北流
征人日夜駕南州
行來忽盡三千里
又下揚州望越州

隆慶二年朝京師南還與宣平俞宜黃武進陸太學同舟贈絕句一首

褰幃初識龔黃面
傾蓋尋參李郭舟
去路不知春欲暮
桃花飛盡過揚州

又贈陸太學

羨君家在下蒲居
百里青山入具區
自種湖田供伏臘
萬竿修竹滿牀書

贈俞公子

蓬門端坐獨危然
偉器如君最少年
他日可能忘父友
莫因下拜嘆文淵

送同年查都諫山西行省

忽換朱衣拜早衙
諫垣初出鎮郇瑕
思君昨日鳴珂地
鳩鵲雲邊起暮鴉

送友人讀書玄墓山已亥庚子余嘗讀書于此

鄧尉山前古佛宮
湖波萬頃貯羣峯
欲尋老子當年處
五杏參天寶殿東

檀溪跳澗

淳沲曾啓中興功
脩武先逃隆準公
三百餘年炎燼

熄猶延廟祏寄蠶叢

宋康王乘龍渡河

大漠風悲青蓋遙
七陵烟雨暮蕭條
康王若得真龍馭
肯向錢塘問海潮

文淵閣四景圖

晝日承明獨靜居
怡情閒把畫圖披
坐看四序璿璣轉
並是風調雨順時

題二魚圖

江東四月貢鮮鱗
正是含桃薦廟時
聖主遙知來建業
孝陵南望起遐思

蓬萊海水千丈起
何年得道乘飛鯉
不如扁舟向五湖
欲學養魚尋范蠡

偶成四絕

一自當年謝合歡
不堪常見月團圓
于今生事如秋水
惟有芙蓉花好餐

未信昌黎能送窮
但看登極是稷稷
六韜金版知何用
不及鄉鄰賣菜翁

鄉鄰○按極屋棟也稷稷紛紛也語出莊子

西窓睡覺日方曛
坐見青山起暮雲
賸得少年狂易在
向人猶自說劉殷

乞貸

推山調達自相加
滿眼婆提與夜叉
又為愛如來深法

坐飛來箭鏃是蓮花竹道

高郵湖爲斷纜所擊幾至失明

湖水悠悠送客征無端飄瓦致虛驚天留雙眼非無
意應爲丘明史未成

光福山

十載重來古寺中布衣猶似昔年逢山僧却記吾名
姓不擊閣黎飯後鐘

海上紀事十四首

自是吳分有歲災連年杵軸已堪哀獨饒此地無戎
馬又見柳帆海上來

二百年來只養兵不教一騎出圍城民兵殺盡州官
走又下民間點壯丁

海上腥膻不可聞東郊殺氣日氤氳使君自有金湯
固忍使吾民餌賊軍

避難家家盡買舟欲留團聚保鄉州淮陰市井輕韓
信舉手抑揄笑未休

大盜睚眦滿國中伊川久已化爲戎生民膏血供豺
虎莫怪夷兵燒海紅

文武衣冠盛府中輕身殺賊有任公誰人不是黃金
注獨控青驕滬瀆東

任公血戰一生餘蓮碧花橋村塢虛義士劉平能代
死吳門今不數專諸

上海倉皇便棄軍白龍魚服走紛紛崑山城上爭相
問舉首呈身稱使君

牛遭鋒鏑半逃生一處烽烟處處驚聽得民間猶笑
語催科且喜一時停

新城斗絕枕東危甲士千人足指麾壁外波濤空日
月城頭忽豎海王旗

海島巒亦愛琛使君何苦遁逃深逢倭自有全身
策消得牀頭一萬金

海潮新染血流霞白日啾啾萬鬼嗟官司却恐君王
怒勘報瘡痍四十家

海水茫茫到日東來恍惚去無蹤寶山新見天兵
下百萬貔貅屬總戎

江南今日召倭奴從此吳民未得蘇君王自是真堯
舜莫說山東盜已無

頌任公四首

黃梅風雨自年年今日沙頭浪拍天最是使君多大
畧笑看東海欲投鞭

小醜猖狂捍禦勞跳梁時復似猿猴賀蘭擁衆尤堪

恨李廣無軍也自逃

落日孤城戰尚賒遙瞻楚幕有棲鴉將軍真肯分甘

苦士卒何人敢戀家

輕裝白袷日提兵萬死寧能顧一生童子皆知任別

駕歸然海上作金城

隆慶元年上幸太學賜六館諸生寶鈔陸啓明

與賜見分數楮

萬乘臨雍拜素王親頒寶楮徧膠鬻自憐不與橋門

外隔歲來分鄰女光

寄胡秀才

祇爲文章運數屯憐君今日暫沉淪夷吾定自逢知

已唐舉終非錯相人

水崖草堂賦

倚玉山之孤峙兮前婁水之迂縈占愷爽於邑中兮

雄面勢於山陽有默齋之主人兮構水崖之草堂既

命名之特異兮訊斯義其誰當惟茲山之秀麗兮日

悠然其可望覽雲物之生態兮忽朝暮之無常奚所

夏暑冬寒兮歷四時而凝霜知主人之遠志兮托幽

遐以自將少負奇以抗節兮抱終天於巒荒泣蒼梧

之不返兮踰五嶺以徬徨卒煢煢以自遂兮廓天路

之翱翔執法度以匡主兮志不毀乎直方追鈇鉞之

嚴誅兮卽遠竄乎夜郎旋蒙恩以內徙兮賴天王之

聖明乘外臺之憲節兮赫金紫之輝煌一朝去此而

不顧兮飄然來卽乎故鄉嗟夫食肉之多鄙兮人皆

以衣錦爲榮終紛競以火馳兮日災災其無央似夸

父之逐日兮孰知嗚而慕夫清涼吾覽斯堂之名兮

酒然如御夫北風之颺追范蠡於五湖兮見伯夷於

首陽佩明月之寶璐兮然猶思乎褐裳厭鼎臠之盈

望兮志不去乎糟糠開北牖以仰視兮丹崖翠壁凜

然水壑之英恍乎雪山之陽兮冽冽乎冬氣之長朝

受命而夕飲冰兮吾嘗聞此語於蒙莊嘉君子之德

音兮誌志節之彌強爰作賦以頌禱兮祈壽考之無

疆

嘉靖乙卯九月朔爲憲副默齋六十之誕辰予旣

爲文以贈而南雲與先生爲布衣交復求予作此

賦亦以見先生篤於故舊能令南雲睠睠如此云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十

吳門後學張艾訂

歸太僕贊有序

王世貞撰

故太僕寺丞直文儀制勅歸震川先生諱有光字熙甫崑山人也生而美風儀性淵沉於書無所不讀而尤邃經術長於制科之業自其爲諸生則已有名及門之屢恒滿而先生方以久次膺貢尋舉應天鄉試第二人故相張文毅公治時主試得先生文而奇之大以國士相許然至公車輒報罷行年六十而始登第又不得館選出令湖之長興踰三載僅遷判順德府高新鄭其座主也以大相秉銓憐先生屈拔爲太僕丞尋以太僕入司制勅氣稍發舒而浙之臺使復苛摘之先生方屬疾鬱鬱不樂遂卒先生於古文詞雖出之自史漢而大較折衷於昌黎廬陵當其所得意沛如也不事雕飾而自有風味超然當名家矣其晚達而終不得意尤爲識者所惜云

贊曰風行水上渙爲文章當其風止與水相忘剪綴帖括藻粉舖張江左以還極於陳梁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始傷

震川先生小傳見列朝詩集

錢謙益撰

震川先生歸有光字熙甫崑山人九歲能屬文弱冠盡通六經三史八大家之書浸漬演迤蔚爲大儒嘉靖庚子舉南京第二人爲茶陵張文隱公所知其後八上春官不第讀書談道居嘉定之安亭江上四方來學者常數十百人海內稱震川先生不以名氏乙丑舉進士除長興知縣用古教化法治其民每聽訟引兒童婦女案前刺刺吳語事解立縱去不具獄有所擊斷寢息直行其意大吏多惡之有蜚語聞量移通判順德隆慶庚午入賀新鄭內江雅知熙甫引爲南京太僕寺丞留掌制勅修世廟實錄熙甫宿學大儒久困郡邑得爲文學官給事館閣欲以其間觀中祕未見書益肆力於著作而遽以病卒年六十有六熙甫爲文原本六經而好太史公書能得其風神脉理其於八大家自謂可有隨歐曾臨川則不難抗行其於詩似無意求工滔滔自運要非流俗可及也當是時王弇州踵二李之後主盟文壇聲華烜赫奔走四海熙甫一老舉子獨抱遺經於荒江虛市之間樹牙頰相撐柱不少下嘗爲人文序詆排俗學以爲苟得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弇州聞之曰妄則有之庸

則未敢聞命熙甫曰惟妄故庸未有妄而不庸者也
弁州晚歲贊甫^{熙甫}畫像曰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
趨久而始傷識者謂先生之文至是始論定而弁州
之遲暮自悔爲不可及也熙甫沒其子子寧輯其遺
文妄加改竄賈人翁氏夢熙甫趣之曰亟成之少稽
緩塗乙盡矣刻旣成賈人爲文祭熙甫具言所夢今
載集後季子子慕字季思以鄉舉追贈待詔冢孫昌
世字文休與余共定熙甫全集者也嘉靖末山陰諸
狀元大綬官翰學置酒招鄉人徐渭文長入夜良久
乃至學士問曰何遲也文長曰頃避雨士人家見壁
間懸歸有光文今之歐陽子也廻翔雜誦不能舍去
是以遲也學士命隸卷其軸以來張燈快讀相對嘆
賞至於達旦四明余翰編分試禮闈學士爲具言熙
甫之文意度波瀾所以然者熙甫果得雋熙甫重平
生知己每叙張文隱事輒爲流涕豈未有以文長此
事聞於熙甫者乎爲補書之於此

明太僕寺寺丞歸公墓誌銘

萬曆乙亥熙甫先生葬於崑山東南門之內其子子
駿求予志其墓而未暇爲也後或數歲一見或一歲
數見必以爲請繼以涕泣不懈益動嗟乎子駿豈慮
千百世之後無復知熙甫者乎夫千百世之後必有
知熙甫者然必以熙甫之書而不以予之志否也旣
深悲其意乃爲序而銘之歸氏之先出於高陽重黎
之後封於韓墟是爲胡子國絕於夏商之際武王克
商復爲子國其後散居吳越者爲歸氏自漢以後無
聞焉唐天寶中有崇敬者多識典禮議辟雖之制及
天子謁先聖當東面如武王受丹書師尚父者也封
餘姚郡公謚曰宣宣公之子登封長洲縣男登子融
封晉陵郡公謚曰憲其後五世皆以進士爲大官至
十四世曰罕仁宋咸淳間爲湖州判官子道隆居太
倉之項春涇其孫德甫爲河南廉訪使廉訪之孫度
當洪武初避難於夜郎叩竿之間幾死數有神人護
之歸而復居崑山之外隍又二世爲承事郎璿璿生
城武令鳳凰生紳紳生正皆縣學生正贈文林郎長
興知縣配周氏贈孺人先生之考妣也先生在孕時
家數見禎瑞有虹起於庭其光屬天故名先生有光

熙甫其字也熙甫眉目秀朗明悟絕人九歲能成文章無童子之好弱冠盡通六經三史大家之文及濂洛關閩之說邑有吳純甫先生見熙甫所爲文大驚以爲當世士無及此者縣是名勳四方以選貢入南太學歲庚子茶陵張文毅公考士得其文謂爲賈董再生將置第一而疑太學多他省人更置第二然自喜得一國士其後八上春官不第蓋天下方相率爲浮游汎濫之詞靡靡同風而熙甫深探古人之微言與旨發爲義理之文洗洋自恣小儒不能識也於是讀書談道於嘉定之安亭江上四方來學者常數十百人熙甫不時出或從其子質問所疑歲乙丑四明余文敏公當分試禮闈予爲言熙甫之文意度波瀾所以然者後余公得其文示同事無不歎服旣見熙甫姓名相賀得人主試者新鄭高公喜而言曰此茶陵張公所取以冠南國者今得之有以謝天下士矣廷試入三甲選爲湖州長興縣令長興在湖山間多盜而好訟熙甫平生之論謂爲天子牧養小民宜求所疾痛不當過自嚴重赫赫若神令閭閻之意不得自通故聽訟時引兒童婦女與吳語務得其情事有可解者立解之不數數具獄出死囚數十人歿縣盜

發而無故株連者爲洗滌復百人有重囚毋死當葬熙甫縱之歸治葬事畢還就獄有勸之逸去者囚不忍相負也然宿賦四五十家窟宅聯絡依山輿中數名捕之不能得熙甫率吏士掩之賊蠹起格鬪矢石滿前熙甫目不爲瞬竟服其辜大戶魚肉小民者按問無所縱舍嘗夢兩人頭飛來齧臂若有所訴明日有提兩人頭自言奴通其妾輒斬以聞熙甫令罷去潛蹤跡之實欲納奴妾耳遂論如法先生自以負海內之望明習古今成敗卽令召公畢公爲方岳必且參與謀議不令北面受事而已故嘗直行其意縣有勾軍之令每闕一人自國初赤籍所注一戶或數百人及隣保里甲人人詣縣對簿熙甫不忍騷動百家嘗寢其事大吏弗善也又長興多田之家往往花分細戶而貧戶顧充里甲熙甫心知不可乃取大戶所分子戶爲里甲因以充糧長小民安居自如而豪宗多怨之有蜚語聞將中以考功法公卿大臣多知熙甫者得通判順德具疏乞致仕輦下諸公不爲上熙甫至順德爲土室蓬戶讀書其中不類居官者庚午入賀太僕寺留熙甫纂修寺志以熙甫判順德所掌者馬政也會新鄭高公內江趙公皆平生愛慕先生

時相次入政府遂引先生爲南京太僕寺寺丞而惟揚李公復留先生掌制勅修世廟實錄蓋先生晚而登第謂當在天子左右備顧問而栖栖郡縣重致人言意壹鬱不自得已而列於文學侍從之間旦夕且致大用又閣中藏書多世所未見方欲遍觀以盡作者之變亡何不起矣天下士聞者莫不悲之先生於書無所不通然其大指必取衷六經而好太史公書所爲抒寫懷抱之文溫潤典麗如清廟之瑟一唱三嘆無意於感人而歡愉慷慨之思溢于言語之外嗟嘆之淫佚之自不能已已至於高文大冊鋪張帝王之略表章聖賢之道若河圖大訓陳於玉几和弓垂矢並列珪璋黼黻之間鄭衛之音蠻夷之舞自無所容嗚呼可謂大雅不群者矣然先生不獨以文章名世而其操行高潔多人所難及者余益爲之歎慕云先生生于正德元年卒于隆慶五年享年六十有六元配魏氏繼配王氏皆從先生之兆再繼費氏別葬有子六人詳具于狀銘曰

秦漢以來作者百家譬諸艸木大小畢華或春以榮或秋以葩時則爲之匪前是誇先生之文六經爲質非似其貌神理斯述微言永歎皆諧呂律匪遵匪盪

齋館有饒造次之間周旋必備大雅未亡請觀其書
明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撰

書先太僕全集後

先太僕府君文集凡三刻矣始府君之門人王子敬爲令閩之建寧刻於閩中文旣不多流傳亦少先伯祖某刻於崑山其人不知文而自用擅自去取止刻三百五十餘篇又妄加刪改府君見夢於梓人梓人以爲言乃止故今書序二體中往往有與藏本異者其後宗人道傳又刻於虞山篇數與崑山本相埒文則崑山本所無者百有餘篇然頗多錯誤諸刻旣未備又非善本先君子常惘於懷取所藏原本考較是正又慮有缺遺命莊假館虞山從先師錢牧齋宗伯借藏本錄其所無者合得八百餘首篋而藏之語莊兄弟曰汝曾祖文章可繼唐宋八家顧不盡流傳於世吾欲以諸刻本與未刻者合而鈐之今窮老無力他日汝輩事也莊謹志之不敢忘今先君捐館兩昆殉難二十餘年室家破散孤窮困踣開篋披先世著述輒嗚咽不能讀念至則涕汗交流不可以爲人嘗謀之虞山族叔比部君喬與比部慨然任其事因以府君全集質之牧齋先生先生先是已序府君之文載初學集中至是更加排纒選定四十卷自尺牘古今詩之外計五百九十六篇重作一序并定凡例莊

於是考較加詳比部已梓三十餘篇會病卒嗟乎韓退之文起八代之衰一時宗仰之者半非笑之者半後二百餘年得歐陽永叔而始大顯府君之文一時雖壓於異趨而盛名者至於今未及百年而世無不推崇之比於歐曾方之昔賢不爲不幸矣然韓公之文世未嘗無之但五代之亂不尚文宋初又尚楊劉之習故不知貴重耳未有世皆知尊仰而文反不流傳如府君者也亡友南昌王于一嘗語莊曰吾在江西欲觀君家太僕文遍求不可得前年黃州顧赤方亦言楚中士大夫多知震川先生之名而無繇見其文集江楚去吳中僅二千餘里已不能流傳到彼則遠者可知矣夫文章者天地之菁英古今之寶藏也一代之士得與于此者不過數人土旣畢一生之聰明思慮才氣以收其菁英獲其寶藏亦必欲宣昭發揚以見於世不甘沒沒也天下之士旣愛慕其人之文章亦思掇其菁英以自飾襲其寶藏以自潤祕而不與亦復何取天旣篤生其人既其遇老其才使之專力一心於文章以持天下之文運以造天下之文才亦必不願其以菁英寶藏私於一己也今文章如太僕府君而後之人不使之流傳不能承父之志揚

祖之美以副當世之士宗仰愛慕之心而答上天生人才之意豈惟得罪於先公抑亦得罪於當世之士得罪於天矣顧莊自知負罪而壁立磬懸無可如何惟有朝夕向家祠叩頭長跪奠冥漠之哀宥又自念老而無子子獨一身而近日風波幾不免禍脫不幸溘先朝露則此書更誰托哉此其尤痛心疾首而不能一刻寬者也既力不能付梓且多畱副本於世及人有借抄者與之仍刻期見還此亦不得已之思也若合錢以流傳不知當在何時則莊之可告無罪於先世於天於當世之士亦不知在何時嗚呼可哀也已丁未四月既望曾孫莊謹書

當道明府及遠近士大夫助刻先太僕文集敬賦五章奉謝用文章千古事爲韻

曾孫莊

在昔盛明世天未喪斯文篤生吾太僕著作迴軼羣一時七才子標榜皆淵雲其魁卒推服卓哉紹前聞

二

太僕絕代文誠繼韓歐陽越今百餘載彌覺光燄長所恨前人謬刪改不成章猶賴元本存小子櫝而藏

三

先子於是書蒐輯已有年更賴錢宗伯彙選加重編卷帙計四十葉數踰一千較勘空勞心無力使流傳

四

邑宰董仁侯無錫吳明府捐俸錢遺文表章我曾祖諸公因繼之翕然相鼓舞盛事慰九原高義足千古

五

文章關氣運豈復一家事茲集得流傳後學受其賜先澤幸不涇小子差自慰顧藉他人力尋思終內愧